
武俠世界
第38年
38
$20.00



第38年
第38期
（總號195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6年11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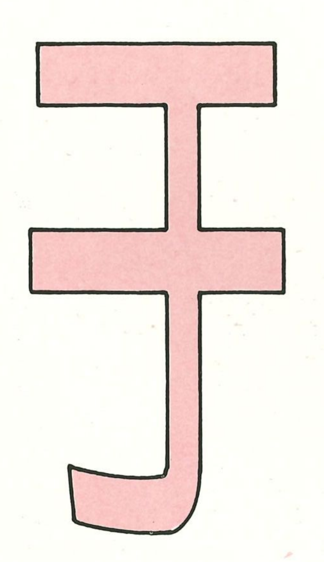
86.1.3

編者話　本期刊登倪匡先生撰著的全新修訂巨型小說「大俠金旋風」。初出道的無名小子楊劍鳴，欲找名滿江湖的大俠金旋風比試武功，奈何不識其人，只得到處打聽……倪匡先生所著的故事，着墨於人物的心理刻劃，以倫理的角度闡述人性之善惡，從而將故事推向一浪又一浪的高潮，包君閱後拍案叫絕。

此外，還想向讀者推薦三而樓主的「四靈大會」，情節曲折，詞藻華麗，誠係不可多得的武俠佳作。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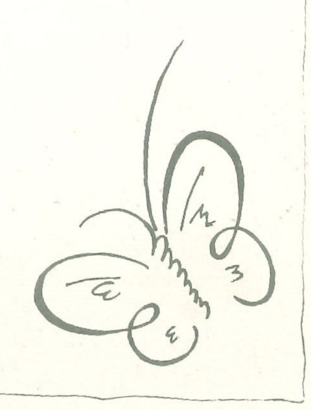
本刊現正致力於推陳出新，冀望能與時代同步，能夠達到物超所值，對讀友貢獻良多，希望讀友來信指教。



作品介紹

乞兒弄蝶

她簡直就是上天派來折磨他的！
她不僅處處跟他作對，
而且還專與古代禮教對抗，
這樣的一個女人怎麼可能會有人喜歡？
裴穆清坐在那裡怎麼想也想不通，想不通，
喜歡她的怎麼不是別人，偏偏就是自己？



俠情愛國志士傳奇故事

大俠金旋風

（全新修訂篇）

倪匡・文　培邦・圖

楊劍鳴看着金旋風風馳電掣而來。

大俠披風光閃閃

日頭很猛，在陽光的照射下，幾乎每一樣東西，都閃耀着一重光芒，連被馬蹄揚了起來的塵土，在陽光之下看來，也都閃閃生光。

在那樣猛烈的日頭下，很少有人趕路，但有一騎却沿着官道疾馳而來，馬上的人戴着竹笠，不斷地加着鞭，從道上揚起來的塵土，貼在已被汗濕透的馬身上，一匹白馬，幾乎已變成了黃馬。

一人一騎，直到馳進了一條兩旁全是參天古木的林蔭道上，才陡地勒住韁，停了下來。

那條道，由於兩旁全是枝葉茂密的大樹，是以一點陽光也不透，有不少行旅在樹蔭下休息，有的以竹笠蓋着臉，睡得鼾聲大作。

在樹下也有不少攤檔，有的賣瓜，有的賣漿，都圍了不少人，還有一個賭攤，做莊的將骰盅的骰子搖得「嘩啦啦」直響，圍在購攤旁邊的人，滿頭大汗，神色緊張。

林蔭大道上至少有百個各色人等，那一騎疾馳而來，並沒有引起甚麼人的注意。

駿馬被勒定之後，馬上那人一翻身下馬，掀起斗笠，用手抹了抹臉上的汗。

他是一個年輕人，實在太年輕了，以致看來，他一人一騎在官道上急馳，實在顯得太嫩了一些。

可是儘管他年輕，滿臉風塵和汗水，也蓋不住他臉上的那股稚氣，但是，他却緊抿着嘴，臉上的神色極其嚴肅，雙眼之中透出着一股鬱怒之氣。

他牽着馬，慢慢地向前走着，從林蔭道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

雖然仍然沒有多少人在注意他，但是他却在注意着每一個人，他的目光很銳利，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打着轉，可是却又一聲不出。

直到他來到了林蔭道的盡頭，他才轉回身來，馬兒噴着氣，他又緩緩地走了回來，他走過了賭攤，在三個躺在地上，將竹笠蓋着臉在瞌睡的人面前停了下來，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突然足尖一挑，已將其中一人的竹笠踢了開去。

那人睡得正暢，涎沫順着他的口角流下來，蓋在臉上的竹笠被踢走了，也毫無知覺。

那少年人向這人看了一眼，又連踢兩下，將另外兩個人蓋在臉上的竹笠踢了開來。

那兩個人中有一個翻了一個身，照樣睡着了，另一個却直跳了起來，瞪眼罵道：「狗入的，甚麼事？」

那少年冷冷地向那人望了一眼，不瞅不睬，又拉着馬兒逕自向前走了過去。

那人敢情也不是好惹的，那少年一走，他跳了起來，喝道：「小王八，你踢走了老子的斗笠，屁也不放一個，就想走了麼？」

他一面叫，一面倏地伸出手，已向那少年的背後疾抓了下去。

可是他才一出手，那少年霍地轉過身來，那人出手本來是抓向那少年背後的，等到那少年轉過了頭來，那人改變了主意，揚手一掌，便向那少年摑去。

可是，他那一掌還未曾摑到那少年的臉上，那少年一翻手，已將那人的手腕牢牢抓住，那人立時殺豬也似怪叫了起來。

那漢子一叫嚷，將別人全引動了，立時三刻，就圍了十來個人，那少年冷冷地道：「我踢開了你的斗笠，你也不該隨便罵人，打人！」

那人的臉色煞白，額上汗如雨下，道：「你……你放手……你無緣無故，踢了我的竹笠，還要行兇？」

一旁有一個鏢頭模樣的中年人插嘴道：「這位小哥，你再不放手，他腕骨要斷折了！」

那少年「哼」地一聲，鬆開了手，那人連忙向後退了開去，他退得實在太急了些，一連撞倒了好幾個人，方始站定了身子。

那少年揚起頭來，道：「我也不是故意騷擾他，我要找一個人！」

這時，圍過來的人中，有不少看來是武林中人，那鏢頭模樣的人問道：「你要找甚麼人？」

那少年抬起頭來，四周看了一下，才道：「他不在這裏，我要找的人，叫金旋風！」

那十幾個人，本來是圍得離那少年很近的，可是那少年口中「金旋風」三字才一出口，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幾步，那幾個看來是武林中的人，更是臉上變色，有好幾個人已經轉過身

走了開去！

那少年又問道：「你們各位，可有人知道金旋風在甚麼地方？」

他這一問，所有的人更散了開去，那賭攤做莊的接口道：「少爺，你找他幹甚麼？」

那少年的神情更嚴肅，目光也更鬱憤，緩緩地道：「我找他有事，你知道他在那裏？」

做莊的苦笑道：「我怎知道他在那裏？人人都知道金旋風騎的馬，鞍子旁配着風哨，他策騎急馳而過之際，就是有一陣尖銳的哨子聲……」

那做莊的才講到這裏，陡地停了口！

不但是那做莊的停了口，整條林蔭道上，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像是在那片刻間，連雀鳥的鳴叫聲和蟬噪聲也停止了一樣！因爲人人都聽到，有一陣尖銳的哨子聲，正自遠而近傳了過來。

那一陣哨子聲才一傳入耳際之時，若隱若現，還聽不十分眞切。

這一陣哨子聲令人覺得十分刺耳，而且，它的來勢極快，轉眼之間，尖銳的哨子聲已是清晰可聞，接着馬蹄聲也可以聽得了。

然後，可以看到，在和林蔭交岔的那一條大道上，有一點金光閃耀着，飛騰着，迅速地在接近，簡直看不到人和馬，只看到那一團閃耀的金光，隨着哨子聲越來越刺耳，迅速地自遠而近。

那團金光，並沒有折進林蔭道來，而是在林蔭道上疾掠而過。

當那團金光在林蔭道上疾掠而過之際，林蔭道中的人才看得清，那的確是一人一騎。

但是，却也沒有人看得清馬上那人的臉目，因爲那人披着一件金色的披風，馬在疾馳，披風揚了起來，猛烈的日光映在上面，發出眩目的光芒來，以致遠遠看來，只看到一團金光！

自林蔭道口掠過之後，哨子聲又迅速地自近而遠，轉眼之間又變得若斷若續，那一團金光漸漸地也變成了一小點。

直到這時，在林蔭道中的那些人才一起鬆了一口氣，那做莊的有點幸災樂禍地道：「咦，你不是找金旋風有事麼？怎麼不動……」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只見那少年早已飛身上馬，抖起韁繩向前疾馳而去！

那少年的去勢也十分快，轉眼之間已出了林蔭道，奔上了大道。

塵土揚起，那少年策着馬，一直向前趕着，可是，他却沒有再聽到哨子聲，更沒有看到那團閃耀的金光，他沒有追上金旋風！

他一口氣奔出了七八里，直到了一個鎮甸的口子上，才勒住了馬。

他在想，金旋風是不是會在這個鎮上呢？

他的衣服已經被汗水濕透了，他翻身下了馬，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牽馬走進鎮去，那是一個很小很小的鎮，大街總共也不過十來丈長，令得他感到奇怪的是，鎮上靜得出奇。

雖然日正當午，人都熱得不太願意出來，可是鎮上，也不應該靜得那樣子的。

那少年略呆了一呆，定睛向前看去，陽光曬在屋簷上，反着光，曬在青石板上也泛着光，除了街旁有幾頭狗，懶洋洋地躺着，在吐着舌頭之外，整個鎮上，一個人也見不到。

那少年慢慢向前走着，走出了幾步，才聽得前面，突然傳來了一聲大喝，道：「好，你不識抬舉，可別怪我們手下不留情！」

隨着那一下呼喝聲，只見三個人自一家飯店，疾退了出來。那少年站定了身子，他這才注意到，在那家飯店的門口，拴着四匹駿馬。

那自飯店中退出來的三個人，一個身形高大，滿臉虬髯，却是頂門光禿禿發亮，另一個臉色慘白，倒吊眉、三角眼；還有一個，一襲華服，手中握着一柄老大的摺扇。

他們三人向後退出來，退到了街上，可是還一直望着飯店裏面。

在陽光下看飯店內十分陰暗，那少年也看不清飯店內有甚麼人在，他只是看到那三個人的神色甚是緊張，雖然還在口出大言，但是着實心虛得很。

直到那三人退到了街中心，才聽得飯店內有人「哈哈」一笑，道：「你們這三個王八蛋，我已明擺着不識抬舉的了，你們要手下不留情，不如趁早！」

那少年本來略停一停，就想繼續向前走去，但這時，他看出那三個人被飯店中那人這樣講法，一定難以下台，一定會起衝突，是以他非但不再向前去，反倒拉着馬向後退了幾步。

果然，飯店中那人的話，才一停止，三人之中，那身形高大，滿臉虬髯的人便勃然大怒喝道：「金旋風，你少逞能，待大爺給點厲害你瞧瞧！」

那大漢聲若洪鐘，他一呼喝，隔再遠也可以聽得到，那少年一聽得「金旋風」三字，便陡地一震，神情也立時緊張了起來，一翻手，已經按住了腰際的劍柄，雙目直視向前。

只見那虬髯大漢一面叫，一面低頭，已向着飯店之內直衝了進去。

在他向前疾衝而出之際，另外兩人齊聲叫道：「老三，小心！」

那虬髯大漢直衝向飯店，可是，就在他剛衝到飯店的門口時，只聽得「呼」地一聲響，自飯店中飛出了一件黑黝黝的物件來，那物件極大，來勢又急，虬髯大漢正低着頭衝進去，兩下裏一湊，只聽得「砰」地一聲響，正好撞在那物件上。

一撞之下，那虬髯大漢的身子陡地向後退了出來，這時，在外面的幾個人也已經看清，自飯店中飛出來的，乃是一張方桌子。

那大漢也許是向前撞出的勢子太急了些，是以他的頭已將桌面撞穿，整張桌子像木枷一樣，套在他的頸上，他一退了出來，便「砰」地跌倒在地，樣子更是狼狽之極！

那虬髯大漢怪吼着，雙手抓住了桌子，手臂一振，「嘩」地一聲響，已將那張桌子硬生生地劈成了兩半，只聽得飯店之內，又傳來了若無其事的「哈哈」一笑，道：「溫老三，你『油蛇貫頂』功夫，也可以說練得不錯了，瞧剛才那一下，若是到了大市集上，保管還可以收幾文，當當盤纏。」

那虬髯大漢氣得哇呀大叫，一低頭，又直向飯店之內衝了進去。

可是他這一次，他衝進去快，在飯店外的人根本未曾看出發生了甚麼事，只是聽得「叭」地一聲響，接着便是那大漢一聲慘叫，接連翻了兩個觔斗，疾翻了出來。

他翻了出來之後站定了身子，自他光禿發亮的頂門之上，幾縷鮮血流了下來，在他的手中，則抓着一個酒壺，那個酒壺已被那大漢揑得扁了，在那大漢的指縫之中還有酒滴了下來。

飯店之中又傳來了那種聽來舒適閒散的笑聲，接着又是那人的聲音道：「溫老三，你要是出手快一些，頂上也不致於開花了！」

那虬髯大漢雙睛怒凸盯着飯店的門口，看他的那種神情再加上血流披臉，當眞是兇神惡煞一樣！

但是不論他的樣子是多麼兇惡，他顯然不敢再進飯店去了，他只是發出了一聲怒吼，叫道：「老大、老二！」

那另外兩個人在虬髯大漢第二次退出來時，早已經手臂揮動，「錚錚」兩聲，各掣了兵刃在手。

那少年在一旁冷眼旁觀，只見那衣飾華麗的人自他的摺扇之中，抽出了一柄鋒利之極，雪也似亮的小劍，另一個的兵刃更奇特，乃是一根指頭粗細，三尺來長的鐵刺，鐵刺的身上，全是可以活動的尖刺，當鐵刺向上時，那些尖刺全都垂了下來嵌在鐵刺之中，一點也看不見，可是他略一抖手，小刺像是刺蝟突然發怒一樣，又一起豎了起來。

那衣飾華麗的人和慘白臉的漢子互望了一眼，衣飾華麗的喝道：「金旋風，莫怪我們，以二對一！」

飯店之中，立時傳出轟雷也似的笑聲來，說道：「馬老二，你別客氣了，你們偷詐拐騙，殺人放火，落井下石，背師賣友，甚麼卑鄙無恥的事沒有幹過，區區以二敵一，小事一件，何必預作聲明？」

那兩人神色暴怒，又互望了一眼，身形掠起，一起向飯店門口撲了過去，他們才一撲到飯店門口，「呼呼」兩聲響，自飯店中又飛出了兩件物事來。

這兩人的出手，却比虬髯大漢快得多，那兩團東西才一飛出來，他們的兵刃便已出手，將飛出來的東西，刺個正着，一刺中了那兩件物事，那兩人才看清，那是兩隻肉包子！

只聽得飯店內，那聲音又笑道：「這才眞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了！」

那兩人一抖手，抖脫了插在兵刃的肉包子，足尖一點，便疾衝了進去。

他們一進飯店，便聽得飯店之內傳來「乒乒乒、乒、」一陣響。然

而那一陣響，却只極其短促的時間，緊接着便是兩下怪叫聲，幾乎在怪叫聲響起的同時，兩條人影已疾退出來。

退出來的兩個人，正是剛才進去的兩個人，只見那臉色慘白的漢子，臉色也不白了，滿臉紅色，全是鮮血，在他的額上、鼻上、頰上，還有着不少碎瓷片嵌着，敢情是一隻碗砸在他的臉上。

另一個更是狼狽，一隻撈麵的銅絲篩子，不知怎麼地，有一半嵌在他的臉上，鮮血直流。

他們兩人倒退出來的勢子實在太急了些，以致撞在拴馬的架子之上，「啪」地一聲響，將一根木樁撞折，連馬兒也驚嘶起來。

他們一翻跌而出，才一站定了身子，就齊齊叫道：「老三，快走！」

那虬髯大漢向前奔來，三個人拉下了馬，連回頭望一眼也不敢，便疾馳而去！

那少年看到這裏，不禁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他這時，發現鎮上雖然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但在每一間屋子之中，似乎都有些人在向外偷偷張望着。他便略呆了一呆，就牽着馬向前走去。

當他在向前走的時候，他聽得飯店中，那聲音又道：「掌櫃的，你別心疼，不見的東西，我全賠你，來，再來兩斤好酒！」

那少年來到了飯店前，將韁繩順手一拋，纏在歪倒在一旁的馬架子上，他大踏步走了進去。

他走進了飯店，立時停了下來。

才從猛烈的陽光下，來到了屋中，他要半閉着眼，才能看清飯店中的情形。

整個店堂中只坐着一個人，有三四張桌子倒翻在地，櫃後，掌櫃的在發着抖。

坐在桌前的那個人，在他所坐的桌子之旁，搭着一件金光閃閃的披風，那人氣定神閒，正在舉杯飲酒，可是一看到那少年走進來，他的酒杯就停在唇邊。

他望着那少年，那少年也望着他，他們兩個人既不說話，也沒有任何動作。

過了片刻，那少年才慢慢地睜大了眼睛，用極其緩慢的語調問道：「你，就是金旋風？」

金旋風端起了酒杯，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將杯放了下來，道：「正是，看你的樣子，不像和蒼狼寨的人是一路的啊？」

那少年一聽得「蒼狼寨」三字，陡地吃了一驚，失聲道：「剛才那三個人，就是魯東三狼……」

他那一句話才講到那裏，便突然住了口，接着，神色又變得憤怒起來，道：「誰說我和他們是一路的？」

金旋風「哈哈」一笑，道：「我只不過問一問，你何必動氣？」

那少年慢慢地向前走着，走向金旋風，金旋風又舉起酒壺來，向杯中斟酒。

那少年直來到了桌前才道：「我叫楊劍鳴。」

金旋風「嗯」地一聲，道：「你有事找我？」

楊劍鳴緊抿着嘴，道：「是！」

金旋風揚了揚眉，道：「甚麼事？」

重金禮聘送密函

楊劍鳴的聲音陡地提高，道：「殺你！」

他那兩個字才一出口，手臂一振，「錚」地一聲響，劍已出鞘，只見劍光一閃，他手中的長劍，已指住了金旋風的咽喉！

金旋風的神態一直是那麼優閒，他是一個丰神俊朗，約莫三十上下的美男子，直到鋒銳的劍尖簡直已貼住他的咽喉時，他才略有一絲驚愕的神情，却也是一閃即過，他仍然回復了那種甚麼也不在乎的，瀟脫的神態！

相形之下，倒是楊劍鳴的神態極其緊張，他重覆地道：「我要殺你！」

金旋風望着楊劍鳴，忽然笑了一笑，道：「就算你要殺我，也得等我喝了那兩斤酒再說！」

這時，掌櫃的剛戰戰兢兢捧了酒壺過來，掌櫃的剛才看到魯東三雄，一個接一個被摔了出去已經呆了。魯東三雄一進入鎮中，家家戶戶立時緊閉門戶，這就是楊劍鳴到鎮上的時候，鎮上如此冷清的原因。

在掌櫃的想來，連魯東三雄那樣兇神惡煞的人都弄得頭破血流被摔了出去，那麼，這個端坐喝酒的人，一定是神通廣大之極的了！

可是，他才轉了一轉回來，却又看到了那少年用劍指住了那人的咽喉，他怎能不驚得呆了？

金旋風一面說着，一面向掌櫃的招了招手，道：「快拿酒來！」

金旋風一揚手，楊劍鳴手中的長劍，便向前緊了一緊，劍尖已經挨着了金旋風頸際的皮膚，是以金旋風雖然在向掌櫃的招着手，他却不能轉動頭部，因為他的頭要是一轉動，楊劍鳴的劍尖非在他的頸上劃出一道血痕來不可！

那掌櫃的雙手不由自主地發着抖，以致酒壺的蓋被搖得「卡卡」直響。

金旋風又道：「掌櫃，你怎麼啦，你看，我是命懸在半空中的人，還毫不在乎，你害怕甚麼？」

掌櫃的苦笑着，道：「是！是！」

他慢慢向前走來，當他走到桌邊的時候，只感到楊劍鳴那柄鋒利的長劍寒氣逼人，他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戰，放下酒壺立時退了開去。

楊劍鳴握着劍像是石像一樣，一動也不動，他將劍握得那麼定，一股寒泓就像是靜止的一樣，他的雙眼望定了金旋風。

金旋風却仍然若無其事，一手拿起酒壺，一手拿起酒杯來，斟了一杯酒，將酒杯湊到了唇邊，並不抬起頭來，用力一啜吁了一口氣，道：「好酒！」

他一面說，一面又伸手抓住了酒壺去斟第二杯，也就在那時候，楊劍鳴忽然一縮手，垂下劍來，接着他將長劍放在桌上，在金旋風的對面坐了下來，雙手抱住了頭一聲不出。

金旋風斟好了第二杯酒，舉杯不飲，道：「怎麼啦，為甚麼不殺我？」

楊劍鳴仍然雙手捧着頭，發出了一連串的笑聲來，接着，他道：「你為甚麼不問我何以要殺你？」

金旋風笑道：「那又何必問？如果你要殺我，問明了你還是要下手，如果你不殺我，我不問，你也一樣不會下手！」

楊劍鳴怔怔地望着金旋風，才道：「我承認，你至少有一點比我強！」

金旋風像是十分有興趣，他揚了揚眉，道：「那一點？」

楊劍鳴略側過頭垂着眼，望着他那柄放在桌上雪亮的劍，緩緩地道：「要是有人拿劍指住了我的咽喉，我就笑不出來，也喝不下酒了！」

楊劍鳴說着，一伸手，握住了劍柄，站了起來，道：「再見！」

金旋風笑道：「你可知道，我為甚麼仍然毫不在乎，照樣喝酒？」

楊劍鳴一站起身來便已經轉過身去，聽得金旋風如此一問，他身形一凝，道：「為甚麼？」

金旋風哈哈大笑，道：「那太簡單了，因為你根本殺不了我！」

在刹那間，只見楊劍鳴的雙眉陡地向上一揚，身形旋轉如風，霍地轉了過來，他手中的長劍只是向上略揚了揚，又已指住了金旋風的咽喉，動作快捷！

他一字一頓，緩緩地道：「你現在還說，我殺不了你麼？」

金旋風道：「自然是！」

楊劍鳴提高了聲音，道：「你總應該知道，我長劍只消向前略伸，就可以刺穿你的咽喉！」

金旋風若無其事又端起一杯酒來，微笑着道：「你不妨試試！」

楊劍鳴臉上的神情可以讓人看得出，他的內心正極其憤怒。

楊劍鳴努力遏制着自己的怒意，他緩緩地道：「我和你其實並沒有甚麼仇恨，只不過到處聽人傳說你怎麼行，我心中有點不服氣！」

金旋風淡然道：「這就夠了，武林中多少紛爭殘殺，全是由不服氣三字而起的。」

楊劍鳴大聲叫：「我劍一伸，你就沒命了！」

金旋風又笑着，攤着雙手道：「來，試一試，小伙子，要是你不試的話，你這一輩子只怕會寢不安枕，食不知味，以為自己可以殺死金旋風，但是却沒有下手。你怎麼不試一試，忽然間膽怯了？」

金旋風講到這裏，楊劍鳴發出了一下怒吼聲，手臂突然向前一送！

也就在他手臂向前一送的那電光石火一刹間，只見金旋風攤開的雙手突然闔了攏來，「啪」地一聲，雙掌闔攏，正好將楊劍鳴的長劍壓在掌心之中！

楊劍鳴的長劍乃是平平向前伸出的，金旋風的雙掌上下壓來，雙掌闔攏，恰好壓住了劍脊，令得長劍再難向前伸出分毫！

金旋風微笑着道：「你現在相信了吧！」

楊劍鳴用力向前送着，但是長劍在金旋風的雙掌之間再難移動分毫，楊劍鳴手腕轉動着，想

將劍鋒轉了過來，割破金旋風的掌心，但是直到他額上起了青筋，劍身仍是轉不過來。

楊劍鳴的神色變得十分難看，他聲音苦澀道：「我相信了！」

他手一鬆，鬆開了劍柄，向後退了兩步，金旋風微微一笑，伸手捏住了劍尖，將劍向楊劍鳴遞過去，楊劍鳴接住了劍，長嘆一聲，道：「你至少又有兩件事比我强了！」

金旋風笑道：「一件而已。」

楊劍鳴道：「一件，是你的武功比我高；另一件是你的氣量比我大，若是有人那樣對付我，我一定不肯就此干休，定要使他出出醜！」

金旋風笑了一下，道：「閣下也有一件事比我强！」

楊劍鳴揚了揚眉，並沒有出聲，金旋風續道：「我就不會像你那樣，認人家比自己强！」

楊劍鳴睜大眼睛道：「你現在不是認了麼？」

金旋風笑道：「那是受了你的影響！」

楊劍鳴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一翻手腕，還劍入鞘，道：「我……我……」

他像是想說甚麼，又不好意思說出口，是以神情顯得十分猶豫。金旋風微笑地望着楊劍鳴，楊劍鳴終於將他心中想說的話說了出來，道：「我們可以做一個朋友麼？」

金旋風像是想不到楊劍鳴忽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是以他陡地震動了一下，然後，又皺起了眉，楊劍鳴的神情看來十分異樣。

因爲他在提出這個問題之前，心中已經考慮了好多遍，如果對方拒絕了那怎麼辦？

他是一個自尊心極强的少年，這時，金旋風未曾立即答應，只是皺起了眉不出聲，已經令得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

金旋風的雙眉越蹙越緊，他終於開了口，道：「閣下太抬舉了，我看還是不必了吧！」

楊劍鳴的身子陡地一震，刹那之間，他的臉色白得可怕。

他要求和金旋風做朋友，但是却被金旋風拒絕了！在一個自尊心極强的少年而言，這實在是一項極大的侮辱！楊劍鳴不但臉色發白，而且身子在微微發抖。

可是，金旋風在說了那兩句拒絕了楊劍鳴的話之後，却連看也不再看楊劍鳴一下，自顧自斟着酒，一杯又一杯地喝着。

楊劍鳴站着，在那片刻之間，他實在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做才好！

終於他緊抿着嘴，霍地一個轉身，大踏步向外走了出去，或許是他轉身轉得太急了些，是以他腰際的佩劍揚了起來，劍鞘「啪」地一聲打在旁邊的一張桌子上。

楊劍鳴才轉身走出去，金旋風便抬起頭來望着他的背影。金旋風端着酒杯，像是在想着甚麼。

而這時候，楊劍鳴已經走出了飯店，來到了烈日之下，一縱身翻身上馬馳走了！

當楊劍鳴離開的時候，小鎮上有些膽大的人，看到魯東三雄已然離去，才敢走出來了。

但是楊劍鳴却並沒有留意這些，他只是用力策着馬，他的腦中亂成了一片，金旋風不要他做朋友，金旋風根本看不起他！

這一個念頭，令得他的心頭像是被用力地扭動着一樣，感到說不出來的痛苦！

在楊劍鳴離去之後不久，金旋風才站了起來，揚起了他那件金光熠熠的披風，走到了櫃前，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櫃上。

掌櫃的結結巴巴，道：「我們店小，找……找……找不開！」

金旋風道：「不必找了，那三個王八蛋約我在此相會，害得你一天沒做生意，算是我賠你的！」

掌櫃的雙手捧住了銀子，一時之間也說不出話來，而金旋風已經出了飯店。

金旋風一出了飯店，一反手將那件披風披上，陽光照了下來，金光閃閃，華麗之極。

金旋風牽過了那匹馬翻身而上，策騎就馳了出去。當他的馬馳得還慢的時候，還只聽到蹄聲，但是，一出了小鎮，他伸手在馬頭上連拍了幾下，那駿馬四蹄騰起，向前疾馳而出，便立時響起了一陣尖銳的哨子聲來，他身上的披風也揚了起來。

金旋風沿着大道一直向前馳着，馳出了七八里，只見前面是一個三岔路口。

在那三岔路口上有七八個人都騎在馬上，但是却又勒定了馬不動。

金旋風一馳到了離路口不遠處，便聽到有人聲若洪鐘地大喝了一聲，那七八匹馬一字打橫排

了開來，將前面的三條去路一起攔住。

在那樣的情形下，金旋風看來是非勒馬停下來不可的了！

可是金旋風却並沒有停馬的打算，他一聲長嘯，馬兒的去勢更快，竟向攔在正中道路上的兩匹馬直撞了過去！那馬上的兩個人大吃了一驚，金旋風的來勢極快，他們兩個人想要拉開馬躲避已經來不及了，若然換了尋常的人，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一定大驚失色怪叫起來了！

但是那兩人也是武林高手，身手極其不凡，眼看三匹馬要撞到一起時，只見他們兩人一齊身子一橫，竟倏地打橫側着身，一式「蹬裏藏身」，人已到了馬腹之下。

也就在那一刹間，金旋風身形突然向上拔起，在他身子向上一拔之際，那匹健馬一聲長嘯，身子騰起，竟在那兩匹馬的馬背之上跳了過去。

馬兒一跳了過去，金旋風在半空之中，也翻了一個觔斗，翻出了幾尺落了下來，又落在馬背之上，那馬竟絕不停蹄，向前馳了出去。

那八個人在路上一字排開，算來是無論如何，可以將金旋風攔在當途的了，可是却萬萬想不到，金旋風的身手竟然如此之高，會用那樣的辦法，一停也沒有停，逕自馳向前去！

那八個人中的一個大喝一聲，道：「追！」

那躲在馬腹中的兩人也已翻起身來，八匹健馬，馬蹄灑開，向前追了上去，他們的動作極快，和金旋風相去也只不過三四丈遠近，道上塵頭大起，金旋風馬鞍旁的風哨，聲音越來越尖銳，他那件金色的披風也揚得老高，宛若一團金色的雲。

轉眼之間，九匹馬一前八後，已馳出了三五里，只見前面道上俱是大樹，有好幾株大樹的樹枝，被硬生生地扳了下來釘在路上。

他們所造成的妨碍，除非金旋風騎的那匹馬兒會飛，不然是萬萬過不去的了！

而且，金旋風老遠就看到，那些樹枝並沒有被折斷，只不過是彎了下來而已，就算硬跳過去，一個不小心，將釘住樹枝的楔子弄鬆，樹枝向上彈了起來，只怕連人帶馬都要被那股强大的彈力彈上半空！

是以金旋風一到了近前，立時勒馬停了下來。

金旋風一停，在他後面的八騎又向前衝出了丈許，也一起勒定了馬，那八騎一勒定了馬之後，立時呈扇形散了開來，將金旋風的退路截住。

而就在此同時，只見那幾株大樹之後，閃出了六七個人來，爲首一個，一身黑衣，雙袖之上却各箍着七個精光閃閃的精銅環。

那人身形極其高大，站在那裏，簡直如同一截黑塔一樣，一等那幾個人現身，金旋風便笑了起來，道：「呼老大，你終於自己現身了！」

被金旋風稱爲「呼老大」的那人，隔着那幾株樹向金旋風拱了拱手，道：「金兄，久違了！」

金旋風「嘿嘿」冷笑兩聲，道：「不錯，足有三年了，你倒還敢提起上次我們見面的事了？」

金旋風這句話一出口，那姓呼的大漢，立時現出十分不自在的神情來，他乾笑了幾聲，道：「金兄，過去的事別提了，這次，我是受人所托，有一件事與你相商！」

金旋風「哈哈」大笑了起來，道：「你這有事與我相商的方法倒特別得很！」

那姓呼的身形一縱，他本來和金旋風隔着幾株樹，少說也有一丈五六距離，但見他身形略縱間，「呼」地一聲便已竄了過來，到了金旋風的身前。

金旋風臉帶微笑，像是十分有興趣地望着他，只見那姓呼的揚了揚手，道：「出來！」

一聲方畢，只見路旁兩邊，比人還高的野草叢忽然顫動了起來，轉眼之間兩面又各自走出四個人來，那八個人的肩上都挑着擔子，擔子的兩頭全是半尺見方的木箱。

那些木箱雖小，但是分明極其沉重，在那些人挑出來的時候，壓得肩上的扁擔直彎了下來，「咯吱」響個不已。那八個人將八擔十六隻箱子挑出了草叢，放在路邊，姓呼的又喝道：「將箱子打開！」

那八個人一起將十六隻箱子打了開來，陽光之下，只見金光燦然，箱子之中，全是一條一條手指粗細，半尺長短的金條！

那樣的一箱金條，至少有一百斤，一十六箱，少說也有一千多斤黃金！

金旋風「噓」地一聲，吹了一下口哨，道：「呼老大，多時不見，你可眞發了財哩！」

姓呼的笑着道：「金兄，這些黃金全是你的，發財的是你，不是我！」

金旋風「哈哈」笑了起來，道：「眞的麼？我自然是不能白拿的了？」

姓呼的笑着道：「不錯，只消做一件小事，在金兄而言，做這樣的事簡直易如反掌！」

金旋風道：「呼老大，你愛黃金是出名的，若事情容易，你爲何不賺？」

姓呼的道：「你來做易如反掌，我們來做却着實不易，金兄你意下如何？」

金旋風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四面看了一下，這時，他身後有八個人，身旁有八個人，面前有姓呼的，在對面樹後還有七八個人在，他是被圍在中心，看來要突圍也非易事！

金旋風四面看了一下，微微一笑，翻身下馬上笑嘻嘻地道：「看來，呼老大，我不答應也是不行的了！」

姓呼的向後退了一步，道：「識時務者爲俊傑，金兄，你是聽明人！」

金旋風並不說話，只是背負雙手，慢慢踱到了路邊，在十六箱黃金之前站定，道：「眞是大手筆，一出手就是過萬兩黃金！」

他一面說着，一面提了兩箱金子在手，看他的樣子像是已被眼前黃金迷住了，那姓呼的望着他也是臉有喜色。

可是，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金旋風一聲大喝，身形陡地一轉，隨着他身子的轉動，兩箱金條呼嘯飛了出來，幾十根金條，恰好灑了一個半圓，在路邊的那四個人首當其衝，金條砸中了他們的臉孔，立時鮮血迸濺，緊接着在馬上的那個人也遭了殃，紛紛跌下馬來，連在對面的四個人也沒有辦法避得過去！

那姓呼的在變生倉猝之間，簡直驚得呆了，而金旋風的出手何等之快，等到他覺得不對，想要向後退去時，金旋風早已抛了手中的空箱子，欺身搶向前來，一伸手，抓住了他胸前的衣服！

那姓呼的在那一刹間，急叫一句，道：「金兄，有話好說！」

他只說了一句話，金旋風手臂一振，已將姓呼的直提了起來，向前抛了出去。

那姓呼的被金旋風一抛之力，直跌到了樹枝之上，他向下一壓，樹枝又彈了起來，將楔子彈鬆，姓呼的一聲怪叫，隨着樹枝的彈起，身子直飛到了半空之中！

一根樹枝彈起，其餘的楔子也紛紛鬆開，金旋風身子倏地後退，上了馬背，向前疾衝而出。

那姓呼的被彈向半空，足足有三五丈高，他在半空中，翻了幾翻向下跌來，跌進了草叢之中，幾個被金條擊中而受傷輕的人，連忙趕了過去，將他扶了起來。

這時候金旋風策馬飛馳，早已衝過了在前面的六七個人，馳遠了！

姓呼的氣得臉色煞白，身子發抖，重重頓着足，怒吼道：「還呆立着作甚，快追上去！」

在他身邊的一個人苦笑着，道：「呼大哥，你是看到的了，這樣子也阻他不住，只好讓他到前面去，由袁幫主親自出馬了！」

姓呼的一拐一拐，走到了路中心。

當他到了路中心，抬頭向前看去時，金旋風早已馳遠了，但是，還可以聽到尖銳的哨子聲，若斷若續傳了過來，陽光之下，也還可以看到一個小金點在閃閃生光，然而轉眼間，就甚麼也看不到了！

楊劍鳴離開了小鎮，一直策馬向前馳着，他受了侮辱，他再也想不到會受這樣的侮辱！

他要和金旋風做朋友，但金旋風却拒絕了他！

楊劍鳴只覺得因爲屈辱而生出的怒火在心頭燃燒着，那股怒火遮住了他的眼，使他根本不知道是在甚麼地方馳着，直到他忽然聽到了一連串的驚呼，叱喝聲，物件的破碎聲他才陡地勒定了馬。

等到他勒定了馬時，他才看到自己闖了禍了，他的馬竟衝進了大路邊的一個茶棚之中！

他不但衝進了茶棚中，而且，還已經撞翻了兩張桌子，有幾個茶客也被撞倒了，當他勒定馬的時候，那幾個茶客正在狼狽爬了起來。

楊劍鳴看到了這等情形，忙自馬背上翻身而下，向前走了一步，想去扶起那個還在地上掙扎

着的茶客。

可是，他才向前走出了一步，還未曾伸出手來，便聽得在茶棚的一角處，響起了幾聲嬌叱，其中有一個十分清脆的女子聲音叱道：「就是他了！」

楊劍鳴在一時之間，還弄不清楚那幾下嬌叱是甚麼人發的，他抬起頭來循聲望了一眼，怎知就在他一抬頭間，眼前精光一閃，一柄精光雪亮的短劍，已然刺到了他的面前！

楊劍鳴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因爲這柄短劍實在是來得太突然了！

他只不過聽到了叱喝聲，才抬起頭來，根本連人影也未曾看到，却已有利劍劈面攻來，簡直是詭異之極。

楊劍鳴在刹那間，根本沒有還手的機會，他只是大叫了一聲，身子一翻，便已倒翻了出去。

楊劍鳴在下馬之後，只不過向前跨出了一步，身子仍在馬邊上，這一個倒翻而出，便翻到了馬背之上，他雙手在馬鞍上用力一按，身子已就借着那一按之力，向上疾彈了起來。

當他的身形彈起之際，他又聽得「嗤嗤嗤」三下響，又有三柄利劍向他刺到！

但是，由於他向上翻起之勢十分之快，是以那三柄利劍也一起走空。

楊劍鳴翻到了半空之中，一探手抓住了茶棚頂上的橫樑，他只聽得茶棚中，有好幾個女子的聲音喝道：「各位請讓開些，刀劍無眼！」

接着便是一陣乒乒乓乓之聲，楊劍鳴向下看去時，只見一衆茶客正在爭先恐後向外奔去，你推我擠，撞得桌子翻了一大半。

一衆茶客轉眼之間走了個乾乾淨淨，楊劍鳴這才看到，自己的敵人乃是七個女子！

這時，那七個女子已在他的脚下，圍成了一個圓圈，各自仰頭，向上看着。

那七個女子全是一身勁裝，她們的手中各纏着一條綢帶，在綢帶的一端，則是一柄利劍，楊劍鳴也直到此際，才明白何以連人影都未曾看到，對方的利劍就突然來到了自己的面門之前，原來對方的利劍，是連在綢帶之上揮出來的！

楊劍鳴居高臨下，茶棚中的那七個女子都仰着頭，是以他可以將她們看得十分清楚，只見那七個女子，最大的也不過十八九歲，有的只有十六七歲，六個人手中的綢帶全是粉黃色，只有一個十七八歲，雙眉細長，杏臉桃腮的美貌少女，她手中的綢帶却是深紫色，看來這少女正是衆人之首。

等到楊劍鳴看清了她們時，他的心中不禁疑惑起來，因爲那七個女子他從來也未曾見過！但是，那七個女子却突然向他進攻，若不是他避得快，只怕已然傷在那柄倏然飛來的利劍之下了！

楊劍鳴吸了一口氣，剛想發話，已聽得那杏臉少女冷冷地道：「你躲在樑上，就可以逃得了麼？」

楊劍鳴心中又驚又怒，厲聲道：「我爲甚麼要逃？」

那杏臉少女又冷笑道：「你根本逃不了！」

楊劍鳴的心中，本就因爲金旋風的事，彆了一肚子的氣，這時，又給那少女蠻不講理地一說，更氣往上冲，手臂一振，劍已出鞘。

他長劍一出鞘，身形一縱，便自橫樑之上跳下來，落在一張桌子上。

楊劍鳴落到桌上，仍在那七名少女的包圍之中，一時之間只聽得嬌叱之聲四起。

那杏臉少女首先一揮手，綢帶展了開來，疾如電閃，綢帶上所連着的利劍，已向楊劍鳴當胸刺到。

楊劍鳴的身子向後一仰，避開了那一劍的來勢，反手一劍，已向綢帶削了上去。

楊劍鳴雖然看出眼前七個少女用的兵刃如此詭異，必定不是甚麼易惹的人物，但是他總想，自己若是一劍將對方的綢帶削斷，那麼，對方等於沒有了兵刃，自然也厲害不到哪裏去了。

是以他一上來，就反手一劍，削向對方的綢帶，却不料，他長劍一削中了綢帶，只聽得一下輕微的金鐵交鳴之聲，劍鋒過處，對方的綢帶並沒有斷下來！

楊劍鳴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因爲他已料到，那一定是少女的綢帶之中，夾雜有極細的金絲之故，是以自己的利劍才會削它不斷！

而一劍虛發，對方的招數，必然綿綿而至！

果然，就在楊劍鳴一劍削中綢帶，而未曾將綢帶削斷之際，杏臉少女的手腕一沉，綢帶一端的那柄劍，已自上而下，疾刺了下來！

那柄短劍的來勢極快，楊劍鳴在反攻出一劍之時，身子已然後仰，這時，實是退無可退了！

在百忙之中，楊劍鳴眞氣下沉，身形用力向下一沉，只聽得「嘩啦」一聲響，桌面已被他踏穿，他人已穿過了桌面，到了桌下！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啪」地一聲響，紫色綢帶的短劍還是疾沉下來，插進了桌子之中，若不是楊劍鳴避得快，這一下實是非受傷不可的了！

楊劍鳴心中又是氣惱，又是吃驚，身子一滾，自桌下滾了出來。

可是，他才一滾出來，只見眼前精光閃耀，六七柄利劍已一起揚了起來！

那七柄利劍全繫在綢帶之上，劍一揚起，綢帶便在半空之中抖動，看來實是好看之極，可是楊劍鳴在這樣的情形下，却不免出了一身冷汗！

他一見對方七柄利劍齊出，心知若不是想法子先制了先機，和她們纏鬥下去，却是非吃虧不可，是以他才一挺立，立時又倒地一滾，直向那杏臉少女滾去，一面滾出，一面長劍也已刺出。

七柄利劍自半空之中，發着「嗤嗤」的聲響落了下來，但楊劍鳴也已滾了開去，只聽得又是「嗤」地一聲響，楊劍鳴的長劍在那杏臉少女的右腿旁掠過，雖然未曾刺傷對方，但是也將對方的袴脚割裂了一道縫，楊劍鳴又疾躍而起，那杏臉少女發出了一下又驚又怒的尖叫聲，七個少女又立時散了開來，仍然將楊劍鳴圍在中心。

那杏臉少女怒喝道：「你將那密函交了出來，饒你不死。」

楊劍鳴怒道：「我……」

他本來是心中怒極，想要破口大罵的，可是他只說出了一個「我」字，立即想到對方全是妙齡少女，若是口出粗言，大是不當，是以硬生生地將下面的話收了回去，改口道：「甚麼密函？」

只聽得圍在他身邊的七個少女中，一個叫道：「姐姐，將他制住了，他自然會說出來！」

杏臉少女却一聲冷笑，道：「替他把話講明白了，好叫他死而無怨！」

楊劍鳴的心中又好氣又好笑，他道：「好，我倒希望你把話講明白，你們是甚麼人？甚麼密函？」

另一個少女大聲道：「連飛劍七鳳都沒有聽說過，也學人來幹賣國的勾當！」

楊劍鳴一聽，又驚又怒，驚的是「飛劍七鳳」之名着實不小，江湖上無人不知，這飛劍七鳳之中，其餘六鳳倒還不足懼，爲首的一鳳武功之高，江湖上人也是衆口交譽，提起了紫鳳的名頭，也着實使人頭痛，自然，丁紫鳳便是那杏臉少女了！

楊劍鳴一想及此，不免向那杏臉少女望多了幾眼，那杏臉少女正向他怒目而視。

楊劍鳴對於那少女下半句「學人幹賣國的勾當」一句，却是怒不可遏，他立時叱道：「誰幹賣國的勾當？」

那杏臉少女冷笑着，道：「你和金旋風，在白楊鎭上相會却是作甚？」

楊劍鳴怔了一怔，道：「我久聞他的大名，是以想會他一會！」

杏臉少女冷笑道：「說得倒好聽，你們見了面之後，做了些甚麼？」

楊劍鳴本來眞想平心靜氣，和對方講講道理的，可是那杏臉少女語氣咄咄逼人，老像是當他做了甚麼見不得人的事一樣，他也不禁沉不住氣，大聲道：「我做了些甚麼了？」

杏臉少女冷笑道：「索性說穿了你，看你再怎樣抵賴，金旋風將那密函給了你，他却裝模作樣，那是聲東擊西之計！」

楊劍鳴越聽越不像話，一聲大喝，道：「誰與你胡纏，失陪了！」

他話一說完，陡地轉過身去，可是他才一轉身，四個少女一字排開，已攔在他的身前，楊劍鳴驚怒交集又轉回身來，指着那杏臉少女，道：「丁紫鳳，你別以爲人多，就可以欺人！」

丁紫鳳冷冷地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受奸相賈似道之托，携帶密函暗通金兵，別說我們只是七個人，就是七十個打你一個也不爲過！」

楊劍鳴雖然在盛怒之中，可是聽了這話，也是一呆！

楊劍鳴在一呆之後，立時道：「你究竟在說些甚麼，我可一點不明白！」

丁紫鳳「哼！」地一聲，道：「

金旋風沒有對你說麼？看來，或者你也受了他的騙！」

楊劍鳴知道，這其中定然有了極大的誤會，看來要誤會消釋，非心平氣和不可，如果在敵對狀態之下，那只有越說越糟！

是以楊劍鳴一振手臂，首先還劍入鞘，一伸脚踢起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表示自己並無惡意，這才道：「我姓楊，名劍鳴，家師是一劍擎天，姓申，算來和你們倒有點淵源。」

丁紫鳳聽着，呆了一呆，像是楊劍鳴的話，十分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但是她立時雙眉一揚，「哼」地一聲道：「就算是名門正派，一樣有邪惡之徒，隱身其間！」

楊劍鳴不禁氣往上衝，霍地站了起來。

但是他站了起來之後，又强自按捺着自己心中的怒意，道：「那你要如何才信我？」

丁紫鳳道：「容易得很，讓我們搜搜你身上，看你可是帶着那密函？」

楊劍鳴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他仍然坐着不動，道：「好，你來搜！」

丁紫鳳倏地踏前了兩步，其餘六個少女也一起圍了上來。

可是丁紫鳳在踏前兩步之後，不禁呆了一呆，她武功再高，畢竟是一個少女，而對方却是一個少年男子，要叫她去搜查對方身上，是否帶着她所說的那封密函，這却是難以出手之事！

在丁紫鳳說要搜他之際，楊劍鳴早已想到了丁紫鳳必然難以下手，是以他看到丁紫鳳那種尷尬的樣子，反覺得好笑，道：「來啊，怎麼不搜了？」

丁紫鳳漲紅了臉，一時之間，倒不知怎麼回答才好，其餘少女也面面相覷，不知該如何下手。

一個少女道：「紫鳳姐姐，何必搜他的身上，只消押着他去見金旋風，就可以明白了！」

丁紫鳳忙道：「你可敢跟我們去見金旋風？」

一提起金旋風，楊劍鳴的心中又生出了一股恨意，他立時道：「不，我不願再去見他！」

丁紫鳳一聲冷笑，道：「你不願去見他，就分明是心中有鬼！」

到了這地步，楊劍鳴一讓再讓，實在是無法再容忍下去了！

本來，他知道他只要跟着她們，找到了金旋風，誤會也可以冰釋，可是楊劍鳴在金旋風的面前，自尊心受到了的打擊，他絕不願再和金旋風會面！

楊劍鳴知道，此時如果不是突如其來離去，這七個少女只怕一直會和自己糾纏下去！

是以，丁紫鳳的話才一出口，他就發出一聲怒喝道：「你才心中有鬼！」

隨着那一下斷喝，他身子一縱，突然從椅子之上拔了起來，倏地到了半空之中，身在半空振臂出劍，一劍撩向茶棚的茅頂。

只聽得「唰」一下響，緊接着，「嘩啦」一聲，茶棚的頂上已塌下了一大片來。

就在同時，七個少女大聲叱喝，幾柄利劍已一起向上飛射而上。

但是楊劍鳴既然立定了念頭走，動作快捷，茶棚的屋頂才一坍下，他早已一個翻身，自棚頂的破洞之中穿了出去。

他一穿了出去，身子一側，順着棚頂的傾斜之勢向下便滾，滾了下來，一縱身就騎上了一匹馬，揮劍斬斷了韁繩，疾馳而出。

等到丁紫鳳等七人也趕了出來，紛紛上馬之際，楊劍鳴早已馳遠了！

丁紫鳳氣得杏眼圓睜，叫道：「追！」

七名少女各自策馬追了上去，但當她們開始追趕時，楊劍鳴已在十來丈開外，自然追不上了。

楊劍鳴一直向前馳着，眼看已將丁紫鳳等七人拋在後面，追不上他了，他才勒定馬，這時候他的心中亂得很。

他想起金旋風的行徑，確實有許多詭異之處，而據丁紫鳳所說，似乎又有一封很重要的密函，是發自奸相賈似道的，和金旋風有關。

賈似道內弄權，外通敵，天下皆知，這封密函自然關係重大，丁紫鳳等七人雖然胡鬧，但她們要截下那封密函來，却是正義行動，金旋風若眞幫着奸相賈似道辦事，那麼自己也不能袖手旁觀！

楊劍鳴想了片刻，腦中依然亂得很，他策着馬向前不急不徐地馳着，直到這時，他才發現他騎的那匹馬不是他自己的那匹。

當時，他從茶棚上滾下來，見馬便騎，上了馬背便揮斷韁繩，急於離去，自然不能在匆忙

中揀到自己的馬匹，一路急馳，他也無暇去研究騎的是甚麼馬，直到此際，他才看到，那馬是一匹十分駿健的小青馬，長長的馬鬃，被小心地編成一條條的辮子，顯然是馬主人對它極其寵愛，而馬鞍也極其精緻。楊劍鳴勒住了馬，翻身下馬，他還看到馬鞍的左側，掛着一個紫色的綉袋，在袋上，以白綫綉着一隻栩栩如生的鳳凰。一看到那紫色的綉袋，和栩栩如生的鳳凰，楊劍鳴便不禁苦笑了一下。

楊劍鳴知道自己騎的是甚麼馬了，那是丁紫鳳的坐騎！看來他和丁紫鳳的糾葛還不能就此完結！

楊劍鳴一翻身，又上了馬，策騎疾馳而去！

袁幫主親自出馬

尖銳的哨子聲，揚起的金絲披風，金旋風仍然在道上急馳。

金旋風的神色，看來仍然是那麼若無其事，但是如果仔細留意一下，却也可以看出他那種神情，其實是裝出來的，實際上，他正在全神貫注，留意四周圍的動靜。

他向前馳着，道上仍寂靜，漸漸地，可以看到前面的路旁，有一個大石亭。

一看到了那大石亭，金旋風以手拍馬，去勢更急，也就在他離大石亭只有五六丈時，他已看到石亭之中，高高矮矮少說也有七八個人在。

金旋風一看到石亭中有人，神色更是沉着，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兩下斷喝聲，起自石亭之中，兩股極粗的鐵鍊，嗆啷連聲，自亭中直飛了出來。

那兩股鐵鍊足有一丈五六長，自石亭中飛出來之後，直飛向路對面，鐵鍊的一端，連着三叉鐵錨，「啪、啪」兩聲響，兩隻鐵錨已搭在對面路邊的樹上。兩股鐵鍊橫亘在路面，逼得金旋風勒馬停了下來。

金旋風才一停，石亭中的七八個人，便一湧而出，金旋風「嘿嘿」笑着，道：「如今走江湖也太難了，到處都是攔路狗！」

那七八個人中，爲首的一個，却是氣度十分軒昂，身形高大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一站定身形，金旋風看到了他，臉色不禁微微一變，道：「原來袁幫主也在，在下失言了！」

那中年人一擺手，道：「金朋友，請至亭中說話。」

金旋風雙眉略皺，這一次，他的反應和上一兩次大不相同，上一次，他在飯店之中，談笑之間擊退了三人，後來又獨力退羣豪，闖過了攔截。

但是這一次，他對那個被他稱爲袁幫主的中年人，像是也有三分忌憚，是以雙眉一皺之後，居然下了馬，在衆人的圍繞下，進了亭之中，那中年人便道：「金朋友，我們不妨開門見山！」

金旋風道：「是啊，有話請說，有屁請放。」

那中年人一伸手自懷中摸出了一隻極薄的象牙盒來，在石亭中的石桌上一放，道：「這裏有密柬一封，魏國公要差人送與伯顏丞相，要請你辛苦一趟，不論多少酬勞，皆不計較。」

金旋風望着那薄薄的象牙盒，又向衆人望了一眼道：「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那中年人道：「請說！」

金旋風道：「魏國公賈似道手下，高手如雲，以袁幫主你爲首，才能勝過在下的，不知凡幾，爲甚麼一定要我去做這件事？」

那中年人笑道：「問得好，我想拉你下水，事事助我一臂之力！」

金旋風又緩緩轉過頭去，仍然望着那隻象牙盒，道：「是麼？」

他動作慢吞吞，講話也慢吞吞，可是話才出口，却陡地一揚手，一掌向那象牙盒拍了下去！

這一掌，金旋風出手，快捷無匹，那中年人雖然就在他的身邊，也不及阻攔，只聽得「叭」地一聲，金旋風一掌已然擊中！

那一掌的力道極大，象牙盒又是放在石桌之上，隨着那「叭」地一聲響，金旋風的手掌，還未曾提起，象牙盒已然被擊得粉碎！

也就在那一剎間，石亭之中，圍在金旋風身邊的那幾個人，連那中年人的臉色盡皆一變！

而金旋風的臉上也現出一股十分陰冷的笑容來，象牙盒被擊碎之後，盒中空無所有，根本就沒有甚麼密函！

石亭之中，在那片刻間靜到了極點，過了好一會，才聽得金旋風發出了「嘿嘿」兩下乾笑聲道

：「我本來就在奇怪，袁幫主手下高手如雲，甚麼事情辦不了，竟會找到我的頭上，原來是你們自知要做的事見不得人，只是找我來作一個幌子！」

石亭中各人互望着，從他們的神色看來，可以看出他們對金旋風，心中已是充滿了敵意！而且，幾個人的手，有的按住了刀柄，有的撫在腰際，分明是只等一聲令下，就要撤兵刄動刀槍了！

只有那個袁幫主，神色雖然惱怒，但是却還在强自鎭定，他揚了揚手，乾笑着，道：「你果然聰明，就替我們做一次幌子，有你大大的好處，你幹不幹？」

金旋風笑了起來道：「只怕大大的好處還未曾到手，大大的痲煩已然上身，不幹，不幹！」

袁幫主陰惻惻地笑了起來，道：「金兄，你豈是怕痲煩之人？若是你怕痲煩，也是避不過去，我早已四下散佈消息，說那封密函在你身上，就算你不幹，痲煩也是一樣上身！」

金旋風仍然笑着，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居然還笑得出來，那實在不是容易的事，然而看他的笑容，却又絕不像是硬擠出來的。

他一面笑着一面道：「多謝你提醒，但是有一個辦法，可免痲煩上身。」

袁幫主道：「甚麼辦法？」

金旋風笑道：「將你留在我的身邊，到有人來找我痲煩之際，你便出頭解釋一番，那麼自然不會再有人來找我了！」

金旋風這句話一出口，那中年人的神色，更是變得難看到了極點！

要知道那中年人絕非等閒人物，他姓袁，名能，是天下七大幫之一，青蓮幫的幫主。天下七幫，南二北三，中原一，散幫一。那一個散幫，幫衆遍天下，乃是丐幫；南二北三，俱都不涉足中原，在中原一帶，勢力最大，網羅高手最多的就是青蓮幫。

袁能身爲青蓮幫幫主，地位何等崇高，而且他靠着奸相賈似道的關係，也弄了一個武職在身，算是朝廷上的大官，他剛才對金旋風忍氣吞聲，已是從未有之事，那是因爲金旋風實在不是好吃的菓子之故。

而現在，金旋風的說法，分明是要將他擄在身邊，袁能如何嚥下這口氣去？金旋風的話才一出口，袁能便發出一連串驚心動魄的冷笑聲來，道：「金兄，你有甚麼法子，叫我長在你的身邊？」

金旋風仍然淡淡然笑着，袁能一問，他側着頭，看來像是在思索，口中緩緩地道：「這個麼……」

他才講了三個字，身子突然微微一躬，迅疾無比，向後退去。

金旋風一入了石亭，七八個高手，便已將他圍在中心，這時，身子突然向後退去，在他身後的一個大漢，手臂一抖，「呼」地一聲響，一柄銅鎚已然向他的背後疾撞了過來。

金旋風向後退，銅鎚向前撞，看來金旋風非被那柄少說也有四五十斤重的八楞銅鎚撞中不可！

但是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聽得「嗤」地一聲響，自金旋風的袖中，陡地射出了一條金光閃閃，細如小指的軟鞭來。

最奇的是那條軟鞭，一射了出來，並不是抽向在他身後，向他揮出銅鎚的那個人，而是向着一張石櫈疾揮了過去。金旋風的動作快捷，金光一閃軟鞭已將石櫈纏住，緊接着，他手臂一縮，將那張石櫈疾揮了起來，石櫈在金旋風的頭上飛過，向下落了下去，「叭」地一聲響，正落在那個在他背後突襲的人的頭頂之上，那人的一柄銅鎚，離金旋風的背後已不過半尺許了，可是頭頂之上，被那石櫈砸了下來，剎那之間不但頂門陷塌，幾乎連眼珠都凸了出來。

那人連聲都未出，已然送了命！

而金旋風的身子，却仍然在向後疾退而出，「砰」地一聲，將那人的屍體直撞出了石亭之外！

金旋風的身子一退，手中的軟鞭再揮了起來，被鞭梢捲住的石櫈，帶起「呼呼」的勁風。

石櫈直向着袁能，劈面飛了過去。袁能發出了一聲怒吼，一振手，已抖着一柄大環刀在手，迎着石櫈就砍了過去，「叭」地一聲響，刀過處火星四濺，石屑亂飛，將那張石櫈齊中砍成了兩半！

可是，袁能出刀之際，金旋風已然退出了石亭，一聲長吟，叫道：「失陪了！」

隨着他「失陪了」三個字，他身子已然疾拔而起，身在半空，

金鞭揮出，纏在那條橫亘在路中心的鐵鍊之上，就着身形上騰之勢，用力一拉，將鐵鍊拉起，接一躍，已經落在他自己的馬背之上，穩穩坐定！

金旋風看出，對方人多，而且全是一流高手，就算單是袁能一人，自己與他單打獨鬥，是不是能敵得過他手中那柄厚背薄刃大環刀，還是大有疑問之事，是以，他一面在口出狂言，要捉住袁能之際，一面早已打定了要溜之大吉的主意。

而他在身子突然向後退去，出鞭捲住了石欖，砸死了身後的一個高手，緊接着又揮欖飛向袁能，將袁能阻了一阻，他自己則退出了石亭，拔身，起鍊，翻躍，上馬，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當眞如行雲流水，迅疾無比，看得人目不暇給。

可是，金旋風估計得還是差了一點，他的估計是未必打得過，但是要逃走却並不是難事。而事實上他要逃走，一樣不易！

他才上馬抖起韁繩，那馬才嘶得半聲，只見石亭之中兩個人已疾滾了出來。

他兩個人都是雙手握刀，一面自石亭中滾出來，一面雙刀揮動，刀光如雪花鋪地，疾捲了過來，使的乃是山東滕家，正宗的地趟刀法！

金旋風一看到那兩人着地滾來，四柄刀，兩柄砍他坐騎的前蹄，兩柄砍向後蹄，心中便吃了一驚，連忙一提韁繩，那匹駿馬也立時人立了起來。

可是馬兒人立，只不過避開了兩人中的一人，那一個人雙刀砍空，身子疾滾了過去，另一個人雙刀起處，刀光霍霍，「唰唰」兩聲，却將駿馬的兩隻後蹄一起砍了下來。

那馬兒一聲哀嘶，馬身陡地倒向一旁，金旋風也在此際，身子斜斜向外，飛了出去。

他飛向路邊的那株大樹，一伸手，抓住了一枝橫枝，也就在此際，那地趟刀砍空，滾向前去的漢子，一躍而起，舉着雙刀而立，却是背對着金旋風，但是他還懵然不覺！金旋風一見愛駒喪在對方刀下，心中恨極，一聲大喝，身子向上蕩了起來，雙足一齊踹出，正踹在那人後背心上。

這雙足踢出之力何等之大，就算在金旋風面前的是一塊石碑，也要齊中斷裂，何況是一個人！



金旋風揮出一鞭，道：「你少管閑事！」

那人大叫一聲，一面口噴鮮血，一面向前疾仆而出，仆在倒地哀嘶的馬身之上，便自一動不動，已被金旋風一脚踹死。而此際，其餘各人，也自石亭之中，紛紛竄了出來，另一個使地趟刀的漢子，才一站起，便看到同伴慘死，一時之間，呆住了不知如何才好。

袁能才一從石亭中竄了出來，便叫道：「別讓他走了！好歹將他留下！」

在袁能大叫着，向前趕來之際，金旋風的身子已然倒翻了起來。

他一手抓住了橫枝，身形倒翻又向上彈了起來，那一彈之力，令得金旋風的身子翻得更高，宛若是一團金雲，直飛向半空之中！

也就在那片刻間，只聽得「嗤嗤」，「啪啪」之聲不絕於耳，十七八件暗器，一起向上射出。

但是金旋風實在翻得太高，那些暗器一起射至，在半空之中，有的閃閃生光，有的還在發出「嗤嗤」的聲響，金旋風已翻了出去，袁能低着頭順着金旋風翻出的方向，大踏步奔了過去，金旋風已翻出路面，落到了路邊的亂石叢中，雜草叢生，金旋風甫一落下，袁能便已趕到，一刀當頭砍下！

金旋風急一轉身，袁能的那一刀砍了個空，可是金旋風在轉身之際，身上金光熠熠的披風揚了起來，却被袁能的刀尖撩過，整件披風一起飛了起來。但是袁能也沒有佔了甚麼便宜，也就在金旋風一轉身間，他長鞭揮出，袁能的左腿之上，也被鞭梢撩中了一下，扯下了一大片來。

金旋風一落地，才和袁能對了一招，有五個人便一起趕了過來。

那五個人一趕至，各自站在石塊之上，已將金旋風團團圍住。

金旋風也不說話，手中的軟鞭，揚起一股金光，而向袁能面門揮了過去，袁能冷笑連聲，揮刀相迎，兩人就在亂石崗子中，竄上躍下狠鬥起來。

若是金旋風和袁能單打獨鬥，他未必吃虧，可是此際却吃虧在他身邊，還有五名高手在，每當他退到那五名高手的近處時，五人便趁隙進攻，以逸待勞，令得金旋風難以應付。

是以三五十招下來，金旋風的肩頭之上，已吃了一個三角臉的一劍，雖然傷得不重，但是也是鮮血淋漓，眼看再打下去吃虧更大！

金旋風心中雖然焦急，但是神色却仍然十分鎮定，他身形快疾，東閃西避，只在尋求脫身的機會。

少俠援手退勁敵

眼看又支持了一二十招，突然，一陣馬蹄聲自遠而近，一人一騎馳了過來，疾馳到了近前，勒住了馬，金旋風也無暇去看看來的是誰，只聽得一下陡喝，突然傳了過來，道：「以衆欺寡，好不要臉！」

那八個字，喝得正義凜然，但是聲音還顯得十分稚嫩，金旋風一聽，便聽出那是楊劍鳴的聲音！

金旋風心中陡地一凜，一振手，一鞭向前揮出，一面喝道：「別多管……」

可是，他才喝了三個字，下面「閒事」兩字，還未曾出口，一條人影已然疾掠而來，劍光霍霍，楊劍鳴已然出手了！

楊劍鳴長劍的來勢極其迅速，逼得迎上去的兩人疾退了開去，楊劍鳴身形一沉，已然落在金旋風的身前。金旋風在和袁能動手之際，身形快疾，他身上又沒有了那件金披風，是以楊劍鳴根本不知道他是甚麼人，只是看到他以寡敵衆，不平之意，油然而生，才飛身前來的，直到此際，他才看清，以寡敵衆的人乃是金旋風。

楊劍鳴不禁陡地一呆，失聲道：「是你！」

金旋風笑道：「正是我！」

楊劍鳴「哼」地一聲，已待還劍入鞘，他一看到了是金旋風，自然不想再動手了。可是他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突然插了進來，想要半途縮手，袁能那一幫人，怎肯放過他？

他手臂一振間，劍才半還入鞘，「嗤嗤」兩聲響，背後兩柄長劍已然刺到！

楊劍鳴的武功造詣，可稱甚高，但是他年紀輕，武林閱歷却是不足，再也料不到自己已然收劍，還會有人自背後攻到！

當那兩柄利劍攻向他的背後之際，他也聽出了金刃破空之聲起自背後，可是急切之際，再想要拔劍應敵，却已來不及了！

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只聽得金旋風突然一聲大喝，手腕突然一翻，手中的金鞭貼地揮出，已纏住了楊劍鳴的足踝，緊接着，用力一拉，身形向後，疾退了開去。這一拉的力道極大，拉得楊劍鳴的身子陡地向前仆了出去。

楊劍鳴身子向前一仆，在他身後疾攻而來的兩劍，帶起「嗤嗤」的劍氣也一起走空，只不過金旋風的出手，還是遲了一些，那兩柄長劍，就在楊劍鳴倒地的那一剎間刺出。

劍雖未曾刺中楊劍鳴的背心，但是兩劍也恰在楊劍鳴的肩頭之上擦過，劍鋒不但劃破了楊劍鳴肩頭上的衣服，而且也在他的肩上，劃出了兩道淺淺的血痕，楊劍鳴覺出雙肩一涼，連忙在地上一個打滾。在一滾之際，他長劍已再度出鞘。

那一邊，金旋風金鞭已抖了開來，立時又和袁能激戰了起來。

楊劍鳴滾開之後，那兩個使劍偷襲的人欺負楊劍鳴年輕，而且他們一上來就得了手，更以為對方易與，是以仗着劍，疾趕了過來。

卻不料他們才趕出一步，楊劍鳴一聲大叫，倏自地上疾躍而起，長劍一橫，身形疾如鷹隼，已然在兩人之間疾穿了過去。

他身形在兩人間疾掠而過之際，劍鋒早已將兩人中的一個，自腰至脅，割了一道極大的口子，那人「砰」地跌在地上，立時氣絕。

另一個人陡地一呆，也就在那一剎間，楊劍鳴的身子也突然一凝，反手一劍，已然刺出。

這一劍的去勢，更是又快又突兀，兩個人的身子幾乎是同時凝住，「颯」地一聲，長劍已然刺中，那另一個人甚至還不相信自己已然中劍，在他的臉上，現出十分古怪的神色來。

緊接着，楊劍鳴一抽劍，那人的身子，被長劍自他身中抽出之際，帶得仰天跌倒。

金旋風和袁能動手，雖然一點也佔不了上風，但是他對楊劍鳴卻是十分關心，是以仍在注意楊劍鳴的安危，他看到楊劍鳴使出了這出神入化的兩劍，不禁喝采道：「好劍法！」

楊劍鳴殺了那兩個人，又有兩個人向他撲了過來，楊劍鳴長劍霍霍，迎了上去。

金旋風和袁能動手，本來吃虧的是在他的身邊還圍了五個人，趁機進攻，令得他防不勝防，現在楊劍鳴一上來，就殺了兩個，又纏住了兩個，能向他趁隙攻其不備的，只有一個使短戟的漢子了，是以金旋風登時感到輕鬆了許多。

金旋風一面和袁能纏鬥，一面四面張望着，身子却在漸漸向後退去。

他的身子退向一塊大石，那使戟的漢子正站在大石上，一見金旋風被袁能逼得步步後退，正向他退來，心中不禁大喜。

這漢子自然知道，自己要是能出手除了金旋風的話，那實是大功一件！

是以他挺起了短戟，只等可以偷襲的機會，偏偏金旋風的身形左閃右避，令得他難以下手。

那漢子正在着急間，只見金旋風的身子，突然倒拔而起，倒像是他全然不知道大石上有人。

那漢子一看到這等情形，這乃是天賜良機，如何還肯錯過？短戟一挺向前疾刺而出！

他短戟對準了金旋風的背心刺出，算來是萬無不中之理，可是他却不知道，金旋風突然身形倒拔而起，就是為了誘他出手！

那漢子的短戟才一向前刺出，金旋風的身子在半空之中突然翻了起來，一個觔斗，已在那漢子的頭頂之上翻過，落在那漢子的背後，抬腿便踢，一腳將那漢子自大石之上踢了下去。

當金旋風在步步後退之際，袁能掄刀逼進，這時，恰好刀挾勁風，疾砍而出，那漢子自大石之上撲跌了下來，正好迎着袁能的刀勢。

袁能的武功再高，在剎那間想要收刀已是來不及，只聽得「噗」地一聲響，袁能的一刀正好砍在那漢子的頭頂。

袁能出刀之勢何等之猛，那一刀砍中，刀身直陷進了那漢子的頭顱之中，急切之間連刀也拔不出來，金旋風趁機一鞭擊下！

袁能趕緊一側頭，鞭梢掠過，已將他頭上的髮髻打散，金旋風接着手腕一翻，鞭梢捲住了袁能的一綹頭髮，鞭梢揚了起來，將那一綹頭髮連皮帶肉，血淋淋地一起揭了起來。

袁能的頭皮被硬生生撕去了寸許見方的一片，痛徹心脾，一聲怪叫，左手一掌擊開了那早已被他砍死的漢子，提着刀，向後

疾退了開去，而金旋風的身子已自大石上疾翻了起來。

金旋風身形落地，先落在他那件金光閃閃的斗篷之旁，一俯身，將斗篷拾了起來，然後又向正在動手的楊劍鳴等三人疾衝了過來。

在和楊劍鳴動手的兩人，武高極高，已將楊劍鳴逼得手忙腳亂，可是金旋風一聲長嘯，如猛虎出柙也似直衝了過來，他們兩人也不禁心頭生寒，一起向後退了開去。金旋風衝到了楊劍鳴的身邊，叫道：「久鬥無益，快跟我走！」

楊劍鳴本來，是絕不再願意和金旋風在一起的，可是金旋風一喝，楊劍鳴却連考慮也未曾考慮，立時身形掠起，跟看金旋風，一個起伏，已經掠出了兩丈開外！

這時，袁能的頭皮之上，血珠子迸了出來，灑得他一臉都是，他受的傷，雖然微不足道，但是樣子極其駭人。

那兩個向後退了開去的高手，一看到袁能這樣的情形，大吃了一驚，齊聲叫道：「袁幫主！」

袁能這時痛已定了，他看到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正在向前疾掠開去，是以急叫：「快追！」

那兩個高手聽得袁能的大叫聲，才知道袁能的傷勢並不算重，忙又轉過頭去，可是，等到他們想起步追趕時，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早已掠上了官道，金旋風搶了一匹馬飛身上了馬，並轡向前，疾馳而出，追不上了！

袁能趕到了路邊，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已馳出了十來丈，袁能心中恨極，發出霹靂也似一聲大喝，叫聲：「金旋風，看你能不能逃出我的天羅地網！」

袁能的武功之高眞是非同凡響，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已隔得他那麼遠，而且蹄聲急驟，但是袁能所叫的那句話，還是聽得清清楚楚！

金旋風發出了「哈哈」一笑，算是回答，催着馬，向前疾馳了出去。

他和楊劍鳴一口氣馳出了七八里，眼看後面已沒有人追上來了，前面炊烟起處，已是一個鎮甸，他們一起勒住了馬。

金旋風一勒定了馬，便道：「多謝你替我解了圍，現在我們該分手了！」

楊劍鳴呆了一呆，道：「那兩人在我背後偷襲，分明是你救了我！」

金旋風却像是全然不記得有這事一樣，道：「是麼？有這樣的事？」

他一面說，一面打量着楊劍鳴的坐騎，忽然「哈哈」一笑，道：「小朋友，你甚麼時候搭上這小姑娘了，飛劍七鳳可不易惹啊！」

楊劍鳴性高氣傲，若不是金旋風於這時，忽然提起飛劍七鳳來，他可能也會和金旋風分手了！但金旋風一提起了飛劍七鳳，楊劍鳴的臉色一沉，道：「金旋風，你在替賈似道傳遞暗通金人的密函？」

金旋風瀟灑脫俗，若是換了旁人，一聽得有人那樣問，一定要否認不迭了，但是金旋風却是淡然一笑道：「是麼？」

楊劍鳴的神色變得更嚴肅，道：「我與你在小鎮相會，不幸被人當成了你的同黨，你將那密函交出來給我！」

金旋風望着楊劍鳴，笑道：「剛才和你動手的那幫人是甚麼人，你可知道？」

楊劍鳴一怔，道：「不知道。」

金旋風緩緩地道：「那一上來，自你背後偷襲的，是豫南雙劍妖，和我動手的，是青蓮幫主，後來將你逼得手忙腳亂的，一個是巫山牛肝馬肺峽的人妖婁乾，另一個是鐵彈銀掌曲大豐！」

這幾個人，一連串地自金旋風的口中說了出來，楊劍鳴在馬背上呆呆地坐着，作聲不得。

這些人的名字，他如果早知道了，可能根本沒有勇氣與他們動手！

因為這幾個人即使是初在江湖上走動的楊劍鳴，也已經知道，那是黑道上的一流高手！

他呆了半晌才道：「那青蓮幫主袁能，不是……被賈似道以重金聘了去麼？」

金旋風道：「正是，這事天下皆知，現在你總該知道，那封密函絕不會在我身上的了。」

楊劍鳴呆了一呆，臉上也略略一紅，年輕人易於衝動，但是也有一份好處，那便是坦誠，他立時道：「是我弄錯了，我們就此別過！」

他站了起來向那匹馬兒走去，可是他才走了一半，就聽得金旋風道：「別走，你上次不是曾說過，要和我做朋友麼？」

楊劍鳴表示和金旋風做朋

友，却被金旋風一口拒絕，這件事在楊劍鳴而言引爲奇恥大辱，這時金旋風忽然又提了起來，楊劍鳴的臉上不禁一陣火熱辣地發燙，他立時擺出了一副傲然的神態來，道：「以前的事何必再提？」

金旋風微笑着，道：「我在小鎮上，打發了那三個傢伙之後，便知道一定有麻煩上身，知道你和我在一起，絕無好處，是以才那麼說的！」

楊劍鳴一聽，略呆了一呆，他幾乎要脫口說出「原來是這樣」那句話來！

但是，他却緊抿着嘴，一言不發。

金旋風又道：「現在，你已經惹了麻煩上身，我倒不放心你獨自上路了！」

楊劍鳴剛才聽得金旋風如此說，心中的怒意已然消了一半，可是接下來的，那幾句話，却又令得他傲意陡生，只聽得他一聲冷笑道：「多謝你的好意，是我自己惹來的麻煩，我自己會處理。」

金旋風皺着眉，道：「你殺了豫南雙劍妖，他們可絕不會放過你！」

楊劍鳴的心頭上，也感到了一股寒意，那正是他心中有了怯意的表示。

然而，他却絕不願在金旋風的面前，表示出他心怯來，他又傲然一笑，道：「我看你惹的麻煩，比我更大，還是先照顧你自己的好！」

金旋風仍然皺着眉，看他的神情像是想說甚麼，但是却又未曾說出口來，而就在此際，楊劍鳴早已飛身上馬，抖韁疾馳了開去！

金旋風沒有追趕，他眼看楊劍鳴馳出了那鎮子，天色也漸漸黑了下來，他一轉身，伸掌在那馬兒身上拍了一下，那馬兒一聲長嘶，向前直奔了出去，金旋風身形一縱，上了路旁的一株大樹，揀了一枝粗大的橫枝，以臂作枕，斜斜地躺了下來。

天色越來越黑，想趁天黑之前，趕到前面鎮上投宿的人十分擠擁。

人聲喧嘩，馬蹄聲不斷，但是金旋風在樹上，怡然閉上雙目已經睡着了。

金旋風並未曾注意路上的行人，他自然也未曾看到，在天色全黑之前，飛劍七鳳策着馬，疾馳了過去。七個美貌的少女衣着艷麗，一身勁裝，策馬疾馳，自然引得不少人全向她們望來。

但是她們七人却像是整條路上，只有她們七個人一樣，連望也不向兩旁望一眼，就疾馳而過。

在她們越過了一輛看來十分殘舊的馬車之後，那馬車車廂的門打開了幾寸，有一個人探頭向外略看了一眼，立即又縮回頭去，那人生得獐頭鼠目，可是他在探頭出來的時候，頭上所戴的那一頂帽子上，却佩着一塊翠綠的碧玉。

在他縮回頭去之後，只聽得車廂中傳出了他的聲音，道：「趕車的，快趕到前面鎮上去！」

那趕車的「得」一聲，別看那輛車舊，但是拉車的馬却是極其神駿，經趕車的一催，立時撒開四蹄，向前疾馳，緊緊尾隨在飛劍七鳳之後。

這一切，金旋風並沒有看到，他只是斜倚在樹上養神，朦朦朧朧地眞的睡了一覺。

直到月亮升了上來，天色全黑了，路上也變得靜蕩蕩地，他才睜開眼坐了起來。

他一坐起之後望着那鎮甸，像是在等着甚麼。過了不多久，只見一個人挑着擔子，扁擔「吱格」，「吱格」直響走了過來。

金旋風身形一縱，當那人來到近前之際，自樹上跳到地下來。那人也連忙站定了身子，沉聲道：「金大爺，你等了好久了？」

金旋風道：「前面鎮上，有甚麼動靜？」

那人道：「有一個小伙子，還有七個女娃子和幾撥鏢局中人。」

金旋風點點頭，道：「還有甚麼可疑的人物？」

那人道：「有一輛馬車，車舊得很，但是拉車的馬，却瞞不過行家的眼睛，是一匹眞正的好馬，車上是一個行商模樣的人。」

金旋風道：「趕車的呢？」

那人呆了一呆，道：「這倒未曾留意！」

金旋風像是十分不滿，他道：「你替我打聽消息，也不是第一遭了，怎地如此粗心大意？」

那人現出慚愧的神色來，道：「這……這遭我眞是忽略了。」

金旋風道：「這人在何處投宿？」

那人道：「他緊隨那七個女娃子，在義遠客棧之中，好像是衝着那七個女娃兒來的。」

金旋風點點頭，道：「行了，你管自回去，別惹事生非，見了我也裝不認識！」

那人答應着又挑起擔子，健步如飛，一直回鎮上去了。

金旋風在樹下呆立了半晌，喃喃自語道：「袁能自己沒有來，奇怪！」

他說着騎上馬，緩緩向前走去。

鎮上，華燈初上，滿鎮都是人，街邊舖子，攤子的吆喝聲，吵得人心煩。宋、金交兵，那時恰好是一個間歇時段，久經戰亂的人，個個好像是過得一天算一天，是以令得鎮上，份外繁華熱鬧。

金旋風走進了鎮來，直來到了義遠客棧的門前，義遠客棧的門前是一大片空地，這時，正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攤子，行人如鯽。

金旋風向前走着，踏進了義遠客棧的大門，經過了一個大院子，便是客棧的店堂。

店堂中陳設華麗，坐滿了食客，店小二滿頭大汗，揮着汗穿來插去，金旋風到了角落處，才找到一副座頭坐了下來。

店小二實在太忙了，也沒有看到他，金旋風坐下之後，側頭望着窗外，窗外院子的那頭恰好是馬厩，他看到馬厩中有六匹馬拴在一起，那六匹馬，馬鞍兩旁都綉着鳳兒。

金旋風笑了一笑，見那飛劍七鳳的馬兒只有六匹，另一匹自然是被楊劍鳴騎走了。

楊劍鳴何以會騎走了飛劍七鳳之首的馬兒，金旋風並不知其詳，但是他却可以肯定，楊劍鳴惹下的麻煩中，這匹馬兒必然也是麻煩之一。金旋風轉過頭來，就看到飛劍七鳳一起自客房內走了出來。

她們七人一現身，店堂之中，幾乎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她們的身上，金旋風也和別人一樣，打量着她們。如果這時，金旋風不是打量着她們，而仍然望着窗外的話，那麼，他就可以看到，有一個人迅速地來到馬厩後面，一揚手，飛出一塊石子，打熄了馬厩的燈火，當一個馬伕嘟嚕着去點燈時，那人身形一閃，閃到了飛劍七鳳的那幾匹馬身邊，那幾匹馬立時現得十分不安，可是那黑影的動作十分快，

他一來到了馬身邊，伸手在其中一匹的鞍子上，略摸了一摸，轉了身，接着就退了開去。

所以，當金旋風聽到馬嘶聲，轉過頭去看時，只看到其中的幾匹馬正在踢着蹄，並沒有看到有人曾接近過馬羣。

飛劍七鳳旁若無人，在一張大桌之旁坐了下來，丁紫鳳揚手招了伙計，大聲吩咐着，一個少女向她身邊的一個大聲道：「那小子倒走得快，追到這裏，還是見不着他，眞是便宜了他！」

那少女講話的聲音極大，一旁有幾個油頭粉臉的傢伙，一看到飛劍七鳳出來，雙眼便直勾勾地望定了她們，這時，其中一個伸長頭去，涎着臉，道：「你們在找人麼？那小子多半是負心人，不像我，有情有意！」

那人這句話一出口，與他同桌的人都哄然大笑起來，金旋風也不禁「哈哈」地一笑，他笑的乃是這出言輕薄的人要倒霉了！

只見那少女轉過頭來，笑靨迎人十分之甜，道：「噢，原來你是有情人！」

那傢伙一聽得少女居然搭了腔，更是洋洋得意，道：「自然是！」

那少女仍然笑着，道：「怎見得呢？」

那人搔着頭，道：「姑娘只要一試，就知道了！」這句話說得輕薄，笑聲更是不絕。

那少女道：「好的，我試一試！」

她話才一出口，手腕一翻，五指緊處，已抓住了那人的頭髮，將那人疾拉了過來，緊接着，她手一按，已將那人的臉，按得貼在桌面之上。

那少女一動手，另外一個少女立時站起，那人的臉被按得貼在桌面之上，殺猪也似叫了起來，可是突然之間，「颯颯」兩聲響過處，那人的叫聲突然之間停了下來。

原來站起來的那個少女，手一抖，兩柄雪亮的利劍，已然插在桌上。

那兩柄利劍，交叉插在桌上，恰好卡住了那人的脖子，鋒利的劍鋒，正貼着那人的頸項，在這的情形下，他如何還叫得出來？

和那人同桌的幾個紈袴子弟，一看到這等情形也不禁呆了，只見圍着桌子而坐的飛劍七鳳，像是根本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一樣，仍然大聲叫道：「小二，揀好吃的東西，多拿點來！」

看到了那七個少女如此談笑自若，店堂中的人也盡皆呆了，那被兩柄利劍卡住了脖子的傢伙，原是口舌招尤，誰也不會同情他，也沒有人替他出頭，與那傢伙同桌的那些人一個接一個溜之大吉，害得那傢伙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忍不住開口哀求起來。

可是他不出聲還好，只要一開口，那幾個少女，不是酒便是茶，兜臉向他潑了過去，一面還樂得「咯咯」笑個不停。

金旋風坐在角落處，看到了這等情形，中不禁好笑，暗忖：湖上都說飛劍七鳳難惹，看來果然不錯，自己若是遇到了她們，還是遠遠避開的好，她們一動手就是七個，人多勢衆，總佔些便宜。

再說，就算鬥贏了她們，她們只是七個女娃子，又有甚麼光采？若是輸了，那更見不得人了！

碧玉蛇包藏禍心

似，搬上了飛劍七鳳所坐的桌子，七個少女，一面高談闊論，一面吃喝，竟將那傢伙一直釘在桌子之上，那傢伙狼狽得眞是難以形容。

金旋風吃飽喝足，本來已想站起來，再到店內去查看一下，可是他將要站起來之際，突然看到一個瘦削身形的漢子走了進來。

那漢子的一身打扮並不起眼，可是頭上戴着一頂帽子，帽子上佩玉的那地方，却用一小塊黑布遮着，看他的模樣，正是金旋風手下形容的那人。

金旋風到義遠客棧來，爲的就是要找這個人，因爲這人帽上的一塊碧玉乃是他的標誌，其人在黑道上大大有名，突然在這條道上出現，行藏又如此隱秘，自然有不可告人之事。而今金旋風看到他以一小塊黑布，遮住了帽上的碧玉，更可知他要出花樣了。

是以，他仍然坐着不動，還略略偏過了頭，暗中留意那人的動靜。

只見那人走進來之後，略停了一停，忽然向飛劍七鳳望來，滿臉皆是驚喜之色，指着丁紫鳳張大了口，却又講不出話來。

飛劍七鳳七個人全是七竅玲瓏心，她們一面雖然在吃喝，但是周圍發生的事却是無所不知，那人才一伸手指向丁紫鳳，她們便一齊停下了筷，向那人望了過來，那人直到七人全向他望了過來，才叫道：「哎呀，這不是小紫鳳兒麼？」

他將丁紫鳳的名字，叫得那麼親熱，倒令得飛劍七鳳盡皆一怔，丁紫鳳秀眉微蹙，道：「閣下是誰？」

那人滿臉笑容，走了過來，道：「紫鳳姑娘，你怎麼不認得我了？老爺在世之日，我是老爺的長隨，後來老爺不幸謝世，我也走了，那時你還不會講話，不想現在，長得這麼大了！」

那人一面說着，金旋風在一角聽着，口中的一口酒幾乎噴了出來。

金旋風心中好笑的是，那人只顧和丁紫鳳攀交情，話中有老大的漏洞却不自知，丁紫鳳若是聰明，立時可以揭穿他的胡言亂語！果然，他話才一住口，丁紫鳳已一聲冷笑，道：「原來我們有這麼多年不見了，却不知道如何你能一見就可以認得出我來？」

金旋風心中暗叫了一聲好，心忖：這可看你如何回答了！只聽得那人一笑，道：「紫鳳姑娘，你雖然長大了，可是輪廓却沒有變，一樣那麼逗人喜歡，再說你頰邊那兩顆紅痣，却是從小就有的。」那人又道：「飛劍七鳳，以你爲首，我也早聽人說過的，自然一認就認出來！」

金旋風在一旁，聽得那人這樣說，心中大是嘆服，心想：此人果然老奸巨猾，敢情他第一番話中的漏洞，乃是故意安排的，好等丁紫鳳揭穿他，他再用早就準備好的一番話來解釋，在那一番話中，十句有八句是恭維話，丁紫鳳雖然聰明，畢竟年紀輕，如何是他的對手？

果然，他這番話講完，丁紫鳳便嫣然一笑，顯是覺得對方的話十分受用，她道：「可是，我却記不得你叫甚麼名字了！」

那人走向前來，道：「我叫佘碧玉，紫鳳姑娘，遇到了你，我可以說遇到救星了！」

丁紫鳳雙眉一揚道：「怎麼，有人欺負你？」

那自稱佘碧玉的中年人却長嘆了一聲，金旋風心中暗罵：老奸巨猾。他早已知道那中年人正是黑道中出了名的奸猾之人，外號便叫着碧玉蛇，如今將碧玉蛇三字顚倒過來讀，化名爲佘碧

玉，却不知道他心中是在打甚麼主意？

只聽得他長嘆了一聲之後，道：「紫鳳姑娘，你有所不知，我設了一家小鏢局，借着我曾跟隨過令尊的名頭，倒也一直相安無事，怎知近半年來，接連三次遭劫，我走投無路，只差抹脖子了！」

丁紫鳳雙眉一揚，其餘六個少女也義形於色，齊聲道：「劫鏢的是誰？」

金旋風在一旁又暗罵：這條毒蛇，不知又想害甚麼人了！

只聽得碧玉蛇道：「唉，這人不說也罷，要是說了，反倒累了七位。」

丁紫鳳伸手一掌拍在桌上。

丁紫鳳這一掌，本是爲碧玉蛇打不平的，可是一掌拍了下去，却苦了脖子被卡在桌上的傢伙，一碗鯉魚湯直翻了起來，恰好淋在那傢伙的頭上，那傢伙吃不住燙，「哇呀！」怪叫了起來，丁紫鳳忍不住一笑，略一揮手，那個少女一抖手，「唰唰」兩道劍光過處，兩柄短劍已揚了起來，那傢伙直起了身子，只是發着抖，還不敢就走。

那傢伙聽到了丁紫鳳的一喝，才抱頭鼠竄而去，碧玉蛇仍在唉聲嘆氣，丁紫鳳道：「佘大叔，是誰劫了你的鏢，你只管說，我們替你出頭！」

碧玉蛇道：「這人武功極高……」

丁紫鳳嗔道：「叫你說，你就說！」

碧玉蛇連聲答應着，道：「是金旋風！」

這「金旋風」三個字一出了口，在一旁的金旋風，幾乎直跳了起來！

本來金旋風在一旁，看碧玉蛇裝模作樣，心中還只覺得好笑，完全是一副隔岸觀火的優閒心情，却是再也未曾料到，突然之間，火燒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他心中又驚又怒，但是却沉住了氣，只聽得「哼」地一聲，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他，我們也正要找他哩！」

碧玉蛇壓低了聲音，道：「聽說他正在這條道上，我們講話得小心些！」

丁紫鳳怒道：「胡說，金旋風是甚麼東西！」

金旋風聽到這裏，想不出聲也不行了，他自然知道惹上了飛劍七鳳極是麻煩，但如果不趁碧玉蛇在此，將事情弄明白了，只怕更是麻煩。

是以，他應聲站了起來，朗聲道：「金某人本就不是東西，是人！」

金旋風在突然之間出聲，令得所有的人一起向他望了過來，飛劍七鳳更是霍然起立，剎那之間在她們七人的臉上，都罩上了一重煞氣。

金旋風則立時大踏步向前走過去，他一向前走，飛劍七鳳身形已散了開來，剎那之間，「砰砰」連聲，已推翻了幾張桌子，齊叱道：「各位讓開些！」

她們行動迅捷，嚇得一衆食客紛紛走避，金旋風仍向前走來，七鳳身形散開，已將他圍住，碧玉蛇身子一縮，正待離開，金旋風伸手指住了碧玉蛇，喝道：「碧玉蛇，放了火，就想溜麼？」

碧玉蛇忙叫道：「紫鳳姑娘！」

金旋風冷冷地道：「丁姑娘，你可知道這個人是甚麼人？」

飛劍七鳳在江湖上走動，大名鼎鼎的黑道高手，碧玉蛇的名頭自然是聽到過的，剛才金旋風一叫，她們已經一怔，這時一個少女道：「他是碧玉蛇？」

碧玉蛇叫起屈來，道：「姑娘莫聽他亂說！」

金旋風胸有成竹，道：「你們叫他將帽上那一小幅黑布揭下來瞧瞧！」

一個少女道：「是啊，碧玉蛇的帽上，綴有一塊碧玉，人所皆知！」

碧玉蛇嘆了一聲，道：「丁老爺，自你謝世之後，我佩了這塊黑布悼念，直至今日，不料却要被人逼得除了下來，你在天之靈，莫怪我不敬！」

他口中的「丁老爺」，自然是指丁紫鳳的父親而言，是以丁紫鳳的雙眉首先緊蹙。

碧玉蛇的話才一講完，一伸手，已將那幅黑布除了下來。金旋風在那一剎間，心中還在得意望着碧玉蛇，暗忖：等你原形畢露之後，看你有甚麼辦法可以脫身，到時，他只消再加幾句話，饒是碧玉蛇再滑溜，也夠麻煩的了！

就在金旋風那樣想着的時候，碧玉蛇已將帽上的那一小幅黑布除了下來，一剎那間幾個人的眼光，全都集中在碧玉蛇的那頂帽上！

而金旋風一向他那頂帽子看去，心中便陡地一怔，因爲他的帽上，並沒有綴着那塊碧玉！非但沒有那塊碧玉，簡直連曾在帽上綴過碧玉的痕跡也沒有！

金旋風陡地一震，在電光石火之間，他已經知道：自己上當了！

金旋風的反應快到了極點，當他一想到自己已經上當之際，他的身形立時向後一縮，已準備趁機離去。可是他的動作快，飛劍七鳳的動作却也絕不慢，他的身子才縮了一縮，就聽得飛劍七鳳齊聲嬌叱，立時有三名少女身形展動，到了他的身後。

金旋風陡地一呆間，七鳳早已散了開來，已將金旋風圍在中心！

金旋風一看這等情形，心中暗叫了一聲「糟糕」，他倒並不是害怕，而是知道，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要想立時溜走是辦不到的了！

既然無法溜走，他反倒定下神來，他迅疾無比地將事情想了一想，眼前那人分明是碧玉蛇，但是他的帽上，却並未佩着那一塊碧玉，自然是早有準備的，可知他一走進店堂來的時候，就知道有人會認識他，他是早知自己在這裏的！

金旋風一想到這裏，不禁苦笑了一下，暗忖：這碧玉蛇果然名不虛傳，滑溜得緊，連自己也不免上了他的大當，飛劍七鳳自然更要被他捉弄了！

金旋風「哈哈」一笑，道：「碧玉蛇，你果然好手段得緊！」

碧玉蛇却作出一副委屈的樣子來，道：「閣下一定弄錯了，我姓佘，是丁姑娘家的舊人！」

金旋風還想說甚麼，可是丁紫鳳已然疾聲叱道：「金旋風，你交兩件東西出來！」

金旋風笑着道：「那兩件？」

丁紫鳳道：「佘朋友的鏢，賈似道的密函！」

金旋風這時實在還想笑，可是看到飛劍七鳳殺氣騰騰，那種認眞的神態，想笑也笑不出來，他只好嘆了一口氣，道：「要命一條，那兩件東西，我一樣也沒有，你們聽我說……」

金旋風的話才講到這裏，只聽得丁紫鳳又是一聲嬌叱，隨着她那一聲嬌叱，只聽得「唰唰唰」三下響，已有三股綢帶，連着利劍，向金旋風疾刺了過來。

金旋風剛才一上來就想溜，只是不願和飛劍七鳳動手，並不是怕了她們，這時，飛劍七鳳中已有三人出了手。

金旋風一側身，順手抓起了那件金色的披風來。身子一轉，陡地拔起到了桌上。

他一到了桌上，飛脚便踢，踢向桌上的筷子筒。只聽得「嘩啦啦」的響，一筒竹筷子被他踢得四下飛散，各自帶着「嗤嗤」聲響如同暗器一樣。

飛劍七鳳一見金旋風上了桌子，本來就待疾湧過去的，但筷子四下飛來，却將她們逼得後退了一步。金旋風大喝一聲，道：「你們年輕易上人當，我失陪了！」

他話出口人便拔起，拔到了半空之中，伸手抓住了樑頭，身子立時蕩起。

在刹那間又有幾柄利劍向他刺了過來，但是金旋風的身形實在太快，一個錯身間，幾柄利劍一起刺了個空。

而也就在那一刹間，金旋風的身子已經穿窗而出，他穿出的窗子，正是他剛才所坐的那桌子之旁的窗子。一穿了出去，身子翻起，已上了馬廐。緊接着，由馬廐的屋頂躍到了店堂的屋面上，又飛躍而過，躍過了院子，在屋頂上伏了下來。

金旋風伏在屋頂上，只聽得店堂中一陣混亂，夾雜着飛劍七鳳的嬌叱聲，顯是飛劍七鳳向着馬廐方面追去了，有不少人自店堂中退了出來，碧玉蛇也在其中。

碧玉蛇退到了院子中，靠牆而立，仍然望着店堂之中，臉上現出了幸災樂禍的神色來。

金旋風看在眼裏暗暗咬了咬牙，心忖：你這條蛇兒也算得滑溜了。可是我不笨，好歹要叫你吃一點苦頭，才叫你知道遇到的是甚麼人！

碧玉蛇站了極短的時間，就轉過身向內走了進去。金旋風一縱身，自屋頂之上躍了下來。他身形輕靈，落地之間了無聲息。一落地，身子一個起伏，便到了離碧玉蛇的身後不到丈許處。

碧玉蛇看來並未發覺，只是向前走着。金旋風跟在他的身後，不一會，便見碧玉蛇來到一扇門前輕輕叩了兩下。

在房門內，有人傳出聲音來道：「誰？」

那聲音十分粗暴，一聽便聽出，正是青蓮幫幫主袁能的聲音。

金旋風這時將身子一閃，閃到了屋角之後，躲了起來，一面用心注視着前面的情形，一面心中不禁在埋怨自己的那個手下，實在太不中用了，連袁能那樣的大人物來到了鎮上也不知道。

只聽得碧玉蛇道：「是我，袁大哥請開門。」

碧玉蛇的話才出口，就聽得門內有拔落門栓的聲音，接着，「吱呀」一聲門打了開來。

開門的却不是袁能，是一個臉孔狹長的漢子。碧玉蛇一側身，就走了進去，門也立即關上。

然而，就在門一開一關的一刹那之間，金旋風却已看到，在那房間中人影綽綽，至少有七八個人在。

門才一關上，金旋風身形便向前滑了過去，到了那間房間的窗前，身形拔起，到了屋頂上再一個倒掛，就倒垂了在屋簷之上，伸手在口中點了唾沫，將窗子濡濕，點了一個小孔向內張望。

只見那房中或坐或立有着八九個人之多，袁幫主坐在其中，碧玉蛇正在他的身前，指手劃脚，講得十分起勁，只聽得他道：「袁大哥，一切皆已弄妥了。」

袁能道：「那密函呢？」

碧玉蛇笑道：「那密函，我放在一處妥當的地方，再也不會被人找到。而且，還有人代我們送將出去，眞是一舉兩得！」

在袁能身邊有一個人道：「碧玉蛇，你眞是滑溜，你將密函放在甚麼地方了？」

這時，在窗外倒掛着偷窺的金旋風，心中也不禁起疑，碧玉蛇這傢伙將密函放在甚麼地方去了？

碧玉蛇嘻嘻地道：「我將丞相的密函，放在飛劍七鳳中一人坐騎的鞍旁綉囊之中了！」

大局爲重忍怒氣

碧玉蛇這句話一出，屋內、屋外的人全都吃了一驚，袁能皺着眉，道：「這……有點不大妥當吧！飛劍七鳳正與我們爲敵！」

碧玉蛇道：「正是她們與我們爲敵，是以她們一定要追蹤北上，直抵金國境界，她們再也想不到要找的密函，就在她們自己那裏，旁人也絕不會疑心她們，這眞是最安全不過了！」

袁能沉吟道：「你說得倒不錯，但是密函在她們手中，終究不是辦法，如何取得回來？」

碧玉蛇道：「那太簡單了，一到了金國境內，還不是咱們的世界，若是連七個女娃兒也對付不了，那豈不是不必走江湖了！」

屋內各人聽得碧玉蛇那樣說法，盡皆笑了起來，又有一人問道：「蛇兒，金旋風怎麼了？」

碧玉蛇「哈哈」大笑了起來，道：「被我略施小計，飛劍七鳳已經釘上了金旋風，必不肯放過他，由得他去惹多少痲煩吧！」

屋內衆人又一起轟笑了起來，金旋風在窗外聽得無名火起，手揚了起來一掌就待向窗上拍去。

在那一刹間，他是想一掌將窗子拍碎，突然現身，去鬧他一鬧，出出心頭惡氣的。

可是他那一掌才拍到了一半，心頭便陡地一震。

金旋風那一掌拍下去的勢子，也在半途之中，硬生生地收住。

原來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刹，他想到自己剛才，已聽到了一個極其重大的秘密，那封密函，碧玉蛇將之放在飛劍七鳳之一馬鞍旁的綉囊之中了。

這個消息極其重要，江湖上那麼多人，爲了阻截這封密函正在紛紛出動，而袁能事先又散佈謊言，說密函在自己身上，以後替自己惹來了不少痲煩，若是自己追上了飛劍七鳳，將密函取到手，將密函的內容大白於天下，那麼，賈似道的賣國陰謀，便再也難以隱瞞。袁能、碧玉蛇之流也徹底失敗了！

這樣一比較，只是衝進去大鬧一場，未免是便宜了他們這干人！

金旋風在陡然之間想到了這一點，他身子輕輕向上一翻，又翻上了屋頂。緊接着，便自屋頂之上，輕輕滑了下來，直撲向馬廐。

可是，當他來到馬廐之時，却見飛劍七鳳的幾匹馬兒已然不知去向了，連他的馬也不見了。

金旋風一呆，恰好一個馬伕，自馬廐中走了出來，他一轉身道：「這幾匹馬兒，往哪裏去了？」

那馬伕道：「那幾位姑娘取去了。」

金旋風不再躭擱，直奔出了店外，只見街道上靜蕩蕩地。金旋風忙又轉身向掌櫃的的問道：「

這幾個小姑娘向何處去了?」

掌櫃的却是一片好心,道:「客官,那幾個娘兒,難惹得很,我看你……」

金旋風急道:「少說話,我問你,她們向那裏去了!」

掌櫃的嚇了一跳,忙道:「向北!向北!」

金旋風身形掠起,便向前奔了出去,轉眼之間便出了小鎮。

可是,由小鎮直通向北的一條大道上,却也是不見人影,想是飛劍七鳳已然馳遠,若是沒有牲口,只怕追她們不上了!

金旋風站定了身子,心中不禁苦笑。暗忖:剛才爲了不讓飛劍七鳳發現,躲東藏西,現在却顚倒起來,要找她們,反倒找不到了。

他知道飛劍七鳳,一定向北走,或許她們正在追趕自己,以爲那密函是在自己的身上。

現在最主要的,自然是找一匹牲口,才能追上她們,金旋風想到這裏,忽然笑了起來。他已知道了碧玉蛇和袁能的秘密,在這件事上,可以說已穩操勝券了,何必急在一時?

他要找一匹牲口並不是難事,就在這鎮上,他就有一個手下在。

金旋風想到了這裏,轉身又奔回鎮上去。他奔進了一條小巷子,在一扇門前站定,接連輕拍了三下。可是他在拍了三下門之後,等了片刻,門內却一點反應也沒有。金旋風不禁呆了一呆,他拍門的聲音雖然輕,但是巷子中十分靜,屋中的人沒有聽不到之理的!

他揚了揚眉又拍了三下。這一次,他只等了極短的時間,仍然聽不到門內有甚麼聲響,他身形立時向上拔了起來,翻過了圍牆。

牆內是一個小小的院子,金旋風一翻過小牆,到了院子之中,心頭便是陡地一凜,知道一定出了事了!那院子中種着幾畦蘭花,可是此際月色之下,看得分明,那是有不知多少人,在花畦上踐踏過!

金旋風陡地一怔,沉聲道:「陳小三!陳小三!」

他一面叫,一哥迅速地向前掠去,一伸手推開了門,屋中黑沉沉地,他才一進門,甚麼也看不到,可是縱使是在濃黑之中,他也可以感到,一股異樣的血腥味已撲鼻而來。

金旋風立時靠牆而立,屛住了氣息,當他肯定屋中並沒有人之後,他才取出了火摺子來,一晃着了火,屋中火光一閃,他已看到了陳小三。

陳小三仍然穿着那套趕到鎮外來,與金旋風相會時的衣服,甚至竹笠也仍然掛在背上,他人伏在桌上,在他的後頸有一個老大的傷口!

金旋風以火摺子點着了桌上的油燈,棄了火摺子,伸手在陳小三頸際的傷口上,輕輕撫了一下。

那傷口是如此之大,陳小三早已死了,他非但已經死了,傷口附近的血也已凝成了可怖的黑褐色的血塊。看來,他是在和金旋風相會之後,一回到家中,便遭人殺害的。

屋中的陳設一點也沒有亂。陳小三的武功雖然平常,但也決不致於在被害之前絕不還手,他一定是才一進屋來,就已經有人伏在屋中,陡然出手將他害死,從他頸際的傷口來看,那一定是一柄薄刃厚背的大砍刀,一刀就結果了陳小三的性命!

金旋風木然站着,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毫無疑問,他立即可以知道那是袁能、碧玉蛇他們幹的好事!看來,陳小三和自己相會,也早在他們的監視之下,自己一進鎮他們就知道了。

在油燈的照映之下,金旋風的臉上,現出極其憤恨的神色來,然而轉眼之間他那種憤恨的神色,就變成一股冷峻的冷笑。

* * *

他,金旋風在江湖上走動以來,可以說還未曾栽過那麼大的觔斗!

他又吸了一口氣,輕輕將陳小三的眼皮撫上,一轉身出了屋子,不一會他又在大街上了。

大街上仍然很熱鬧,金旋風大踏步向前走着,走向客店,當他快來到客店門口的時候,楊劍鳴正好牽着馬,自對街走了過來。

楊劍鳴看到了金旋風,立時側過頭去。可是金旋風根本沒有見到他,大踏步走進了客店之中。

楊劍鳴略呆了一呆,牽着馬也向客店走去。他將馬拴在客店門口,走進了店堂。

當他走進店堂之際,金旋風已經穿出了店堂,只聽得席中有人指着金旋風的背影,道:「這人本領好大,剛才那七個小姑娘,兇神惡煞地去追他,看他,現在又沒事人一樣回來了!」

一聽得「七個小姑娘」,楊劍鳴又略呆了一呆,但是他還是向前走去。

楊劍鳴在鎮外和金旋風分手,他本無意再和金旋風在一起的了。

然而此際,他看到金旋風神色有異,直闖客店,他心知一定有甚麼極重大的事發生了。他自然而然地跟了過來。他對金旋風的心情實在十分複雜,連他自己也難以剖析得明白。

他對金旋風有欽佩、有羨慕,也有感激,可是,他却又絕不能忍受金旋風的高傲。因爲他自己也是一個高傲的人。金旋風曾救過他一次,他不願領這個情,這時他看出金旋風也像是有事,他願意幫助金旋風,還了他的人情。那麼,再和金旋風在一起時,雙方就平等了!

楊劍鳴一面想,一面仍向前走去,他看到金旋風來到了一個院子中,那院子有不少人在乘涼。金旋風一走進院子,便大聲道:「各位回房去,這裏有事,聽到有廝鬥的聲響,切莫出來!」

金旋風在院子中一站,氣勢已是懾人,再加上他一開口,聲沉力雄,每一個字直鑽入人耳中,那些人立時紛紛避了開去。

楊劍鳴看見這情形,分明是金旋風有心來找人麻煩來了,他身形一閃,閃到了一座假山石之後,躲了起來。

只見片刻之間,院子中人已經走得乾乾淨淨,金旋風伸手向一個窗口一指道:「袁能,你還不出來,躲着做縮頭烏龜麼?」

楊劍鳴一聽得金旋風是找袁能的,不禁心中又好生佩服。

因爲上次,他遇到金旋風的時候,金旋風正在以寡敵衆,對付袁能和他的手下,弄得十分狼狽,可是這時,他却又找上了門來!

只聽得那窗中,傳來了一下冷笑聲道:「金旋風,上次給你走得僥倖,你還要來自討苦吃麼?」

那聲音聽來濃濁不清,正是袁能的聲音。

金旋風一聲冷笑,一俯身,人已打橫搶出了兩步,手一探,抓起了一大塊石來,一振手臂,那那塊大石,「呼」地一聲,向着窗子直飛了進去。

也就在那塊大石,飛到了窗子近前,眼看要將窗子砸得稀爛之際,只見兩扇窗子,突然推了開來,人影一閃,一個人手揮銅鎚,越窗而出。

那人的來勢眞快,才一出了窗外,手中的銅鎚揚起,「叭」地一聲響,正砸在那塊大石之上。那塊大石砸成了粉碎,碎石四下飛濺。

可是,他的動作快,金旋風的動作更快。就在他一鎚砸向大石之際,金旋風的身子已向前疾掠了過去。窗中有人喝道:「大哥小心!」

隨着那一聲陡喝,一柄長劍,突然自窗中刺出。金旋風身子一閃,手伸處,却已抓住了那使長劍的人的手腕,緊接着,手臂向下一沉,長劍向上一翹,只聽得那使鎚的一聲慘叫,長劍已刺進了他的小腹之中。

而就在那一剎間,金旋風的身子倏然後退。他手仍抓住那使長劍的人的手腕之上。是以他一退間,只聽得一聲怪叫,那使長劍的人,已被他自窗口之中,硬生生地拖了出來。

金旋風手臂順勢一揮,五指鬆開,那人怪叫着,身不由主,「砰」地一聲,撞在牆上又跌了下來。身子縮成一團,一動也不動了。

而那個使鎚砸碎了大石的人也跌了下來,兵刃也棄了,雙手掩住小腹,鮮血自他的指縫之中,不斷湧了出來,他在地上不住打滾。

金旋風也根本不理會他,只是向着窗口,冷冷地道:「是誰殺了陳小三?」

他一句話才出口,自窗口中,「颼颼颼颼」已跳出四個漢子來。

那四個漢子一出來,各挺兵刃向金旋風虛攻了一招,立時向後退去,將金旋風圍住。

緊接着,袁能和碧玉蛇兩人,也自窗中跳了出來。

金旋風冷笑道:「好,全在這裏了麼?」

袁能冷笑道:「原來你是替陳小三報仇來的!」

金旋風伸手一指碧玉蛇,道:「別人不找,我只是找他算賬!」

碧玉蛇笑嘻嘻地道:「我和你有甚麼賬可算?你還是提防飛劍七鳳的好!」

碧玉蛇一面笑着,一面向前走來,突然之間,他手一揚,只

聽得機簧響處，七枝小箭，已電射而出！

那七枝小箭自他的衣袖之中電射而出，事先當眞是一點跡象也沒有。他仍然臉上帶着笑容，竟連神色也未曾變，可說是陰毒之極！

碧玉蛇這門袖箭功夫，有名的歹毒，喚做綿裏七箭。箭雖小，但是箭鏃却極其鋒利。而且在箭鏃上有着倒刺，一被射中，若不經意一扯，必然連皮帶肉，被扯脫一大片！

但是金旋風是何等樣人物。小箭來得雖快，他手臂一振，身上的披風已然抖起了一股勁風，將七枝疾射而來的袖箭盡皆掃了開去！

躲在假山石後觀看的楊劍鳴，和金旋風相見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心裡一直存着一個疑問，那就是金旋風究竟用甚麼兵刃呢？

直到此際，他看到金旋風蕩起了披風，威力如此之猛，心中才恍然。原來那件金光閃閃的披風，就是金旋風的兵刃！

一蕩開了小箭，金旋風手臂一彎，披風捲了過來，「呼」地一聲，又向碧玉蛇劈面蕩了過去。

碧玉蛇爲人何等滑溜，袖箭才發，他已蓄定了退勢，金旋風的披風一蕩了起來，他人倏地後退，退到了窗前，一個觔斗翻進了窗去。

金旋風的披風，仍然疾蕩了過去，直逼窗前。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見窗中刀光一閃，一柄大砍刀疾砍了下來，正砍在披風之上。

那柄刀砍在披風之上，竟發出了「蓬」地一聲響來，披風並沒有損傷，但是刀的下沉之勢太猛，一刀砍下，向下一壓，「噗」地一聲響，刀砍進了窗框之中，將那件披風也壓得嵌進了木中！

金旋風一縮手，拉了一拉，未能將那件披風拉得出來。只聽得窗中，袁能和碧玉蛇兩人齊聲大笑，已躍出的四個人，刀劍齊舉攻向金旋風。

在那四人，自背後攻向金旋風之際，窗中「嗤嗤」有聲，又是七枝袖箭，電射而出。

袁能始終未曾露臉，只是在窗中，砍了一刀，壓住了金旋風的披風。

而金旋風在那一剎間，已是腹背受敵，處境狼狽到了極點！

在假山石的楊劍鳴，一見到這等情形，立時一聲大喝，身形拔起，長劍霍霍，攻向那四人的背後！

那四人正在向金旋風搶攻，忽然有人刺向他們的背後，四人立時偏開身子，也就在那一剎間，金旋風的身子向後陡地一仰。

他身子一仰間，七枝小箭射過，未曾射中他，反倒有兩枝射中了他身後四人中的兩人！

那兩人中了箭，一起怪叫了起來，金旋風趁着身子後仰之際，用力一扯，「嘩啦」一聲響。

在金旋風拉動披風的時候，將整個窗子都拉了下來。

也就在這時，袁能的那柄刀也揚了起來，緊接着，人影一閃，袁能自窗中撲了出來，一刀直砍向金旋風的面門。

金旋風在那樣的情形下，實在是萬萬避不開袁能的那一刀的，因爲他在用力一拉下，將整個窗子拉脫，雖然他披風已然在手，但是急切之間如何揚得起來，眼看刀光閃耀，袁能的大刀離他的面門只不過尺許了，楊劍鳴一面和兩個大漢動手，一面也不禁急叫了起來。

可是，就在那一剎間，突然聽得客店的房中，碧玉蛇發出了一下急呼，叫道：「袁幫主！」

隨着那一下急叫，只見袁能的手腕，突然一翻，那一刀之勢也立時偏了半尺，「唰」地一聲，刀鋒恰好貼着金旋風的臉頰掠了過去！

金旋風的武功極高，剛才被袁能攻了個措手不及，幾乎命喪袁能的刀下，袁能的刀一走偏，他身子立時向後翻了起來。

饒是他武功高强，見的大陣仗再多，等到翻起落地之後，也是臉色青白，楊劍鳴劍蕩開了和他動手的那兩人，奔到了金旋風的面前，急問道：「你，你沒事麼？」

金旋風驚魂甫定，不願久留，忙道：「快走！」

他伸手一拉楊劍鳴，兩人身形疾拔而起，在呼喝聲中，他們已上了假山，緊接着，兩人一起翻出了圍牆，直奔到了店門前，上了馬，楊劍鳴揮劍削斷了韁繩，疾馳而去！

那馬雖然負着兩個人，但那馬兒本是丁紫鳳的愛駒，是千裏挑一的良駒，一樣奔得極快，轉眼之間便奔出了五六里，楊劍鳴才勒住了馬。

金旋風翻身下了馬，直到這時，他才定下神來，吁了一口氣，道：「剛才好險！」

月色之下，金旋風看到楊劍鳴仍然是一臉關切的神色，他伸手拍了拍楊劍鳴的肩頭，道：「小兄弟，眞多虧了你，袁能自屋中撲出的那一刀，來勢之猛，如不是你，我定然屍橫當場了！」

楊劍鳴呆了一呆，道：「你弄錯了，我看到袁能向你一刀砍來時，只不過驚呼了一聲，當時我正和兩人在動手，並未出手相救。」

金旋風聽了，也是一呆，道：「怎會有那樣的事，若無人在一旁相助，袁能那一刀，萬無砍不中我之理！」

楊劍鳴道：「或另有高人在旁，並不是我！」

金旋風雙眉緊蹙道：「不會的，怎會另有人在旁，眞奇怪？」

楊劍鳴吸了一口氣，他也不去想袁能那一刀爲何忽然砍偏了過去，無論如何，在客店的院子中，他總是幫了金旋風的忙，自此再也不欠他的情，心安理得，自此可別過，不必再想着他了！

可是，當楊劍鳴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却生出了一股悵惘之感來。

金旋風武功高强，人又瀟灑，實在是他心裏的一個英雄人物。

但是楊劍鳴的自尊心，却又使他不得不走，因爲金旋風曾拒絕過他做朋友！

楊劍鳴緩緩吸了口氣道：「只要你不再去找他們麻煩，他們也一定追不上你，就此別過了！」

楊劍鳴向金旋風拱了拱手，金旋風嘆了一聲，道：「小兄弟，在那小茶館中，你要和我做朋友，我的回答，一定使你耿耿於懷了！」

楊劍鳴聽得金旋風竟然在自己面前，提起這件事來，他一昂頭，「哼」地一聲，裝出若無其事的神態來，道：「也沒有甚麼。」

金旋風笑了一下，道：「小兄弟，你有所不知，當時我已風聞袁能和他的手下，要找我的麻煩，我是特意如此說的，不想你和我在一起也惹了麻煩！我已和你說過一次，看來你不甚相信，你兩次解我圍困，現在要輪到我來問你了！」

楊劍鳴心頭「砰砰」跳了起來，他已經知道金旋風要問他的是甚麼了。

金旋風笑了一笑，但立時斂去了笑容，十分嚴肅地道：「你願意和我作朋友麼？」

不等金旋風講完，楊劍鳴立時伸出了手來，他們兩人不但握着手，而且還相互用力拍着對方的肩頭，一起笑着，楊劍鳴一生之中，可以說心中從來也沒有那麼高興過，他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金旋風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

楊劍鳴忙道：「當然，當然！」

金旋風吸了一口氣道：「既然我們是朋友了，我首先要講一個秘密給你聽聽，是關於那密函的！」

楊劍鳴道：「密函自然不在你這裏！」

金旋風笑道：「當然不在我處，但究竟在甚麼人處，只怕你做夢也想不到。」

楊劍鳴道：「誰？」

金旋風道：「飛劍七鳳之中的一個！」

楊劍鳴陡地一怔，道：「那怎麼會？這七個……女娃子雖然蠻不講理，可是她們怎會替賈似道去送密函，只怕你弄錯了！」

金旋風道：「連她們自己也不知道，是碧玉蛇偷放在她們的馬鞍旁綉囊中的。」

楊劍鳴吸了一口氣道：「好奸詐。」

金旋風壓低聲音，道：「這封密函，乃是奸相通敵的證據，我們若是得到了，送到京師忠臣的手中，奸相便再難弄權，這是我輩行俠之士，應爲之事。」

楊劍鳴道：「自然是，我們還等甚麼，還不去追飛劍七鳳？」

金旋風道：「是我，我本來已追上去，却發現了我的一個手下死了，是以才去找他們算賬的。」

楊劍鳴和金旋風兩人又一起上了馬，向前疾馳而去，轉眼之間就沒入黑暗之中了。

事關大局追七鳳

一連三天，楊劍鳴和金旋風兩人一直向北行，這時金旋風已另買了匹馬，到了第六天下午時份，已然將近到金宋交界之處，可是仍然未曾追上飛劍七鳳。下午，太陽西斜，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並轡在道上飛馳，這一帶已是少見人烟，雖然有幾個村落，但是也早經兵禍，人全已逃走

了，顯得說不出來的荒涼。

金旋風和楊劍鳴來到了一個岔口，勒住了馬，金旋風道：「再向前去，只怕已是金兵所治，飛劍七鳳何以還不見？」

楊劍鳴道：「莫非她們並未北來，是我們追錯了路，背道而馳了？」

金旋風呆了半晌說道：「她們若想得到密函，一定會向北來，我看只怕她們就是在左近了！」

楊劍鳴皺了皺眉，道：「雖說我們是來找她們的，可是一想到要和她們見面，我就不免頭痛！」

金旋風聽到楊劍鳴那樣講，不禁呵呵大笑了起來。就在他的大笑聲中，只見四匹馬，自遠處疾馳而來，揚起老高的塵土。

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本來也是在趕路的，可是他們因爲講話已勒慢了馬，這時，四匹馬疾馳而來，勢子快捷，轉眼之間便已在他們的身邊掠過。

由於馬的去勢疾快，是以一閃就過，接着蔽天的塵土蓋了下來，楊劍鳴和金旋風兩人立時側過頭去，在那一瞥之間，楊劍鳴只看到，那四騎之中，爲首一個，是一個紫膛臉皮，神威凜凜的老者。

而金旋風「咦」地一聲，道：「好啊，這四位高手也來了！」

楊劍鳴忙道：「這四個是甚麼人？」

金旋風搖着頭，道：「你眼力也太差了，第二個，腰際劍長得異常的，我看是你的師父，一劍擎天申源。」

楊劍鳴吃了一驚，忙道：「你別嚇我！」

金旋風笑道：「原來也有能你害怕之人？」

楊劍鳴苦笑道：「我師父人極嚴厲，再說，那一個徒弟不怕師父？」

金旋風笑着，道：「你又沒有做甚麼錯事，怕甚麼？」

楊劍鳴望了金旋風一眼，心中所想的話，却沒有說出來。他心中想的是：金旋風在江湖上的聲名並不太好，只是介乎邪正之間，如果師父知道自己和他成了好友，只怕便是不妙！

金旋風倒沒有注意到楊劍鳴的心中另有所想，他只是道：「那第一個是著名的開碑手易堂，後面兩個，你一定也認識的，是你師父的好友，雙刀九連環辜氏兄弟，他們一定也是爲密函而來的了！」

楊劍鳴再抬頭看去時，只見那四匹馬，早已絕塵而去，馳出大半里開外了！

金旋風道：「奇怪，他們趕得那麼急，不是已得了甚麼重要的信息，便是已和人有約在前，我們追上去看看！」

楊劍鳴遲疑道：「這個……」

金旋風揚手一掌，拍在楊劍鳴騎的那匹馬的馬股之上，道：「這個甚麼！」

那馬給金旋風一拍，向前直竄了出去，金旋風緊接着，抖韁趕了上來。

他們兩人疾馳出一里左右，只見道旁，是一個大莊院，古樹森森，但是那莊院，看來也廢棄已久，木柵東倒西歪，通向莊院的一條短短的路上，雜草叢生，然而在莊院中，却又有馬嘶聲傳了出來。

金旋風陡地勒住了馬，高興道：「他們一定在這裏了，快去！」

他們兩人撥轉馬頭，馳向前去，不一會便已衝進了莊子，只見莊中的房屋，也大都傾坍，在一個長滿了雜草的廣場上，拴着十來匹馬。

一看到那些馬，金旋風「哈

金旋風與楊劍鳴估計七鳳就在廢院裡。

哈」一笑，大聲道：「我料得不錯，飛劍七鳳然就在附近！」

原來那幾匹馬之中，有的馬是飛劍七鳳的，却是一看就可以認得出來。

楊劍鳴也跟了過來，金旋風一欠身，正待下馬，只見已傾坍了一半的大堂之中，人影連閃，七條俏生生的人影，已一起衝了出來。

那七條人影來勢極快，一個起伏便已下了石階，直來到了廣場上，刹那之間，嬌喝連聲，道：「金旋風，又是你！」

金旋風笑道：「可不是我麼！」

就在這兩人說話之間，又有四個人自大堂之中，疾步走了出來，正是開碑手易堂，一劍擎天申源，和雙刀九連環辜氏兄弟四人。

一看到師父走出來，楊劍鳴避也避不了了，連忙翻身下馬，朗聲叫道：「師父！」

一劍擎天申源在奔出來之際，臉上的神色十分嚴肅，乍一聽得「師父」那一聲叫喚，不禁呆了一呆，及至看清了是楊劍鳴時，更加驚訝，道：「咦，你怎會來？」

楊劍鳴心想自己和金旋風在一起，這件事師父遲早會知道的，倒不如一見面就說了，免得他日後追問起來，更不好解釋。

是以他笑着道：「我是和金大哥在一起，來找丁姑娘她們的！」

怎知楊劍鳴這一句話才出口，申源的臉色便陡地一沉。申源本來就十分嚴肅，這時臉色一沉，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楊劍鳴的心中，登時打了一個突，暗叫不妙。

果然只聽得厲聲喝道：「甚麼金大哥？」

楊劍鳴一見師父發怒，怔住了作聲不得，金旋風「呵呵」一笑，道：「令高足口中的金大哥，就是區區在下！」

金旋風的這句話一出口，一劍擎天申源的臉色更加難看了。

金旋風一面說，一面向前走來，他身形一動，飛劍七鳳身形展開，已將他圍住，而辜氏兄弟、易大俠等二人，也是神情緊張。

辜氏兄弟兩人互望一眼，各自向前跨出兩三步，他們兩人腰際的佩刀，刀柄之上各帶着九個黃澄澄的金環，每個徑可兩寸，一動，「叮叮」之聲不絕於耳，極其奇特。

金旋風雖然在包圍之中，但是他胸有成竹，是以絲毫不慌，又道：「在下和袁能手下的幾個人動手，令高足曾兩次解圍，是以我們成了莫逆！」

一劍擎天申源冷冷地道：「閣下是名震天下的大人物，小徒高攀不上！」

金旋風也不以爲意，只是淡然一笑，那一邊，丁紫鳳却已叫了起來，道：「申大俠，別聽他花言巧語，他和袁能根本是一丘之貉！」

這句話一自丁紫鳳的口中叫了出來，金旋風還若無其事，但是在一旁的楊劍鳴却已漲紅了臉，道：「胡說，他不是！」

申源立時向着楊劍鳴厲聲叱道：「住口！」

楊劍鳴雖然委屈，但是師父一叱責，他却也不敢言語，只是狠狠地瞪着丁紫鳳，丁紫鳳則傲然地揚着頭，一派不屑的神氣。

申源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金朋友，江湖上盡皆傳言，賈似道私通金國的一封密函在你手中，你交出來吧！」

金旋風道：「那是袁能、碧玉蛇的奸計，知我向來獨來獨往，故意如此說，好令江湖英雄將目標集中在我的身上，以利他們暗渡陳倉！」

在申源身邊的易堂「哼」地一聲，道：「這幾句話，三歲孩兒也會說！」

金旋風仍然只是淡然一笑，道：「這封密函就算造了謠言，稍有頭腦之人也決不會輕信……」

他才講到這裏，飛劍七鳳首先怒叱了起來，因爲她們全信金旋風不是好人，金旋風那樣說，分明是在繞着彎兒，罵她們沒有頭腦！

在飛劍七鳳的怒叱聲中，申源揚了揚手，道：「且聽他說下去！」

金旋風不急不徐，道：「而他們自己護送却又目標太大，必受截劫，是以他們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一路之上可以風平浪靜！」

申源略略一怔，道：「甚麼好辦法？」

金旋風道：「那辦法倒也簡單得很，他們將那封密函放在一個定然要向北來的人身邊，而這個人又絕不會引起他人的懷疑，那麼這封密函，就可以安然帶到宋金交界之處了！」

申源、易堂和辜氏兄弟四大

高手，聽了金旋風的話都呆了一呆，他們全是半生闖蕩江湖的人物，武林閱歷何等豐富，自然聽出金旋風的話，不無可信之處，是以一時之間盡皆沉吟不語。

然而飛劍七鳳却全是初出道的雛兒，再加她們對金旋風早有成見，一聽之下又紛紛喝罵起來，一個少女道：「在甚麼人處，你倒說說！」

金旋風笑哈哈地轉身來道：「就在七位處！」

丁紫鳳首先大怒，一揚手，綢帶裹着利劍已然疾揚了起來。

金旋風喝道：「那是我偷聽碧玉蛇和袁能密談的秘密，千眞萬確！」

楊劍鳴在一旁也叫道：「喂，你們找也不找一找，就想動手，講理不講？」

丁紫鳳手臂一沉，將劍收了回來，道：「好，那封密函在我們七人，何人身上？」

一劍擎天申源又向楊劍鳴瞪了一眼，臉上神色大是愠怒，楊劍鳴心知師父定然不喜歡自己幫着金旋風說話，但是他爲人正直，既然已相信了金旋風，看到飛劍七鳳動不動就要出手，自然忍不住開口。

丁紫鳳一喝，金旋風笑道：「在那一人身上，我也不知道，但是只在你們馬鞍旁的綉囊之中，那是在鎭上的時候，碧玉蛇趁你們不覺溜進馬廐放進去的，然後他再冒充是丁老爺子的舊識，前來挑撥你們和我動手！」

丁紫鳳等七人，聽得金旋風那樣說法，全都俏臉漲得通紅。

如果金旋風所說是事實的話，那麼，她們可以說是大大地丟人，而她們全都年輕臉嫩，初出道的娃兒，再加好勝心又强，是丟不起人的。

一時之間，她們七人面面相覷，丁紫鳳「哼」地一聲，道：「若是你胡言亂語，又當如何？」

金旋風仍是有把握的，他雙手一攤，道：「如果我胡說，就算我是袁能的同黨，密函就在我的身上，如何？」

飛劍七鳳之中有兩個少女嘟噜道：「你本來就是袁能的同黨！」

金旋風乃是武林中一流高手，自然不會和女娃兒鬥口，是以他只是淡然一笑，丁紫鳳和其他幾個少女已發出一聲了呼哨，她們騎的那幾匹馬兒，全是她們自小馴熟了的，是以她們一聲呼哨之下，六匹馬兒一起馳了過來，最後一匹馳到的，却是楊劍鳴騎來的那匹，那馬兒直奔到丁紫鳳的身邊，丁紫鳳拉住了轠繩，輕撫着馬鬃，一面又狠狠地瞪了楊劍鳴一眼。

楊劍鳴也一點都不客氣，也照樣瞪了丁紫鳳一眼，他們兩人雖然沒有說話，但是兩人在一瞪眼間，彷彿都已經知道了對方的心中在說些甚麼。

楊劍鳴在丁紫鳳一瞪眼之間，彷彿聽到了丁紫鳳在說：不要臉，騎了我的馬兒！

而丁紫鳳在楊劍鳴一瞪眼間，彷彿也聽到楊劍鳴是在說：不是你們蠻不講理動手，我怎會騎走了你的馬兒？

是以他們兩人，在互瞪了一眼之後，立時各自偏過了頭去。

這些情形，自然只有丁紫鳳和楊劍鳴兩人，自己心中才明白，別人根本沒有去注意他們，別人在看到馬兒奔了過來之後，注意力都集中在馬兒的身上了。

丁紫鳳在轉過頭去之後，道：「將綉囊中的東西取出來，讓金大俠過目。」

金旋風只覺得好笑，他道：「不敢當得很！」

丁紫鳳冷笑着，仍然不斷輕撫着她的愛駒，那六個少女將綉囊中的東西相繼取了出來。

突然之間，只聽得其中一個少女，陡然叫了起來，道：「這是甚麼？」

她一面叫，一面揚起了手來，在她手中的正是一隻有火漆封口的信封！

那少女一揚手，易堂、申源、辜氏兄弟和金旋風五人便一起掠了過去。

飛劍七鳳面面相覷，一時之間全都說不出話來。

易大俠一掠到那少女的近前，一伸手，便將那信封接了過來，說道：「自然就是那封密函了！」

申源忙道：「果然是在這裏！」

丁紫鳳忙道：「我們根本一點也不知道！」

金旋風回頭一看，只見丁紫鳳臉兒漲得通紅，像是立時要哭出來一樣。

他不禁笑道：「你們自然不知道，那本就是碧玉蛇的奸計。」

申源在一旁道：「易大俠，我們已得了密函，快快啓程趕回京去！」

易堂仍在翻來覆去看那信封。那信封厚厚的，顯是裏面有着不少信紙，但是信封上却一個字也沒有，而且在火漆上也沒有印信。

易堂雙眉略揚，道：「拆開來看看，奸相和金國如何私通法！」

申源沉聲道：「這不怎麼好吧！」

辜氏兄弟齊聲道：「看看又有何妨？」

金旋風道：「四位曾和京中人聯絡過了？這封密函關係重大，非同小可！」

因爲由於金旋風的指點，果然找到了密函。是以四位大俠對金旋風的態度已好得多了。但是申源始終還是十分冷淡。他道：「我們和一位忠臣已有了聯絡。他一得密函立時奏上朝廷。」

金旋風點點頭，道：「這是對付奸相的最好辦法，但我以爲事關國運，我們全是草莽中人，雖然盡力，但不應與聞。這封密函還是不要開拆的好。」

金旋風有時雖然狂野，但是他却是個極之聰明的人。這幾句話說得十分得體，本來要將信拆開來看的易堂和辜氏兄弟一聽，立時齊聲道：「說得是，趁袁能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得趕快回京去！」

易堂一面說，一面已將那封密函放在懷中。可是也就在這時，只聽得丁紫鳳突然道：「易伯伯，且慢！」

易堂呆了一呆道：「怎麼樣？」

丁紫鳳先向金旋風橫了一眼，才道：「這封密函既然是碧玉蛇的妙計，放在我們這裏的，金旋風他又如何會知道？」

金旋風皺着眉，道：「我聽到的。」

丁紫鳳冷笑一聲，道：「這樣的機密大事，事關奸相的生死，碧玉蛇又不是不知道有人想搶奪，他怎會隨便講出來？」

金旋風不禁嘆了一聲，心忖：這幾個女娃子，倒眞是纏上了人便無休無止，他也懶得再解釋，只是淡淡一笑，便向外走去。

火漆密函是白紙

金旋風本無意在這件事上求甚麼名利，他拒絕與袁能合作，又設法追回了密函，全是爲了良心上的安心，現在有四名大俠護送密函進京，那是再也不會有甚麼問題了。

以金旋風的性格而論，就算沒有丁紫鳳的咄咄逼人，他也一定會飄然退出的了。

金旋風一面向外走去，一面聽得易堂道：「紫鳳，依你說，應該怎麼樣？」

丁紫鳳則道：「我看這其中有詐！」

申源一揚眉，道：「有詐？難道你說，這封密函其中有問題？」

丁紫鳳道：「姪女大膽說一句，正是如此，只要誑得四位回京去，袁能他們不是便可以爲所欲爲，達到他們的目的了麼？」

金旋風一直在向外走去，已經走到了馬邊，他回過頭來，向楊劍鳴揚了揚手。

在他向楊劍鳴揚手之際，他看到易堂拿着那封密函，正在猶豫，同時也看到楊劍鳴望着他，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可是顯然是碍於他的師父就在旁邊，是以不敢公然走過來向金旋風道別。

金旋風揚了揚手之後，轉回頭去。

在他轉過頭去的那一刹間，他聽到了「嗤」地一聲響，他知道那是易堂撕開了密函。

金旋風的心中也不在意，身形一縱便上了馬。可是就在他剛一在馬背上坐定之際，只聽得所有的人，都發出了一下怒喝聲來。

在所有人的怒喝聲來，只有一個人是在驚呼。金旋風也聽得出發出驚呼那人，正就是楊劍鳴。

金旋風陡地一怔，立時轉過頭去，他才一轉過頭去，只見人影亂閃，十多個人一起向他撲了過來，驚得他騎的那匹馬兒，一聲長嘶人立了起來。

金旋風忙勒定了馬，飛劍七鳳、四位大俠和楊劍鳴，已然到了他的身邊，將他圍住。

金旋風在那刹間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但是那只是極短時間的事，立即地，他已經明白了，因爲他已經看到，易堂滿臉怒容，手中捏着兩張白紙，那兩張白紙上半個字也沒有！

易大俠想是怒不可遏，是以他捏着白紙的手在不由自主地發着抖，以致兩張紙，發出聲響來。

金旋風又是陡地一怔。他在一刹間也看到了楊劍鳴的神情，楊劍鳴那時臉上的神情實在是難

以形容的，一個人只有在受到了欺騙之後，臉上才會有那樣憤怒的深切自責的神情。

金旋風一生之中，雖然曾見過多少大陣仗，但是在這時他却也呆住了。剎那之間他的心中混亂到了極點。

他心中第一個想到的是：這怎麼會的呢？他明明聽到碧玉蛇對袁能說的，莫非是飛劍七鳳早已發現了密函將之換了去？

但是金旋風立時否定了這個想法，不會的。

金旋風知道不會的，飛劍七鳳雖然驕橫不講理，但是也決不是做這種事情的人！

那麼，是怎麼一回事呢？

金旋風畢竟是極其聰明的人，突然之間他明白了，他完全明白了。他抬起頭來，可是當他抬起頭來，看到圍住他的那些人的神色時，他知道他想要將這件事解釋清楚，眞是不容易的事情！

這時，每一個人都不出聲，只是冷冷地望着金旋風。金旋風先是苦笑了一下，道：「各位，信不信由你們，我上了人家的當了！」

金旋風一出口，丁紫鳳便道：「鼎鼎大名的金旋風，也會上人家的當？」

申源厲聲道：「金旋風，你快照實說！」

申源一面說，一面手臂一振，劍已半出鞘，他號稱「擎天一劍」，在劍法上自然有過人的造詣。這時劍才出鞘，氣勢已然非凡。

金旋風的臉上泛上了一絲苦笑，這時候，他甚麼人都不望，只是向楊劍鳴望了過去。

當他的目光，和楊劍鳴相接觸之際，他又苦笑了一下，道：「我上當了。」

當楊劍鳴看到易大俠手中揚起的，只是兩張白紙之際，他心中的震動、悲憤，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他的第一個想法便是，金旋風騙了他！

當金旋風第一次說他上當了之際，楊劍鳴的情緒，還在極度的激動之中，根本未曾聽進去。

可是，這一次，金旋風又向着他，說他上當了，却是大不相同了！

要知道這時，不但擎天一劍申源劍已出了鞘。飛劍七鳳的七條絲帶，連着利劍，也已經抖了起來，雖然還未曾發動，但是在半空之中，盤旋上下，劍身映着日光，精光閃閃也極其駭人。

其餘辜氏兄弟、易大俠都已蓄足了勢子，立時便可以動手。

這許多人不動手則已，要動手的話，動手的對象自然是金旋風。金旋風可以說已然身陷重圍，那情勢比諸他被袁能的手下包圍，更嚴重得多！

可是，金旋風在那樣的情形下，却像是他的身邊根本一個人也沒有，只看向有楊劍鳴，向着他，說他上當了！楊劍鳴心頭陡地震動一下，之後，立時便明白。在金旋風而言，受高手的圍攻，他並不放在心上，如果楊劍鳴誤會他，那才是十分重要的大事！

楊劍鳴一想到這點，心頭的激動更是無以復加，立時失聲道：「師父，各位，且慢動手，金大哥他上了當，其間必有原委！」

楊劍鳴當着那麼多人爲金旋風爭辯，而且還稱金旋風爲「金大哥」，那是表示他的心中，已毫無保留，相信了金旋風的話。

金旋風吁了一口氣，他還沒有開口，申源已怒喝道：「劍鳴，不准你和這種人稱兄道弟！」

金旋風淡然一笑，道：「楊兄弟，算了，我就是怎樣說，他們也不會相信的！」

楊劍鳴因爲心情激動，臉色灰白，他頓足道：「你如不說明，他們……」

楊劍鳴的話還沒有講完，申源又是一聲大喝，手臂向上一提，「錚」地一聲響，精光一閃，劍已出鞘，劍一出，立時一劍刺向金旋風！

那一劍的力道之雄渾，眞是非同小可，劍身竟發出了「嗡」地一聲響。而且，申源才一出劍，飛劍七鳳齊聲嬌叱，一起壓了下來，劍光交錯，宛若是一張由利劍織成網兒一樣，當頭罩下。

以金旋風的武功而論，單獨對付申源，或是單獨對付飛劍七鳳，還可以游刃有餘，但是此際，七劍自上而下，一劍劍刺到，他却連還手的餘地也沒有，只好在申源一劍甫出之際，身子陡地向後一躬，疾退了開去。

這一退，不但避開了申源的一劍，而且連飛劍七鳳的利劍也一起避了開去。

可是，就在他身形一退之間，只聽得在一旁的易大俠一聲巨喝，道：「看掌！」

只見他雙掌一錯，身形微

矮，「呼呼」兩掌已然疾推而出！他不但發出了兩掌，而且整個人都隨着那兩掌之勢，向前疾撲了過去。

金旋風身形未穩，兩掌已然迫近。他只得疾一轉身，一手提着金披風疾揚了起來。

只聽得「啪」、「啪」兩聲響，易堂的兩掌擊在金披風之上，金旋風總算擋住了那兩掌，然而只聽「颯颯」連聲響，辜氏兄弟的雙刀已經一前一後砍到。

金旋風大叫了一聲，身子向上，疾拔而起，筆直地拔高了七八尺。辜氏兄弟雙刀砍空。金旋風受夾攻，四面楚歌，但是一上來，對方各攻了一招，居然被他躲的躲，擋的擋，全化了開去，他能獨來獨往，橫行江湖自然亦非倖致的。

可是，此際他一到半空之中，形勢對他却更糟糕得多了！

金旋風不是不知道這一點，然而爲了避開辜氏兄弟的雙刀，他又不得不如此。他一到了半空，飛劍七鳳身形閃動。於電光石火之間在他的身下，列成了一個圓圈抖起利劍，自下而上，一起向他攻來。

金旋風自高而下，向下望去，只見七股絲帶七柄利劍，一起向上抖來，宛若是地上忽然開了一朵極其奇異的花朵一樣，簡直好看之極。

但金旋風也知道，好看是好看了，他的處境却也凶險之極！

那七柄利劍的攻擊範圍足有丈許方圓。金旋風自然也可以凌空一翻，翻出丈許開外。然而，下面却還有四大高手等着。

金旋風陡地一聲長嘯。他的身子，還是向後翻了出去。但是在翻出之後，他的身子，立時縮成了一團，竟然像一塊石頭一樣自半空中直跌下來。

這一下，令得易大俠等四大高手盡皆一呆。而就在四人一呆間，金旋風已「砰」地一聲跌到了地上，只不過他才一沾地，身子便疾彈而起，斜斜掠向丁紫鳳那匹駿馬！

丁紫鳳立時叫道：「他要逃走！」

申源劍走偏鋒，辜氏兄弟衝了上去，雙刀攻向金旋風的去路，易堂的雙掌自側攻到。

但金旋風却全然不理，他這時不理會四人的攻勢是極危險的事。但這時，他至少還有掠向馬匹的逃走的機會，如果他一理會四人的攻勢，他連這個機會都沒有了！

他身形向前疾掠而出，電光石火之下只聽得「嗤」地一聲響，申源的長劍已在他的背上，劃了一道口子，鮮血迸濺。

但四人齊攻，也只有申源一人得了手，金旋風的身法奇快，一面中了劍，一面仍在疾掠向前，就在鮮血迸濺之中，他已上了馬背，一拍馬背，那馬兒一聲長嘶，向前疾衝了出去！

飛劍七鳳立時紛紛向馬兒掠去，尖叫道：「快追！」

自申源出劍到金旋風逃走，雖然各自動手，驚心動魄，但只不過是極短的時間，楊劍鳴一直只是呆立着，眼看着金旋風遭衆人圍攻，心中難過之極。

及至金旋風受了傷，他心頭更是大受震動，已經想不顧一切出手幫助金旋風了！

恰好金旋風一受傷便上了馬背，立時馳走，飛劍七鳳還要去追，楊劍鳴陡地一擺劍，一聲大喝，道：「別追了，他已受了傷，還追甚麼？」

丁紫鳳怒道：「就是受了傷才要追！」

楊劍鳴厲聲道：「他說上了人家的當，你們聽也不聽他說就動手，這算甚麼？」

丁紫鳳一聲冷笑，道：「你是在責備甚麼人，可是連申大俠在內麼？」

丁紫鳳這句話一出口，楊劍鳴陡地一震，飛劍七鳳本來還在七嘴八舌，這也一起靜了下來。

楊劍鳴臉色蒼白地站着。

楊劍鳴不敢抬起頭來，因爲他知道師父的責備，一定是嚴厲無匹的，但是他儘管低着頭，他臉上的神色却是一片倔强。

他等候着師父的大喝，可是他聽到的，却是師父的一陣冷笑聲。

接着，便聽得申源道：「易大俠、辜老大、辜老二，你們看到了沒有，做人的師父，結果却是這樣！」

楊劍鳴充滿了委屈，忙抬起頭來，悲聲叫道：「師……」

可是，他才叫了一個字，只聽得申源陡地怒喝了起來，長劍突然揮出，他這一劍乃是揮向地上的，剎那之間沙石亂飛，塵土飛揚。

楊劍鳴完全怔住了，而就在他發怔間，「錚」地一聲，申源已收回了劍，楊劍鳴低頭去看，只

見在他和申源之間，地上出現了一道五尺來長極深的劍痕！

楊劍鳴整個人都呆住了，他知道師父這一劍刺向地上是甚麼意思。

申源的神色也難看得要緊，他厲聲道：「楊劍鳴，你跟金旋風去吧！」

楊劍鳴的嘴唇掀動着，他想說甚麼話，可是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只是呆呆地站着，甚麼人也不望，只是望着地上的那一道深溝。

那是他師父用長劍劃出來的深溝，這一道深溝隔在他和師父的中間，師父和他的師徒之情已經在這道溝劃下之際，從此斷絕了！

他，楊劍鳴成爲一個被師父逐出了門牆的人了！

被師門逐出之後，會有甚麼的結果，呆呆地站立着的楊劍鳴，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來，從此，江湖上名門正派的人會看不起他，就算不將他列爲敵人，也一定敬鬼神而遠之，說不定若干年之後，有名門正派的弟子和他在一起，也會受到同樣懲罰。

對於一個出身在名門正派的人而言，這實在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

但是楊劍鳴只是呆呆地站着，在刹那之間他只有驚愕、激憤，而絕沒有後悔。

因爲他相信金旋風，相信金旋風是上了人家的當，相信金旋風決不會是袁能的一黨。

那時四周靜到了極點，只聽得風吹草低發出「颯颯」聲，楊劍鳴呆立了許久，他並不向師父哀求甚麼，自他平板而漠然無表情的臉上，甚至於看不出他心中正在想些甚麼。

只見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然後就轉過身，之後又停了停，方大踏步向前走了出去。他才走出了兩步，便突然聽得一聲嬌叱。

偉大胸襟眞俠士

丁紫鳳在他的身後叱道：「楊劍鳴，你和申老絕交已無關連，以後可得小心些，別再犯在我們手上！」

丁紫鳳的話，這樣驕妄，這樣難以入耳，但是楊劍鳴却像是全然未曾聽到一樣，只不過在他的臉上，泛起了一個高傲而漠然的微笑來。

楊劍鳴走到一匹駿馬之旁，那匹馬是金旋風騎來的，金旋風受傷之後走得匆忙，並未騎走了他自己的馬，楊劍鳴伸手緩緩地撫着馬頭，然後翻身上馬抖韁疾馳而去。

一劍擎天申源在地上劃出了一劍之後，一直臉色鐵青地站着，直到這時楊劍鳴走了，他方發出了幾下憤激之極的冷笑聲來，臉色自然也更難看了。易堂在一旁，長嘆了一聲，道：「申兄，其實你也不必那麼認眞……」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申源便已打斷了他的話頭，道：「易大俠，如果你當我是朋友，便再也別提此事！」

易堂呆了一呆，他和申源多年至交，自然深知申源的脾氣，是以也不再說下去，申源慢慢地還劍入鞘，向馬走去，丁紫鳳忙道：「申前輩，我們雖然來到了這裏，但是那密函仍未到手！」

申源轉過頭來，道：「我們再分頭去追！」

丁紫鳳冷笑道：「照我看，密函簡直就在金旋風身上，或者就在楊劍鳴處！」

申源的臉色本來已漸漸緩了過來，可是他一聽得丁紫鳳如此說，又變得極其難看，道：「丁姑娘，楊劍鳴誤交匪類，我將他逐出門牆，但是他決不致喪心病狂，賣國求榮，那倒是信得過的。」

丁紫鳳的脾性，何等暴烈，她幾時曾被人這樣當面搶白過？

可是此際，搶白她的，偏偏又是她師父的至交，武林中的一等一的高手，一劍擎天申源申大俠她再膽大任性也不敢反駁，一時之間，她氣得俏臉煞白，轉過身子，嬌聲叱道：「我們走！」

其餘六個少女齊聲答應，七人身形掠起，到了馬旁，各自飛身上馬，一時之間，只聽得嬌叱聲、蹄聲不絕於耳，飛劍七鳳已然策馬馳出了莊。

她們馳出的方向，正是金旋風和楊劍鳴馳出的方向，顯見得她們是追金、楊兩人而去！

等到飛劍七鳳走了之後，申源和易堂兩人才齊聲長嘆，韋老大道：「我看碧玉蛇詭計多端，這封密函又關係重大，必無如此兒戲，我們還是留心袁能這一幫人的動靜較爲好些。」

易堂點着頭，道：「韋兄說得對有理，我們再向前去，前面的一座鎮甸，乃是必經之路，又是金、宋交界。」

申源、韋老二都沒有說甚麼，顯是已同意了兩人的說法，他們一起上了馬，向北馳去。

廢莊在各人相繼離去之後，依然顯得那麼荒涼，枯黃的野草，在發出沙沙的響聲，看來是一個人也沒有的了。然而，就在申源等四人離去之後，在草叢中像蛇一樣無聲無息鑽出一個人來。

那人身形瘦小，靈活，雙目有神，眼珠轉動不已，戴着一頂帽子，帽中間嵌着一塊蒼翠碧綠的寶玉，不正是碧玉蛇！

只見他一出草叢之後，臉上帶着十分陰森詭異的笑容，身子一轉，便向莊後掠了過去。

他身法極快，一個起伏之間，少說也可以掠出丈五六，轉眼之間便到了莊子後面的一片密林之中，將手放在口邊，一聲呼哨。

隨着他的呼哨，只聽得「啪啪」之聲不絕，自樹上躍下十來個人來，爲首一個正是袁能，袁能一下來便道：「怎麼了？我們在樹上，只見到一撥撥人離去，究竟事情如何？」

其餘人的臉上，也都現出十分焦急的神情來，碧玉蛇道：「金旋風眞了不起，他已經知道中了我的計！」

有人笑道：「既然他中了你的計，那還有甚麼了不起可言？」

碧玉蛇得意地笑了起來，道：「不是我自己誇口，天下能不中我計的眞還難找，只不過中計之後，立時明白是如何中計，像金旋風那樣已經算是不容易了！」

這幾句話說得衆人都笑了起來，袁能也笑着道：「好了，別吹大氣了，金旋風走的時候好像已是受了傷，是不是？」

碧玉蛇點首道：「是，他的背後中了申源的一劍！」

袁能雖然是一等一的高手，可是聽得碧玉蛇那樣講，他也不禁大吃了一驚，道：「中了申源的一劍還能夠策騎飛馳而走，這人的本領也眞的了不起！」

碧玉蛇點點頭，道：「正是，但是他也傷得很重，他走了之後，那姓楊的小子被申源逐走，也去追他了，飛劍七鳳則去追他兩人，申源、易堂等四人到前面大鎮去候我們了！」

袁能皺着眉，道：「碧玉兄，弄了半天，我們其實也沒有甚麼好處！」

碧玉蛇「哈哈」笑了起來，道：「我明白了，你是說，由得申源他們在前面大鎮上乾等。我們在解決了那一批人之後，再翻抄小路越嶺前往？」

碧玉蛇拍着手，道：「正是如此，這樣一來，可謂神不知，鬼不覺，就算有人發現了金旋風、楊劍鳴和飛劍七鳳的屍體，也只當他們是自相殘殺而死，決計懷疑不到我們的身上！」

袁能大是高興，道：「碧玉兄，大功告成之後，必在相爺駕前，推薦閣下經天緯地的大才！」

碧玉蛇忙拱着手，道：「多謝，多謝！」

當下一批人全自林中牽出了馬來，上了馬，向前疾馳了出去，一羣馬疾馳而過，塵土飛揚，蹄聲如雷極其壯觀。

* * *

金旋風伏在馬背上，向前疾馳着，他的背上像是火燒一樣地疼痛。

他的身子飛躍而起，雖然避開了申源的主要攻勢，但是申源那一劍仍然在他的背上劃出了一道幾近兩尺的口子，足有半寸來深，鮮血一直汩汩地流着。

他伏在馬上，根本無力策動馬匹，只是任由馬匹自己奔跑而已。

等到他一口氣馳出了三五里，他才勉力勒住了馬，直起身子來。

他不直起身子來還好，一直身子，背後的那一陣劇痛，更令他眼前一陣發黑，他武功再好也支持不住，在刹那間，他想伸手拉住了馬韁，好不致摔下馬背來，然而他的手在伸出去之際，已把不住在發抖，一抓竟然抓了個空！他身子一晃，還是滾下了馬背，「砰」地一聲跌在地上。

他在向下跌去之際，還有知覺，爲了不想背後的傷口砸在地上，是以勉力扭了扭身子，可是這強力一扭身，却反而使他的傷口被牽動，刹那之間的那一陣劇痛，便是鐵漢也忍受不住，何況他畢竟是血肉之軀，眼前一黑在路上滾了幾滾，滾到了路溝之中就昏了過去。

金旋風一跌下馬來，那匹馬兒沒有了人騎，撒開四蹄又向前奔了出去。

金旋風在昏了過去之後，不知過了多久才漸漸有了知覺。

他第一件所感到的就是背後

傳來了一陣清涼之感，那種熱辣辣的炙痛之感已然消失了。接着，他也迅速地想起，他在昏過去之後曾發生過一些甚麼事來，他連忙睜開了眼來。

他看到的，是一盞燈火如豆的油燈，而他，是在一間極其簡陋的房中，那房中除了一鋪土炕之外，簡直甚麼都沒有，而他就躺在炕上。金旋風略呆了片刻，他不知是甚麼人救了自己，但憑他的經驗而言，他却可以知道，他背後的傷口已然敷上了極具靈效的刀創藥！

就在這時候，金旋風又聽到一陣急驟的蹄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緊接着便是一個人走進了屋子，那人一進屋，掌風已將燈火熄滅。

雖然那人一進來就熄了燈，但是金旋風還是看出他正是楊劍鳴。

金旋風忙道：「楊兄弟，是你！」

楊劍鳴來到了炕前，他的聲音充滿了歡悅，道：「金大哥，你醒了，幸而師父未曾向我追回他賜我的刀創藥，還眞靈驗！」

金旋風一聽，陡地一怔，道：「你師父爲甚麼要追回賜給你的刀創藥？」

在黑暗中看不清楊劍鳴臉上的神情如何，然而他的聲音却是出奇地平淡，他道：「我師父劃地爲溝，將我逐出師門了！」

金旋風的身子震動了一下，楊劍鳴並沒有說他是爲甚麼被師父逐出門牆，但是根本不必楊劍鳴說，金旋風也了然於胸了。

刹那間，金旋風心頭一陣發熱，他實是不知道自己該說甚麼才好，他一生浪跡江湖，向來是獨來獨往，可是現在，他却交上了一個朋友，一個眞正的朋友，楊劍鳴爲了信任他，而遭了那麼大的犧牲！

楊劍鳴和金旋風兩人都不說話，破屋之中靜到了極點，只聽得一陣蹄聲越來越近，楊劍鳴這才低聲道：「來的是飛劍七鳳！」

金旋風「唔」地一聲，道：「是來找我的。」

楊劍鳴道：「是來找我們的！」

金旋風長長地嘆了一聲，道：「楊兄弟，說來眞是慚愧，我竟上了碧玉蛇的當！」

楊劍鳴道：「我也將你說過的事，詳詳細細地想了一遍，却想不出碧玉蛇是甚麼地方讓你上當的！」

金旋風苦笑了一下，道：「碧玉蛇鬼計多端，確然名不虛傳，他先散佈謠言，道那封密函在我的身上，轉移目標，我一到鎮上他就知道了，他更知道在挑撥了我和飛劍七鳳動手之後，我一定可以脫身，而且脫身之後，一定會去找他！」

楊劍鳴駭然道：「所以他故意和袁能說，密函已放在飛劍七鳳處，好讓你聽到了了？」

金旋風道：「正是如此，他這計中之計，直到我看到了密函之中只是兩張白紙，這才明白，而且也釋了我心中另一個疑團！」

這時只聽得馬蹄聲在傳到極近之後，已停了下來，同時，聽得丁紫鳳的聲音道：「這裏有幾間破屋子，我們且在此歇足！」

接着，便是各人的下馬聲，牽着馬走向前去的聲音，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心中都十分緊張，直到馬蹄聲過去，才鬆了一口氣。

他們仍可以聽到飛劍七鳳的語聲隱隱傳了過來，甚至可以看到火光，可見到飛劍七鳳就在離他們不遠處的屋中歇足。

楊劍鳴略停了一停，才道：「甚麼疑團？」

金旋風道：「你還記得麼，在客店的院子中動手，袁能突然自窗口中撲了出來，那一刀，我實在是不易避得過去的，可是碧玉蛇却突然在屋中出聲高叫，袁能也就突然收了刀勢！」

楊劍鳴「唔」地一聲道：「是了，他們不想殺了你，他們明知你追上飛劍七鳳之後，必然會自相殘殺！」

金旋風「唔」地一聲道：「怕連那四大高手在北上途中，也在碧玉蛇計算之內！」

楊劍鳴默不作聲，江湖上人武功高的，他見得多，但是心計如此之工的，他却未曾見過，這時他心中實有一股駭然之感！

金旋風又緩緩地道：「在碧玉蛇的算計之中，我一定會死在四大高手之下，却想不到你會幫我，使我傷而未死，那也算他倒霉了！」

楊劍鳴忙道：「你準備如何對付他？」

金旋風忽然笑了起來道：「那我們也得向他學學，算算他們的下一步行動如何？我猜他們必也到了附近，說不定在廢莊上，我們自相殘殺，碧玉蛇還看在眼中，心內在暗自高興！」

楊劍鳴道：「那封密函，若是在袁能的身上，他們自然還要繼續北上！」

金旋風道：「是，他們要繼續北上，問題是他們走那條路，飛劍七鳳追我們來了，四大高手必然在大路必經之處等着他們，袁能手下的能人再多，和四大高手力拚也沒有好處！」楊劍鳴畢竟是聰明人，金旋風一說，他就道：「你是說，他們會來追飛劍七鳳？可是前面有高山阻路，他們如何過得去？」

金旋風道：「他們可以翻過山去，而且我看他們，必然想趁機消滅飛劍七鳳，飛劍七鳳落了單，這下子十分危險了！」

金旋風說到這裏，楊劍鳴又默然無語。

金旋風笑道：「楊兄弟，她們就在附近，你不準備去警告她們一下麼？」

楊劍鳴「哼」地一聲，道：「她們要是肯聽我的話，那倒好了，只怕我話未曾說出來，她們就以爲袁能那一幫人，是我引來的了！」

金旋風道：「說得對，那我們只好在暗中幫助她們了！」

楊劍鳴訝道：「金大哥，她們這樣對待我們，還值得得去幫她們？」

金旋風的聲音聽來仍十分平淡，他道：「她們以我們爲敵，但是我們既然知道眞正的敵人是袁能、碧玉蛇，怎能坐視！」

楊劍鳴呆了半晌，才感嘆道：「金大哥，我今日才知道，眞正大俠胸襟是怎樣的！」

金旋風笑道：「你別捧我了，我是江湖上的怪物，怎當得起大俠的稱呼？」

楊劍鳴的聲音極其眞摯道：「金大哥，你是眞正的大俠，和那些沽名釣譽的全然不同！」

金旋風沒有再說甚麼，這時候，又聽得一陣蹄聲傳了過來。

金旋風和楊劍鳴兩人立時屏住了氣息，只聽得飛劍七鳳那邊也有人大聲道：「有人來了！」接着，她們那邊也靜了下來。

可是那陣馬蹄聲却來得十分飄忽，分明是向前馳來的，突然之間，蹄聲靜寂，不復可聞。

楊劍鳴奇道：「咦，怎麼蹄聲忽然沒有了？」

金旋風道：「那是來人認爲前面可能有人，馳出去又步行而來。」

楊劍鳴道：「來的是袁能他們？」

金旋風道：「大有可能！」

他一面說，一面已支着身子坐了起來，楊劍鳴忙按住他的肩頭道：「你傷重未愈，不可輕動。」

金旋風笑道：「眞要那麼嬌嫩，怎在江湖上行走？但如果來的眞是袁能、碧玉蛇這一干人，我們只可智取不能力敵，先出去看看情形再說！」

楊劍鳴攔不住他，只得由他起身，他們兩人推開了門，悄悄向外走去，才一到了外面，就看到在離他們不遠處的屋子之前，插着明晃晃的七根火把！

金旋風笑了一下道：「這七個女娃兒，當眞不知天高地厚！」

他一面說，一面四面張望着，向前一指，道：「我先上這株大樹去，你去多集拳頭大小的石塊，也快上樹來，與我會合！」

楊劍鳴答應着走了開去，金旋風來到了樹下身形拔起，抓住了一根橫枝，身子一蕩便已上了樹上。

才到了樹上，便看到有兩個少女走了出來，一個道：「奇怪，剛才明明聽到蹄聲，怎麼忽然之間就聲息也沒有了？」

另一個道：「自然是已繞道馳了過去，這又何必大驚小怪？」

兩人繞着屋子打了一個轉又進去了。

不念舊惡伸援手

金旋風在樹上只覺得好笑，他居高臨下看去，心知袁能等人不來則已，要來的話一定會在屋前動手，旁人不說，他好歹要叫碧玉蛇吃些苦頭！

他等了極短的時間，只見楊劍鳴兜着一袋石子也已迅速地爬上樹來。

楊劍鳴上了樹低聲道：「眞有人來了，來的人還不少，有十來個！」

金旋風伸手接過袋子道：「好，只怕他們不來，他們既然來了，好戲也該上演了！」

他正在說着，就聽得有一陣極其輕微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金旋風忙住了口，向前看去，只見三條黑影疾竄了過來，黑暗之中並看不清他們是甚麼人，只覺得他們來勢快捷，一掠向前來，竟就站在金旋風和楊劍鳴匿身那株大樹之下，望着那七

支火把。

他們到了大樹之下，金旋風卻也可以看出那三個人其中一個，正是鐵掌銀彈曲大豐，另一個是出了名的妖人婁乾，還有一個卻不認識。

這三人貼樹站定，向着黑暗之中打手勢，轉眼之間又見七八條黑影竄了過來，將那間屋子團團圍住，貼牆而立。但是屋中的飛劍七鳳，顯然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還自咯咯的笑傳了出來。

金旋風看到這等情形，搖了搖頭，拿起一塊石頭來，向上便拋。

他拋起的那塊石頭無聲無息，向上直沒入黑暗之中，根本無人知道，那塊石頭落了下來，「啪」地一聲落在那屋子的頂上。

那屋子的頂上茅草稀落，石頭落了下去直穿進了屋子之中，只見屋中燈光頓時熄滅，幾下嬌叱，齊聲叱道：「甚麼人？」

金旋風那塊石頭在拋出之後直飛向半空，接着便落進了茅屋之中，飛劍七鳳自然立時警覺，但是在茅屋外的那一干却却並不知道。

及至飛劍七鳳大聲嬌叱，在屋外的眾高手方齊呆了一呆。

飛劍七鳳一面呼喝，一面身形疾展，而向屋外掠了出來，她們向外掠出來的勢子頗是勁疾，令得屋前的幾個火把，火頭高竄，眼前陡地一亮。

飛劍七鳳一竄出來屋子，旁邊呼喝聲便自大作，連在樹下的三個人也一起向前迎了上去，黑暗之中已有五六個人疾掠而出，總共有十四人將飛劍七鳳團團圍住。

在火把的照耀之下，看得分明，只見袁能和碧玉蛇兩人並肩而立，碧玉蛇笑口吟吟，看他的樣子倒像是甚麼多年不見的老友，又重逢了一般。

飛劍七鳳的神色十分緊張，可是她們在緊張之中，却仍然帶着一股傲氣，丁紫鳳首先一陣冷笑，道：「袁幫主，你終於親自出馬了！」

袁能「桀桀」笑着，道：「你們七人在武林中也稍有名頭，自然得由我來送葬。」

碧玉蛇在一旁，「哈哈」一笑道：「等你們死了之後，就在此處造一座七鳳香塚，倒也是武林美談！」

丁紫鳳冷冷地望定了碧玉蛇，她的目光之中充滿了憤怒，可是碧玉蛇却是毫不在乎。

丁紫鳳望了碧玉蛇片刻，才道：「原來你眞是碧玉蛇，金旋風雖然不是東西，倒不是他騙人！」

在樹上楊劍鳴聽得丁紫鳳那麼說，不禁氣往上沖，低聲道：「金大哥，你聽，她還在罵你，眞應該讓她吃點苦頭！」

金旋風將聲音壓得更低道：「楊兄弟，這可不是鬧着玩的，袁能他們那麼多人，我看不動手則已，一動手，這裏眞得添一座七鳳香塚了！」

楊劍鳴道：「我們如何出手救她們？」

金旋風却笑而不答，而就在他們兩人講那幾句話之際，只聽得丁紫鳳一聲呼喝，她們七人各自背靠背，站成了一個小圓圈，七股絲帶繫着七柄利劍，已然一起向外射了開去。

楊劍鳴和金旋風兩人在樹上居高臨下，只見絲帶飄飄，利劍閃閃，自中心向外散了開來，柔中有剛，剛中帶柔，確是好看之極，可知她們七人在一起的戰鬥力也着實不可輕視。

飛劍七鳳一出劍，圍在她們四面的人一起散了開來，向後退出了兩步，却是無人還手。而飛劍七鳳在一攻之後也立時收回了劍來，丁紫鳳叱道：「不敢與我們動手麼？」

碧玉蛇笑得怪異，道：「要看你們，可有甚麼幫手在旁再說！」

丁紫鳳心中不禁一凜，她們是追着金旋風下來的，易堂等四大高手，和她們分道揚鑣，早已分了手，這裏地近宋、金交界，十分荒僻，還會有甚麼人經過？碧玉蛇那麼說分明是早有準備的了！

丁紫鳳想到這一點，心頭不禁駭然，她沉聲道：「我們闖出去！」

其餘六個少女齊聲答應，她們的應聲未畢，身形陡地展動。飛劍七鳳七個少女自小在一起長大，動作配合可以說是天衣無縫，這時，她們仍然背靠背站成了一個小圓圈，可是，却在迅速地移動着，在她們移動之際，有的向前，有的向後，有的打橫移動，但是小圓圈，却始終未曾散開來。

她們在移動之際利劍又一起抖了起來，七個人聚成了一個整體，再加上她們手中的絲帶，忽

高忽低，忽長忽短，飄忽不定，難以捉摸，自上面看下來，簡直就像是一個在迅速滾動着的劍球一樣，人所難近！轉眼之間便被她們衝出了丈許。

金旋風看到了這等情形，低聲道：「難怪她們如此驕傲，確有過人之長！」

金旋風那一句話才出口，便聽得下面碧玉蛇尖聲叫道：「取火把！」

隨着他的呼喝聲，只見兩個身形高大的漢子，帶着「呼呼」的勁風，自人叢中搶了出來。那兩個人搶出來之後，却並不是撲向飛劍七鳳，而是向屋前的七支火把直撲了過去。

當他們來到火把之前時，在火光的照映下，只見他們兩人，腰粗膀圓，分明是天生神力的莽漢，他們的身子微俯，雙手齊出，已各自握了兩柄火把在手，一個車轉身，舞着火把便向飛劍七鳳直撲了過去！

他們兩人向飛劍七鳳撲近之際，四柄利劍已然「颼颼」刺下，這兩個大漢却像是全然不將刺到的利劍放在眼中一樣，仍然撩着火把亂揮亂舞，衝了上去，利那之間只聽得「噗噗」兩聲響，已有兩柄利劍刺進了他們的肩頭。

但是，也就在此際，那兩個大漢手中的火把上的火頭，也已燒着了繫住那兩柄利劍的絲帶！

飛劍七鳳爲了別出心裁，是以她們所用的兵刃也極其怪異，通天下沒有人將鋒利無匹的短劍繫在絲帶之上揮動的，但她們偏偏要如此，而在她們苦練之下，也確能收到剛柔互濟，變化無窮之妙！

可是此際，絲帶一着了火，却甚麼都完了，火頭一竄，那兩個少女急忙手臂一振，抖起劍來，然而劍才抖到半空，絲帶已被燒斷，那兩柄利劍餘勢未盡，「颼颼」地飄向半空之中！

丁紫鳳一見這等情形不禁大吃了一驚，她們七人動作配合天衣無縫，如今有兩個人失了兵刃，那便露出了極大的破綻來，要知道她們的招式十分飄忽，旁人若是想用兵刃來削斷她們的絲帶非上當不可，然而碧玉蛇却看出了她們的弱點，用現成的火把令得她們之中，兩人失了兵刃！

丁紫鳳心中一急，一聲呼哨，那本是她們的信號，丁紫鳳是要她們一字排開，變換陣式之意，然而那時，那兩個大漢一得了手已一齊退了開去，另外四個人却已經疾攻而上。

那兩個大漢肩頭受傷，鮮血汩汩流出，可是看他們的神情却若無其事。

只聽得他們一面後退，一面叫道：「火把使得！」那四五個高手疾攻而上，一時之間只聽得「叮叮」、「錚錚」之聲不絕於耳，片刻之間雙方互過了五六招，而袁能這一方面又有四五個人攻了上去，其中一個使鞭的，一鞭掃向丁紫鳳，看到丁紫鳳絲帶下沉，以爲有機可乘，揚起鞭來便向絲帶纏去，却被丁紫鳳手腕一沉，一劍刺中了他的面門，慘嗥而死。

一混戰，飛劍七鳳也並不怎麼落於下風，碧玉蛇叫道：「快用火把！」

楊劍鳴在樹上，急道：「金大哥，再用火把，她們要糟！」

金旋風道：「我們該出手了，先攻碧玉蛇，你發石打他頭頂！」

楊劍鳴抓起了一塊石頭，運氣聚勁，「呼」地一聲，拳頭大小的石塊已自樹上直飛了下去。

碧玉蛇不但詭計多端，武功也高，石塊飛下，他立時警覺，身形向側一閃，叫道：「樹上有……」

可是他只叫了三個字便再已叫不下去，原來就在楊劍鳴發出石塊之際，金旋風早已算好，石塊一飛下，碧玉蛇不是向左，便是向右，必然避得過去，所以他就在楊劍鳴發石的同時，也發出了兩塊石頭，那兩塊石頭一左一右射出，算準了碧玉蛇會避開的步位，不論是左是右總有一塊可以擊中！

就在碧玉蛇大叫之際，一塊石頭已擊中在他的膝蓋之上，那一擊立時將他的膝蓋骨擊碎，痛徹心脾，碧玉蛇「樹上有」下面一個「人」字還未出口，便自痛得全身發顫，跌倒在地！

然而碧玉蛇一叫，立時便有四五個人向着那株大樹撲了過來。

那幾個人在撲過來之際，一抬頭向着樹上，只聽得「呼呼」連聲，樹上石塊飛下，那幾個人也非弱者，兵刃撩起，將石塊都擋了開去。

若是躲在樹上的只有一個人，他們自然可以沒有事，但是樹上却有兩個人，楊劍鳴先發石，他們擋了開去，金旋風同時也發下石塊，他們急切之間，兵

刃却回不來，利那之間只聽得「叭叭叭」四下響，五個人中，已有四個人，臉上正被石塊擊中。

金旋風的力道何等之强，石塊一擊中，那四人臉上鮮血迸濺，連慘叫聲也未發出，便自倒地，其中一個，算是避得快，一側頭，石塊貼着他的左邊臉擦了過去，一陣發涼，伸手一摸，摸了一手血，左耳已然不見！

那人嚇得呆了，一時之間，進也不進，退也不退，竟是呆立着。

而就在此際又是一塊石頭飛下，「嗤」地一聲直陷入他的面門之中，那人身子一晃，便倒地死去！利那之間，連碧玉蛇在內，已有六個人，非死即傷，袁能一干人又驚又怒，紛紛呼喝。

而那時一干高手，已自那兩個大漢手中接過了火把來，又有人拔起了那三支火把，揮舞不已，雖然又有幾個人傷在七鳳劍下，但是飛劍七鳳之中却又有三段絲帶被燒斷。

那五個失了利劍的少女，正施展小巧功夫，空手在和敵人相拚，七鳳的隊形也散了，顯得極其狼狽。

袁能、曲大豐、婁乾等人，一面呼喝，一面手揚處，數十枚暗器已向樹上激射而出。

然而，他們只知樹上有人，却不知人在何處，那十餘枚暗器，一起射空，金旋風則在樹上，縱聲大笑了起來，袁能怒喝道：「金旋風！」

丁紫鳳奮力揮劍，刺傷了一人叫道：「我們聚在一起，別散開，有幫手！」

她一句話才叫出口，楊劍鳴已自樹上飛身而下，大叫道：「你們也知幫手重要了麼？」

他一自樹上現身，又是十餘枚暗器向他射出，但是他身在半空長劍揮動，將暗器一起擋了開去，身形落地，一個打滾，「颼」地一劍疾刺而出，婁乾一個轉身還來不及格擋，劍已刺進了他的小腹！

楊劍鳴一躍而起，踢出了婁乾的屍體，在那一剎間只聽得嬌呼連聲，已有兩個少女傷在敵人之手，楊劍鳴疾衝了出去，逼開了幾個人，長劍霍霍又傷了兩個人。

這時袁能手下連他在內一共有十四個人，倒有八九個人受了傷，火把也漸漸燃盡，丁紫鳳飛劍神出鬼沒，轉眼間又殺了一人，金旋風還未現身，形勢已然大變，變得他這方面七零八落了！

袁能雙刀護住了胸前，在楊劍鳴伏劍向他攻擊之際，陡地格開了長劍，叫道：「我們快退！」

碧玉蛇在腿被打斷之後，一直在地上掙扎着，這時聽得袁能叫退，他忙道：「袁幫主，帶我一起走！」

袁能雖然叫退，而且形勢也確然不妙，但是他却並未曾落敗，他身形一閃，便向碧玉蛇掠來，可是也就在此際，金旋風一聲大叫自天而降！

金旋風一落下，恰好落在袁能與碧玉蛇之間，袁能雙刀「呼呼」砍出，金旋風身子一轉，突然轉到了碧玉蛇的身後，飛起一脚，將碧玉蛇的身子踢得向上，疾飛了起來，袁能雙刀砍到，碧玉蛇一聲慘叫，已被袁能的雙刀硬生生砍死！

袁能本來是想帶碧玉蛇一起走的，因爲碧玉蛇詭計百出，袁能大有用得到他之處，可是，却想不到金旋風突然現身，而且突然轉到了碧玉蛇的背後，將碧玉蛇踢得向前衝了過來！

袁能雙刀的招數一使出，心中便已知道不妙，定睛向前看時，只見自己這兩刀，恰好砍在碧玉蛇的頭顱之上，幾乎未曾將碧玉蛇的腦袋砍成了三瓣！

袁能心中又驚又怒，可是他是心狠手辣之人，在未曾砍死碧玉蛇之前，他有用碧玉蛇之處，自然不會將他殺死，但是既然錯手殺死了碧玉蛇，他却也沒有甚麼後悔悲痛之意，他只是看出了情形對他似乎不妙，是以他立時飛起一脚，踢向碧玉蛇的屍體，將碧玉蛇的屍體踢得向前疾飛了出去。

金旋風畢竟傷重未愈，自樹上躍下，閃身，踢出碧玉蛇皆用了不少勁，這時正覺得背後的傷口，一陣劇痛，連站也幾乎站不穩，等到碧玉蛇的屍體被袁能大力踢出，向他壓來之際，他如何逃得開去？「叭」地一聲，碧玉蛇的屍體撞在金旋風身上，金旋風「咕咚」一聲跌倒在地，自碧玉蛇頭上湧出的鮮血，濺了他一身！

碧玉蛇爲人一生狡猾無匹，別人休想佔到他一絲的便宜，只怕他在生前，做夢也想不到，他在死了之後，屍體會被人當作兵刃！

袁能一脚踢出之際，身形已

立時後退，他本已決定了後退，自然這時仍然向後疾退而出，他在後退之際，也看到金旋風被撞跌在地，極其狠狽，他登時想到金旋風已身受重傷！

但是他立時又想到，金旋風可能是詐傷，自己莫要上了他的當！

利那之間，心念電轉，人已退到了馬邊。

而就在此際，只見楊劍鳴長劍霍霍，刺傷了一人，身子一躍，直撲到了金旋風的身前，一脚踢開了壓在金旋風身上碧玉蛇的屍體，大聲問道：「金大哥，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只見金旋風掙扎着，想要抬起身子來，可是手在地撑了一撑，却又倒了下去，他的聲音聽來也虛弱無比，道：「楊兄弟……我……傷口發作……不濟事了！」

楊劍鳴一聽得金旋風那樣說法，不禁心如刀割，一時之間，怔怔地站在那裏，不知如何才好。

而已退到了馬邊的袁能，一聽了金旋風的話，心中却是大喜！

袁能後退要離去，原是在聽到了金旋風笑聲之後的事，因爲金旋風是一大强敵，他手下的人已傷亡過半，金旋風再一現身，他就可能佔了不少便宜！

當袁能知道金旋風現在已傷得連講話也有氣無力，自己這方面的人，要收拾楊劍鳴和飛劍七鳳，可以說綽綽有餘力，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他要是就此離去豈非太笨？

是以他本來已是左手搭住了馬鞍子的，這時却不再上馬，而發出了一下呼哨！

隨着那一下呼哨，兩個人身形一矮，「颼颼」地竄到了楊劍鳴的身後，挺劍便刺！

楊劍鳴站在金旋風的身前，看到金旋風全身是血，也不知那是碧玉蛇的血，他心中又驚又慌，一時之間竟是呆立着，連身後有兩個人已疾攻而來也不知道，倒是丁紫鳳一聲大叫，道：「楊劍鳴，小心！」

楊劍鳴身子一震，急忙一側身時，却又慢了一步，「颯」地一聲，肩頭已中了一劍。

但是楊劍鳴在身形一轉之際，劍也已經揮出，那兩個人却也未曾佔到甚麼便宜，楊劍鳴的劍尖，恰在他們兩人的咽喉處劃過，兩人的喉管齊被割斷，連慘叫聲都未曾發出來，只見喉頭處咕咕地向外冒着鮮血，便倒地死去！

楊劍鳴一劍削死了兩人又轉過身來，他肩頭鮮血長流，但是他却全然未覺，立時又叫道：「金大哥！」

可是他這一叫喚，金旋風却一點反應也沒有，楊劍鳴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俯身去看金旋風。

而也在此際，袁能雙刀揚起，早已掠向前來，到了楊劍鳴的背後，雙刀一起砍出！

那兩刀的去勢比剛才砍向金旋風的，還要厲害，眼看楊劍鳴背對着袁能，失神落魄，這兩刀是萬萬避不過去的了！

搜出密函誅奸相

而袁能的心中，也早在盤算着，這兩刀之後定然還要不理金旋風是生是死，在他的身上，再補上幾刀！

可是，也就在袁能挾風聲，向下砍來之際，金旋風的雙手突然一推，將俯身來看視他的楊劍鳴，推得向外，直跌了出去！

楊劍鳴一跌出，袁能心中已知不妙，但楊劍鳴一走，他雙刀便變成砍向金旋風，算來也還是一樣，然而金旋風早已打定了主意，要將袁能引向前來，他一面推開楊劍鳴，一面身子已是一個打滾，向外滾了開去。

那一推一滾，都來得突然之極，袁能雖是武功高强，但是金旋風剛才裝死實在太像了，再加上袁能在廢莊上，又確然看到金旋風的背後，被申源砍了一劍傷得極重，袁能也是知道的，是以全然不防。

等到楊劍鳴突然被金旋風推了開去，袁能已知不妙，但是還以爲可以砍中金旋風，却不料金旋風在同時滾了開去。

袁能的雙刀去勢又沉又猛，金旋風才一滾開，「刷刷」兩聲響，袁能的雙刀砍下，就在金旋風的身邊掠過，由於力道太大，雙刀竟一起陷進了地中。

而也就在那一剎間，金旋風見機不可失，强忍着背後的奇痛，一挺身，雙足連環踹出，那兩脚一前一後，恰好踢在袁能腰際的軟麻穴之上。

袁能只覺得身子一陣發麻，一陣發軟，不由自主間，雙手一鬆，兩柄利刀仍然插在地上，他

身子向後疾退了出去，而那時，楊劍鳴已疾轉過了身來，利劍一伸，劍尖已對住了袁能的咽喉。

袁能的武功極高，金旋風的兩腳踢中了他的軟痲穴，也只不過令他的氣力暫時消失一會而已，然而，等他那陣酸痲之感過去了之後，楊劍鳴的劍尖已然直指他的咽喉，他想動也不能動了！

他跌在地上，雙手張開着，神態緊張到了極點，楊劍鳴的手下一沉，劍尖已經刺進了他的咽喉分許，金旋風喘着氣，叫道：「留活的！」

楊劍鳴喝道：「這等武林敗類，留着何用？」

金旋風站了起來，道：「我看其中還有曲折，留着來問話。」

就在這兩句話之間，那邊飛劍七鳳動手的幾個人，一看到袁能被制，大是駭然，紛紛後退，丁紫鳳絲帶揮動，又刺傷了兩人。

那兩人帶着傷奔了開去，飛劍七鳳中也有四人帶了傷，她們也不去追趕，忙於照顧傷者。

楊劍鳴喝道：「那有甚麼曲折？密函一定在他身上，將他殺了，搜他身上，必然可得？」

金旋風望着袁能，笑道：「袁幫主，究竟怎麼樣，你自己說吧！」

袁能急叫：「不在我這裏，密函不在我處！」

丁紫鳳這時，也已疾奔了過來，一腳踢在袁能的面頰上，踢得袁能滿口鮮血，嬌叱道：「密函在何處，不想死的就說！」

袁能急叫了起來，道：「我說！我說！」

林中很靜，是以袁能的叫聲，聽來也顯得極其尖刺。

* * *

鎮上很熱鬧，整個鎮的大街上，全是人，而最多的是賭攤，和搽得衣紅柳綠的妓女。

這個鎮，和附近的村莊，成了一個强烈的對比，連年交戰，這一帶的村莊幾乎全成了廢墟，大都集中到這個鎮上來了。

三山五嶽的人馬，想混水摸魚的騙子，各式各樣的賭徒，無可奈何出賣身體的女人，逃難逃到這裏，一無所有，只好鋌而走險的漢子全在這裏。

鎮上根本沒有官府，每天清早，大街小巷中，總可以發現好幾具屍體，不是腦後骨裂就是肚破腸流，發現了死人，照例向鎮南的亂葬崗上一拖，沒有人加以理會，也沒有人去追究這些人爲甚麼送命。

在這樣的地方本來就是發財容易，送命也容易的所在，亂世之中，人命似乎也根本不值錢了，只要今天還活着，還太平，還沒有大隊的金兵衝殺過來，就決不會有人想到明天。

一劍擎天申源、易堂易大俠和辜氏兄弟，是那天天黑時分進這個鎮甸的，四匹駿馬馳了進來，衣衫鮮明，馬又神駿非凡，早已引起了不少人的注目，可是看着他四人，個個帶着兵刃，一時之間，倒也沒有甚麼人敢向他們下手，要不然說不定當街就有人動手了！

他們來到了客店之前，下了馬走進店堂之中，立時有很多賣唱的女人圍了上來，辜氏兄弟拍着桌，喝道：「全給我滾開去！」

他們兩人聲震屋宇，嚇得那些女人一齊退了開去，易堂望着店堂外的大街，道：「若是袁能等人在這裏過，我們可以看到，自現在起，我們一定要有人守在此處。」

辜氏兄弟道：「易大俠說得是。」

申源却皺起了眉，道：「只在此地等也不是辦法，我還要到處去看看，你們不必跟來。」

易堂忙道：「這不妥，袁能手下高手甚多，你一個人若是遇到了，他們人多……」

易堂才講到這裏，申源已然笑道：「易兄，你可是說我腰中長劍不濟事麼？」

申源這句話一出口，易堂不禁呆了一呆，他勸申源不要單獨行動，原是一片好意，但是申源這樣回答，那倒令得易堂無法再說下去了！

因爲學武之士，最忌人家說他的武功不濟，尤其是申源這樣的高手，就算易堂和他是多年好友，但是怕再說下去，說得不好也會反目！再加上易堂知道申源驅走了徒弟，心情自然不好，所以他只好淡然一笑，也不再阻止，道：「申兄要小心！」

申源道：「你們在此候我，若是我看不到有甚麼異狀，自然立即回來！」他說着，伸手在桌上一按便站了起來，到了店堂，喝退了幾個探頭探腦在看他們騎來的馬匹的人，牽着他自己的馬走了開去。

他沿着大街向北走着，不一

會，已來到了大街的盡頭，在大街的盡頭處，還有不少房屋，全是臨時搭建起來的，那時，天色已經全是黑了，申源略停了一停，來到了一株被砍去了一半的大樹下停了下來。

而就在這時候，又是八九匹馬，衝進了鎮來，騎在最前面的兩人，正是金旋風和楊劍鳴！

金旋風因爲傷重未愈，是以臉色十分難看，可是，在他旁邊的楊劍鳴，神色鐵青，却更要難看得多。

跟在他們兩人後面的是飛劍七鳳，飛劍七鳳中受了傷的全是兩人共騎，由未受傷的扶持。

最後一匹馬由丁紫鳳牽着，馬上却負着一個長形的大蔴袋。

一行人馳進了鎮中之後便慢了下來，馬上的各人四面張望着，不一會就來到了客店之前，他們在客店前才停了一停，便聽得客店之中，有人大叫：「丁姑娘，你們怎麼了？」

那正是辜老大的聲音，丁紫鳳一聽，忙叫道：「辜大俠，原來你們在這裏！」

她一面叫，一面早已翻身而下，金旋風、楊劍鳴也一起落下馬來，三個人疾走進了店堂中，易堂、辜氏兄弟一起站了起來。

金旋風一進了店堂便道：「咦，申大俠呢？他在那裏？」

易堂的臉色一沉，道：「關你甚麼事，你可是再想捱上一劍麼？」

辜老二也冷冷一「哼！」，道：「再捱一劍，你可沒命了！」

金旋風笑了起來道：「幸而我還有命在，這事情才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楊劍鳴已叫了起來，道：「他人呢？」

易堂等三人不禁一呆，道：「要找申大俠幹甚麼？你們究竟在鬧甚麼鬼？」

丁紫鳳忙道：「他到那裏去了，快說，事關重大！」

易堂心中也不禁起疑，道：「申大俠說到四處察看動靜，我們看到他向鎮北去了！」

丁紫鳳和楊劍鳴兩人齊聲叫道：「快去，大伙一起去，易大俠，事情還要你作主！」

易堂又是一怔，和辜氏兄弟互望了一眼，一行人出了客店，一起向北疾馳而去，轉眼之間便已到了鎮盡頭，看到申源牽着馬站在一株大樹之下。

一行人馳到，丁紫鳳、金旋風、楊劍鳴三人立時將申源圍住，申源抬起頭來道：「咦，易兄，甚麼事？」

金旋風一聲長笑，道：「姓申的，你的事犯了！」金旋風的話才一說完，楊劍鳴反手一劍，「嗤」地一聲響便已向馬背上的那蔴包袋上劃去，蔴包袋劃破，自袋中跌出了一個人來，正是袁能！

而就在他們一呆之間，只聽得申源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陡地向前疾竄了出去！

申源這一下竄得極快，但是丁紫鳳手一抖劍已飛起，楊劍鳴也同時一劍刺出，金旋風身子一轉轉到了他的身前。

申源振臂出劍，接連三劍，上拒丁紫鳳，後敵楊劍鳴，又將身前的金旋風逼了開去，這三招的招式當眞的凌厲無匹！

就在這時，鎮北又有幾個人馳了過來，那幾個人分明是金人，他們馳到了近前，突然撥轉了馬頭，又馳了開去，轉眼之間便已馳過。

金旋風笑道：「姓申的，和你約好了來取密函的金狗已然溜走了，你這封密函還是交給了我們吧！」申源臉色慘白，但還在動着手，金旋風已退了下來。

申源以一敵五，手忙脚亂，轉眼之間便被辜氏兄弟各自砍了一刀，倒在地上。

申源一倒地，楊劍鳴便退了回來，易堂大喝道：「申源，你怎麼幹這種事？」

申源掙扎着一躍而起，突然橫劍割下脖子，鮮血四濺，他身子「砰」地向後倒去，已是雙眼翻白，易堂踏前一步，金旋風道：「密函在他靴底，袁能許他黃金萬兩，唉，世上有多少人能經得起黃金萬兩的誘惑！」辜老大踏前一步，割開了申源的靴底，抽出了密函來。

易堂轉過身來望着金旋風，金旋風道：「三位快持密函回京去！」

易堂嘴唇掀動，像是還想說甚麼，但是終於沒有說出來，和辜氏兄弟飛身上馬就馳遠了！

* * *

奸相賈似道在三個月後伏誅，天下人心大快，那是易堂等三人終於將那封密函，交到了忠臣手中，上奏天廷之功，聽到這個消息時，金旋風正在溪邊，柳樹下，優閒地坐着。楊劍鳴和丁紫鳳則在遠處馳着馬兒！

（完）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

殺手黃蜂針

馬騰‧文　培邦‧圖

深秋。

秋風蕭蕭。

漫天黃葉飄墜。

祝家莊大門前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兩個守門大漢睜大雙眼，戒備地盯着那個不速之客，呼喝道：「喂！祝家莊可不是任何人亂闖之地，站着幹嗎？快滾！」

那個不速之客穩如泰山般站着，毫不理會兩個莊漢的叱喝。「沒找錯地方，這裏果然是祝家莊。」話落，抬手輕輕將壓得很低的竹笠輕輕往上推一推，邁步便往大門內走去。

那個不速之客雖然將壓在頭上的竹笠往上推了推，兩個莊漢仍然無法看清楚那人的面目。

因爲那頂竹笠壓得太低了，低得將那不速之客的一張臉遮去大半。

「放肆！」兩個莊漢同時怒喝一聲，閃身橫移，擋住那不速之客的去路，下面的話還沒說出口，亦來不及向那個不速之客出手，便有如兩個稻草人般向左右歪倒下去。

那個不速之客就從兩個左右歪倒下去的莊漢之間走入大門內。

兩個倒下去的莊漢並沒有喪生，但却不能動，兀自瞪着一雙驚駭的雙目送那不速之客進入大門內。

不用說，兩個莊漢祇是被那不速之客出手點了穴道。

那個不速之客甫進入大門內，便被四個莊漢橫身阻攔住，喝道：「大膽狂徒，可知擅闖本莊者死！」也不知是誰(四個莊漢)發出一聲叱喝，四把鋼刀兇猛地往不速之客的身上招呼。

那個不速之客 身形在凌厲的刀光中一矮一旋。

四個莊漢身形晃退，口裏發出悶哼聲，先後跌倒下去，手上那鋼刀仍握着，但却不能動彈，與守門的兩個莊漢一樣，四個莊漢同樣看不清楚那不速之客是如何出手的。

不速之客看也不看那四個被點倒的莊漢，繼續邁步往內走去。

直走到大廳前，沒有再遭到祝家莊內之人的阻攔。

* * *

不過，他却在大廳前自動停下來。

令到不速之客自動停下來的，乃是站在大廳前階下的八個精壯漢子，以及站在階上的一個中年人。

其實，令到不速之客停下來的不是那八個精壯漢子，而是階上那個中年人——祝家莊莊主祝文放。

因那不速之客的一雙眼一直射在祝文放身上，對那八個精壯漢子視如不見。

可別小看那八個精壯漢子，祝家莊八俊是也。

八俊乃莊主祝文放之心愛弟子，已得其七成眞傳。江湖武林道上，但凡知道祝家莊的，便知道祝家莊八俊之名。

祝文放在江湖上有儒俠之稱。

事實上，他確是飽讀詩書，滿腹經綸。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樣樣皆精。江湖上認識他的人都說，他若是有意於仕途，不難考取功名，可惜他無意功名，辜負了滿腹學問。

他的武功修爲與其學問修養不相伯仲，稱得上文武雙全，也因此被尊稱爲儒俠。

祝文放在江湖道上確是俠名遠播。

「來者何人？何事硬闖本莊？」發話者乃是八俊之首——董其俊。

祝家莊八俊每人之名皆有一個「俊」字。

八俊之名皆是祝文放所改。

不速之客並不理會八俊之首董其俊之喝問，開口對階上的祝文放道：「閣下就是祝家莊莊主祝文放？」語氣又冷又硬。

董其俊見不速之客不將他放在眼內，不由氣往上衝，但却極力壓抑着，沒有發作。

師尊之前，絕不可魯莽造次。

那是祝文放對八俊的訓誨。

董其俊一直緊記於心。

祝文放抬手輕捋一下頷下疏髯，氣定神閒地道：「正是，請問閣下有何指教？」

從祝文放那儒雅舉止看來，怎麼看也不像一個武林人物。

看他的外貌舉止，十足十是一個飽學宿儒。

「殺你。」不速之客語冷如刀。

「請問閣下大名？因何要取祝某人之命？」祝文放並沒有因不速之客那句話而動容，依然語氣從容。

「殺手！」不速之客似乎喜歡說話簡短：「爲錢殺你！」

八俊再也沉不住氣，同時臉色驟變，口裏發出怒喝：「狂徒！」

「稍安毋躁。」祝文放抬手一揮，截斷八俊的怒喝。

八俊立刻閉上嘴巴，應一聲：「是，師父。」

「祝某人知道，問閣下甚麼話，都是廢話，閣下一定不會說出，買你殺祝某人之人是何許人也。閣下既要取祝某人之命，動手吧。」祝文放語聲平淡，既不怒，也不驚。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

目睹祝文放這種處變不驚之從容氣度，不速之客眼中閃過一抹欽佩之色：「祝莊主果然是個人物！」話聲未落，陡地取下頭上笠帽，抖手擲向八俊。

擲出的笠帽有如一隻飛旋的碟子般，旋飛向八俊。

八俊同時怒喝一聲，齊齊出手應付那頂旋飛過來的笠帽。

原來在八俊的眼中，那頂旋飛的笠帽都向他們每一個人飛斬過去，令到他們不得不出手應付。

不速之客也就在剎那，擲出笠帽的剎那，腳下一躍，飛身撲向祝文放。

而他的面目亦在取下笠帽的剎那，顯露在祝文放眼前。

那是一張面目冷肅，滿佈殺氣的臉。從其面目看來，年紀不大——不過三十歲。

祝文放兩眼微睜，斜退半步，劍出如電，「叮」一聲，接下「殺手」那凌厲的一擊。劍尖一抖，綻開一圈比海碗還大的劍花，罩向那「殺手」的頭臉。

那個「殺手」的反應好快，歪頭擰腰，往左橫閃開去，一劍掃向祝文放腰脅部位。

那知道祝文放應變更快，口裏發出一聲輕叱，身形縱起，劍勢倏變，一招「風捲黃葉」，帶起一道劍光，疾捲向那「殺手」的上半身。

那「殺手」發出一聲悶叫，上身一仰，險險避過祝文放那一招「風捲黃葉」。

豈料祝文放之劍法詭譎奇幻，劍勢未盡，已然變招，化作一點飛星，飛刺那「殺手」咽喉。

那「殺手」無法應付祝文放那一招「銀漢飛星」，唯有借勢轉身翻落地上，閃避祝文放那一劍。

可是，他避得過祝文放那一劍，却無法擺脫對方閃電般的連環追刺，唯有拚命在地上橫滾。

在那「殺手」滾過的地上，被祝文放之長劍刺出一連串劍孔。

目睹的人，都替那「殺手」捏一把冷汗。

旁觀的「八俊」更是。

原來八俊於閃避過那頂笠帽後，本欲一擁而上，將那「殺手」截下，却來不及，眼見師尊出手不到三招，便逼得對方狼狽滾避，知道師尊足以對付有餘，於喝采之餘，情不自禁替那「殺手」捏一把汗，同時亦對那「殺手」嗤之以鼻，如此身手也敢來刺殺師尊。

事實上，論眼前的情勢，那「殺手」敗或斃在祝文放劍下，乃是遲早間的事，祝文放便如此認爲。因此，他一邊緊逼那「殺手」，一邊喝道：「說出指使之人，祝某手下留情，放過你。」

那「殺手」牙關緊咬，悶聲不吭，奮力翻滾，閃避祝文放的追刺。

連翻十數二十翻後，那「殺

手」翻滾的身形開始慢下來，「斷」一聲，背後的衣衫被祝文放刺中，拉扯之下，撕破開來。

祝文放追刺更急。

驀地，那「殺手」翻滾的身形猝然停頓不動，口裏急叫道：「停手，咱說了！」

祝文放刺下去的劍光登時一窒，劍尖距那「殺手」的心胸要害不足半寸。

那「殺手」一張臉又青又白，兩眼恐駭地看着那冷森森的劍尖，嘴唇抖動一下，乾澀地道：「咱……說出來，當眞放過咱？」

祝文放沉穩如山道：「祝某從來說一不二。」

那「殺手」雙眼一睜道：「好，咱相信你。」頓一下，接說道：「聽着，是……」陡地劇烈咳嗽起來，咳得臉紅眼淚流。

祝文放不爲所動，劍尖凝而不動，始終距那「殺手」心胸不到半寸，他喝道：「別整蠱作怪，祝某不吃這一套！快說！否則廢了你雙手！」

那「殺手」又猛咳了一陣，才止咳，大口大口呼吸了幾口氣，漸漸平復下來，跟着張口長長舒口氣。

祝文放一直緊緊盯着那「殺手」。

可惜，他仍然着了對方的道兒。

在那「殺手」那口氣快舒完的剎那，一口飛針自其口中射出來，射入祝文放的胸口內。

那口飛針長短約三分左右，去勢快疾。祝文放顯然萬料不到那「殺手」突然口吐飛針——在他目光緊盯之下，那剎間可說變生肘腋，令到他無法來得及應變，眼睜睜看着那口飛針刺入他的胸膛上。

不過，他仍然來得及將手上的劍往下疾刺。

可是，刺下去的劍尖驀地一歪，刺入那「殺手」身旁的地上。

按理，祝文放雖則遭到那「殺手」的暗算，在那樣近，劍尖距離對方心胸不到半寸的距離下，絕對能夠刺入對方的心胸上，但却竟然刺歪，簡直不可能。

但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你道祝文放那一劍爲何會刺歪？

原來那「殺手」在那霎間以左手拍在祝文放的劍尖上，而他的左手掌上，赫然握着一塊呈彎月形的小鐵塊！怪不得他無懼那鋒利的劍刃將他的左手掌切開來，並且能夠將祝文放的長劍拍開。

八俊全部目睹師尊驟遭暗算，但却來不及加以救援。

那一下驟變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教他們無從應變。

祝文放一劍刺歪，長劍入地足有半尺深淺，上身往前傾俯，僵住不動，臉上滿是驚、怒、駭、憤之色。

那「殺手」暗算得手，並沒有再向祝文放下毒手（絕對有機會），身形隨即往左疾滾開去，蹦跳起來，左手一揮，擲出一顆彈丸，接着縱身竄向階下。

那顆彈丸在震驚呆住的八俊之間的地上「波」一聲爆破，洩出一大團黑烟，瞬間將八俊罩住。

被黑烟罩住的八俊立時發出一陣猛烈嗆咳，急急從黑烟中奔突出來，全都掩眼捂鼻，咳個不停，那裏顧得了去追截那個「殺手」。

原來那團黑烟散發出一股異常辛辣難聞的氣味，八俊才嗅到便劇烈嗆咳起來，咳得眼淚鼻涕直流，睜不開雙眼。在這情形下，可說自顧不暇，那裏還能夠對付那個「殺手」。

因此，那個「殺手」得以從容逸去。

待到八俊抹去淚水，強抑咳嗽，張開眼來，那個「殺手」已失了踪影。

而此時，八俊亦顧不了追截那個「殺手」，顧着師尊要緊，七嘴八舌呼叫一聲：「師父！」先後撲前去扶持師父，不看猶自可，看清楚後，八俊都如五雷轟頂，神情驚震，駭然欲絕，悲呼聲聲：「師父……」

長劍入地，身形前俯，整個人有如木雕般僵住的祝文放原來已氣絕身亡。

從他頸項及臉面皆泛黑的情形來看，絕無疑問，乃是中毒身亡。

換言之，射入他胸膛上的那口飛針，肯定淬了劇毒。

祝文放可謂死得寃枉——死不瞑目。

「大師兄，師傅是中了劇毒之物身亡……」八俊中排第二的唐人俊悲憤得語不成聲：「那個殺手好卑鄙可惡！出其不意暗算師傅……無論上天入地，也要找到那個卑鄙惡毒的傢伙，將他碎屍萬段，替師傅報仇！」話未落，便轉身往外衝。

「二弟！別魯莽衝動！」董其俊急不迭加以喝止：「料理師傅他

老人家的身後事要緊，事有輕重緩急，這個時候一切不可自亂陣脚。」

八俊之首的董其俊一向穩重老成，頭腦精明，甚得師尊祝文放器重及一衆師弟信服。

老六李玉俊眼中含淚、悲憤地道：「大師兄，殺師之仇不共戴天，咱們若不立刻找尋那個兇徒，難道待他逃之夭夭才找他報仇？恐怕比大海撈針還難……」

老四馬元俊截道：「六弟，大師兄所言甚是，替師傅報仇固然重要，可是，料理師傅的身後事更加重要！古語有云：死者已矣，入土爲安，待辦過師傅的喪事後，咱們傾盡本莊之力，務必找到那個該剮的殺手，取其狗命替師傅報仇！即使上天入地，下火海上刀山，在所不辭！」

老八梁廣俊握拳道：「六師兄說得對，小弟不相信傾盡本莊之力，找不到那個卑鄙陰毒的無恥殺手，取其狗命替師傅報仇！」

老三何廷俊霍地跪倒下去，悲沉地道：「師傅，您老人家瞑目吧，弟子必取那狗賊之首級，剜其心肝，以祭你老人家之靈！」

其餘七俊「叭」地跪倒下去，握拳起誓。

＊　＊　＊

中州。

東郊。

翠薇園。

園內繁花盛放，楊柳翠綠，蝶舞花間，遊人處處。

驀地，正在花樹間倘佯觀賞的遊人紛紛佇足而觀，不少仕子女子口裏發出讚嘆聲：「好一個天仙化人。」

「名不虛傳，顧家小姐果然天生麗質，冰肌玉骨，芙蓉如面，不愧大美人之稱。」

「此姝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見。」有人讚吟。

「玉桂，如今你見到顧家小姐的秀色，相信我沒有誇大其辭了吧！」

「唉，小妹自慚形穢，恨不得一頭鑽到地下去。」

「天下間竟有如此絕色佳麗，小生有幸得睹，此生不枉矣。」

只見一條花徑上，兩個俏丫鬟擁着一個身穿素白衣裙，髮髻如雲、貌如天仙的麗人嬝娜行來，大概是人比花嬌吧，兩隻彩蝶居然被引得追繞着那麗人。

那麗人巧笑倩兮，舉止大方，大概見慣了這種受人讚美的場面，面對那些佇足而觀，發出驚艷的遊人，顯得落落大方，毫不靦覥害羞。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此語不虛啊。」一個書生禁不住呢喃出聲。

走在左面那個小丫頭剛好聽到。俏眼微睜，瞪了那書生一眼，啐道：「癩蛤蟆！」

有兩個漢子直看得口角流涎，目光發直。

那麗人聽聞俏婢之言，微微回首道：「綠荷，又忘了我的訓誨？」

左面那俏婢吐吐舌頭道：「小姐，婢子知道，下次不敢。」

「若能一親香澤，死無憾矣。」又一個讀書人禁不住脫口說出來。

那麗人却聽而不聞，兩個俏婢却狠狠地瞪了那個讀書人一眼。

一句話：那位人稱顧家小姐的麗人所經之處，莫不引人注目。

直到顧家小姐與兩個俏婢嬝嬝走入一條竹徑深處的庵堂內，那些遊人「意興」未盡地各自繼續遊玩，但却有幾個登徒子意欲一親芳澤，尾隨進入庵堂，可惜却大失所望，因顧家小姐進入庵堂後便失了踪影，幾個登徒子在庵堂內遍尋不獲。

至於顧家小姐何以在進入庵堂內便失了芳踪，只有庵堂內的尼姑才知曉因由。原來顧家小姐進入庵堂後，便馬上直入住持寶蓮老尼的靜室，難怪那幾個登徒子入「寶山」空手回。

距庵堂約十丈開外的一個小土丘的老松下，站着一個年紀不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兩眼痴痴地呆望着庵堂，口裏夢囈般喃喃道：「世間竟有如此絕色動人的女子……若非親眼目睹，實難教人相信……我不是在做夢吧……」陡地一掌拍在老松樹身上，震得那棵老松一陣震動搖晃，松針紛紛落下，而那年輕人亦登時恍似從夢中驚醒過來，雙眼微睜，眼中迷惘疑惑之色盡去，變得明亮起來，邊撫着縮回去的手掌，邊讚嘆地道：「有幸得睹如此絕色佳人，何幸之有，不枉到此一遊，要是有幸能結識此佳人，死無憾矣。」眼中閃射出熾烈興奮之光。

可是，那年輕人很快便頹然垂首搖頭，長嘆一聲，「像我這種人，配麼？即使那位佳人不嫌棄，我也自慚形穢啊！別痴心妄想了，徒自傷神亂心。」話雖如

此，他仍然戀戀不捨地望着那座庵堂，毫無離去之意。

足足在老松下站了差不多一個時辰，那年輕人才懷着失落的心情，走下小土丘，從土丘後一條小石徑走去。

* * *

顧家在中州城中可謂赫赫有名。

提起中州大俠顧豪章，中州城中敢說無人不識，即使三歲小兒也知曉其名。

顧豪章以一雙鐵掌飲譽江湖，亦以俠名受當地百姓敬重推崇。

顧豪章年近五十，夫人溫氏早已謝世，有一女，居於城南之大宅內，顧麗如仍待字閨中。

對於女兒，顧豪章視如掌珠，一直不捨得將女兒輕易許配人，以至女兒年華二九，仍是待字閨中。

你道顧麗如是誰，不就是艷壓中州城，那在翠薇園出現，令到遊人驚艷的顧家小姐。

有一個如此美麗動人，目睹的人皆驚爲天人的女兒，做父親的怎捨得將她早早（草草）嫁出去。

顧豪章可說對女兒寵愛有加，不要說出言責備，即使語氣稍重的話，從不曾對女兒說過一句。

難得的是，顧麗如並沒有因愛寵而養成驕縱乖僻之性情，一樣溫婉可人，教人喜愛。

家裏有一個絕色美人的女兒，仍待字閨中，誰家不想兒子娶之爲媳婦，因此，到顧家提親的人雖不至於門檻爲穿，可也絡繹不絕。來提親的人並沒有因爲顧豪章擇婿之嚴而却步。

——誰不想獨佔花魁，娶得美人歸。

這一日，又有人來提親。

來提親的居然是一個中年文士，而不是慣常所見的媒人婆。

那中年文士自稱姓余，名文士，受城北萬豐莊主石萬斗之托，替石莊主之二子石庭滿來提親。

顧豪章雖是個武人，但亦通文書，並不是粗人一個。聽聞下人稟報有人來提親，照例着下人請那個到來提親之人到偏廳相見。

下人帶余文士來到偏廳，請他在左手一張椅子上坐下，一個女婢隨即送上香茗，待余文士喝了一口茶，那個下人才請余文士

不速之客出招點倒守門大漢。

稍待一會，然後退出偏廳。

那個奉茶的女婢送上香茗後，也退入偏廳後面，此時偏廳內只剩下余文士一個人。

余文士並沒有爲偏廳內只剩他一人而無聊地四周打量張望，端端正正坐着，拿起杯子喝了兩口茶，才偏首抬眼，瞧着掛在偏廳當中的一副對聯，臉上露出欣賞的神色，不自覺嗡動嘴唇，無聲地吟了一遍，情不自禁脫口低聲說出來：「好一副絕妙對聯！」

話聲出口，自那個女婢進入廳後的甬道口走出一個昂藏七尺老者，口裏打個哈哈。「余先生，對不起，要你等候，老夫失禮了。」邊說邊向余文士拱手一揖，同時向當中擺放的一張椅子走去。「余先生人如其名，果然是個風雅之士。」

余文士馬上站起來，向那老者拱手行禮道：「不才余文士，見過顧老爺。」

那昂藏七尺老者原來就是顧豪章——顧家之主。

顧豪章向余文士作了個請的手勢道：「余先生毋需多禮，請坐。」

余文士拱手道一聲：「顧老爺，請。」然後坐回下去。

顧豪章落座，目注余文士。「余先生請用茶。」

別看顧豪章身高七尺，而且是個習武之人，相貌並不粗豪，長得長眉細目，直鼻方口，頷下留着數寸長的短髯，舉止間流露出一種不凡氣度。

余文士拿起茶盞作了個回敬的手勢：「請。」喝了一口茶，放下茶盞，「顧老爺想必已知悉不才之來意。不才承敝東家懇請，不得不勉爲其難，到貴府上說媒提親。」

顧豪章抬手輕輕拈一下頷下短髯，含笑道：「老夫已從下人口中得悉先生來意。很抱歉，老夫還是那句話：小女得蒙貴府二公子垂青，不勝榮幸。可是，請先生回覆貴上，小女蒲柳之姿，實配不上貴府公子。請貴上另覓人爲媳，要先生白走一趟，老夫向先生致歉。」抱拳向余文士一拱。

余文士拱手還禮，口裏道：「顧老爺客氣了。顧老爺既如此說，不才不敢再喋喋不休。不才打擾了，告辭。」隨即站起身。

顧豪章起身道：「想不到余先生是個如此爽快之人，先生請慢行，老夫還有話跟先生說。」

余文士大感意外道：「顧老爺請說。」

顧豪章目注余文士道：「請恕老夫唐突，請問先生在石府所供何職？」

余文士答道：「說來慚愧，不才蒙敝東聘爲西席。」

顧豪章目光凝注道：「請問石翁何時禮聘先生爲西席？以老夫所知，石府本聘有一蘇姓老夫子爲西席的啊。」

余文士在顧豪章的注視下，一直神態從容：「回顧老爺，不才乃於天前被敝東聘爲西席。不才聽敝東言，蘇老夫子因患哮喘之病，於半月前向敝東請辭，返鄉養病。」

顧豪章「哦」了一聲。「原來如此。」一頓，接道：「請問先生何處人氏？」

余文士答道：「不才祖籍關西，遊歷至此，盤川將盡，幸蒙敝東收留……」

顧豪章含笑道：「先生飽學之士。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佩服，佩服。」

余文士拱手謙道：「顧老爺過獎了，不才不學無術，一無是處……」

「先生太謙了。」顧豪章臉露敬重之色，「先生請。」

「顧老爺請止步，不才告辭。」余文士向顧豪章拱手一揖。

顧豪章抱拳還禮：「先生好走，請恕老夫不送。」接向外呼喚一聲：「送余先生。」

就在那霎間，余文士右袖陡揚，數點寒光自揚開的袖口疾射而出，射向顧豪章頭胸要害。

余文士居然向顧豪章突施襲擊！

顧豪章可是做夢也料不到，余文士這個石府西席會冷不防向他驟施毒手，在這情形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施展一招鐵板橋——上身向後拗仰，「嗤嗤」掠空聲中，硬是被他險險避過那數點暗器。

顧豪章不愧是中州城中數一數二的高手。

余文士似乎早已料到顧豪章能夠避過他那一着暗算，就在顧豪章施展鐵板橋的剎那，左手疾動，寒光乍閃，飛削向顧豪章下盤。

饒是顧豪章於施展鐵板橋的剎那，腳下發力一蹬，倒仰的身形向後倒射，仍然着了余文士的道兒——左腿膝下被寒光削中，登時張口發出一聲痛吼：「有刺客！來人呀！」左腿鮮血洒洩、倒

射出七八尺外，一屁股跌落地上，但却疾忙往橫翻滾。

「嗤」的一聲，一道寒光飛刺落顧豪章剛才跌落的地上，濺起一蓬星火。

原來他於倒射出去的刹那，瞥到余文士縱身追殺，及時橫滾開去，避過余文士那一下追刺。

余文士刺出的是一把利劍。

顧豪章剛才那一聲吼叫驚動了府中各人。最先現身趕到的，乃是站在偏廳外聽候吩咐的那個下人。「大膽兇徒，膽敢行刺我家老爺！」叱喝聲中，揮刀抄斬余文士。

原來顧家的下人都會兩下子。

余文士毫不理會那個顧家下人，左手向後一揚(此時他已劍交右手)品字形向那下人打出三點暗器，右手劍同時閃電般追刺顧豪章。

「呃」一聲，那個下人祇能夠應付一枚射來的暗器，餘下兩枚暗器皆射在他身上，登時跌倒下去。

此時，急呼怒叱聲此起彼落，七八個顧府中人飛撲而來。

顧豪章負傷忍痛在地上疾滾，避過余文士連番追刺。他很想喝問余文士乃是何許人，因何出手刺殺他。可是，此刻他無暇發問。

他心頭全力應付余文士的追刺。

接連五六劍刺空的余文士陡地改刺爲劈，劈出的劍勢將顧豪章的去路封死。

顧豪章剛好滾避到左面那排椅子前，情急之下，一手抓住一條椅脚，砸向劈下來的利劍。

「截住那刺客！不要讓他跑了！務必將他拿下！」一聲急促而又嬌脆的怒喝聲傳來，一條嬌娜的身形自外輕巧如飛仙般，自外掠射入偏廳上。

「刷」的一聲，利劍將木椅劈開，顧豪章早已乘機往回一個側身，飛脚踢向余文士下身要害。

顧豪章不愧是顧豪章，一着連消帶打，逼得余文士不得不收劍斜斜跳開一步，手上利劍順勢回撤，削向顧豪章踢起的左腿。

顧豪章那一脚志在「退敵」。眼見目的已達，馬上收腿往外側滾，右手在地上一撐，蹦跳起來。

余文士一劍削空，左手疾揚，口裏喝一聲：「看打！」右手劍同時疾刺顧豪章。

余文士那一劍根本夠不上距離刺中顧豪章。

前車可鑑，顧豪章以爲余文士又發出暗器，不敢怠慢，急忙跳開去，順手抄起一張椅子，砸向余文士。

余文士一劍直刺向砸來的椅子，「颯」一聲，劍尖刺穿椅板，那刹間「嗤嗤」兩聲，劍尖竟然接連激射出兩枚牛毛細針，射向顧豪章胸腹要害！

「該死兇徒，勿傷我爹爹！納命來！」劍隨聲到，一道劍光電閃般刺向余文士背側部位。

余文士急不迭抽劍閃避開去，那道劍光疾從他身側刺過，祇差毫釐便被劍鋒所傷。

余文士揑一把冷汗，口裏叱喝一聲：「找死！」手上利劍反手撩向那出劍將他逼退開去的人。

可是，當他隨着劍勢回身瞥到那人的模樣時，禁不住神色驟變，登時劍勢一空，張口發出一聲無聲的驚叫。

你道及時趕到，一劍逼開余文士的人是何許人，看清楚，原來是一個天仙化人般的絕色少女！

怪不得余文士會目瞪口呆。

那就是驚艷！

余文士也不例外。

殺手也是人啊。

那絕色少女不是別人，正是顧豪章之女——顧麗如。

「妳……」余文士脫口一聲，目中射出驚詫莫名的目光。

「兇徒，納命來！」顧麗如怒不可遏的模樣居然一樣動人心弦，一劍刺向余文士。

余文士目光一變，居然不出手還擊，身形急退，同時左手往地上擲落一顆彈丸，「波」的一聲，一團黑烟向地上爆發起來，迅即瀰漫擴散，將他遮蔽起來。

那絕色少女——顧麗如急忙閃開去，以免遭到在烟霧籠罩中的余文士暗算。

「颼颼颼……」七八條漢子衝掠入偏廳上，口裏發出連聲吆喝。

那七八個漢子乃是顧家的護院及顧豪章的弟子。

驀地「嘩啦」聲暴響，余文士「破烟」射起，一頭撞破瓦面，穿了出去。

「追！務必將那刺客截住！絕不可讓他跑掉。」發出怒喝聲的是顧豪章的大弟子馬天馳。但他並沒有參與追截，逕自掠向顧豪章那面。

原來馬天馳瞥見師父倒在地上，手上猶自緊握着那張被刺穿的椅子，僵木不動。

二弟子周勃跟三弟子方挺呼應一聲，與五個護院騰身射起，撞破瓦面，追截余文士。

「爹……」顧麗如驚呼一聲，撲向倒地不動的父親。

顧豪章對女兒那一聲驚呼毫無反應。

「師父……」馬天馳掠到顧豪章身前，一眼看到師父臉泛黑氣，驚震欲絕。

他已看出師父經已中毒身亡。

「爹呀！」顧麗如亦看出父親凶多吉少，心膽俱碎，不顧一切撲向父親，欲抱起父親。

「師妹……」馬天馳急忙一手拉住顧麗如。「師父已中毒身亡，別碰師父，小心沾毒！」語帶悲哭之聲。

顧麗如掙扎着要撲落父親身上，口裏悲嘶：「不！我爹不會死！大師兄，快救我爹呀！」

馬天馳流淚悲痛地道：「師妹，別這樣，師父他老人家確實……身亡。」

「爹……」顧麗如慘叫一聲，身子一軟，暈死過去。

馬天馳急忙一把扶住顧麗如，口裏連聲驚急呼喚：「師妹，師妹！醒醒啊！」一時間手足無措。

這些年來，他未曾遭遇過如此驚天動地的事故，因此，難怪他不知所措。

幸好這時有幾個男女下人先後趕到，兩個僕婦丫鬟抱過顧麗如，好讓馬天馳與幾個男僕將顧豪章僵硬的屍體抬放在一張椅子上，看看是否還有救。

顧豪章已沒救了——經已氣絕身亡。

那些下人眼見家主身亡，莫不驚惶悲傷。

馬天馳這時反而鎮定下來，一面吩咐僕婦丫鬟將顧麗如抱回房間好生照顧，一面吩咐下人佈置地方停放顧豪章的遺體。

剛安置好顧豪章的遺體，周勃與方挺及五個護院先後返回來。方、周兩人聽聞師父遇害身亡，彷似當頭響了個霹靂，悲痛莫名，哭叫着奔往剛佈置好的靈堂。

五個護院亦大驚失色，跟隨周、方兩人趕去看個究竟。

周、方兩人搶入靈堂，哭叫一聲：「師父……」跪在靈床前。

靈堂上一片愁雲慘霧，府中上下人等，幾乎都跪在靈堂上，馬天馳默默跪在靈前燒冥鏹。

五個護院亦一齊跪下去，向顧豪章的遺體三叩首。

周、方兩人邊叩頭邊涕淚交流，陡地，周勃擰身回首悲嘶道：「大師兄，師父因何會身亡？」

馬天馳抬起滿是淚痕的臉，悲痛地道：「二師弟，師父乃是中了那個該死的刺客的毒，當場氣絕身亡，愚兄與師妹警覺時，已欲救不及。」

「殺師之仇不共戴天！」周勃目眥欲裂，握拳切齒：「若不手刃那刺客，誓不爲人！」

「周少兄的心情愚叔感同身受，還望三位少兄節哀順變。」護院頭兒項力持開口勸慰馬、周、方三人。「千萬別亂了方寸。否則，恐怕很難盡快緝兇，爲東翁報仇。」

項力持雖是顧府護院頭兒，在江湖上却大有名頭，人稱八臂刀，他之所以在顧府屈就護院頭兒一職，乃因看在他與顧豪章的交情份上。

原來項力持與顧豪章交情頗深，少說也相識了二十年。而顧豪章亦從不以護院視之，對他禮待有加，以兄弟相稱。

顧豪章三個徒弟及女兒顧麗如亦稱項力持爲叔叔。

馬天馳強抑悲痛，抹淚道：「項大叔所言甚是，項大叔江湖閱歷豐富，還請項大叔檢查一下師父是中何毒致死，好讓馬天馳與師弟循此線索追查行兇之刺客，將之擒殺以報師父之大仇。」

項力持點頭道：「愚叔正有此意。」話落，走到靈床前，揭開覆蓋在顧豪章屍體上的白布，先仔細在顧豪章泛黑的項頭部位檢視一遍，跟着動手解開他的衣衫。

馬天馳師兄弟三人都緊張地瞧着。

項力持在顧豪章袒露的上身細細檢視了一會，終於有所發現，分別從顧豪章的左乳下及心胸部位以內力吸出兩根牛毛粗細的寸長細針，隨即脫口失聲道：「黃蜂針！顧翁中的是歹毒無比，中者必死的黃蜂針！」

「黃蜂針！」馬、周、方三人同時變色失聲叫出來。「天馳聽師父生前說，月前祝家莊祝莊主就是死在一個殺手所施放的黃蜂針下！」馬天馳補上一句。

項力持點頭道：「不錯！祝文放大俠正是死在黃蜂針下，江湖

傳聞，那是一個江湖殺手使用的獨門歹毒暗器，在祝大俠遇害之前，已先後有兩個武林人物亦爲黃蜂針所殺。一爲江南拳王江北斗大俠；一爲漢中玉面金槍郎俊仁大俠。想不到……」下面的話他突然咽住。

「項大叔，可知那個該死的殺手是何許人？」方挺急不及待問。

項力持搖搖頭道：「江湖中人雖聽聞有此人，但却無人知其眞正身份。因爲他每一次殺人，皆非以本來面目示人，因此，即使有人目睹其人之面目，亦無從憑此追查下去。」

周勃情急地道：「項大叔，那咱們豈不是無法追查到那殺手的行踪下落？」

「確實很難。」項力持嘆口氣道：「我敢打賭，那殺手刺殺顧翁時所顯露的面目，並非他的本來面目。」

馬天馳接口道：「我已派人到石府查詢，很快便知眞僞。」

原來馬天馳聽聞那個帶領余文士到偏廳去見顧豪章的下人說，那殺手——余文士——自稱是石府西席，奉主人石萬斗之命，到來提親，他馬上派了兩個下人趕去石府查證。

項力持搖首道：「若無猜錯，那殺手乃是冒充石府西席之名，石府根本沒有這個人。」

話聲未落，兩個下人急匆匆奔來，領頭一人年約三十出頭，先向馬、項等人抱拳行禮，然後道：「回馬公子，小的兩人趕到石府查問，石老爺聽聞出了事，親自接見小的兩人。對於小的兩人所問，石老爺連稱石府並無聘請一個名叫余文士的西席。石府的西席蘇先生確是在旬日之前辭退回鄉養病，西席一位至今仍然虛懸……」

周勃咬牙切齒道：「卑鄙！大丈夫敢作敢當！那該死的殺手簡直不是人，比龜孫王八還不如！」

「不管他是甚麼東西，上天入地，我也要將那東西揪出來，斬首剮心，以祭師父在天之靈！」方挺握拳互擊，「啪」然作聲。

「果然不出項大叔所料，那殺手托詞前來行刺師父。」馬天馳顯得比兩師弟冷靜。「如今線索已斷，項大叔，依你之見，該如何着手追查？」

項力持沉吟道：「這個……唯今之計，咱們唯有從速派出人手，沿着那個殺手逃逸的方向擴大範圍追踪搜尋，冀望有所發現。不過，恐怕……會大失所望。」

「既然唯今之計，祇此一法或許能夠擒殺那殺手，唯有一試！」馬天馳年紀不很大，却甚有決斷：「項大叔，天馳打算傾盡人手，追尋擒捕那殺手。」

「嗯！」項力持點一下頭道：「馬上去召集人手。」

片刻後，除了留下來的有限人手外，馬天馳師兄弟三人跟項力持帶領數十人離開府宅，往城西那面奔去，追尋搜捕那個殺手——自稱余文士的人。

出示信物脫嫌疑

顧麗如醒來後，第一句話便問待在房中看顧她的丫鬟綠荷。「我爹呢，我爹怎樣了？快說啊！」

綠荷眼圈一紅，欲言又止，顧麗如情急氣生道：「綠荷，說話呀！」

綠荷知道不說不成，吞吞吐吐道：「小姐……千萬要……鎭定，老爺……老爺……毒發身亡了。」

「爹……」顧麗如悲慘地呼叫一聲，身子搖晃一下幾乎暈倒，嚇得綠荷慌不迭一把扶住她。

「小姐，醒醒啊！老爺……不能復生……節哀順變啊……」綠荷不知怎樣開解小姐，唯有將想到的話說出來。

呆了般，好一會也不說話的顧麗如突然悲不可抑地號哭起來，邊哭邊叫道：「我要去看看爹！」掙開綠荷的扶抱，跳下床，往房外跑去。

綠荷忙跟着追出去，道：「小姐，別跑得那麼急啊！小心跌倒啊！」

附近幾個丫鬟僕婦聞聲欲攔截顧麗如都趕不及，唯有跟綠荷追着。

顧麗如一個勁跑到靈堂(其實有下人帶領)，一眼看到父親屍體停放在靈堂上，登時號啕大哭，撲倒在靈堂前，隨後趕到的丫鬟僕婦看在眼內，莫不心酸神傷，流下淚來。

靈堂上被顧麗如那杜鵑啼血，巫峽猿啼般的哀哭聲喧染得一片愁雲慘霧。

那些丫鬟和僕婦都不知如何勸慰顧麗如，突然間，一個下人快步而來，看到在靈堂上哭得死去活來的顧麗如，不知如何是好，急道：「綠荷姐，小姐……這個樣子……怎辦才好？」

綠荷忙抹淚道：「福全，說甚麼啊？」

那個下人福全急急道：「綠荷姐，大門外來了一個年輕公子，自稱姓唐，奉了川中唐家家主之命，特來拜望老爺，如今老爺……小姐又傷心欲絕，馬公子等人又外出追尋兇徒……如何是好？」

綠荷一時間也沒了主意，想了想，才道：「你快去招呼那位唐公子到前廳稍待，我這就跟小姐說。」

福全連聲稱「是」，急急腳往外走。

綠荷轉身往靈堂上哭成淚人般的顧麗如看去，猶豫了一下，移步往靈堂內走去，安慰道：「小姐，別太傷心，小心身子啊，老爺在天有靈，也不想看到小姐妳這個樣子。請小姐稍抑悲傷。看門的福全適才說，有一位唐公子自川中到此，自稱奉了唐家家主之命，特來拜望老爺，婢子已着福全招呼那位唐公子到前廳稍坐，家裏除了小姐外，沒有別的主事人。小姐這個樣子……如何見客？要不要打發那位唐公子……」

顧麗如忙强抑悲傷，抽泣道：「不，好好招呼那位唐公子，我爹跟川中唐家家主唐毅交情深厚，他的家人千里迢迢到來，怎能如此打發那位唐公子離去。說甚麼也要面晤，免得失禮唐家。」

綠荷馬上扶起顧麗如，離開靈堂，返回房間。

那些丫鬟僕婦及下人看到小姐止哀，都鬆了一口氣，慢慢散去。

顧麗如在綠荷陪伴下，來到前廳時，臉上雖仍有哀容，但心情已平復了很多，有一種教人心碎的悽哀之美。

正在前廳內陪着客人的福全看到小姐到來，忙對那位坐在左手一張椅子上的年輕人道：「唐公子，我家小姐來了。」

那位年輕人——唐公子，彬彬有禮地向在前廳的顧麗如抱拳施禮道：「顧小姐，在下唐雲川，奉敝家主之命，特來拜候顧世伯前輩。」

顧麗如邊抬眼打量自稱唐雲川的年輕人一眼，邊還禮道：「有勞唐公子遠道前來……」突地鼻子一酸，美目含淚，咽喉哽咽，無法再說下去。

唐雲川目睹玉容含悲的顧麗如突然眼泛淚光，哽咽難語，驚詫異道：「顧姑娘……何事……悲傷？莫非……」

顧麗如强忍悲痛道：「唐公子請坐，小妹……失態，失禮了。」急急以絹帕拭淚。

唐雲川滿腹疑惑，站着沒有坐下來，道：「顧姑娘，請問顧世伯……」

顧麗如聽聞唐雲川問起父親，才强抑下去的悲痛登時有如缺堤河水，眼中淚如泉湧，失聲悲哭起來。

在旁陪伴的綠荷慌忙低聲安慰道：「小姐……請千萬節哀……」那知道她亦禁不住流淚悲泣起來。

唐雲川登時驚慌失色道：「顧姑娘，發生了甚麼事？莫非顧世伯……」

福全邊抹淚邊忍不住道：「唐公子……我家……老爺……於個多時辰前，遭殺手刺殺身亡。」

唐雲川臉色驚變，失聲道：「顧世伯遇刺身亡！顧姑娘，此事當眞？」

顧麗如有如梨花帶雨，悽然點頭，泣道：「家父確實遇刺身亡。小妹悲痛難抑，以至……失禮唐公子，望唐公子見諒。」

唐雲川呆了呆，吸口氣，急忙道：「顧世伯……不幸身亡，令人悲痛莫名……顧姑娘的心情，在下感同身受。想不到……顧姑娘，在下欲到靈前吊祭顧世伯，一瞻遺容……」

顧麗如止泣道：「請唐公子隨小妹到靈堂。」

唐雲川隨顧麗如主婢到靈堂上，一直低垂着頭，表面上看上去顯得頗悲哀，實則他的心情異常複雜。幸好沒有人留意到他臉上變幻不定的表情變化，否則，必然感到奇怪。

唐雲川一直跟着顧麗如主婢身後往靈堂走去。來到靈堂上，顧麗如忍不住又悲泣起來，在旁扶持的綠荷唯有不住低聲慰解。

唐雲川站在靈前垂首默哀了一會，突然跪下去，三叩首，然後才站起來，接過一個下人遞給他的一炷香，恭恭敬敬地插在靈前的香爐上。跟着在一個下人的帶領下，到靈案後瞻仰顧豪章的遺容。

當他一眼看到顧豪章那紫黑的面目時，不禁倒抽一口冷氣，臉色連變。默默看了兩眼，示意那個揭開白布的下人蓋回去，然後走到顧麗如跟前，握着拳頭憾

然道：「顧小姐，可知道刺客是何許人？」

顧麗如此時已止了悲泣，咬着嘴唇搖頭道：「不知道。那刺客冒名頂替而來，乘家父不備，向家父出手，以毒針暗算家父。」

唐雲川目光閃動一下：「毫無頭緒？」

顧麗如搖搖頭。

唐雲川微吁口氣道：「顧姑娘，顧世伯……之事，在下不知……怎樣說，還望顧姑娘節哀順變，若有用到在下之處，在下義不容辭。」

顧麗如用力咬咬嘴唇道：「唐公子盛情，小妹心領，唐公子遠來是客，不敢有勞唐公子。」

唐雲川慨然道：「顧世伯與寒家交情匪淺，在情在理，在下亦該出一份力。」

顧麗如感激地道：「家父遇害之事，寒家自會全力緝兇。小妹自問寒家有能力緝拿兇手，唐公子遠來是客，本該好好招呼，奈何家父遭逢不幸，不便招呼唐公子在舍下稍住，請唐公子見諒。」

唐雲川忙道：「這個，在下明白。在下且在附近投棧，待顧世伯舉殯，理該送殯。顧姑娘，在下告辭了！」

顧麗如也不挽留，吩咐一個下人送唐雲川出去。

唐雲川走後不久，馬天馳與兩個師弟，還有項力持先後回來。

看到師妹顧麗如並沒有如想像般悲痛，跪在靈前一旁默默燒着冥鏹，馬天馳放下心來，師兄弟三人先默哀一會，才上前跟師妹說話。

「大師兄。」顧麗如不等馬天馳開口說話，已悲喚一聲，兩眼又淌了下淚來。

馬天馳急忙加以安慰道：「師妹，師父他老人家……人死不能復生，師妹別太悲傷，無論上天下地，誓要擒殺那個刺客，以祭師父他老人家在天之靈！望師妹節哀順變。」越說，語聲越悲沉。

周勃、方挺兩人握拳齊聲道：「不殺那兇徒，替師父報仇，誓不罷休！」

項力持也上前道：「小姐，人死不能復生。眼下料理東翁的身後事要緊。妳的心情我很明白，身子要緊啊！」

顧麗如强抑悲痛，邊抹淚邊道：「大師兄、項大叔，可有頭緒？」

馬天馳呼一口氣，失望地搖搖頭：「咱們全力追尋，毫無發現，那刺客彷彿隱了形般，教咱們無跡可尋。」一頓，咬牙切齒道：「無論如何，愚兄誓要將那刺客揪出來！否則，有何顏面爲人！」

周勃憤然道：「師妹，我不相信那該死的傢伙躲上天匿入地，祇要世上有這個人，咱們便一定能夠將他擒殺，替師父報仇！」

「大師兄、二師兄，那傢伙既不會飛天，復不會遁地，依小弟之見，那傢伙絕不會逃出很遠。說不定就匿在附近不遠的地方，咱們祇顧一直追尋下去，因而找尋不到那傢伙的踪跡。」方挺將他的見解說出來。

項力持連連點頭：「嗯，與我之想法不謀而合，依我所猜，那刺客不但是個異常狡猾之徒，且擅於變換身份，我猜那刺客此時極可能已改變身份，變爲另一個人。否則，咱們絕不可能追尋不到他的踪跡。」

馬天馳憂急地道：「項大叔所言不錯的話，咱們要找尋到那刺客，豈不是有如大海撈針，無從着手。」

項力持忙道：「馬少兄，千萬別灰心，凡事皆有跡可尋。這方面無從下手，可從另一面着手追尋，總有途徑可追尋到那刺客的身份下落，祇要鍥而不捨，毫不氣餒。」

「項大叔所言極是！」馬天馳晃動拳頭道：「俗語有云：世上無難事，祇怕有心人。」

「項大叔江湖閱歷豐富，這件事要項大叔多多擔待。還望項大叔念在與我爹……」說到這裏，語悲咽，說不下去。

項力持慨然道：「小姐，請放心，我自當全力以赴，義不容辭。」

「項大叔，謝謝你。」顧麗如向項力持拜謝。

項力持忙搖手道：「小姐別這樣，折殺我了。說起來，愚叔忝爲護院頭兒，却未能阻止此事發生，又不能救護東翁，實有失職之處。在情在理，我亦應責無旁貸，務須將那刺客擒殺，以補過失。」

顧麗如忙道：「項大叔，我爹之死，過不在你，毋須疚責。差點忘了告訴你們，在你們回來之前，有一個自稱川中唐家的人來拜望我爹。」

「川中唐家的人？」馬天馳疑惑地道：「此人姓甚名誰？」

「唐雲川。」顧麗如道：「據他

說，乃是奉了唐家家主之命，順道來拜望我爹。」

「川中唐家與師父他老人家交情深厚，唐門主着人順道來拜望他師父老人家，毫不出奇。」馬天馳臉上疑惑之色未退道：「以前，唐門主亦有遣人到來拜望師父他老人家，皆是唐門主的子侄輩。師妹，那人多大年紀？可知道在唐家中的身份？」

「約二十四五年紀。」顧麗如道：「至於他在唐家的身份，他沒有說，我也沒有問，因此並不知道。」一頓，接問道：「大師兄可是有所疑？」

馬天馳抓抓頭道：「有那麼一點點，但又說不上來。發生了……如此不幸之事，分明有人要對付咱們，因此，這個時候凡事皆要小心在意，免得被人乘虛而入。」

顧麗如天眞地道：「大師兄，那個唐雲川看上去不像是個奸狡之徒，長得相貌端正，而且又不是沒有來歷。」

周勃馬上打斷師妹的話：「師妹，古語有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知人口面不知心啊，別忘了刺殺師父他老人家的那個該死之徒，正是假冒石家西席之名，謊稱來替石家提親，才能乘虛而入！」

項力持附和馬、周兩人的話：「小姐，馬少兄和周少兄所言甚有道理，這個時候突然跑出這麼一個人來，誰敢說此人不是假冒唐家之名，實則另有所圖？是了，我剛才竟然想不起來，以唐家門主與東翁之交情，若遣人來拜望東翁，一定會修書一封，着那人帶來送交東翁，轉達其意。小姐，那人可有帶來唐門主之書信？」

顧麗如愕然道：「項大叔，這……那人並無書信帶來。我甚少見客，那知道……這麼多啊！」

馬天馳接口道：「師妹，項大叔所言有理，以唐門主與師父他老人家的交情，怎會不修書一封交那人帶來呈交師父他老人家，看來那人之身份來歷頗令人思疑。」

方挺急躁地道：「大師兄，既然那人來歷可疑，咱們馬上去找他查問清楚！說不定那人跟那個刺客是一伙的，假冒唐家之人，來探查師父他老人家之……生死！」

周勃附和道：「大師兄，咱們馬上去找那個唐雲川。」

馬天馳點頭道：「別急，諒那個自稱姓唐的走不遠，愚兄有一件事要問師妹，」略頓一下，對顧麗如道：「師妹，那自稱姓唐的還說了些甚麼？」

顧麗如道：「他看過爹的遺容後，說會來送殯，暫且在附近找家客棧住下來。」頓一下接道：「大師兄，他要是來歷不明，還不馬上離開此地，還會留下來送殯？」她仍然不相信那個唐雲川是個可疑之人。

方挺不以爲然地道：「師妹，妳江湖閱歷尚淺，不知人心奸詐，看來妳上了那個唐雲川的當了！」

「不管如何，咱們也要去查個清楚！」方挺道：「絕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可疑之人！」

馬天馳對兩個師弟道：「還站着幹甚麼，到附近幾家客棧去找那個自稱姓唐的人。」話落，當先快步往外走。

顧麗如欲言又止，看着三個師兄往外走，顯得有點無奈。

項力持看在眼內，開口道：「小姐，防人之心不可無啊，那有這麼巧的？東翁剛……遇害，便來了那個自稱唐雲川的人。不管那人身份是眞是假，查個清楚，有利無害。」

顧麗如微微舒口氣：「項大叔，我明白。」

「你明白就好了。」項力持道：「我打算以飛鴿傳書，向唐門主查問，確定那人是否唐門中人。若是，敢情好，若是冒牌貨，便極有可能是那個刺客的同伙，甚至就是那個刺客！江湖傳聞，那個擅使黃蜂針的刺客，同樣擅於掩藏其本來面目，至今爲止，江湖上武林中從沒有人目睹其眞面目。」

顧麗如用力咬咬嘴唇：「若那人眞是假冒唐門中人的刺客，我絕不饒過他，將之碎屍萬段，方消我心頭之恨。」

「小姐，我這就去放信鴿。」項力持道。

顧麗如道：「這裏距川中唐門少說也有千里。大叔，信鴿往返要飛多少天？」

「八天左右。」項力持道。

「八天？」顧麗如有點擔心：「通常七天後便要擧殯下葬，萬一那個唐雲川送殯後便離去，即使得知他是個假冒之人，要找到他恐怕不容易。」

「小姐大可放心，若那人是個冒牌貨，我擔保他跑不掉。」項力

持用力握起掌頭。

* * *

馬天馳與兩個師弟周勃、方挺在一家叫安順的客棧找到唐雲川。

「閣下就是唐雲川？」馬天馳上下打量着唐雲川。「川中唐門中人？」

周、方兩人亦目不轉睛地打量着唐雲川。

唐雲川對於馬天馳三人找到來，起初顯得有點愕然，很快便轉趨泰然。「不錯，唐某正是川中唐門中人。」一頓，反問：「請問三位高姓大名，有何貴幹？」

馬天馳與周、方兩人先後報上姓名。

唐雲川馬上向馬天馳抱拳行禮。「原來是顧前輩之高足。唐某失禮了，請三位不要見怪。」

周勃仍然緊緊盯着唐雲川。「閣下怎知咱三人是家師之高足？」

唐雲川神態自若，含笑道：「唐某離開敝門之前，敝七叔親口所告，是故唐某得知三位乃顧前輩之高足。」

「閣下口中之七叔，請問是唐門中何人？」馬天馳眼中警惕之意沒減。

「敝七叔乃敝門門主。」唐雲川道：「唐某乃敝七叔之堂侄。」

「閣下自稱乃唐門中人，可有貴門之信物？」馬天馳仍板着一張臉。

「當然有。」唐雲川仍然含笑道：「凡敝門中人，皆隨身帶有敝門之信物，以資識別。」話落，從身上取出一塊上雕一個龍形唐字之玉牌，遞給馬天馳。「請馬兄過目。」

馬天馳伸手接過，仔細看了一遍，看出確是川中唐門中人獨有之信物，心中思疑大減，但仍有三分疑念，問道：「聽敝師妹之言，閣下乃是奉了唐門主之命，順道前來拜望家師，怎麼沒有敝門主之書信帶來？」

方挺加上一句：「以往敝門主若派人來拜望家師，皆有着來人帶上親手所書之信函！」

唐雲川對於馬天馳之疑問，並不感到意外，神態自若地道：「這次敝七叔之所以沒有着唐某帶上所書信函，乃因敝七叔抱恙在床，故而未能執筆，祇着唐某順道來拜望問候顧前輩。」

馬、周、方三人眼見唐雲川毫無破綻，雖則未盡釋心中所疑，但亦不好咄咄迫人，當下唯有改容相問：「唐兄，區區方才若

馬天馳急追前面可疑人物。

有不敬得罪之意，請唐兄不要見怪，多多包涵。唐兄也知道家師遇害之事，此際實不得不心存警惕……」

唐雲川搖手打斷馬天馳的話，道：「馬兄，唐某明白，唐某絕不會見怪。對於顧前輩之遇害，唐某心中大感驚痛，恨不得手刃那個刺客！」頓一下接道：「馬兄，聽顧前輩之千金說，顧前輩乃是中了黃蜂針之毒身亡……」

「嗯！」周勃搶着開口說話：「江湖上除了那個擅使陰毒手段施放黃蜂針的殺手，絕無別人！」

方挺此時戒心全消，接着開口說道：「唐兄，咱們起先思疑你跟那個殺手是一伙的，故此才來向你查問。如今證實你確是唐門中人，憑唐門主與家師的交情，咱們當然視你如朋友。」他完全相信唐雲川是川中唐門中人。

難怪方挺會相信唐雲川的身份，因唐家信物祇有唐家的人才隨身攜帶，那塊比銅錢大不了多少的青玉牌，足以證實唐雲川的身份無訛。

事實上，江湖上武林中的人，都是憑唐門那件青玉牌信物來辨證唐門中人的身份，除了唐門那幾個身份地位尊崇的門主長老外——因他們都是在江湖上武林中名頭響亮，出頭露面的人物，見識過他們的人自然多。

馬天馳雖亦釋疑，但心中仍感到有點不對勁似的，但一時間又說不出來，是以不像兩個師弟那樣對唐雲川那樣坦誠熱情。「唐兄請恕馬某唐突，不打擾了，告辭。」抱拳向唐雲川一禮，示意兩個師弟離去。

唐雲川抱拳還禮道：「三位，請恕唐某不留，改日到府上拜祭顧前輩時，再與三位晤談。」

周、方兩人向唐雲川抱拳一禮，隨大師兄離開客棧，返回顧府。

路上，周勃忍不住道：「大師兄，爲何對唐雲川那樣冷淡？既已證實他的身份無訛，論家師與唐門主的交情，咱們該對他熱誠相待。萬一他返回唐門，將咱們待他之情形告知唐門主，恐怕會惹唐門主見怪啊。」

馬天馳吐口氣，瞪了周勃一眼道：「二師弟，你就是相信人！師父生前常告誡咱們，絕不可以貌取人。雖說姓唐的身懷唐門信物，證實他身份無訛。但並不表示他是個可以信賴的人。二師弟，一時間我也不知怎樣說才好，總之一句話，對這個人，我心裏總覺有點不對勁。所以，我才會對他那樣冷淡。」

方挺一拍腦袋，衝口而出道：「大師兄說得對！師父他老人家常說，江湖險惡，人心難測，防人之心不可無。眼下發生了……師父他老人家遇害之事，確實不可輕易相信人！小弟剛才認爲姓唐的既是唐門中人，便不再提防，視他爲朋友，我錯了。」

周勃却不以爲然道：「大師兄，師父生前雖說不可以貌取人。但那個唐雲川長得一表人材，且持有唐門信物。小弟怎樣看，也看不出他是個心懷叵測之人，大師兄請不要多疑，免得有損師門與唐門之交情。」

馬天馳睨了周勃一眼，搖搖頭，欲言又止。

師兄弟三人甫來到靈堂，顧麗如馬上起身(此前她，直跪在靈前百寶盒旁燒冥鏹)，向馬天馳道：「大師兄，找到那個唐雲川嗎？」

「找到了。」周勃搶先答：「唐雲川身上帶有唐門以證實身份的信物。證實他實是唐門中人！身份來歷並無可疑之處。」

顧麗如臉容微寬道：「既然查明屬實，那就好了，不用疑神疑鬼。大師兄，我早說他不像個壞人。」

馬天馳悶哼一聲道：「師妹，別說了，商議一下師父的身後事吧。」

經過一番商議，決定向江湖武林同道發出訃告，風光大葬，至於舉殯日期，則定在七日之後。

* * *

馬天馳於吃過晚飯後，在飯廳外追上項力持，扯到一旁說話。

「項大叔，小侄總覺得那個唐雲川有點不對勁。可是，師妹與二師弟都相信他，而我又說不出他那裏不對勁，唉，不知如何是好。」

項力持深深盯了馬天馳一眼道：「馬世侄，不是出於妒忌，才看那個唐雲川不順眼吧？」

馬天馳怔了一下道：「項大叔，小侄不明……」

項力持輕笑一聲道：「馬世侄，你瞞不過我一雙老眼的，你敢說對師妹一點意思也沒有嗎？」

馬天馳登時臉上一熱道：「小侄……怎配得上師妹，怎敢對師妹有非份之想……」

「馬世侄，眞人面前還說假話？」項力持露齒直笑道：「不但愚叔看出來，你師父生前亦看出來了。」

馬天馳登時臊得連脖子也如火燒般熱起來，垂下雙眼，不敢與項力持目光接觸。「項大叔……師父……生前……有何……話說？」一顆心蹦蹦直跳，幾乎從口腔裏跳出來。

項力持促狹笑道：「你說的是那回事啊？」

馬天馳腦袋垂得更低。

項力持哈地笑了一聲，伸手拍拍馬天馳肩頭道：「有甚麼好害臊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古書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麗如那麼美的女孩子，日久相處之下，要是不動心的，祇有傻子！」

用力吸口氣，馬天馳抬起頭，正容道：「項大叔，正如你所說，對……師妹……恐怕鐵石心腸的人也會……動情。但小侄可以坦誠告訴你，對於那個唐雲川的看法，並無摻雜半點兒女之情，更不是出於妒意……」

「嗯，我相信你。」項力持道：「我自小看着你長大，你是個怎樣的人，我很清楚，老實說，那個唐雲川雖則證實是唐門中人，但我總覺他來得有點突兀！」

「這麼說，大叔與小侄也有同感了。」馬天馳喜道。

項力持點點頭道：「可是，並不能因此便認爲姓唐的有何不妥。不過，咱們對他切不可放鬆警戒。」

「項大叔，小侄欲夤夜去探查那個姓唐的動靜。」

項力持馬上搖頭道：「不用了，我早已派了人去暗中監視姓唐的一舉一動。」

「原來大叔早有安排，不愧是老江湖。」馬天馳由衷讚道：「對於家師他老人家遇害一事，請問有何高見？」

項力持抬手輕拈頷下短髯道：「這個，愚叔早已反覆思量，絕無疑問，令師之死，乃是有人暗中僱請殺手殺害令師，但却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江湖上，武林中何人與令師結下如此深的仇怨，用那麼大筆錢僱請殺手刺殺令師。」略頓一下，接道：「我與令師相交二十多年，早年在江湖上行走，自不免與人結下過節，但却不致深到解不開，令師自十二年前在此定居後，便很少在江湖上行走，過問江湖中事，更不可能惹下殺身之禍，因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聽項大叔這麼說，豈非要從那個殺手身上下手？」馬天馳神色沉重。

項力持吁口氣道：「即使找到那個黃蜂針殺手，恐怕亦不易揪出那個主謀之人，你該知道，江湖上的殺手，都是爲錢殺人，而殺手與僱主之間，大多有一個掮客。大多數的殺手都不知那個掮客是何許人，以及居於何處，當然亦有例外的，但願那個黃蜂針殺手是個例外，那還有指望查出那個眞正要殺死令師的仇人！」

「項大叔，無論如何，小侄也要找到那個殺手，揪出那個主使之人，替家師報仇！」馬天馳用力握着拳頭晃動一下道：「沒有師父他老人家收養，小侄沒有今日，早已不知橫屍何處。」

「天馳，我一定竭盡所能，助你揪出那個見不得光的傢伙！」項力持用力拍拍馬天馳的肩頭。

原來馬天馳乃是一個孤兒，十五年前，當他祇有六歲的時候，於鎮江城中偶遇顧豪章，蒙顧豪章憐其孤悽，收爲徒弟，自此不用在街頭流蕩乞食。對於師父的恩德，他一直銘記心中，不但視之爲師，亦視之爲父。

「項大叔，謝謝你。」馬天馳感激不已。

「謝甚麼，應該的。」項力持仰起頭，深長地吸口氣道：「我已派人到曾被黃蜂針刺殺的武林同道那裏探問，希望能夠從那些武林同道那裏，探查到一些綫索。」

「項大叔，小姪正有此意，想不到你早已想到，小姪好不慚愧。」

項力持正視着馬天馳道：「天馳，你不愧是令師調教出來的高足！令師沒有看錯你，你確是一個人材，假以時日，定當青出於藍，令師泉下有知，相信亦感欣慰。」

馬天馳謙遜的道：「項大叔，過獎了。」

項力持搖搖頭道：「令師當年收你爲徒，除了憐你身世外，亦因看出你是個可造之材，令師果然有眼光。」

想起師父的恩情，馬天馳忍不住流下淚來。

取出毒針慶餘生

項、馬兩人剛從派出去暗中監視唐雲川舉動的一個護院口中

得知，唐雲川一直並無異動，想不到唐雲川跟着專誠前來吊祭。

來者是客，雖說項、馬兩人對唐雲川有所疑，但仍以禮相待。

唐雲川除了再一次向馬天馳師兄弟三人及顧麗如安慰之外，還再到靈堂上上香拜祭，顯得一片敬誠。

顧麗如一身縞素，向唐雲川答禮。

一旁的馬天馳看出，唐雲川在向顧麗如還禮時，眼神有點特別。

項力持亦看出來。

送走唐雲川後，項力持在靈堂外對馬天馳道：「天馳，你可有發覺那個唐雲川在見到令師妹後，神態有點特別？」

馬天馳咬咬嘴唇道：「小姪怎會發覺不到，姓唐的對師妹顯然懷有非份之想。」言語中不難聽出含有妒意。

「天馳，難怪他的。」項力持道：「麗如長得那麼美麗動人，難怪姓唐的動心。」

馬天馳咽下一口氣，正想說話，突見一個看門的家丁急急走來，口裏說道：「大少爺，門外來了三個自稱是祝家莊祝文放大俠弟子的年輕人，特來吊祭老爺，並求見大少爺和小姐。」

原來顧豪章生前視馬天馳三個弟子如子，着家中下人稱三個弟子爲少爺。

項力持道：「馬世姪，請快去迎接祝文放大俠之弟子進來。祝文放於兩個月前，亦被黃蜂針所殺。我聽聞自祝文放遇害後，他的幾個弟子便四出緝兇，說不定他們可能查到些甚麼，追查到這裏來。」

馬天馳道：「祝大俠被黃蜂針殺害一事，小姪也曾聽聞。他們來得正好，小姪就去請他們進來。」話落，急步往外走。

在門外等着的正是祝文放的三個弟子，大弟子董其俊、二弟子唐人俊、六弟子李玉俊。

馬天馳一步踏出大門，馬上向董其俊三人抱拳道：「在下馬天馳，未遠迎三位兄台，請恕在下失禮。」

董、唐、李三人忙還禮道：「久聞馬兄是顧大俠之高足，今日得見，三生有幸。」由董其俊開始，逐一報上姓名。

馬天馳待三人報上姓名，照例說上幾句客套話，跟着請三人進內。

董其俊邊行邊道：「馬兄，聽聞令師日前遇刺身亡，乃是中黃蜂針之劇毒喪生，因此在下兄弟三人不揣冒昧，到來吊祭顧大俠。」

「難得三位兄台有心，在下不勝感激。」馬天馳忙道：「在下聽聞，兩月之前，令師祝大俠亦是遭一個殺手施放黃蜂針暗算身亡，說起來，在下與三位可謂同仇敵愾。對於三位的到來，在下無任歡迎。」馬天馳視董其俊三人爲「自己人」。

來到靈堂，董、唐、李三人神色肅穆地上香拜祭，作爲孝女的顧麗如也向三人還禮。

在靈堂上坐了一會，董其俊三人被馬天馳招呼到內堂偏廳坐下，喝過茶後，項力持剛好到來。馬天馳少不免替董其俊三人引介，項力持與董其俊三人自不免又說了幾句客套話。

「董兄，令師遇害的情形，可否相告？」馬天馳看着董其俊。

「當然可以。」董其俊爽快地答。跟着將其師當日中了那個殺手的暗算，毒發身亡的經過，詳述一遍。

「聽董少兄所述，當日祝大俠經已制住那個刺客，若非一時大意，便不會中了那個刺客的暗算！」項力持臉上流露出可惜的神態道：「我實在替祝大俠不值！」

「聽董兄所言，那個殺手的身手不過爾爾，要不是使用陰毒卑劣的暗算手段，絕對殺不了祝前輩！」馬天馳心情振奮道：「若找到那個下三濫，在下自信對付得了。」

項力持搖頭道：「馬世姪，千萬別以爲黃蜂針的身手並不怎麼高明便對他掉以輕心，需知祝大俠與令師如此高明的人物，皆先後栽在黃蜂針下，何況你我！」

「馬兄，項前輩所言有理，咱們切不可輕視黃蜂針這個殺手。否則，不但對付不了他，還會栽在他手上。」一頓，董其俊接道：「請問令師顧前輩如何中了黃蜂針的暗算？」

馬天馳將目睹的經過說出來，末了，道：「家師乃是被黃蜂針殺手手上的利劍冷不防發射出來的黃蜂針暗器射中，中毒身亡。」

「如此說來，那陰毒的東西發射黃蜂針的手法層出不窮，教人防不勝防，怪不得被他找上的人，都逃不過他的毒手。」唐人俊對那個殺手恨得牙癢癢的。

「那個殺手不但施放暗器手法層出不窮，其人亦神秘莫測，有如百變神魔，每一次皆以不同的面目行刺要殺的人，要找到他，實在不容易。」李玉俊顯得有點洩氣。

項力持看一眼李玉俊，然後對董其俊道：「董少兄，聽聞你與幾個師弟自令師遇害後，便四出打探找尋黃蜂針這個殺手，誓要將他擒殺替令師報仇。未知找尋了這些時日，可有頭緒？」

董其俊搖搖頭：「可說無跡可尋，像盲頭烏蠅一樣到處亂碰，在下三人今趟可說是誤打誤撞，來到這裏，碰巧遇上顧前輩遇刺身亡。至今可說一點頭緒也沒有。」

本來抱着希望的馬天馳聽董其俊那麼說，登時大失所望道：「董兄三位追尋了這麼些時日仍查不到半點蛛絲馬跡，要找到那個殺手，豈非比登天還難？」

董其俊三人皆顯出一副無奈的表情。

項力持却滿有信心地道：「董少兄、馬世姪，千萬別因此而灰心洩氣。古語有云：事在人爲。祇要鍥而不捨，終能找到那個殺手。」一頓，接又道：「以我之見，董少兄三位可能用錯了方法。像盲頭烏蠅一樣亂闖亂碰，那有如望天打卦一樣，可說是碰運氣。運氣好的，可能會有所獲，若運氣不好，恐怕找一輩子也一無所獲。」

馬天馳心急地道：「項大叔，依你之見，該如何着手追查？」

董其俊亦道：「請項大俠指教。」

項力持喝口茶，略略想了想，道：「水有源，樹有根。若要找到那個黃蜂針殺手，查出他的眞正身份，必須從知道其底細的人下手，才會事半功倍。」

「說得對！」馬天馳釋然喜道：「項大叔可謂一語中的。」

唐人俊却苦笑搖頭道：「項大俠、馬兄，在下三人曾循這方面着手追查，還不是一無所獲。」

李玉俊接口道：「雖則找到兩個殺手掮客，但都不得要領，那兩個掮客與那個使用黃蜂針暗器的殺手全無瓜葛！」

項力持却不以爲然道：「三位找錯了人，當然不得要領，我想到一個雙管齊下之計……」

「項大叔，請快說出來。」馬天馳急不及待。

項力持含笑看了馬天馳一眼道：「今之計是一方面繼續從殺手掮客這方面下手追查，另一方面咱們可用重金誘其現身……」

「項大俠可否明示後一句之意？」董其俊急逼地打斷項力持的話。

項力持並沒有因爲兩番被馬、董兩人打斷說話而不悅，仍然含笑道：「余之意乃是，別人可花錢僱那黃蜂針殺手殺人，咱們亦可以啊！」

「項大叔，小姪明白你的意思了！」馬天馳興奮得叫起來：「有錢使得鬼推磨，咱們花一筆錢，假裝要那黃蜂針殺手去殺一個人，便可讓他現身，將之擒殺。」

董其俊師兄弟三人都明白了，齊聲道：「咱們怎麼想不到這絕妙之計，以至花費了不少時日和氣力，仍然茫無頭緒。」三人都露出振奮的神色。

「虧項大叔想出如此妙計，否則，小姪仍然束手無策，不知從何處着手追查。」馬天馳由衷讚嘆。

董其俊忽然道：「項大俠，咱們根本不知那個掮客與黃蜂針殺手有瓜葛，如何跟那個掮客聯絡上？」

項力持胸有成竹道：「董少兄，毋需擔心，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規矩。祇要找到其中一個掮客，要他代爲聯絡，最後一定會聯絡上那個跟黃蜂針殺手有瓜葛的掮客。」

「咱們豈不是可從這一條綫追尋下去，最終追尋到那個替黃蜂針殺手接生意的掮客？」

「嗯！」項力持用力點一下頭道：「雙管齊下，不怕查不出黃蜂針殺手的底細，教他無法遁形。」

「妙！妙啊！」董其俊興奮得叫嚷起來了：「項大俠，咱們依計行事。」

「事不宜遲，立刻着手進行。」唐人俊磨拳擦掌。

馬天馳沒說話，看着項力持。

項力持站起來道：「我馬上去安排。」接又道：「馬世姪，好好招呼董少兄三位，余失陪了。」話落，急急往外走。

待項力持走出偏廳，董其俊心急地道：「但願項大俠很快便有消息。」

馬天馳勸慰道：「董兄三位稍安毋躁，三位找尋了不少時日，毫無頭緒，急也不急在這幾日啊。」

「大師兄，馬兄說得對。」李

玉俊道：「顧前輩遇害身亡，咱們在情在理，也該吊祭一番，並參與顧前輩大殮舉殯之喪禮。」

董其俊連連點頭：「六弟所言極是。」

馬天馳道：「三位兄弟若不嫌簡陋，請在此暫住數天，未知……」

董其俊忙道：「馬兄客氣了，祇是，在下兄弟三人怎好意思打攪？」

馬天馳擺手道：「董兄客氣了，咱們既然同仇敵愾，可說是同路人，還說甚麼打攪不打攪。」一頓，接道：「三位兄台請稍坐一會，在下失陪，着人替三位預備客房。」

「馬兄請便。」董、唐、李三人起身相送。

馬天馳向三人抱拳一拱，離開偏廳。

* * *

距顧家舉殯之日還有兩日，唐雲川突到顧家向顧麗如和馬天馳、周勃、方挺告辭，據其所言，匆匆離去的原因乃是頃接唐門中人送來之急函，要他立刻趕去岳州，是以未能送殯，望顧、馬、周、方四人見諒。

顧麗如因喪父之故，這些日子皆不施脂粉，可是，一張素臉仍然楚楚動人，令人心動。

「唐兄既有要事急赴岳州，辦正事要緊，唐兄請便，小妹與三個師兄絕不會見怪。」顧麗如輕輕瞟了唐雲川一眼。

唐雲川看得「怦」然心跳，心裏暗自怪責自己，難得有機會留下來親近顧麗如，却偏偏有事非要離去不可，可惜。「情非得已，對顧前輩失敬之處，還望四位多多包涵。」他口裏如此說。

馬天馳起身道：「唐兄既有急事在身，在下不好再留，待在下送唐兄出去。」

周、方兩人亦起身相送。

唐雲川不得不離座起身，實則他還想多留一會，無奈向馬天馳四人道：「馬兄等四位不用相送，唐某告辭。」

顧麗如盈盈起立道：「請恕小妹帶孝在身，不送了。」

送走唐雲川，馬天馳忍不住對兩個師弟道：「你兩可有看出，姓唐的看着師妹時，不但目光有異，神態亦不一樣，兩道目光就像鐵遇磁般，不愿移開。」

「大師兄，小弟又不是瞎子，怎會看不到。」方挺「哼」了一聲道：「看到他看着師妹的模樣，恨不得將他的眼珠子挖出來，討厭！」

周勃却跟馬、方兩人唱反調，他道：「大師兄、三師弟，唐兄亦是人，跟咱們一樣，都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像師妹這種美人兒，誰看了會不心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若唐兄對師妹視而不見，毫不動心，那才不合情理，他對師妹那個樣子，沒有甚麼不對啊！毋需大驚小怪。」頓一下，抬眼看着馬、方兩人接道：「大師兄、三師弟敢說對師妹半點意思也沒有？小弟坦白說一句，我對師妹大有意思，但不敢表露出來。」

「二師兄，正如你所說，像師妹那種美人兒，不動心才怪，但小弟自知配不上師妹，所以不敢存有非份之想。」方挺鼓起勇氣將心裏話說出來。

「大師兄，怎麼不說話啊？」周勃看着馬天馳。

* * *

馬天馳聽周勃也那樣說，登時流露出快快的神色。

對於唐雲川突然離此趕去岳州，馬天馳心裏存疑，但沒有說出來。

一個時辰後，監視唐雲川的護院回報了唐雲川於半個時辰前從西門出城而去，一直往通往岳州的那條路馳去。兩個監視的護院暗中跟下去，跟出三十多里路，才趕返回報。

聽了那個護院的回報，項、馬兩人互相看了一眼，馬天馳開口道：「項大叔，聽孟護院所言，姓唐的眞的直往岳州趕去，毫無疑問。」

項力持搖頭道：「這個很難說，難保姓唐的不在途中改變去向。別忘了，那條路上頗多岔道，據所知，從幾條岔路分別可以到陽山、永定、玉房等地。」頓一下，自責地道：「我一時疏忽，沒有吩咐他兩人（指負責監視唐雲川的兩個護院）一直跟下去，如今再派人追下去，恐怕追不上了。」

「項大叔，亡羊補牢，未爲晚也。」馬天馳道：「雖然追不上姓唐的，但却可從唐門中人那裏，查証唐雲川之眞僞，總比咱們瞎猜胡疑好啊！」

「馬上派人到岳州查探姓唐的是否趕到那裏。」項力持說完，馬上往外走。

* * *

唐雲川一逕來到岳州。

可是，他並沒有到唐門設在岳州城中的分舵。反而找了家客棧住下來。

他既稱接岳州唐門分舵中人之急函趕來岳州，又不到唐門分舵去，到底他弄甚麼玄虛？

而他自投棧後，便沒有離開過房間，直到掌燈時分，才離開客棧，一逕往城外東大街那家吉羽樓走去。

走進吉羽樓時，他的容貌已有了改變，嘴上不但多了一圈短鬚，額上亦多了一條刀疤，即使見過他本來面目的人——馬天馳、顧麗如、項力持等恐怕也認不出他就是唐雲川。

吉羽樓樓高三層，唐雲川一逕登上二樓，在近梯口的地方揀了一副座頭坐下，要了三個菜、三斤酒，吃喝起來。

樓上的食客除了他較爲扎眼之外，其他人看上去都不是江湖人。

由於過了晚飯時間，因此食客不太多，除了臨窗那排座頭無虛席外，其它座頭的人客疏疏落落。

唐雲川的酒量頗大，半個時辰左右，喝完了三斤酒，意猶未盡，再要了兩斤酒，繼續喝。

快喝光兩斤酒的時候，他似乎有了六七分酒意，可是，他似乎仍未過足酒癮，又要了兩斤酒。

在伙計送上兩斤酒的時候，樓上响起「登登登」的樓梯聲响，四個人——兩個在前，一個在中，一個在後——相繼走下來。

唐雲川馬上瞄着梯口。

之前，每一次有人從樓上走下來時，他都會不着痕跡地瞄一眼那個人。

當先走下來的是兩個虎背熊腰的漢子，接着那一個年約五十上下，修眉虎目，頷下留着半尺長短的疏髯，走在最後的那一個乃是個虬髯漢子。

唐雲川一眼瞄到走在當中的那個疏髯中年人，登時兩眼倏睜，口裏喝一聲：「洪庭宇！」同時間將伙計剛送上來的小酒罎砸向走在最後那個虬髯漢子，右腿一抬一踹，身前那張木桌離地而起，飛砸向那個疏髯中年人。

那霎間，那兩個走在前面的大漢剛好轉向通往樓下的梯口。

洪庭宇！

那個疏髯中年人原來就是名震兩湖的武林大豪七修劍洪庭宇。

疏髯中年人聞聲擰頭望向唐雲川，瞥到一張食桌連杯筷碗碟飛砸過來，心知遇襲，口裏叱喝一聲，雙掌急劈，發出兩股剛猛無儔的罡風，霹靂聲中，飛砸過去的那張食桌連同杯碟碗筷盡皆粉碎。

「叭」一聲，走在最後的那個虬髯漢子亦一拳將砸來的小酒罎擊碎，瓦片酒水四濺。

「何人偸襲洪某！」洪庭宇怒叱一聲，正欲定睛瞧清楚施襲之人，那知道左腿上倏地像被毒蜂叮了一口，頓知着了道兒，隨即感到被「叮」了一口的地方又痛又痳。他是個老江湖，心知中了毒，急忙出指點封附近三處穴道，阻止毒氣向上蔓延，口裏喝一聲：「截住那鼠輩，務必將他擒下！」

——他不知所中何毒，因此，命那三個從衞擒下唐雲川，拿取解藥。

解鈴還須繫鈴人。

唐雲川就在那時向洪庭宇四人擲出一顆彈丸。

那兩個一步踏落樓梯的大漢反應不可謂不快，但仍然來不及救護洪庭宇，只來得及遮擋在主人身前——那顆擲來的彈丸即使爆炸也傷不到洪庭宇。

虬髯漢子一拳擊碎酒罎後，炸雷般吼叫一聲，飛身虎撲向唐雲川！

唐雲川擲出彈丸的同時，即時回身掠向臨街那排窗口，瞥到虬髯漢子奮不顧身撲前來，隨手抓起一張櫈子，擲向虬髯漢子。

虬髯漢子身形不停，亦不閃避，一拳便擊碎擲來的櫈子，緊追不捨。

唐雲川一連擲出三張櫈子、一張食桌，盡皆被虬髯漢子一一擊碎，完全阻擋不了虬髯漢子的追撲。心裏不免有點着慌，暗罵一聲討厭。陡地瞥到窗前一張桌上放着一壺打開蓋子冒着熱氣的茶壺，登時大急智生，掠到那張桌子前，一手抓起那個茶壺，回身向虬髯漢子潑去。

那壺熱茶乃是一個伙計剛剛替那張食桌的客人新泡的，驟見發生事故，爲免遭受到無妄之災，像其他的伙計和食客一樣，來不及蓋上蓋子慌不迭走避躲藏。

虬髯漢子起先還以爲唐雲川擲出茶壺，毫不懼怕，不閃不避繼續追，待到他發覺潑來的是茶水——熱辣辣的，要閃避已來不及，唯有以臂掩面，避免傷臉。

（未完・一）

四靈大會

************************************ 三而樓主・文 培邦・圖

話說杭州西湖，地兼山水之美，物阜民豐，自唐宋以來，都是一個最吸引遠近士商的去處。一年四季裏頭，不論湖面市面，遊人終日熙攘不絕。

單表這一年的初冬，在華中正是已涼天氣未寒時，遊人特別的多。有一天近午時分，湖邊大街上一家賣醋溜鮮魚出了名的酒店「九如居」，正在客似雲來，幾個跑堂的忙得像幾隻穿花的蝴蝶，就在這時光，有一個裝束怪異的和尚走進了店，大模大樣地揀了樓上近窗的雅座坐定。

那和尚生得矮矮黑黑，手裏挽着一隻足有三尺直徑的大龜殼。一坐定了就屈着兩隻手指在龜殼上擂鼓似地敲了幾下，扯開一副湘楚口音的大喉嚨喝聲：「跑堂的！」

這時候，幾個跑堂的看到一個遊方和尚據了大好的臨窗雅座，心裏都在老大不高興，當下有一個應聲上前，沒好氣地說：「和尚，我們這裏不賣齋菜。請你到那邊橫街松月樓去罷！」

怪和尚聽了又是一敲龜殼，冷不防把跑堂的嚇了一跳，然後打個哈哈笑說：「我靈龜上人能知過去未來，豈料你比我還强！讓我問你，你怎知我要吃齋菜？」

跑堂的一手摸着腦勺，期期地說：「和尚不吃齋菜吃甚麼？」

怪和尚說：「老實告訴你吧，我本來是吃齋的，可是一到杭州，却一定要開葷了。這叫入鄉隨俗。你明白嗎？」

跑堂的嚷了起來說：「你這算是得罪我們全杭州的和尚嗎？」

怪和尚又是把龜殼一敲，叱道：「住嘴！你這蠢才懂得甚麼，你要明白我說的話，待會兒滾到你們的淨慈寺去問你們的濟公活佛金身去吧！現在，把你們店裏的菜名，揀好的報來！」

跑堂的賭氣說：「本店在杭州數一數二，甚麼珍貴的東西全有！」

怪和尚當下合掌當胸，點頭說道：「阿彌陀佛！好啊，就替我去燒一隻活麒麟來吧！」說罷，把龜殼在桌面一擱，竟自低眉閉目地打起坐來。

當怪和尚與跑堂的說話的時候，早吸引了滿堂客人的注意；到後來，已激怒了一個在杭州地面大大有名的人。衆人見他含怒推座而起，知道他要管這事情，都說：「這野和尚該倒霉，撞到周大爺手裏，一定吃不了得兜着走哩。」

當下那被人稱做周大爺的漢子早走到和尚座前，那正在急得抓耳搔腮的夥計，見了他像見到救星似的，連忙打躬作揖說：「請周大爺評評理！」

漢子把手一擺，對和尚沉聲說：「何方惡僧，跑來此地撒野？」

和尚眼也不睜，也沉聲說：「何方惡人，跑到我靈龜上人面前撒野？」

漢子說：「我是這地方上的人，可不許任何人在這裏無理亂來。」

和尚依舊毫不動容說：「剛才你沒聽見嗎？明明是那夥計無禮，欺負方外之人。」

漢子說：「我聽見你要燒一隻活麒麟，還算不是有意作難人家嗎？出家人別誑語，你看見過活麒麟沒有？」

和尚此時突然雙目一睜，神光四射，一手提過桌子上面的大龜殼，口中發話說：「怎麼沒有見過！麒麟是麋身牛尾，性子暴躁，善使一對麒麟拐，是一隻薄有微名的畜牲！」

漢子不等和尚把話說完叫了起來，說：「好賊禿，果然是衝着

周某而來，別多廢話了，是好漢的就到街上去，試試麒麟是甚麼滋味！」說着早回身一手撈起他原擱在桌下兩根黑忽忽的東西，雙腳微頓，一個「紫電穿雲」，飛身從窗子竄了出去。

和尚打個哈哈，也提着龜殼翻窗而出，輕飄飄地落到地面。

姓周的漢子這時顯然非常着惱，和尚才一站定，就喝聲「看拐！」一招「雙虹貫日」，一拐虛一拐實地兜頭打將過去。

和尚右手舉起大龜殼一迎，「砰」的一聲巨响，漢子左邊一拐已結結實實地打在殼背上面，手腕關節登時麻了一麻，心想：和尚的內力不錯；在同時間他右邊的一拐虛招已經變成「鐵索橫江」，迅疾無聲地掃向和尚腰眼。

和尚喝聲：「來得好！」不退反進，右腳踏前一步，使敵人拐端之勢落空，陡的伸出空着的左手去抓漢子的右腕。漢子一覺招老無功，不待和尚抓到，一扭身雙拐一圈，人已退出四五步外。

兩人在電光石火間遞了兩招，雖然未判輸贏，但已各自知道對方的份量不輕。重新彼此打量一下。此時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和尚忽然哈哈一笑說：「像這樣打法我靈龜上人躭心誤傷別人，不敢十分用力；況且我的肚子餓了，你剛吃過東西，也不公平。你敢不敢改天另找好地方，好好地再打？」

漢子冷笑一聲說：「祇要你不烏龜縮頭，一溜了事，大爺隨時準備奉陪。」

和尚說聲：「找好了地方我會通知你！」轉身來連聲「借光」，提着龜殼擠出人叢逕自去了。

原來這使雙拐的漢子姓周名泰，原是個杭州世家子弟，祇因自少愛好槍棒，喜歡結納江湖異人好漢，把幾間祖傳的大綢緞店都敗光了，但也居然輾轉遇到一位世外高人，隨他上山苦熬了七八年，學得混身本領。下山回故里時，從一個攔路截劫的强徒手中奪得一副鑌鐵麒麟拐，覺得十分稱手，就一直使用它。

周泰回家後以授徒為生，並把從師門學來的一套「叔寶鐧法」，一套「武松棒法」，苦心創成一套「合一拐法」，寓鐧棒合一之意，使起來精妙無窮，十年來不曾遇過敵手。祇因他性子剛烈，地方人士恭送他一個「火麒麟」的綽號。這綽號不脛而走，在江湖上知道的人愈來愈多了。

這天火麒麟周泰正在和兩個徒弟在「九如居」小酌，見到和尚行藏有異，並且說出了要吃「活麒麟」，和自己綽號語音諧合，思疑他對己而發，後來查悉所料不差，而和尚又一戰即退，摸不清他的路數，心裏不免納悶。當下自有兩個徒弟仍舊陪他到酒店樓上，溫酒添菜，再吃了一回才悶悶的帶着薄醉回家。

火麒麟周泰回得家來，也沒有將酒店遇到的事情對家人說起，心裏老是放不下那「靈龜上人」。他自思這十年間慕名尋來與他較技而一一落敗的，何止數十，但他從沒有將對手擊到重傷，更不曾致人於死。祇恐怕種下寃仇，世世代代難以了結。縱然如此，也還有生性狹隘，三五年後再來企圖雪一敗之恥的人。但這靈龜上人，周泰却斷定以前從沒見過。

這天晚上，魚更三躍，火麒麟周泰在靜室照常運功練氣，心頭屏除雜念。忽覺微風颯然，燭光一閃，一片掌大的黃葉從窗外直飄進來，不偏不倚落到座前。周泰目光一瞥，見那黃葉已被人裁成龜形，心裏早知是怎麼一回事，順手撈起座旁雙拐，一揚手遙遙打滅了燭光，拐影護身，眨眼間已經從窗口穿出，腳尖再在院子裏那梧桐樹的禿枝一點，就似一頭健鶻似的向簷角上在等候他的矮胖人影撲過去。

那矮胖的人當然就是那靈龜上人，手上却沒帶着大龜殼；此時竟望空打了個哈哈，就轉身展開輕身功夫，穿房越脊的望西方奔去。

火麒麟周泰知道這怪和尚要引自己到一個地方，也不懼怕，在清冷的月影下把雙拐向背間一插，一提眞氣，便也流星趕月似地直追上前去。

這二人都是一流高手，輕身功夫同稱了得，瞬息之間已經越過了市居，再跑一刻，已到了湖畔一處隱僻的所在。這地方是一道滿地衰草的平原，兩面山坡，松濤陣陣；一面却是漾着月色，閃着湖光的茫茫湖水。湖邊幾叢衰敗的蘆荻，冷月下更顯得慘白清寒；蘆荻旁邊，却早峭立着一個素臉凝霜的黑衣仗劍少女。

火麒麟周泰給那靈龜上人引到這樣一塊地方，見到這樣一個少女，更加莫名其妙。此時微雲過處，月色更顯清亮，周泰這才發覺那靈龜上人原來已把大龜殼

套在身上，彷彿穿了一件奇怪的背心，又像是一隻人立的大烏龜，模樣兒滑稽得很。但看他的表情却透着嚴肅，指着周泰對少女說：「鳳兒，就是這個人。」

少女恭敬地對靈龜上人福了一福說：「多謝師父！」然後一揮長劍，在月光之下冷虹倏現，隨即一反手將劍收到肘後，舉步向周泰行去。

周泰在少女揮劍的時候，早看出那是一把寶劍，而且這把寶劍是他曾經見過的。然而，仗劍的少女却實在不曾見過，更想不出自己和那靈龜上人曾經發生過甚麼過節。但此時黑衣少女已經冉冉而前，他祇得撤下背上雙拐，擺個門戶，沉聲說道：「瞧樣子，這位姑娘好像和在下有着甚麼過節，不知能否見示一下，再讓在下領教高招？」

黑衣少女皓腕一翻，再次把寒森森的寶劍亮出，月下高高擎起，冷哼一聲道：「姓周的，你可認得這柄寶劍嗎？」

周泰耐着性子坦率說道：「劍倒認得，祇忘了當年使劍的是何等樣人。」

黑衣少女又是冷哼一聲，將劍在空中恨恨揮動了幾下，道：「好個火麒麟，許多英雄曾經失手落敗在你雙拐之下，難怪你氣燄迫人，今夜本姑娘要替一個當年落敗的人找你算賬！」說着，匹練似的劍光已隨聲捲到，一式「彩鳳歸巢」，指向周泰眉心。

周泰挫身撩拐，一滑退後了七八步，揚聲說：「在下浪得虛名，武林人物到來琢磨武技的果然不少，可是，在在下手裏的麒麟拐，並沒有重傷過任何一個人。剛才姑娘所指的，不知是誰？」

黑衣少女道：「九頭鳥裴沖，不知你聽見過此人沒有？」

周泰失聲道：「啊呀……是他……我記得他是一位血性漢子，大概在七八年前來和我較量過一回，彼此沒有甚麼勝負。大概是他認為有寶劍在手也贏不了我，心裏不很受用。不知姑娘是他何人？裴大爺如今在哪裏？」

黑衣少女冷笑說：「你今日不必說些假仁假義的話，當年他落敗在你麒麟雙拐之下，還吃你冷語奚落，回家之後一直咄咄書空，抑鬱成病。我就是他的女兒裴青鳳，是他臨死把我託給方外摯交靈龜上人，還囑咐我替他出這口氣。話已說明，接招吧！」說



火麒麟大戰靈龜上人。

罷左手劍訣一領，右腳踏前，劍尖顫巍巍地再次指向周泰眉心，仍是剛才那招「彩鳳歸巢」。

火麒麟周泰在中年後學藝大進，性情上也比年輕時沉着得多，當下知道這死心眼的黑衣少女，一時難以理喻，祇得定了心神，雙拐一分，右拐用上「叔寶鐧」的一招「撩雲望月」，帶起一縷黑光奔向裴青鳳持劍的手腕，左拐同時發動，用的却是「武松棒」上的一招「獨劈華山」，帶着勁風直向裴青鳳迎頭砸下。

裴青鳳處心積慮要爲亡父雪一敗之恥，劍招一點也不含糊，廻腕偏身，避過兩招凌厲的攻勢，一挽劍花，便去削周泰雙拐。

周泰知道寶劍厲害，那裡肯和她硬碰，卸身挫馬，霎時黑光瀉地，一頓「連環拐」，掃得裴青鳳連番跳躍，以避其鋒，一時無暇反擊。

周泰正想伺機施展絕學，叫她知難而退；忽見裴青鳳在騰躍中陡然使個「一鶴沖天」，飛身從自己頭上掠過；他正要回身準備迎擊時，誰知這小姑娘心狠手辣，在空中嬌軀使勁一翻，折腰探手，來一招「鳳點頭」，劍氣如虹，直向他的天靈蓋罩下。

周泰料不到她有此一着，嚇出一身冷汗，顧不得寶劍厲害，右拐「撥技尋鵲」迎上，橫磕她的劍身；左拐「隔山打牛」，側面去掃她在空中的雙足。

霎時祇聽一聲暴响，劍拐相交，火星迸射，周泰一支鑌鐵麒麟拐已被裴青鳳的寶劍偏鋒斜斜削去一角；但同時，裴青鳳左足亦已被周泰左拐的勁風掃着，一隻鳳頭鞋也給硬生生的掃脫下來，飛到老遠，半段小腿失去知覺，着地時立足不牢，那始終在一旁注視着的靈龜上人見狀上前一手扶住，一手却遙遙對着火麒麟周泰劈了過去。

火麒麟周泰剛才稍一托大，遇上「鳳點頭」險招，致使心愛兵刃略受損傷，雖然在這電光石火中反擊成功，敵人比自己還要狼狽，心裏却也十分懊喪。當下抱拐而立，完全沒想到趁裴青鳳立足不牢，上前追擊。

誰知冷不防靈龜上人竟突然發掌。等他聽到風聲，飄身引避時，左半身而給掌風掃着，血脈登時窒了一窒，神色上也呆了一呆，暗裏運息，幸而內部未有損傷，但半身肌膚痳痳辣辣地極不好受。

他在懊喪之中挨了這樣一下悶棍，心裏的無名火熊熊地陡然燃燒起來，朝靈龜上人大喝道：「不要臉的賊禿，我把你們作爲武林好漢，憑眞才實學一決勝負，誰知你竟暗施偷襲，給你得了手又算甚麼英雄！今晚大爺非和你見見眞章不可！」說罷雙拐一分，就捲了上去。

龍吟鳳鳴結良緣

此時靈龜上人正給徒兒裴青鳳覓好休息地方，衝着他哈哈一笑，說：「火麒麟今番當眞燒着了。你跳甚麼腳，剛才誰知道你趕不趕過來，要是你趕來一拐，我那裏找一個這麼大的女兒，賠給泉下那吃你活活氣死的九頭鳥老弟？祇怪你學藝未精，接不了我的一掌吧！」說着，運起一雙肉掌，就和火麒麟周泰戰在一起，在月下翻翻滾滾，勢子好不驚人。

火麒麟周泰這番出手，跟剛才全不一樣。他一來是動了眞火，二來知道强敵當前，半點大意不得，所以專挑又狠又辣的招數來用，一時左鐧右棒，一時右鐧左棒，倏分倏合，把一套「合一拐法」使得出神入化。但靈龜上人的掌法也怪到極點，竟然全是搶攻的招數，不大留意攔截對方的兵器來保護自己身體，祇因爲他全身都在大龜殼之下，雖然挨上一兩拐，却也滿不在乎。

火麒麟周泰一生未遇過像這樣的敵人，一頓搶攻，未著成效，而左半身痳辣的感覺又愈來愈見顯著，心下不無焦躁。突然他急中生智，心中有個計較：我何不用個險招來打開僵局，也勝似跟他對耗內力。

恰巧靈龜上人使出一招「開天闢地」，雙掌直向他面門；火麒麟周泰暗說：「正要你如此！」忙用一式「野火燒天」，雙拐一同揮上，剪他兩條前臂，故意使胸腹間門戶大開。

靈龜上人看出破綻，在縮手避拐的同時欺前一步，待要出掌，悄沒聲兒的印到火麒麟周泰胸腹之間。火麒麟周泰早有準備，暗裏勁運右足，忽然間開腔吐氣，大喝一聲，使出「武松棒」裏頭一招，是武松當日在獅子樓用來踢翻西門慶的「鴛鴦腿玉環步」，閃電般踢向靈龜上人套着的大龜殼下緣，以爲這一招縱使不把他的龜殼踢了出來，也可以用那一踢之力，借龜殼來震傷靈龜上人的身體。豈知他這一踢雖然中個正着，但那大龜殼却好像牢牢地長在靈龜上人的身體上一般，毫無鬆脫之象，祇是連人帶殼吃他踢得像滾地葫蘆般滾出一丈開外。

火麒麟周泰受過上回教訓，那裏還敢怠慢，一擺雙拐正要趕前，誰知靈龜上人忽然又是滾地葫蘆似的滾將過來，向他下三路直撞。

火麒麟周泰忙用雙拐攔擋，但眨眼之間，不知怎地，周泰兩根麒麟拐的彼端，竟給和尚突伸的兩手抓個正着。

靈龜和尚一個鯉魚打挺，霍然立起身來，笑嘻嘻地說：「周泰，鬆手吧！」

周泰知道一鬆手便連兵器都失却，一世英名，立時付諸流水。咬一咬牙齦說：「你休想！」一運內力，硬要將雙拐奪回。但那靈龜上人力大無窮，兩根麒麟拐在他的手上就彷彿生了根似的，而周泰的左半身，因拚力劇鬥多時，更由痳辣漸漸感到僵硬，黃豆般大的汗珠一顆顆地從鬢角滾下。

靈龜上人看準時機，氣聚丹田，勁貫雙臂，猛然大喝，就勢沉馬一拉，火麒麟周泰登時雙掌一熱，知道若還不撒手，掌上的皮肉定會當堂扯破。

千鈞一髮的一瞬間，突然有一種「嗤」破空之聲，從湖邊射向靈龜上人身上。

靈龜上人瞥眼間已見到月下一縷白影，直向自己已毫無遮掩的右脅飛來。此時他已顧不得搶奪雙拐，急忙一鬆右掌，迴手一抄，將一件東西接住。

那邊周泰豈敢怠慢，忙將已從敵人手上鬆脫的左拐一圈，「遊蜂戲蕊」，直啄靈龜上人左腕，逼他撤手，然後倒縱了開去，審察剛才突然發生的究爲何事。

同時，他將剛才受震失去知覺的小腿推拿復原，而早在一旁密切注視着火麒麟周泰和靈龜上人大戰情形的裴青鳳，已一掠而前，仗劍戒備。

這刻大家在月下看那靈龜上人右掌接住的東西，却原來祇是一根折斷了枯黃蘆葦。

這時三個人都不約而同地轉向湖邊望去，祇見那最大的一叢蘆荻近水處連連抖動着，發出了沙沙之聲，轉瞬間竟鑽出一隻小船，船頭立着一個年輕儒生，搖頭擺腦地對他們說：「月白風清，湖山如畫，何方俗物，到此打打殺殺，敗人清興？」

靈龜上人剛才在自己正要把强敵挫敗的重要關頭，吃這人橫加干預，破壞了已定之局，早把他恨得牙癢癢的。當下嗔目大喝道：「你這小子鬼鬼祟祟地匿伏湖邊，暗裏偷襲，一定不是甚麼好人。快上來吃我靈龜上人一掌！」

儒生聽罷朗然長笑，慢吞吞地說：「佛門戒殺生、戒欺詐、戒嗔惱，我僱了小船到這清靜地方吟風弄月，誰叫你引人來此打架，大殺風景，虧你還有臉說我匿伏湖邊，至於說到偷襲，我且問你，剛才究竟是誰暗裏發掌打人呢？與我這根蘆管兒比起來，又算得了甚麼？你現在滿面殺機，那裏還像個佛門弟子！也罷，看來我倒眞要對你略施懲戒！」話猶未了，月影一動，儒生已經飄身落到靈龜上人之前。

靈龜上人不待他立定，就猛然揮出雙掌，「狂風掃葉」，强勁的掌風，直吹得儒生衣袂獵獵飛舞。儒生順着風勢輕巧地把身一轉，九九歸一，仍然立回原處。

靈龜上人見狀呆了一呆，但

訂閱武俠世界　銀行支票壹張HK$　本人現付上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期，請由第　年共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611.00　一年港幣$1,22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684.00　一年港幣$1,368.00
外埠連郵：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770.00　一年港幣$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790.00　一年港幣$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旋即雙掌一錯，用足十成內力，再向儒生揮出；儒生的身形仍然像風前弱柳似地晃了幾下，但輕輕的一轉身，雙腳竟又立於原處，並且儒雅已極的朗朗長笑道：「敢情上人是技止此矣麼？」

儒生從現身而至兩度用上乘的內力和絕妙的身形，消解去了靈龜上人兩番掌擊之勢，其時不過是瞬息之間的事情。及至他長笑發話，火麒麟周泰和裴青鳳此時才在明月照射之下，看清楚他的模樣。

祗見他劍眉星目，齒白唇紅，身穿儒衣，背插長劍，七分溫文中透着三分英氣。心裏都不禁暗自喝了聲彩。

靈龜上人何暇理會這些，早悶吼一聲，一個觔斗倒縱出去，將身就地一滾，使出獨門秘技「靈龜功」，四肢爬伏，昂頭作勢，驀然翻滾而前，用大龜殼去衝儒生的下三路。

儒生一聲清嘯，身形拔高丈許，飄落靈龜上人原在的位置；但立足未牢，靈龜上人又滾了回來，返身一招「曳尾途中」，兩手按地，用雙腳來絞儒生的馬步。

原來「靈龜功」是一套手、足、腰、身並用的武功，專攻敵人下三路，有點像籐牌的路數，而靈活尤過之。既然仗了大龜殼保護，一般武器等閒奈何他不得；加上招式怪異，威力確然非凡。

當下靈龜上人的一招「曳尾途中」，如一個刀劍不入的大龜殼保護着腰腹要區。他有恃無恐，雙腳已蚺蛇似地絞向儒生的馬步。

儒生一連避了他幾招，此時再也不避，看清來勢，兩手駢指如戟，一招「撥草尋蛇」，便要切他兩脛，靈龜上人兩腳一縮着地，將身連閃，使出「靈龜功」裏最厲害的「大灑金錢」，登時方圓數丈地面都是靈龜上人威力所及的地帶，在月光之下，祗見他手足交揮，人影歷亂，難以看得眞切。

而儒生則身形瀟灑，縱跳如飛，尋瑕抵隙，伺機還手。一場大戰，把旁邊的火麒麟周泰和裴青鳳都看得呆了。

驀然一聲清叱，正躍起在空中的儒生反手掣出佩劍，喝道：「藏頭露尾的孽畜，吃我一劍！」說時遲，那時快，早挽起一片銀光，乘着身體下落之勢，捲向靈龜上人的右臂，誰知靈龜上人右臂一縮，竟整條臂膀縮進大龜殼裏面。

儒生反手一招「畫蛇添足」，青湛湛的劍光便閃電似地圈向靈龜上人的光頭，誰知光頭也照樣齊根一縮，躲到大龜殼裏，同時剛才縮進的右手卻疾伸而出，五指如鈎，要抓儒生的劍柄。

儒生喝聲：「不識好歹的東西！」微挫半步，揮劍再向那右臂削去！右臂再縮時，劍鋒已到，「克察」一聲，已經將這刀槍不入的千年龜殼削下了手心大的一片來。

當下靈龜上人一連幾個翻滾，滾到裴青鳳之前一躍而起，說：「鳳兒，原來那廝佩的是把寶劍。把你的劍給我！」

裴青鳳此時不知爲何芳心竟然亂了一亂，連忙收攝心神，肅然應了聲「是」！便即將手中寶劍遞上。

靈龜上人一手接過，「哈哈」一笑，回身更不打話，搶前幾步，一招「仙人指路」，寶劍化作一縷寒光，直向儒生心窩刺到。

儒生將身向右一偏，「靈禽掠翅」，劍尖直抵靈龜上人空虛的左腋。靈龜上人連忙收招倒縱，同時圈劍一削，有意比一比兩柄寶劍的高下，儒生不虞有此，避無可避，祗得勁貫右臂，硬接一招。眨眼間兩刃一交，在月光映照下竟迸射出霞光一陣，同時大家都聽到一聲「嗡」然清韻，在山水之間的夜空中迴旋不已。

靈龜上人和儒生在這一聲極其和諧悅耳的兩劍交鳴之間，心頭同時一震，不約而同的「颼」地收了劍招，躍出戰圈，靈龜上人又極其自然地退到裴青鳳之旁，儒生錯身到火麒麟周泰之旁，各自在漸漸偏西的月色下審視手中寶劍。

儒生看到自己的劍非但沒有絲毫損傷，還似乎比前更爲光芒澄澈，不禁欣然發出一聲清嘯，同時用左手中指向劍身一彈，發出一陣篁篁之韻。奇事於此時發生，靈龜上人手中的寶劍，竟也跟着發出了一聲雖然較弱，但卻是極爲清楚的共鳴。儒生略一凝神，長甲連彈；靈龜上人手中寶劍也竟如桴鼓相應般，錚錚的發出兩響應聲，在靜夜中，四人都聽得異常眞切。

先是，靈龜上人在躍了開去，和裴青鳳審視寶劍，看到劍鋒毫無損傷，但在剛才與儒生的劍相擊之處，却分明生了一圈淡淡的赤暈，拂拭不去；正猜度

間，幾聲共鳴已次第繼作。

此時靈龜上人「呀！」了一聲，微微點首，輕輕地對滿面迷惑的裴青鳳說：「看來最奇怪的事情會發生了，你別急，讓我去看個究竟。」說罷倒提着寶劍，向儒生和周泰二人緩緩行去；周泰一撤雙拐，嚴陣以待；儒生却是怡然捧劍而立。

靈龜上人在二人五尺之前站定，一臉莊肅，打個稽首向儒生說：「請問這位施主如何稱呼？」

儒生瀟灑的抱拳還了一禮，說：「不敢，在下姓卓名立。」

靈龜上人和火麒麟周泰同時失聲道：「飛天玉龍卓立？」

儒生一笑說：「那不過是江湖上朋友亂叫着玩的綽號。」

靈龜上人說：「那麼，卓施主手裏的可是龍吟寶劍？」

「飛天玉龍」卓立愕然道：「上人何以得知？」

靈龜上人說：「我不過是猜出來的。因爲此劍本是一對，『龍吟』是把雄劍，還有一把雌劍，叫做『鳳鳴』……」

儒生不待他說下去就問：「大概上人手中的是鳳鳴寶劍了？」

靈龜上人說：「一點不錯！請大家看看。」說着，靈龜上人和飛天玉龍卓立各自擎出寶劍，裴青鳳也走近前來，四人同在月下細看那兩把寶劍，果然是一般形狀大小，光彩也一般無二，劍把上各有小字鐫出劍名。

火麒麟周泰是個爽直漢子，見到這情形已經高興得忘記了剛才拚死廝殺的事情，首先嘖嘖稱讚起來，說：「好一對寶劍！原來它們竟是一對兒的，怪不得剛才相遇的時候，發出那麼好聽的聲音了！」

裴青鳳的少女心靈特別敏感；早在靈龜上人向她拿寶劍的時候已微有所感觸，其後兩劍相交而留在鳴鳳劍身的赤暈，神秘的共鳴，已使她心弦兀自顫動不已，而今聽着周泰一言說破，不覺俏臉飛紅，心頭另有一種滋味。

這些變化在月光下雖然不易爲人所覺，但她那訕訕的神情，已爲飛天玉龍卓立瞧在眼裏，心中早有計較，就不動聲色的呵呵一笑，說：「鳴鳳寶劍，我早年也聽家父說過。如今不期遇到，實在教人高興！說實在話，我們幾人到底誰跟誰都並沒有甚麼認眞過不去的仇恨，我想斗膽相請大家天亮後到市上喝一杯酒，一來慶祝兩把寶劍的巧遇，二來化解彼此間的誤會，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裴青鳳聽了「飛天玉龍」卓立之言，愀然無語；靈龜上人見了這情形，樂得順勢下台，隨即打了個哈哈說：「龍吟寶劍，是我那九頭鳥裴冲老弟臨終時囑咐我留心的。如今見到了，我也極爲高興，很願意同喝一杯。至於過節一層……唉！本來是不算甚麼的，祗是……祗是鳳兒從小失去父親，心裏認定了周泰施主是報復的對象，而我又從小順慣了她的性兒……現在總算比試也比試過了，我看也沒有甚麼好計較的了。」

此時火麒麟周泰心裏十分高興，發出一陣洪亮的笑聲，說：「很好很好！要慶賀的事兒太多了，你們幾位都是異地客人，讓我好好地盡一下地主之誼，好在西湖勝景，儘足多時的盤桓，幾位就都請到寒家作客，其他慢慢再作計較吧！」

其時，天際已是月落參橫，東方已現出一片魚肚白色，景物暗沉，晨風掠面，幾位不打不成相識的英雄兒女——一「龍」（飛天玉龍卓立）、一「鳳」（裴青鳳）、一「龜」（靈龜上人）、一「麟」（火麒麟周泰），在這天造地設的「四靈」大會中，互相起了惺惺相惜之意，已然捐棄了大家心中的芥蒂，有說有笑地由作爲地主的周泰領着入市。

臨行前，卓立少不了拿些碎銀打發了蘆葦叢中那船家，不在話下。正是——

未有龜麟爭勝負，
怎教龍鳳結姻緣！

後事如何，想也不待作者的詞費了。

（完）

武俠世界
篇篇精彩
猛稿如雲
目不暇給
訂閱請電
二五四七三三七七

江湖踪雲生故事

九手抓鬼

霍去病·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 司徒文正帶着二十五個蒙古摔跤手去找沈形雲，沈形雲一早就想到個好辦法，因此叫他們去黃河灘等他，臨走前，沈形雲吩咐錢神通送上酒菜……沈形雲教訓完了一班兇人，他剛繞過開封城，忽的發現兩條人影往桂竹園方向奔去，他追上去發現是四空禪師與洛陽大俠田國光二人潛進去，暗裡他發現二人被丁杰與毒奶奶戲弄……

忽的柴房中傳來嚶嚀一聲叫，就聽毒奶奶笑道：「甚麼時候你練就了連環炮呀，你有那麼大的精神。」

丁杰不開口，但發出呼叱聲。

孟蘭兒也不再說話了，祇因爲這二人又攜手奔向那陽關而製造雨露了。

* * *

「砰！」

好一塊石頭砸在柴房門上，立刻把剛闔眼欲睡的兩個人驚醒過來。

柴房中傳來穿衣聲，丁杰沉聲，道：「快！」

孟蘭兒道：「娘的皮，甚麼人不想活了，敢來惹我毒奶奶。」

這二人一個開柴門，另一個自一邊的小窗望出去，後院中甚麼也沒有。

兩人一打招呼，分左右躍在後院中，祇見後圍牆上正站着一個人。

那個人不是別人，沈形雲是也。

丁杰見是沈形雲，他乾乾一笑，道：「是你，沈公子。」

孟蘭兒急問：「你來多久了？」

沈形雲一笑，道：「有一陣子了。」

孟蘭兒道：「有一陣子是多久？」

沈形雲道：「從二位扮鬼開棺拖屍起，我就已經來到這鬼地方了。」

他忽的哈哈笑了。

孟蘭兒叱道：「你笑甚麼？」

丁杰道：「沈公子莫忘了，咱二人乃幾十年的情侶呀，難得湊一起，有甚麼好笑的？」

沈形雲道：「誤會，誤會。」

孟蘭兒道：「怎麼說？」

沈形雲道：「我笑乃是因爲二位的傑作太好了，把少林寺的四空禪師與洛陽大俠也嚇得拔腿逃呀！」

他衝着二人笑笑，又道：「我怎麼會恥笑二位的魚水之歡呢？那是人之常情，君子也有成人之美，我沈形雲祇有爲二位高興。」

丁杰一聽哈哈笑了。

孟蘭兒道：「眞是這樣，也就算了，祇不過你一石頭驚醒我二人的鴛鴦美夢，你有甚麼事嗎？」

「有，我是等急了才出此下策的。」

丁杰忙問：「甚麼事？」

沈形雲道：「我帶兩位去個地

方。」

孟蘭兒道：「去那裡？」

沈形雲道：「跟我來！」

他當先躍下牆，丁杰與孟蘭兒也急急的跟上去。

那沈形雲走得急，沒多久，祇見一條小河上，岸邊柳樹下拴着一條船。

遠遠的，沈形雲站住了。

這時候天也快亮了，沈形雲指着那船對丁杰與孟蘭兒二人道：「我這些天一直未發現曾在桂家莊參與祭吊的幾個人物，很難得，昨夜我發現了四空和尚與田國光二人，我遠遠的跟着他二人，原以爲他二人回開封城，豈料他二人住在這條船上！」

丁杰道：「有甚麼奇怪嗎？」

沈形雲道：「如果祇住他二人，也許不覺奇怪，但如果再住了另外三人，就叫人奇怪了！」

「那三人？」孟蘭兒急問。

沈形雲道：「『桐柏飛刀手』齊林、『秦川鐵扁擔』花冲、黃河漁隱白可染三人！」

丁杰吃一驚，道：「原來他們五個人住在白可染的船上來了！」

孟蘭兒道：「他們就住在船上？」

沈形雲道：「這地方最接近桂家莊！」

丁杰道：「他們以爲聚寶盆被桂浩然藏在桂家莊某一個地方，他們在坐等機會！」

沈形雲道：「他們必然在此許久了！」

丁杰忽然向沈形雲道：「沈公子，你以爲這寶會是被我桂大哥吞掉了？」

沈形雲道：「我正在查！」

孟婆道：「沈公子，我對你沒好感，祇不過你也令我老婆子心折，我問你，我一而再叫你去牢中查看甚麼人物在牢中吃香喝辣有女人，你辦了沒有？」

沈形雲一怔，道：「嗨，妳不提我差一點忘了！」

孟蘭兒道：「豈有此理！」

一笑，沈形雲道：「二位，你們祇注意這船上人物動向，我這就去牢中瞧瞧去！」

他說走就走，立刻往開封城走去！

* * *

沈形雲就快走進小南門了，斜刺裏有個漢子奔過來，這漢子走到沈形雲身邊，低聲道：「沈公子，跟我來！」

一怔，沈形雲不認識這人，但見他往一家小客棧走過去，便也跟去了！

那人戴一頂黑帽，雙手插在袖管裏，低頭走入那家小客棧！

沈形雲剛到二門，就聽一聲「沈大哥！」

沈形雲轉頭看，祇見正是桂小玉，不由立刻走過去，這才發現石大丹也在屋內！

那個叫回沈形雲的人也正是尹士奇！

尹士奇已扯了和尚衣改穿百姓裝了！

沈形雲看看這師兄妹三人，道：「昨夜你們去了桂家莊上，怎麼樣了？」

桂小玉道：「馬上又回來了！」

沈形雲道：「難怪我後來去桂家莊未遇上你們！」

桂小玉道：「沈大哥，別回賭坊了！」

沈形雲道：「爲甚麼？我在那兒吃住不要花銀子，而且還有得賺！」

桂小玉道：「這兒你也不用花銀子，這家客店的老闆曾跟我爹學過功夫，一家人了！」

笑笑，沈形雲道：「可是聽到甚麼消息了？」

桂小玉道：「有人出價一萬兩銀子取你的人頭，沈公子，不怕一萬祇怕萬一，所以你住在這兒最好不過！」

淡淡一笑，沈形雲道：「嗨，我還眞累了，你們祇管吃喝，我先睡一覺！」

他看向一個單人小床，床上早已叨拾妥當，彷彿就是爲他備下的！

於是，沈形雲呼呼大睡起來，他放心的睡了！

* * *

如果沈形雲未曾再遇上孟婆婆，他也許已經忘了去牢中查看一番了，他有許多正經事未辦妥，更重要的乃是他答應過他的圓圓，要在年三十以前趕回秦淮河上與圓圓一起過新年的！

在沈形雲的心中，再也沒有甚麼大事可與此事比喻！

沈形雲愛得圓圓發狂！

沈形雲剛剛走出小客棧，忽見兩個貌美如花的女子過來了，走近一瞧，他笑了！

兩個女子也笑了，因爲雙方都是熟人了！

那兩個女子不是別人，張媽媽手下的三美之二，芍藥與牡丹二人走過來了！

沈形雲見了這二女，心中突

然一動，他的心中便已生出一計來！

「喲，那不是沈大公子嗎，咱們許久未見面了吔！」

芍藥已上前拉住沈形雲了！

牡丹笑道：「沈公子呀，聽說你狠心的坑了咱們天雷幫不少武士！」

「是呀！」

一笑，牡丹道：「你雖坑了咱們武士，不過私下裏咱姐妹還是最愛你的！」

「我太榮幸了！」

芍藥道：「沈公子，去那兒呀！」

沈形雲立刻愁眉的道：「二位，我遇上難題了！」

芍藥道：「甚麼難題呀，天下少有難倒沈公子的事！」

沈形雲道：「二位，我想問一問二位，妳二位願不願幫我這個忙？」

牡丹道：「沈公子，你不問問咱們出來是幹甚麼的？」

沈形雲道：「幹甚麼？」

牡丹笑笑道：「找機會殺了你，便是殺不了，也要把你的行踪告知張媽媽！」

沈形雲道：「妳很坦白，而且坦白得可愛！」

芍藥已半低下頭了，她是眞心愛沈形雲的！

牡丹道：「一夕風流永難忘，沈公子，咱們先幫你一次忙，完了再說咱們的！」

沈形雲撫掌一笑，道：「好，丁是丁，卯是卯，蘿卜白菜一鍋熬，我先謝謝了！」

芍藥溫柔的道：「是甚麼事嘛，沈公子，你衹管說了！」

於是，沈形雲就把開封府大牢中之事對芍藥與牡丹二人說了一遍！

那牡丹已笑哈哈的道：「打聽那兩個牢中當爺的人呀，太簡單了！」

芍藥也笑道：「走，你在王府井街頭等着，我二人去知府衙門……」

沈形雲道：「光景好像妳二人常去！」

牡丹笑笑，道：「知府的汪大少，還有個包捕頭，老實說，咱們熟得不能再熟了！」

沈形雲道：「比我們之間還熟？」

「當然啦！」牡丹發覺說溜了嘴，衹得打個哈哈！

芍藥却已坦白的道：「沈公子，老實說，當初咱們睡大床，是騙了你的！」

沈形雲道：「我知道！」

「你……早知道了？」

「是的，早就知道了！」

「可是你並不生我們的氣嘛！」

沈形雲道：「生甚麼氣？那是俗人的感受，我衹要情感，情感才最重要。」

芍藥一聽幾乎落淚！

牡丹已拉着芍藥道：「走吧，去打聽牢中是甚麼特權份子在享受！」

果然，二人匆匆的走了！

芍藥與牡丹二人併肩走，二人剛到知府衙門大門口，就聽裏面傳來一聲笑，果然是包捕頭走來了！

包捕頭衝着二女一聲笑，道：「幹甚麼來了？」

芍藥道：「包大人呀，聽說牢中抓了兩個重犯呀！」

一怔，包捕頭道：「甚麼重犯？」

一笑，牡丹道：「別裝糊塗了，咱們都已知道了！」

「妳們知道甚麼？這兒沒有重犯，如果沒有別的事，就快快回去吧！」

牡丹道：「包大人，咱們衹是前來打聽一下，看你急得臉色也變了！」

包捕頭道：「回去吧，知道得多是沒好處！」

芍藥道：「包大人，如果我答應陪大人在一起玩個幾天，你也不告訴咱們？」

包捕頭全身一緊，道：「眞的沒有重犯，你就是答應當我小老婆，我也是這句話！」

牡丹道：「你讓咱們進去瞧瞧呀！」

包捕頭道：「瞧甚麼？牢裏都是急色鬼與汪洋大盜，妳們別去！」

牡丹道：「大人，這點交情也不給呀！」

不料包爲仁一聽臉色一寒，道：「走！」

芍藥就嚇一跳，道：「翻臉了呀！」

牡丹道：「走就走，回去向幫主報告，就說知府衙門關了天雷幫的人！」

包捕頭道：「胡說，這兒沒有天雷幫的人！」

二女轉身就走，包爲仁怔住了！

＊　＊　＊

沈形雲迎上去，笑道：「二位

姑娘，碰了……」

芍藥道：「必是關了要人，包爲仁平時對我姐妹客氣，今天不一樣了！」

沈形雲一笑，道：「二位，妳們已爲我盡了力，夠意思也夠朋友，至於我與天雷幫之間的轇轕，過兩天咱們在大家樂賭坊後面的偏院中再結算，如何？」

芍藥道：「沈公子，咱們身不由己！」

沈形雲笑笑，道：「我理解。」

兩個女子走了，帶着幾分唏噓的走了！

沈形雲不走，他繞到了大牢後面的牆邊坐下來。

天氣是冷了些，但沈形雲早已激起了好奇之心！

他早就應該來的，如果不是孟蘭兒再三追問，他也許今世也不會來！

「噹，噹！」之聲響起，二更天了吧，沈形雲抬頭看，房上的積雪有半尺厚，如果沒有積雪，他就方便多了！

但沈形雲藝高人膽大，雙肩稍晃，人已上了房。

他在房上往下望，不由得吃一驚，因爲他發現不少捕快手中拎着刀！

再看大牢下，包爲仁正與四個大漢低聲打商量！

也不知他們說些甚麼話，四個大漢直點頭！

沈形雲急忙撥開房上的積雪，用力的撬開一片瓦，立刻間有燈光冒上來！

沈形雲低頭看，衹見這大牢中關了不少犯人，犯人們關在前半段，後半段是牆與鐵栅隔開來。

牆外面還有兩個大漢手拎着刀把守得嚴！

沈形雲衹有再往內走去，他打量着就是大牢的最深處了，於是，他急急忙忙的再撥開積雪掀大瓦！

沈形雲往牢內看看，衹見一片巨網在上面掛着，網是張開的，防牢中犯人從上面逃走！

沈形雲再仔細看，嚄，網子上還有響鈴噹，如果想飛身上來，鈴子就會嘩啦啦響！

沈形雲已覺得這二人必不簡單，忍不住的把眼睛湊到洞口往內瞧！

沈形雲瞧得幾乎要叫出口來了！

哇呀呀，踏破鐵鞋無覓處，

沈形雲站在大牢頂上掀開瓦片往下看。

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牢中二人並非別人，乃「偷天」與「換日」兄弟二人是也！

這風大山與風小山兄弟二人又怎麼會被知府關在大牢中呢？

這種叫人猜不透又想不通的事，便是沈形雲也絕對想不到！

這究竟用的甚麼計謀？沈形雲一時間想不到！

如果說三十六計中那一計最適合？人們敢說至少有五計這人全用上了！

捕頭奉命殺神偷

就在沈形雲忖着如何接近風氏兄弟，甚至下手救人之際，忽見有幾個人進來了！

爲首的正是包爲仁！

包爲仁衝着風氏兄弟嘿嘿笑，道：「二位該上路了！」

那風大山一聽，再見四個怒漢手上拎着刀，不由冷冷道：「喂，這算甚麼？過河拆橋呀，還是瞞天過海？包大人，咱們要見見汪知府！」

包爲仁道：「老實說，起初原本沒這一關，等風聲小了自然會放了二位，可是情況變了！」

風大山道：「甚麼情況變了？」

包爲仁道：「打南邊來了個姓沈的小子，他一心在找你二人呀！」

「姓沈的，找我？他怎麼知道是我兄弟下的手？」

包爲仁道：「我想你二位當初動手露了風，被人把消息送去南京了！」

風小山道：「那是不可能的！」

包爲仁道：「怎麼不可能？難道鬼也會傳話呀！」

風大山道：「太過份了，咱們把寶盜來，祇不過領了那麼一些賞銀，汪大人收了寶，却又傳言天雷幫，且更在江湖上造謠寶物仍在桂浩然手上，桂浩然一家完了，怎麼，此刻又要我兄弟的命呀！」

風小山道：「哥，咱們上當了！」

嘿嘿一笑，包爲仁道：「留下活口，後患無窮！」

「嗆」的一聲，他也拔出刀來！

包爲仁不出刀，他往牢門閃去，舉刀對四個大漢道：「進去，宰了他們！」

四個大漢猛點頭，舉刀就要殺進去了，便在這時候，忽的一聲響，頭頂上落下一片網來，罩在這間獨立的大牢中了！

事出突然，包爲仁五人抬頭看，祇見一團人影躍下來，包爲仁厲叱：「甚麼人？」

他舉刀就往黑影砍去，另外四人併肩而上，誰也不說話，舉刀就殺！

祇不過站在網上出刀終是慢了些，早被那黑影把包爲仁五人點中穴道直不楞的難以動彈了！

* * *

要知這間大牢中祇關了風家兄弟二人，他們是特殊身份，與另外的大牢是分開的，這裏發生甚麼事情，別的大牢是不會知道的。

此刻，沈形雲撥開罩在風氏兄弟二人身上的大網，那風大山衝着沈形雲點點頭，他還未開口，沈形雲已淡淡的道：「上去，咱們桂家莊上見面去！」

風大山點點頭，他對兄弟風小山道：「快走，娘的，幾乎挨刀！」

風小山道：「先問問這位！」

風大山道：「何用多問？快走！」

這兄弟二人立刻躍上屋頂，從屋頂的破洞出去。

沈形雲看了這大牢，他的心中才明白，如果不是孟婆的逼，自己到甚麼地方才能找到這風氏兄弟？

* * *

沈形雲也登上屋面了，他往桂家莊奔去。

他也發現風家兄弟在前面跑。

事情到此才算明朗，原來全是汪知府的陰謀。

先是，汪知府爲了中原十多縣鬧災荒，便藉機會要借來沈百萬的聚寶盆，但他却又暗中花銀子買了風氏兄弟盜了由桂浩然押運的聚寶盆，且又暗中放出謠言說那是桂浩然自己吞了寶物，這才惹來天雷幫找上了桂家莊！

* * *

沈形雲想通了這些，他便開始放手一搏了！

抬頭看去，風氏兄弟已快進入桂竹園了。

沈形雲才不會去顧忌甚麼知府的，事情如果證實是汪知府在弄詭，他就會放手一搏。

眼看就到了桂竹園，只見兩個人就在竹林前面站定，看上去就是在等他了。

是的，風家兄弟正是站在那裡，見沈形雲奔來，兄弟二人雙雙迎上前去。

那風大山重重一抱拳，道：「救命之恩不言謝，我兄弟欠你命兩條！」

風小山接道：「我兄弟別無長處，情義看得比命重，但有吩咐，上刀山下油鍋不皺眉頭。」

沈形雲一笑，道：「二位，我可以告訴二位，我是專程來抓兩位的！」

「抓我們？」

「不錯，因爲有消息送我大伯那裡，你們在桂浩然的手上盜走了聚寶盆！」

「甚麼呀，甚麼聚寶盆……」

「沈形雲！」

風大山兄弟吃一驚，道：「九手抓鬼？」

一笑，沈形雲道：「不錯，可也叫我找得好苦。」

他指指那個石大丹常去的土坡邊，又道：「二位，我想聽聽故事，咱們去那個地方說去。」

風小山道：「奶奶的老皮，原是答應那汪貪官不對任何人提這事的，可是姓汪的反要殺了咱兄弟，走，好生對你沈公子說個明白。」

沈形雲當先走去，他來到那巨石上坐下來，看看天空，今夜是不會下雪了。

* * *

風大山抬頭看向桂家莊，他好像在找回逝去塵封往事吧，慢悠悠的道：「照道理我兄弟是不應該再出山了，都已過了五十呀！」

他嘆口氣，又道：「咱們住在雁蕩山，過的是青山綠水日子，絕塵不提江湖事，不料人就是不能受人恩惠，當年姓汪的當縣太爺，那是在江陰縣境，那一回我兄弟失了手，被抓進了縣衙，姓汪的很照顧，他放了咱們，而且還要弄個差事跟在他身邊，我兄弟實在感激，就這樣，我們有了來往，當差咱們不是料，每年送上些東西去孝敬他是少不了的。」

他看了一邊的兄弟，又道：「兩個月前，他找到了我兄弟，交代爲他們辦一件事情，便是自桂鏢頭身邊盜走件東西，在我兄弟看來，那只不過是件銅盆而已！」

沈形雲道：「那不是銅盆，那是我大伯的聚寶盆！」

風氏兄弟吃一驚，道：「甚麼？沈大官人的聚寶盆呀，我的乖！」

那風小山道：「難怪姓汪的不指名，原來他怕我兄弟盜了聚寶盆不送到他手中呀！」

聽這話，原來這風氏兄弟也還不知他們當時盜去的乃是一件稀世珍寶了。

沈形雲道：「你們知道桂浩然爲那件寶物背了黑鍋，他遭到到滅門慘事？」

風大山驚道：「這是眞的？」

沈形雲道：「你們應該知道！」

風小山道：「我兄弟眞的不知道，當我們把那不起眼的銅盆送到汪知府的手中，他却叫咱們暫時的躲了起來，他的理由是且等這件事風平浪靜之後，再送我兄弟一萬兩銀子，風風光光的回雁蕩。」

風大山咬牙，道：「爲了一件寶物，他害了別人一家慘死呀，這狗官！」

風大山道：「哥，咱們把狗官的頭切下來，送到桂家莊祭死者。」

沈形雲道：「如今再去，何異自投羅網，姓汪的必加倍防守。」

風大山道：「沈公子，莫忘了咱有偷天換日的本事！」

沈形雲道：「也得等我先把我大伯的東西找到。」

風大山道：「沈公子，咱們聽你的！」

沈形雲道：「有一事不知你兄弟可否知情？」

風小山道：「甚麼事？」

沈形雲道：「是甚麼人血洗桂家莊？」

風氏兄弟直搖頭，但風大山一頓之後，道：「我想起來了，有一回知府衙門的師爺來到獄中陪我兄弟喝酒，那天還下着大雪，他告訴我兄弟，有人做了大案殺了不少人，爲的是那件東西，如果我兄弟走出去，非死不可，有甚麼地方比躲在牢裡更安全的？」

風大山想了一下，又道：「我想師爺必知甚麼人暗中下的手了！」

沈形雲道：「我也知道是天雷幫幹的，可就是無證據，現在，也只好找一找那位師爺了！」

就在這時候，附近忽然走來兩個人，不，應該是三個人，這三人都把半張臉罩在帽子下面的護耳套中。

但沈形雲一看就知道是甚麼人！

風氏兄弟一怔，就聽其中一人，道：「沈公子，夠了，咱們已把事情聽得夠清楚了，事情完全

由於狗官的一念之私，也是狗官一手導出來的，至於出刀殘殺我桂家二十七口之衆的兇手，也不過爲了那件寶物，而寶物早已在狗官的手中了！」

是的，桂浩然終於出來了。

桂夫人與桂小寶也出來了。

風大山驚道：「你們是……」

沈形雲道：「老鏢師『快刀』桂浩然！」

風大山與風小山大吃一驚，忙着施禮，也直叫着：「對不起，對不起！」

淡淡的，桂浩然道：「算啦，如今我只找那陰謀者與動手殘殺我莊子的兇手！」

沈形雲道：「老鏢頭，我以爲你們還不到出面的時候，何不再等一天！」

桂夫人道：「咱們等得太久了！」

沈形雲道：「正因爲已等了快滿兩月，何不再多等一天？」

桂浩然道：「沈公子另有安排？」

沈形雲道：「至少咱們應顧忌到姓汪的是朝廷命官。」

桂浩然道：「便是皇帝老子又怎樣？桂浩然把命豁上了，怕他甚麼！」

沈形雲道：「桂老鏢頭，我以爲咱們先把力量集中起來，到了拚命的時候不會孤單。」

桂浩然道：「沈公子，咱們還有甚麼力量可以仗恃的？」

沈形雲道：「有，你如果聽我安排，我們就會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桂夫人道：「沈公子，你可否說得更明白些？」

沈形雲道：「桂夫人，咱們約定時間，明日夜晚就在桂家莊的後院中見面。」

他轉臉對風家兄弟，又道：「你們也於明晚去桂家莊後院，咱們有所安排。」

風大山重重的道：「咱們聽沈公子的。」

這二人說完便匆匆的走了，刹時不見影踪。

風家兄弟有偸天換日的功夫，找個地方藏一天，那太簡單了。

* * *

桂浩然三人也消失不見了。

桂浩然帶着十分興奮之心，他夫妻再也想不到如此快的找到了頑凶。

* * *

沈形雲走到那條小河附近，黑暗中他發現有兩個人蹲在一棵樹下，他笑了

因爲那正是丁杰與孟蘭兒二人。

他二人仍然暗中監視着河邊的那條船吶！

現在，沈形雲來了，他走到柳樹下，低聲道：「辛苦兩位了。」

丁杰見是沈形雲，他帶着些許埋怨的道：「嗨，你可回來了，去那兒了？」

孟蘭兒道：「你去過大牢沒有？」

沈形雲道：「就是爲了這件事才又來的。」

孟蘭兒道：「大牢中住的甚麼人？」

「江湖上的名偸，風大山風小山兄弟二人。」

「伏牛虎」丁杰一怔，道：「偸天換日二人呀！」

「不錯！」

「有誰能關住他兄弟呀！」

沈形雲道：「那只是計謀，因爲他二人爲知府大人辦了一件絕子絕孫的大事，他們非住大牢不可。」

孟蘭兒道：「聽你說得玄了，爲知府辦事還被關呀？太矛盾了。」

沈形雲道：「有甚麼地方比在大牢更安全的？」

丁杰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以說明白嗎？」

沈形雲道：「我就是要向二位說明這件事，才又匆匆的來了。」

於是，沈形雲便把救風大山兄弟之事詳細的對丁杰與孟蘭兒二人說了一遍。

丁杰一聽大怒，罵道：「他奶奶的老皮，原來寶物在狗官手中呀！」

孟蘭兒接道：「咱們忙了半天，寶物早在別人手中了，眞氣人呀！」

丁杰道：「誰不是爲寶呀！」

他發覺自己說漏嘴，忙又道：「可也苦了我的桂老哥一家人了！」

沈形雲笑笑，道：「記住一件事！」

孟蘭兒急問：「甚麼事？」

「明日夜晚二更天，咱們桂家莊上不見不散，我在後院等你們！」

丁杰道：「好，咱們找地方養精神了。」

他拉着孟蘭兒就走，匆匆的消失在黑暗中了。

* * *

現在，沈形雲走到了河岸邊，這條河的河口入黃河，看起來河水清澈多了。

沈形雲在岸上，道：「各位，客人來了，不請客人上船坐坐？」

「呼」的有條人影冒出船艙外，那人有些蒼老的樣子，但沈形雲一看便知道是黃河漁隱白可染。

這條船就是白可染的家。

* * *

白可染抬頭看岸邊，先是一怔，但旋即呵呵一笑，道：「嚄，是江南來的沈大公子呀，歡迎，歡迎……」

就在這時候，只見船上又伸出兩個頭，沈形雲當然認識他們……大家都去過桂家莊爲桂家死的人祭拜。

沈形雲登上船，這個船艙也夠大，擠着坐可以坐上五七人之多。

白可染把油燈燃上了，他看看沈形雲，笑笑，道：「黌夜來此，必有要事。」

「寶物！」

他此言一出，嚄，另外四人全醒過來了。

沈形雲一看，果然一個也不少，正是「秦川鐵扁擔」花冲、「桐柏飛刀手」齊林、少林四空禪師與洛陽大俠田國光。

白可染的急問：「甚麼寶物？」

沈形雲道：「聚寶盆呀，各位不就是爲了這件寶物而在暗中奔波嗎？」

乾乾一笑，田國光道：「你老弟有寶物的消息了？」

「有！」

齊林急問：「在那兒？」

沈形雲道：「各位記牢了，明日夜晚二更天，咱們在桂家莊的後院相見。」

田國光道：「桂家莊鬧鬼呀！」

沈形雲一笑，道：「誰怕鬼誰就別去，哈……」

他走了，跳下船又回頭：「記住！明晚二更天！」

沈形雲走到南門外小客棧的時候天已亮了，忽見自客棧內走出個大漢，這人正是關仁，乃江南萬船幫的大掌舵關仁。

這關仁見是沈形雲來到，立刻迎上去，道：「沈公子，咱們正要找你吶！」

沈形雲道：「找我，甚麼事？」

關仁道：「咱們進去說，我們幫主也起來了。」

沈形雲跟着關仁進入後面客房，只見秦淮飛鼠兄弟也出來了。

沈形雲與這四人幾天未見，他發覺四人的傷也好了。

大家就在劉勇的房中坐定，沈形雲先是輕輕咳了一下，道：「四位來自江南，咱們也算『人不親土親、土不親故鄉人』了？」

劉勇道：「這次承你沈公子的援手，咱們的傷也好了，多少算是回報了沈公子。」

他的話是表示那夜他四人與天雷幫搏殺之事。

沈形雲道：「劉幫主，咱們不提過去，我知道四位遠來中原爲的是我大伯的那件寶物？」

四人有些不自然的乾笑點頭。

覬覦別人寶物，總不是體面之事。

沈形雲却是一笑，道：「現在，寶物已有了着落了！」

他此言一出，四個人八隻眼有了光芒，當然那是異樣的光芒。

劉勇道：「眞的？」

那秦淮飛鼠老大王在山跟上一句：「可靠嗎？」

沈形雲道：「絕對可靠！」

劉勇道：「沈公子可否說得更明白些？」

沈形雲道：「我來就是要把事情說給各位聽，當然要明白的說！」

關仁道：「寶物果然在中原吶！」

沈形雲道：「千眞萬確！」

「誰拿去了？」

沈形雲道：「開封知府汪大人手中！」

他此言一出，劉勇第一個吼罵：「娘的，咱們在江南時候就聽說姓汪的力借沈百萬的聚寶盆要爲災民祈銀子的，後又聽說寶物中途丟失了，所以咱們才會趕來中原的，怎麼……這……」

沈形雲道：「姓汪的當年在江陰當過縣令，常在我大伯那兒走動，那時候他就打我大伯主意了！」

王在山道：「太出人意料之外了，姓汪的瞞天過海，獨吞人家的寶物呀！」

劉勇道：「沈公子，你是否有了奪回寶物打算？」

「有！」

（未完‧十九）

綠林山東
響馬故事

綠林紅粉傳

史金・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李全聯絡了綠林各寨來降四娘，得人馬萬多，也從他們口中了解到綠林各寨的內情，衆人取消國號、年號，改名「龍鳳幫」……四娘不愼懷孕，影響了她的進取大計，正欲宣佈她和劉全的婚事，不料綠林敗類楊德廣勾結金兵，一舉攻破文登城……劉全勸四娘嫁給李全，借綠林力量報仇，新婚夜，李全發現四娘未婚已懷孕……

四娘點了點頭，心裏却有無限興奮。

李福道：「俺痴長到今年，差不多四十歲，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局面。山東豪傑，雖恨透了韃子，但人自爲政，不懂團結一起。如今他們一致歸心姑姑，這局面實在不容易得，姑姑，你難道不顧念他們這一片熱誠了麼？」

四娘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顯然，她被李福這一番話所感動了。

李福又是一揖，說：「姑姑是明白人，俺不必多說了，千言萬語，併作一句，請以大局爲重。」

四娘的頭，徐徐向李全移過來。

案上的龍鳳燭光，把四娘的臉映照着，有說不出的美麗。

李福把李全推了一把，說：「莽牛，你還不上前向姑姑賠罪？」

李全上前，也是一揖到地，說：「娘子，方才是我錯了，請你原諒。」

四娘沒直接答李全的話，却把包袱解了下來，長嘆一聲道：「那一輩子的寃孽把俺纏上了。」

侍立在四娘身邊的兩女兵，還站在那裏。

「二位姐姐請快點出去吧，這兒沒有你們的事了。」

兩個女兵向四娘望了望，脚步並沒有移動。

四娘向她們說：「你們走吧。」

「喏！」

兩個女兵也像漢子似的叫「喏」。

然後，她們的脚步移動，向房門走去。

「慢着。」四娘說。

兩個女兵脚步一齊停着，迅速地轉過身來，面朝四娘，等候指示。

「今晚的事，不准你們說出去。」

「是，姑姑。」

「那就去吧。」

女兵這才眞的走了。

李福也對四娘說：「姑姑，俺也得出去陪他們喝酒去，你兩口子早點安歇吧。」

說着，躬身退了三步，然後轉身出去。

來到門口，順手把門帶上。

四娘把佩劍解了下來，掛在帳鈎上。

李全連忙上前，替四娘解下身上那一排密麻麻的扣子。

四娘把他的手一推，說：「別碰我，不怕你的手也沾了淫賤之氣？」

「娘子！」李全涎着臉靠過來，「俺已再三認錯，跪也跪過了，難道你仍要生我的氣？」

「不生氣是泥塑的。」

「那末，俺再向你跪上一跪。」

說着，果然撲地便跪下來，直挺挺的。

四娘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伸手把他拉了起來。

李全站起來，乘機向四娘的面孔上香了香。

四娘的脖子一仰，耳根頸上，竟給李全吻着。

李全進一步要抱四娘。

「別動，俺還有話對你說。」

李全楞了一下，仰望着四娘。笑嘻嘻的說道：「娘子有話在枕邊說不好嗎？」

「我叫你坐下來。」四娘向李全命令着。

李全乖乖的坐下了，那兩張本來是白木椅子，這時却鋪上椅搭，還有墊子。

四娘也坐下，她的一張俏臉恰迎着燭光，李全看得更分明。心裏想道：「這樣的美人，那兒去找，險些兒俺把她失掉。」

李全凝望着四娘，那雙色迷迷的眼睛，迸出情火。

四娘把臉別轉，說道：「剛才你把我羞辱夠了，我本來應該走的，但爲了大局，俺不計較這點委屈。」

「我知道。」李全道。

「假如你心裏覺得我大着肚子嫁你，是委屈了你的話，我也可以不讓你受這委屈，俺和你作一對名義上的夫妻。」

李全忙道：「不，不，我也絕不計較。」

「那末，你是絕不放在心上了？」

李全指着桌上的紅燭道：「紅燭爲證，我心裏若還存有芥蒂的話，死於亂箭。」

「也不必起誓，只要你明白便了，我雖然不是個普通的女娃兒，但也不是個淫蕩的女人，既嫁了你，便不會再勾三搭四，養野孩子。」

「是，俺曉得。」

「現在，我問你一句，你還像以前那樣的尊敬我？」四娘的眼光停在李全的臉上。

「俺和以前一樣的愛你。」李全說。

「不是愛不愛，是尊敬不尊敬。」

「當然尊敬。那還用得着說？」

「好，以後你得仍把俺當着幫主，我有號令，不得違背。」

「絕對不敢違背。」

「也不許陽奉陰違。」

「是。」

「你都答應了？」

李全忙答道：「答應的。」

「好，我要說的話，已經說完了，你有甚麼話要說的，趁早講個明白。」

李全笑嘻嘻的說道：「只有一句話，請娘子解衣上床。」

四娘這才解了身上的衣服，往床上一躺。

李全心裏想：「俺報仇的機會來了，總不成你不許俺行這周公之禮？」

果然，四娘沒法拒李全，已經同床，成爲夫妻了，這一關總要過的。

要是平時，四娘比李全矯健，不會就怕了李全。如今，肚子裏那塊東西，總嫌礙手礙脚。開頭不久，她就告饒了。

「賊淫婦，你寃得我透，這回子俺肯饒你？」李全心裏在說，來勢更兇。

四娘忍不住呻吟起來。

「別這樣輕狂呀！」四娘嬌呼着。從她的聲音聽來，可知道她是應付不來。

李全甚麼都不理，只管在四娘身上發洩他那弩在心上的一股妒恨。

這一來，四娘可慘了。

但她却不能不接受這種「刑罰」，誰教她不幸生來是個女人。

站在新房外頭守衛的兩個女兵，聽了四娘愈來愈急的呻吟聲音，心裏不是味兒，她們恨不得進去代她們的姑姑挨這「肉刑」，可是，照規矩，這時候她們是不能進去的。

一個女兵，較爲機警，拉着她的同伴，咬了咬耳朵，那同伴會意，點了點頭。

「嘿！甚麼人？」那女兵突然暴喝一聲。跟着拔出了佩刀，向她的同伴就砍。

那同伴把手中刀迎上去。

兩刀相交，「噹」的一聲，在靜夜中，十分刺耳。

在新房裏面的李全和四娘，都同時聽到了這聲音。

李全立刻飄身上床，飛快的

穿上衣服，眨眼間已開了房門出去。

四娘這時雖然如釋重負，可是她也沒閒着，馬上披衣而起，一伸手已把掛在帳鈎上的劍拔了來。

她眞以爲來了刺客，却沒想到這是手下兩個女兵弄的狡獪。

李全到了房外面，只見兩個女兵背對着背，手上都拿着刀，在那兒警戒着。

「你們看見了甚麼？」李全緊張起來。

「一條黑影撲來，幸而我們沒有睡着，立刻亮出刀子來，那條黑影虛砍一刀，就竄到外面去了。」左邊那女兵說。

「奇怪。」李全沉吟：「這兒重重守衛，誰能進來？不要你們眼花吧？」

「不是眼花，」左邊那個女兵說：「我接了那傢伙的一刀，震得我虎口至今還痛呢。」

李全回到房間去要拿燈。四娘問道：「甚麼事情？」

「來了刺客，我這要拿燈去照照看。」

「要不要我來幫你？」

「用不着，」李全道：「刺客已跑掉了，我只是看看他遺下痕跡沒有？」

「那就當心點，不要去遠。」

李全應了一聲，提着燈出來，向地上逐步的照着。

甚麼東西都沒有，但李全心上却有了一個疑團。當他回房時，這個疑團的陰影，便愈來愈大。

「他奶奶的，這個刺客恐怕是他，除了他以外，沒有別個人。」

李全的心裏這樣的想着。

自從李全覺察四娘有孕，便一直懷疑劉全和四娘的關係，劉全是四娘最親近的一個男人，年紀比四娘大不了多少，長得也漂亮，四娘要找男人消遣，自然首先找他。

再說劉全對四娘，也時常露出了關心的樣子。這情形早在四娘第一次上磨旗山時，便已覺察着。

李全就是根據這種種形跡，推測劉全因四娘另嫁，挾着妒，前來行刺。

這種推測，不能說是毫無理由的，他怎知道根本就沒有刺客來過，只是那個聰明的女兵撒了個大謊。

李全回到房間裏，四娘問道：「瞧着甚麼痕跡沒有？」

「沒有。」

「那眞是奇怪，」四娘說：「誰有這膽量闖到這兒來？」

李全本想把心裏懷疑的，對四娘說了出來。可是，話到舌邊，又吞回去了。

他是個善於藏奸的人，喜歡在心裏行事，他要抓到劉全行刺的證據，就要假裝不知，故意縱容，然後，出其不意去抓他。

李全不說，四娘當然不會懷疑李全身上。

洞房春宵，在這不安的氣氛下過去了。

第二天，四娘，李全到聚義廳上與各寨寨主見面，劉全偷眼看四娘，只見她春風滿面。怎知道她昨夜幾乎和李全鬧翻了。

各寨主中，有兩個人急於要回去的，一個是鷄鳴山的劉二祖，另一個是蓮花山的國安用。

「兩位寨主爲甚麼急於要走？」四娘挽留着：「多盤桓幾天吧。」

「我放心不下。」劉二祖說：「恐怕金兵來騷擾山寨。」

四娘訝道：「你接到甚麼消息？」

劉二祖道：「我來的時候，就聽說韃子派了一個叫夾谷石里哥的，帶了五千花帽來攻。」

李全笑了笑道：「五千花帽軍，就想把鷄鳴山攻下嗎？劉寨主何以擔心？」

劉二祖道：「五千兵雖不足懼，但這夾谷石，却是個智勇雙全的人。」

「此人的名字，俺却沒聽過。」李全說。

「難怪你不知。」劉二祖說：「連我也是最近聽見人說的。」

「他是甚麼人？」四娘問。

劉二祖道：「這夾谷石里哥，是蒙古人，最近投效金朝，安貞很瞧得起他。這人用一柄開山斧，有萬夫不當之勇，而且詭計多端。」

李全微笑道：「蒙古的勇士，我會過了不知多少，他們全靠氣力大，武藝毫不足道。」

四娘止着李全，轉向劉二祖道：「既然如此，劉二祖就請先回吧。」

劉二祖拱了拱手，對羣雄道：「小弟先走一步，諸位多玩兩天。」

四娘教人取了兩頭信鷹，交給劉二祖道：「劉寨主有甚麼事，可以放出信鷹來，我們這裏就馬上應援。」

劉二祖拜辭了李全、四娘，便下了山來。劉全送他一程，並騎向鷄鳴山路上走。

兩人都姓劉，二祖成名較早，是以劉全以父執稱呼二祖的。

他們邊走邊談，不覺走下十里路，劉二祖對劉全說道：「賢侄請回吧。愚叔臨別，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要和賢侄說的。」

「叔台有話，但請吩咐。」劉全說。

劉二祖道：「古道一山不能藏二虎，賢侄和李全同是副幫主，又同住一山，這是他日糾紛的伏綫，不如到鷄鳴山去，我把寨主讓給你。」

劉全詫道：「叔台怎說這話？」

劉二祖道：「我的年紀老了，副寨主夏儀，智勇都不能服衆，你若肯來，我才放心。」

劉全那裏離得開四娘，但他也不想當面拒絕劉二祖，只答道：「叔台美意，小侄感激不盡，待我回去仔細想透，再回覆叔台。」

劉二祖點了點頭道：「也好，你想清楚後再告訴我便是，我隨時等你來。」

說罷，馬上拱了拱手，二人別過了。

劉全勒轉馬頭，向磨旗山走，想起了劉二祖的話，心頭沉重起來。

劉二祖那句「一山不能藏二虎」的話，着實使到劉全警惕，可是，在這時候，他如何能夠離開四娘？

這次他再三勸四娘下嫁李全，維持大局，四娘總算肯聽他的話，現在却置四娘於不顧，問心不安。何況，四娘身上還有他的骨肉，更難離開。

「要委屈就委屈到底吧！」劉全發了一聲長吁，策馬回到山寨裏。

* * *

崑崙山寨寨主楊德廣，自從引金兵襲破文登城，得了完顏霆的賞賜，不免沾沾自喜。金朝行省經歷黃國，也有信來告訴他，完顏霆已經向金主保擧他爲山東東路招討使，時機成熟便可以發表。這天，楊德廣正和幾個心腹在山寨裏議事。忽報黃國那邊派人來了。

楊德廣馬上迎進，那人從袖子裏取出黃國的親筆信。楊德廣看過，原來是黃國教他設法幫助夾谷石，攻取雞鳴山的。

楊德廣看了信後，把來人安置在客館裏。然後要左右計議。他首先說：「這次俺幫助了金兵，暗襲了文登城，雖然俺沒有露臉，不過，這不能瞞着楊四娘和劉全，他們知道是我做的手脚，還有不通知所有綠林，對我防範嗎？我縱想到雞鳴山作內應，劉二祖也不賣賬。」

「不錯，」楊德廣的一個心腹名喚申時的說：「俺們的黑臉已露，再不能扮紅臉了。」

「可是，黃國還要俺再扮一次。列位有甚麼高見呢？」

各人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作聲。

「小弟倒有個主意。」申時說。

楊德廣朝他看了一眼，問道：「申賢弟，有甚麼好主意？」

「俺們何不利用那些遼東來的響馬們？」申時說。

「妙極了！」楊德廣說道：「遼東響馬幫，到山東來的時間不久，不大熟悉山東綠林幫的情形，正好利用。」

「不過，誰敢擔保他們不知道？」另外一個人問。

楊德廣笑道：「倘使他們知道的話，他們也不會投靠到這兒來了。」

楊德廣這話不錯，投奔崑崙山的遼東響馬幫，根本不知道楊德廣是綠林內奸，因爲事前劉全沒有告訴他們，臨到事發，劉全要告訴他們時，已來不及了。

當下楊德廣把這些遼東響馬召集起來，向他們說道：「當日引金兵襲取文登的是雞鳴山劉二祖，你們知道不知道？」

遼東響馬大家瞪着眼，答道：「不知道。」

「雞鳴山的劉二祖，根本想消滅山東的響馬幫，我早已告訴你們幫主劉全，偏是他不相信，以致有這次的慘敗，眞是可惜得很。」楊德廣說。

遼東響馬各人除了臉現詫異之色外，誰也沒有話說。

楊德廣再說道：「現在，那劉二祖又和韃子不睦了，他要窩裏反，韃子可不饒他們。」

遼東響馬們聽了，皺上眉頭，他們弄得更糊塗了。

「現在，你們報仇的機會來了。」楊德廣說：「你們可以投到雞鳴山找劉二祖去，就說是文登縣被殺散的，請他收容。他正要抵抗金兵，當然歡迎你們的。你們乘機殺掉劉二祖，報了你們幫

主的大仇，也除了綠林一個大害。」

那些遼東響馬們，聽了楊德廣這番說話，個個磨拳擦掌，準備依計行事。

但遼東響馬羣中，却有一個比較精細的，向楊德廣問道：「俺們殺掉了劉二祖，豈不等於助了韃子？」

「韃子容易除，這劉二祖却是難以應付，劉二祖死了，我這裏自然把韃子趕掉，重佔雞鳴山。」楊德廣對那個遼東響馬說。

那響馬信以爲眞，再也沒話說。

於是，楊德廣向他們面授機宜，敎他們怎樣怎樣。

假公濟私審龍頭

那些直腸直肚的遼東響馬，竟被楊德廣瞞騙過了。依着他的話，分成幾夥，投進雞鳴山來。

劉二祖聽他們說是文登縣被金兵殺散的劉全舊部。細細審問，一點也不假。

當下便問道：「你們幫主和楊姑姑都在磨旗山，爲甚麼你們不去投奔他？」

「去是想去，但我等都是遼東長大的，認不得路。」遼東響馬衆口一聲說。

劉二祖聽說，祇好把他們都收容下。

響馬幫的人也會不認得路，這是笑話。敢情是劉二祖樂於多些人手幫助殺韃子，所以把他們留了下來。

楊德廣探得此計已行，便通知黃國說：已在雞鳴山伏有內應，祇要夾谷石進攻，伏着的人就會響應。

黃國大喜，馬上通知夾谷石進攻。

夾谷石得到通知，立刻領兵殺來。

劉二祖派了夏儀副寨主，和三寨主石珪應戰。

夾谷石的大斧沉重，夏、石二人拚力斷殺，也佔不了上風。

劉二祖看看不對路，就要披甲出戰。他的筋力雖然衰悠，但武藝却比夏、石二人都强，若加上他，三人合力來戰夾谷石，還是可以佔上風的。

可是，正當上馬提刀時，不提防自己隊伍裏，幾個人突然衝前來，揮刀便砍。

這幾個人正是遼東響馬幫。

劉二祖大驚，措手不及，竟死於亂刀之下。

劉二祖的親信連忙要上前救護，已經來不及了。

霎時間山上大亂，原有的嘍囉和新來的遼東響馬混戰起來。

在陣前的夏儀、石珪，知道寨裏發生變故，不敢戀戰，退回山寨。

夾谷石追來時，山上的滾木石擂打下來，跟着頭門也閉上了。

夏儀和石珪回到山寨，遼東響馬已被山寨的嘍囉們全部殺死，一個也沒賸。

夏儀、石珪知道劉二祖是被遼東響馬幫所殺，不禁切齒痛恨。

石珪說道：「可惜一個活口也沒有留下，否則可以問出他們是誰主使的。」

夏儀道：「是誰主使，還用得問？不是劉全，誰指揮得動？」

石珪道：「劉全要殺死劉寨主幹嗎？」

「誰知道他有甚麼居心？」夏儀說：「總之，這一筆賬，遲早要和劉全算了。」

石珪爲人比較精細，心裏想道：「劉全沒有要殺劉二祖的理由，也許這批奸細，根本不是響馬幫。」

可是，他也不便在夏儀面前替劉全辯護。

夏儀、石珪把劉二祖殯殮了，哭祭一番，就在大寨後面埋葬。

各人推了夏儀當寨主，石珪坐了第二把交椅。

夏儀派人到磨旗山向李全、四娘報喪。

李全聽得劉二祖已死，大吃一驚，急向來人問道：「你們寨主怎樣遇刺的。」

來人請李全屏退左右，說道：「劉寨主收容了一批遼東響馬幫，據說是在文登縣給韃子殺散的，不料他們竟然是奸細，劉寨主一時疏忽，遂爲奸人所害。」

李全聽了，臉色一沉，揮退了來人，自己馬上去找李福商量。

李福見李全臉色有異，問道：「三弟，又有甚麼大事，瞧你氣急敗壞的？」

李全一看左右無人，便把門關起來，說：「二哥，你知不知道劉二祖死了？」

「聽說過了。」

「你知道劉二祖是給誰殺的？」

「不知道，到底殺他的是誰？」

「劉全殺他的。」

「老三，飯可以亂吃，話不可以亂講，劉全每天都見着面，他有分身術不成？」

「二哥，那劉二祖雖不是劉全親手殺的，但却是他主謀，遼東響馬幫殺了劉二祖，一點不假。你若不信，可以叫雞鳴山的來人作證。」

李福皺了皺眉道：「這就怪了，劉全和二祖最要好，他們還認了叔侄哩，爲甚麼要殺他？」

「這事我比你明白。」李全說。

「你明白甚麼，說出來聽聽？」

「那天，劉二祖下山時，劉全不是送了他一程嗎？」

「是的。」

「爲甚麼要送？」

「他們的感情深厚。」

「二哥，這就是你糊塗的地方了，感情深厚，最多送至山下爲止，何必送到十里外？那可見劉全這斷，必定有秘密話和劉二祖說，借此機會在路上談，沒人聽見。」

李福想了想，點頭道：「這也許是的，你猜他們在路上談些甚麼？」

「劉全想拉攏二祖加進他的響馬幫，脫離綠林，劉二祖不答應，他怕二祖洩漏他的陰謀，所以要殺他滅口。」

李福的眉頭皺得更緊了，說道：「照你說來，劉全豈不是造反了？綠林、響馬，兩幫早已合併，他還在想擴充他的私幫？」

「造反也不足爲奇。」李全說：「我看他恨不得首先殺掉你我兄弟，佔了這磨旗山。」

「他和你有甚麼過不去？」

「我看這問題出在四娘的肚子上。」

「肚子？」

「我的意思是說四娘的身孕。」李全說。

「唔，我明白了，四娘肚子裏的一塊肉是劉全的？」

「不是他還有誰？」李全說：「四娘和他有了肚子，却名正言順嫁了給我，他肯甘心麼？」

「因此，他要殺了你是不是？」

「這不是猜度，而且他還向我行刺過，但沒有成功。」

李福大驚道：「竟有此事，你爲甚麼不早對我說？」

李全在聚義廳中審問席申。

「可惜當時我沒抓着他，沒有證據，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所以我始終沒向誰說過。」

「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就在我和四娘洞房的那一晚。」

李全說着，把當晚的情形，向李福詳細說了出來。

李福聽了這一番話，也不由得不信了，發現刺客的人，是四娘的親兵，那末，有刺客是千眞萬確的事，磨旗山創立至今，從沒有鬧過刺客，偏在這晚上來了刺客，這不是劉全還有誰？

「二哥，你現在也相信劉全不會是好人了吧？」李全說。

李福嘆了口氣道：「這眞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了。三弟，你打算怎辦呢？」

「祇有拿劉全治罪。」李全說。

「四娘肯聽你？」

李全道：「俺是刑堂堂主，秉正執法，誰敢不依？」

李福道：「我也沒主意了，你要怎麼辦就怎樣辦吧。」

李全隨即退了出來，回到聚義廳，教人請楊四娘和劉全出來。

四娘首先來到，向李全問道：「聽說劉二祖遇害身死，是嗎？」

「是的，正爲此事，要請姑姑下令，窮究殺害劉二祖的眞兇。」

說到這裏，劉全進來。

他是剛接到劉二祖的凶信，在房間裏哭了一場，眼睛都紅腫了。

四娘道：「眞兇當然窮究的。」

「姑姑，小弟忝爲刑堂堂主，想不到頭一次執法，就碰上了這種不幸的事。」

李全說罷，就教人在聚義廳的正面，擺起公案來。四娘被請到公案的左邊，劉全在右邊坐着。

六個刀斧手，六個執着棍子板的囉嘍，雁翅兒在刑堂兩旁展開。

李全穿了大紅袍，戴上烏紗，登上公座，居然威風凜凜。

這眞有點做戲。

李全登上公座，把驚堂木一拍，沉聲說：「把雞鳴山報喪來的頭目帶上。」

左右一聲答應，自有人傳喚去。

不一會，雞鳴山的頭目被帶上來了。

「你叫甚麼名字？」

「小的叫席申。」

「在雞鳴山身居何職？」

「把守二關頭目。」

「奉那一個差遣到來報喪？」

「小的剛才已說過了。」

「再說一遍。」

「是。」

席申祇得再說了一遍。

李全把眼睛向楊四娘、劉全一掃，說道：「姑姑，劉副幫主，這人是雞鳴山派來的人，你們都聽到了？」

「聽到了。」四娘、劉全點了點頭。

「好，」李全回過頭來，說：「席申，你們幫主遇害時，你在不在他的身邊？」

「劉寨主當時跨着馬正經過二關，小的在關上的碉樓瞭望着，不在他的身旁。」

「你在碉樓？」

「是的。」

「那麼你可以俯見一切。」

「不錯。」

「很好，劉寨主遇害的情形，你是看得清楚的了。你把當時出事的情形，詳細說來。」

席申說道：「劉寨主的坐騎才過了二關，兩旁突閃出幾個人來，揮刀向劉寨主砍去。」

「到底是幾個？」

「一邊三個，共有六個。」

「劉寨主怎樣？」

「他驚叫一聲，左臂上已中了一刀，鮮血冒了出來。他老人家隨着揮刀向左一揮，斃了左邊的一個刺客。但右邊的三個已分別把他右臂、右脅砍着，那匹馬兒也倒下了，劉寨主倒在地上，已經昏去。但賸下的五個刺客，亂刀齊下，可憐劉寨主身上不知有多少傷痕。」

席申說着，不禁淌下淚來。

劉全也擦了擦眼睛，四娘的眉心緊皺。

「後來怎樣了？」

「關上的弟兄一齊上前，把那五個刺客圍着厮殺。」

「沒有拿着他們？」

「沒有，因爲來了他們的同黨，弟兄們怕他們被救，所以把他們殺了。」

「有多少同黨？」

「一共五十八人。」

「怎麼計算得這樣清楚？」

「那是用花名册核對屍體，查出來的。」

「刺客的同黨，花名册上有名？」

「有的。」

「那末，他們也是雞鳴山上的兄弟了？」

「不，雞鳴山的弟兄們，個個都是轟轟烈烈的漢子，怎會窩裏反？」

「既不是山上的弟兄們，那末，他們都是些甚麼人？」

席申稍爲遲疑一下，眼看着四娘、劉全。

李全再拍驚堂木，喝道：「席申，你但照實直說，不要有所隱瞞，不要怕誰。」

「小的那就照直說了，他們全是遼東來的響馬幫。」

這話一出，四娘和劉全都是一楞。

「啊，是響馬幫麼？」李全說着，眼光向劉全一掃。

劉全身子一動，要站起來說話。

「劉堂主且慢，」李全制止了他，「本堂還有話要問席申的，有話等會兒再講。」

劉全祇得按捺着，暫時坐着沒作聲。

李全繼續問：「席申，你們山寨裏怎麼有遼東的響馬？」

「他們說是文登縣被殺散的，無處投奔，所以才上山寨來，劉老寨主一時不察，把他們收容了，誰知他們是奸細。」

「整批來還是分批來？」

「分批來的。」

「劉寨主都把他們的名，登上花名册？」

「是的，照例要如此。」

「這五十八個奸細，後來怎樣了？」

「全被本山的弟兄們殺死了。」

「一個活口也不留？」

「是的，一個也不留。花名册上五十八個人，地上五十八具屍體。」

「山上的弟兄有沒有死傷？」

「有的。死了五個，重傷了十七人，輕傷的也有許多。」

李全一口氣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回頭向左邊的四娘說道：「姑姑都聽見了？」

四娘點了點頭，還沒有說話，劉全已經站了起來，說：「姑姑，這件事一定是有人在挑撥離間響馬幫和綠林幫結仇。」

李全厲聲說道：「你倒說得輕鬆，分明是響馬幫要火併綠林幫，主謀的人就是你。」

「混賬，你敢誣衊到俺身上。」劉全拍了拍桌子說。

「哼！」李全冷然說：「證據確鑿，還狡賴得了，左右，先把這反叛給我拿下。」

三個刀斧手，一湧上前，便要來捉劉全。

劉全大怒，倏地站了起來，就要動手。

楊四娘一見形勢不妙，馬上喝道：「全都給我站住。」

刀斧手聽了果然站定，沒再上前。

「姑姑。」李全轉過臉來對四娘說：「你不該阻撓我執法。」

四娘道：「誰阻撓你執法？但要聽聽劉全怎麼說，那有祇聽一面之詞的道理？」

李全聽了，便轉對劉全說道：「那末，你且辯來。」

劉全侃侃而言，說道：「這件事要說一定是遼東響馬幫所爲，未免寃枉。遼東響馬，又沒有個字鑿在額上，人都死了，沒有對證。雞鳴山的人，應該留個活口的。」

李全反駁道：「劉二祖又不是一日人，他平日爲人很精細，如果不是眞正的遼東響馬，他會收容他們麼？」

劉全道：「劉寨主偏就是百密一疏，既然他們自稱是遼東響馬，就應該着他們來見我。」

席申插口道：「劉寨主對他們說過的，但他們說不認得上磨旗山的路。」

劉全笑道：「這就更加露出破綻來了，做響馬的人，也會不認得路，豈非笑話？再說，他們既不認得路，怎麼會到雞鳴山去的？可惜劉寨主連這點也沒想到。」

李全道：「他們也許不知姑姑和你已到了雞鳴山？」

「那更笑話，這樣一件大事，連各處綠林都知道了，終日在路上奔馳的響馬，會不知道？」

「那末，你硬說劉寨主看走了眼？他是個精細的人，不查清底細，就胡亂收留？」

「不是他老人家看走了眼，而是他被人暗算，這暗算他的人，卻是綠林幫。」

李全大怒，連拍驚堂木，罵道：「豈有此理，你這反叛，公然誣衊我忠義綠林。」

「李堂主，」劉全神色鎮定，「綠林之中，你敢擔保沒有敗類？」

「別跟本堂胡扯，姓劉的，你指出來吧，誰是綠林敗類？」

「就是李堂主最崇拜的那位崑崙山寨主楊德廣！」（未完・五）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

海底火龍

魏力・文　可飛・圖

木蘭花和穆秀珍躲在岩洞中往外看。

上文提要：木蘭花一到新加坡即被彼得遜跟踪，幸虧她的跑車快過彼得遜駕駛的殘舊汽車……姐妹二人化裝後，登上計鎮江爲她們準備的遊艇，到達新加坡以東六十哩海域，二人潛水搜索……木蘭花發現從人頭裏拿出來併凑的地圖不見了，她勇擒匪徒，才知道「海底火龍」這一名稱，也才知道是石川虎山聘用匪徒集團對付她們……

木蘭花點了點頭，道：「好，算你所說的是實話，你去如常聯絡。」

到了駕駛室中，那人進了暗格，木蘭花也跟了進去，祇見在六呎見方的暗格中，有着十分完善的通訊設備。過了十來分鐘，那人開始使用通訊設備。

他對着話筒，低聲道：「十三號，十七號作例行報告。」

對方傳來的聲音，木蘭花都可以聽得到，對方道：「十三號，十七號注意，你們所在的遊艇上，有兩個十分危險的人物，她們正是我們目前的敵人，你們必需設法將之制服，我們立即派二十號，二十七號趕到。」

木蘭花心中陡地一凜，那人轉過頭來。木蘭花手中的槍向前略伸了一伸，那人吸了口氣，又道：「我們接受任務，但……我們敵人危險到甚麼程度？」

「極之危險，是木蘭花姐妹，我們的人已有好幾個死在她們的手上，據石川虎山的報告，她們極難對付，但她們不知道你們在船上，這却是我們的極好機會，整件事情和『海底火龍』有關，如果你們成功了，將可獲得巨額的獎金！」

「是，」那人答應着：「我知道了。」他停止了通話，站了起來。

木蘭花這時心中十分紊亂，因爲她不知道石川虎山和那個組織有甚麼聯系，也不知道「海底火龍」究竟是甚麼東西。她見到那人轉過身來，冷笑了一聲，道：「可惜這個命令來得太遲了。」

那人的臉上，出現了一種狂喜的神色，他搓着手，道：「穆小姐，我們……可以合作麼？」

「噢？」木蘭花是絲毫也不覺興趣，但事實上，她却在全神貫注：「我們合作甚麼？」

那人的臉上現出極度興奮的神色來，道：「海底火龍，穆小

姐，海底火龍。」

木蘭花還不知道海底火龍究竟是甚麼，但是她却裝着若無其事，道：「海底火龍？那又有甚麼了不起？」

「甚麼了不起？」那人叫道：「你知道東方的一個大國，正在出多少錢購買有關海底火龍的情報麼？如果我們找到了海底火龍……」

那人講到這裏，在駕駛室中的穆秀珍已忍不住道：「海底火龍是甚麼東西？」

那人猛地一怔，道：「原來你們是甚麼都不知道！」

「你說錯了，我們立即就可以知道一切，你告訴我們，關於海底火龍的一切！」

那人臉上現出了猶豫之色，木蘭花冷冷地道：「你剛才不是提議合作麼？」

「不錯，但如今我們還需要……」那人話講了一半，臉上現出了一個十分詭詐的笑容來。

「別廢話了！」木蘭花毫不客氣地指斥他：「我雖然不常殺人，但是像你這樣的渣滓，我却也不怕手汚，要爲社會除害的！」

木蘭花雖然年輕美麗，但是她在講這幾句話的時候，義正辭嚴，臉色莊肅，令得那人臉上的那種笑容，陡地收了起來。

穆秀珍大聲道：「你可以說了，再不說，抛你到海中去餵鯊魚！」

那人又呆了半晌，才涎着臉道：「兩位若是得了好處，是不是可以分給我一些小甜頭，也好讓我去……改邪歸正？」

「可以的，祇要你眞的肯改邪歸正。」木蘭花誠摯地說。

「那件事，」那人開始說：「我們的組織本來是不知道的，但前天，一個叫作石川虎山的日本人，却來見我們的大頭子……」

「你們是甚麼組織？」木蘭花問。

那人說了一個名詞，穆秀珍聽了莫名其妙，木蘭花却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這個組織的活動，她也略有所聞，這是一個甚麼壞事都做的匪徒集團，也曾受過幾個國家情報本部的僱用，木蘭花早已料到這是那個集團在插手過問的了。

「那日本人說，他有一批財產，藏在海底，開啓海底寶庫的密碼，却有一半落到了木蘭花手中，他要求我們大頭子協助，在你的手中，將那一半密碼奪了過來！」

「一半密碼？」穆秀珍道：「我們不知道甚麼密碼啊！」

「我們當然知道的，秀珍，」木蘭花提醒她：「妳難道忘了那拼成的紙上三組數字麼？」

穆秀珍忙道：「我記得了。」

那人眼珠骨碌碌地轉着，他記得他偷竊的那張紙上角，的確有着幾個數字，可惜却記不得了。

「我們的大頭子還未曾答應，就發生了計鎮江漏夜買遊艇的事，這件事傳到了我們的耳中，以爲事出蹊蹺，說不定有利可圖，所以才特地將這艘屬於我們集團的遊艇賣給計鎮江的。」

「我明白了，」木蘭花點頭道：「可是你還未曾說到那海底寶藏的內容。」

「這個……我在集團中的地位低，未能參與最高秘密，我祇知道，有某一個國家的情報總部已和石川虎山接觸過，祇要能得到深藏在海底的這批物事，那就可以付出極高的代價……啊……」

那人講到了緊張關頭，突然叫了一聲，手向後一指。

那一叫和這一指，可以說來得意外之極，穆秀珍連忙轉頭向艙口外望去，但是木蘭花却全然不爲所動，那人叫了一聲之後，右手前指，左手向後一按，也不知道他按到了甚麼，祇聽得「答答」兩聲，突然有兩枚金黃色的長刺，自一幅油畫之後射了出來。

木蘭花有着各種稀奇古怪的知識，她一看到那種金黃色的尖刺，就認出那是屬於亞馬遜河流域的一種毒荊棘的尖刺。

這種尖刺若是射中了人，是會使人癲狂的。

木蘭花一聲嬌叱，道：「別走！」一個箭步，趕到了窗前。

然而，那人終究先走了一步，等趕到窗前時，那人扯下了一隻救生圈，已經「噗通」一聲，跳下海中去了。

穆秀珍直到這時，才知道中了那人的奸計，發生了變故，她趕到窗前，要追出去，可是木蘭花却將她攔住，道：「讓他去吧，他如果向西飄流，要飄出六十里才能到岸，如果向別的方向飄流，可能更遠，可能飄到無人荒島。」

木蘭花一講到「無人荒島」四個字，陡地呆了一呆，像是若有所思。

穆秀珍恨恨地道：「那也應

該，餓死他也不屈了他！」

木蘭花並不出聲，在駕駛室中來回踱了幾步，才抬起頭來，道：「我們要放棄這艘遊艇了，快去準備必要的東西，搬到快艇上去，我們大約還有二十分鐘的時間，否則遊艇一爆炸，我們便萬無生理了！」

穆秀珍也記起那人曾說，若是他不每隔半小時便和上峯聯絡的話，那麼這艘遊艇，便會受遠程控制設備所破壞的。

她急匆匆地向外走去，木蘭花抓起了航海圖和六分儀，也出了駕駛室，兩人合力將艇上附設的快艇放下海中，又將必要的食物、食水，以及潛水用具，一起搬上了那艘祇不過十三呎長，四呎寬的快艇。

兩人上了艇，木蘭花立即發動了引擎，快艇在黑暗之中，衝破了黑暗，向前急駛而出。當快艇駛出還不到三十多碼之際，祇聽得轟然一聲巨響，剎時之間，一團光亮，將海面照映得反射出灼白的光芒來。

但是那一下光亮，却祇維持了極短的時間。像是在黑暗之中，燃放了一隻極大的炮竹一樣，一响過處，眼前又陡地恢復了黑暗。

由於剛才的光亮實在太强烈了，所以當眼前又恢復了黑暗之後，反變得甚麼也看不出來。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祇覺她們的快艇劇烈地震蕩着。

約莫過了三分鐘，她們才能見到前面的情形。

祇見海面飄浮着許多木片和金屬碎片，那艘設備豪華，外觀美麗的遊艇，已經不知去向了。

穆秀珍呆了半晌，才叫道：「好險啊！」

木蘭花不論在危險之中，或是脫離了危險，她都是同樣的鎮定。

這時，她正打亮了電筒，在用心比較着航海圖和那張取自五隻木雕人頭中的地圖，穆秀珍的話，她像是根本未曾聽到！

穆秀珍道：「蘭花姐，妳在看甚麼啊，天快亮了，妳等天亮了再看不好麼？」

木蘭花仍是不理睬她，陡地，木蘭花抬起頭來，道：「我想我犯了一個錯誤了。」

「錯誤？」穆秀珍莫名其妙。

「是的，我一直以爲這個交叉的符號，是代表着海城，而那個『寶庫』則是在海底下的。如今我知道，『寶庫』雖然可能在海底，但是却也絕離不開陸地，那一定是依附着一個無人荒島而設的！」

她講到這裏，笑了一下，道：「這是我剛才講到那人可能飄流到無人荒島時突然想起來的，如今已經證實了！」

「那人倒也有點用處。」

「你看！」木蘭花指着航海圖：「在那個交叉的符號不遠處，有一個小島，海圖上註明，這個小島幾乎十份之九是岩石，我敢斷定如果有海底寶庫的話，一定就在這個小島的附近，因爲由岩石組成的島嶼，不在海中的部份，是最多岩洞，可以利用的！」

「那麼，」穆秀珍心急地問：「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到那個小島？」

「快了，你睡一覺，等你醒來的時候，已經可以啓程回去了。」木蘭花特地激她。

「不，你看我！」穆秀珍挺了挺胸：「我一點睡意也沒有！」

「那更好，天快亮了，我們可以在海面上看日出！」木蘭花掌着舵，快艇向東北角駛去，沒有多久，朝陽便在她們的右前方升了起來，海面之上，金光萬道，壯麗得難以形容。

也就在這時，她們看到在金光滿佈的海面之上，有孤零零的黑色一點。那黑色的一點漸漸擴大，終於成了一排岩石。

發現寶庫鎖難開

那一個海中孤島，終其縱橫，祇怕還不足兩百碼，怪石嶙峋，小艇在岩石旁泊好，木蘭花發出了一聲歡嘯，道：「秀珍，你看，岩石上到處有人到過的痕跡，有的地方，岩石曾被鑿去，有的岩石曾被打下了許多洞，這證明我的推斷是對了。」

「海底寶庫在哪裏，我們快去找。」穆秀珍興緻勃勃，連聲催促。

「不要急，我們先繞島轉一圈，猜測那海底寶庫是可能的地點。」

穆秀珍連忙又開動了引擎，快艇以十分緩慢的速度，繞着那孤島轉了一轉，但是却一點跡象都看不出來。直到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木蘭花才道：「準備潛水！」

兩人穿上了潛水衣，套上了氣喉，跳到了海中，陽光明媚，海底也顯得特別明亮，她們沿着海底的礁石向前游去。

當她們游出了百來碼之後，她們便發現了一個極大的岩洞。

兩人在海水中興奮地握了握手，一齊向岩洞中游了進去。

岩洞中陰暗而冷，兩人打亮了海底燈，燈光向前照去，看出那個岩洞十分深，兩人一直游了進去，越向裏面去，越是窄，到後來，岩洞的四周圍全都十分平整，顯然是人工開鑿出來的。

海底燈的光芒可以達到十呎左右，兩人繼續向前游着，前面突然傳來了金屬的反光，木蘭花雙脚迅速地打着水竄向前去，她首先看到了那扇門。

那是一扇門，不折不扣的一扇門。

那扇門，約莫有六呎高，五呎寬，全部是不銹鋼鑄造的，雖然已在海水中浸了許久，但仍然閃耀着鋼的光輝。

木蘭花用海底燈上上下下地照着，她照到了一個「鑰匙孔」。那「鑰匙孔」却並不是用鑰匙來開啓的那種，而是一個數字盤。

那個數字盤共有三個，也就是說，要轉動三圈數字，到了號碼對準時，門鎖才會打開。

照那數字盤的構造來看，開鎖的密碼，每一組都是六位數字的。

木蘭花知道那三組數字中的前兩位數字，還有四位，茫無頭緒，她當然是沒有法子打開那道鎖的，因爲三組四位數字的排列組合，可能性之多，使得一個人壽命，不夠使用。

木蘭花以手指去撥動數字盤，數字盤的結構並未損壞，還十分靈活。

木蘭花向穆秀珍作了一個手勢，兩人又順着來路一齊向外游去。

她們游進那個岩洞時，約莫用了半小時左右的時間，她們出去，當然也要用同樣的時間。

而在海面上，當她們才一開始游進岩洞去的時候，一架小型的水上飛機，便已在低空中來回盤旋。在水上飛機的機艙中，一個全身濕淋淋的人，正在喝着白蘭地，那就是昨天晚上自遊艇裏逃出來的那人。

當遊艇爆炸之後，那個犯罪集團派出水上飛機來視察結果，將那人救了起來。

而在那人的對面，則是一個身穿黑襯衣的瘦子，正在用望遠鏡搜尋着海面。

「我發現一艘快艇，快艇上有着那遊艇的記號！」那瘦子的語音十分硬，毫無感情，聽來就像是石頭所發出來的一樣。

那瘦子是個犯罪集團中相當有地位的人物，他的外號就叫「石頭」，至於他的名字，反倒沒有人知道了。他有這樣的外號，那是因爲他的心，眞的比石頭還硬的緣故。

「那一定是木蘭花在遊艇爆炸之前溜走了。」

「可是小艇上並沒有人！」「石頭」放下了望遠鏡，轉過頭來，他臉上瘦骨嶙峋，看來眞的像是石頭雕刻出來的一樣：「在整個小島上也沒有。」

「那她們一定是在海底！」那人道：「木蘭花有一張海圖，我和阿二曾經搶到手中，但是……阿二却被她們殺死了。」

「哼，」石頭道：「她們將替阿二償命！」

石頭按動了他坐位上對講機的按鈕，道：「下降，停在那小艇的旁邊。機槍手，瞄準那小艇，等候我的命令！」

水上飛機斜着機身開始下降，當翼下的小船露出來的時候，飛機離海面，已祇不過二三十呎了，然後，小船碰到了海面，飛機在海面上向前滑行着，終於停了下來。

水上飛機停在小艇的右側約十五碼處。從機艙的前方伸出了機槍的槍管來，緩緩地轉動着，一直到對準了小艇，才停了下來。

「石頭」點着了一支大雪茄，閉着眼睛，他臉上肌肉一動也不動，誰也沒有法子猜測他的心中是在想些甚麼。

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終於，寂靜的海面之上，响起了「嘩」地一下水聲，在小艇旁邊，一個人從海中冒了出來。

那人是穆秀珍，她才從海面冒起，就急不及待地爬上了小艇，並沒有發現停在十五碼外的水上飛機，她脫下了橡皮帽，取下了眼罩，抖散了頭髮，這時，木蘭花也已攀上了小船。

穆秀珍抬起頭來，她先看到了那架水上飛機，也看到了從機艙前方伸出來的烏油油的槍管。

她陡地一呆，叫道：「蘭……」

可是她祇叫出了一個字，「石頭」的頭也已伸了出來，他發出了一陣極其難聽的聲音，道：「久仰，久仰，兩位小姐。」

木蘭花陡地抬起頭來，她也

看到了一切。

如果祇有她一個人的話，她將毫不猶豫地滾下海裏去，如果穆秀珍還未曾卸去潛水設備的話，她也毫不猶豫地拉起穆秀珍滾下去。

可是這時候，既不止她一個人，而穆秀珍則已卸下了潛水設備。

所以，木蘭花猶豫了一下，但是那却也祇是極短的時間，幾乎在「石頭」的話剛一講完，她猛地一拉穆秀珍，兩人便一齊跌到海中。

木蘭花拉着穆秀珍，向下潛着，直到潛到了二十呎的深處，才停止潛水。

穆秀珍是游水健將，但是沒有「水肺」，她在水中也是不能持久的。

她們在海底，向上看去，海底是寂靜的，聽不到任何聲音。

然而她們却看到，海面之上，起着一陣又一陣的白花，每一陣白花飄起之後，機槍子彈却驟雨一樣地向海中落來。

不到一分鐘，她們的小艇也沉下來了，木蘭花將氧氣面罩除下，凑到了穆秀珍的口前，讓她深深地吸了幾口氧氣，然後又戴了回來。

她檢查了一下指表，「水肺」中氧氣儲量，她們兩人如果輪流使用的話，那至多祇能維持十五分鐘。

那也就是說，她們必需另外想辦法，而不能長久在水中躲下去。

木蘭花在穆秀珍看來神色十分驚惶的臉上摸了兩下，示意她安心。她拉着穆秀珍向前游了出去，她們一直沿着岩石游着，替換着使用氧氣面罩。

過了七八分鐘，木蘭花首先從海中浮了起來，她探出了半個頭，祇見恰好有一塊大石，將她們的身子遮住，她拉着穆秀珍一齊浮了上來。

穆秀珍低聲問道：「蘭花姐，我們怎麼辦？就是他們肯離開去，我們也回不去了。」

「別着急，等着看。」木蘭花的回答很簡單。

她慢慢地將頭伸出大石去，祇見水上飛機仍然停在水面，一個瘦子在窗口悠閒地噴着烟，似乎不準備採取甚麼行動，但是也沒有離去的意思。

木蘭花回頭看去，祇見藉着那塊大石的遮蔽，她們可以在岩石上爬行出十來呎去，而那裏，有另一塊凸出的大石，石後像是有一個洞。

木蘭花向前指了一指，穆秀珍會意，兩人沿着岩石，迅速地向前爬了過去，木蘭花一面爬着，一面抓了幾塊拳頭大小的石子在手中，她們轉過了那另一塊大石，果然看到一個岩洞，那岩洞並不大，却相當深，也足可以容納兩個人了。兩人一齊擠了進去，穆秀珍在裏面，木蘭花在外面。她們剛一躲起來，就聽得那個毫無感情的聲音又响起來。

那聲音顯然是通過擴音機傳出來的：「妳們兩人的氧氣一定已經用完了，而逼得浮上海面來了！」同樣的話，重複了五六遍，然後又道：「妳們或者可以躲藏一時，但是我告訴妳們，我們一共有四個人，有着各種武器，這小島的面積如此之小，你們想要躲過去，未免太可笑了！」

這幾句話，又被重複了兩次，才又聽得那聲音道：「你們，木蘭花，你應該投降了！」

「那聲音就像石頭一樣！」穆秀珍低聲說。

「你猜中了，」木蘭花對於各地著名的歹徒頗有了解，她知道那人一定就是外號叫作「石頭」的那個著名匪徒了。

「蘭花姐，妳還在說笑？」

「噓，別出聲！」

擴音機又將「石頭」的聲音傳了過來，講的仍是那幾句話，這一次在講完了之後，多了一句：「我們開始搜索了，如們妳們在逼不得已的情形下投降，那妳們就難以得到艮好的待遇了！」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一聲不出，接着，她們便聽到了一陣機槍聲，子彈的呼嘯，和子彈射在岩石上的那種聲音，聽來驚心動魄之極！

機槍聲過去後，聽得有划船的聲音，當然對方已斷定她們是躲在這小島上，所以正上島來搜索。

「蘭花姐，」穆秀珍又忍不住道：「他們上島來搜尋我們了。」

「正要他們來，希望他們一齊來。」木蘭花鎮靜地回答。

她注視着岩洞外面的情形，她聽到脚步聲，吆喝聲，以及漫無目的的槍聲。

她知道，她和穆秀珍藏身的那個石洞，遲早會被發現的，問題就是要在一被人發現之際，便起而反抗！她挪動着身子，向外

走了幾步，便自己站在洞口，但却也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到之處。

沒有多久，她便看到一個人持着手提機槍，慢慢地走了過來，這人穿着機師的衣服，一面走，一面在東張西望，他陡地看到了那個岩洞，立時提起了槍來。看他的情形，是不管洞中有沒有人，先射上一排子彈再說。

那岩洞十分狹窄，若是機槍子彈射了進來，木蘭花穆秀珍兩人，是萬萬逃不過去的！

木蘭花的手中早握定了石塊。也就在那機師剛一提起機槍之際，木蘭花手中的石塊，「呼」地向外飛了出去，那機師離洞口只不過五六碼，在那麼近的距離下，木蘭花實在沒有抛不中的道理！

她的石塊，擊在那機師的手腕上，機師發出了一聲怪叫，手向下一垂，一排子彈射向地上，激射了起來。

就在子彈飛嘯中，木蘭花的身子，已經像箭一樣地向外射了出去。

她的身子，重重地撞在那機師的身子上，將那機師撞跌了幾步，將手提機槍劈手奪了過來。那機師頭撞在岩石上，早已昏了過去。

木蘭花奪到了槍，精神陡地一振。

也就在這時，她聽得身後高處，傳來了「卡」地一聲，木蘭花連頭也不回，一手握住了槍，手臂向後揮去，扳動了機槍，子彈呼嘯而出，散成一個扇形。

機槍發射了之後，她才轉過身去。

只見從遊艇中逃出的那人，手中也提着機槍，但這時他却已沒有能力發射了，他的身子搖晃着，突然倒栽了下來，手中的槍向下落來，恰好落到了木蘭花身前不遠處。

但是木蘭花却不能去將這柄槍撿起來，因爲這時飛機上的機槍，又怪嘯了起來。木蘭花若是出了那塊大石的掩遮，是定然會被射中的。

穆秀珍興奮地從岩洞中奔了出來，道：「蘭花姐，將槍給我，我去攻擊飛機。」

「傻話，若是毀了飛機，那我們怎麼能夠離開這個孤島？」

「那怎麼辦？我們就這樣等着？」

「等着，不錯，等下去對我們是有利的。」

從飛機上，石頭的聲音又響了起來，仍是那樣冰冷而毫無感情。他道：「木蘭花，你們是在自討苦吃了！那是你們自己找的。」

「放屁！」穆秀珍忍不住大聲回罵：「你們兩個人已經死了，你們還有兩個人，命也不長了！」

穆秀珍的話才一出口，忽然聽得「通通」兩聲響，兩團物事，射到了岩石上，「叭叭」爆了開來，冒出了大量濃綠色的烟來。

穆秀珍還想回罵，但是木蘭花的臉色一變，道：「毒氣，我們快退！」

那種濃綠色的氣體，貼着岩石，迅速地向下蔓延而至，木蘭花拉着穆秀珍才退開了幾步，又是「通通通」幾下響，有六七枚毒氣彈，在岩石上爆了開來，看來這些毒氣彈，是足以將整個小島籠罩在毒氣之下一個很長時間的了！

木蘭花道：「我們退到海面上去。」兩人一直跳到了海中，向外游了開去，木蘭花高舉着手提機槍，這是她們唯一的武器了。

毒氣迅即籠罩住小島，並且向海面上蔓延了開來，逼得她們向外游開去。

她們下水游開去的地方，是在小島的另一面，水上飛機是看不到她們的。

可是，當她們游開了幾十碼之後，却聽到了水上飛機的引擎「軋軋」地響了起來！

木蘭花陡地吃了一驚，穆秀珍「啊」地一聲，道：「糟了！」

木蘭花的身子雖然浸在海水之中，可是她的額上也不禁淌下了汗來！

她們被逼離了小島，浮在海面，她們的「水肺」，本來可以供兩人維持十五分鐘的時間，剛才已經用去了七八分鐘，如果她們潛到水中去，至多只不過躲上七八分鐘而已。

兩個浮在水面上的人，雖然有着一柄手提機槍，但如何能和一架配有機槍的水上飛機相抗呢？

水上飛機的軋軋聲越來越響，她們已經看到了飛機的銀翼，飛機並沒有起飛，而是貼着水面向前滑過來的。

「快潛下去！」木蘭花一拉穆秀珍，一齊潛下了水去，她們覺得她們上面的海水，因爲水上飛機的滑過而生出了一陣漩渦。

（未完・五）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 月 刀

辛彥五・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沙成山將秦紅困在山洞中後，便到「龍騰山莊」找江厚生要人，江厚生正忿恨難消，張長江亦正爲主子辦事砸了鍋內疚不已之時，見沙成山自投羅網，張長江便假意承認捉了丘蘭兒母子，誘他入彀……張長江與沙成山齊困山洞鐵柵裡，才告訴他，丘蘭兒母子非他們所擄，此際江厚生與楊少英四人趕來了……

「飛龍」江厚生撲到鐵柵邊，見沙成山與張長江二人皆被囚在裡面，便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沙成山仍然坐在地上沒有動！

張長江却淡淡的道：「莊主，且等三五日後再來，屬下已決心與姓沙的共赴陰曹地府了！」

江厚生吃吃笑道：「長江，你死不了，姓沙的便休想活了！」

張長江沉重的道：「莊主，張長江護主不力，二公子死於沙河，加以上次囚的各路梟雄也紛紛活着離去，張長江自覺有虧職守，決心以死謝罪！」

江厚生沉聲道：「罪不在你！」

張長江道：「這是莊主寬厚！」

江厚生突然沉聲道：「沙成山，你還有何話說？」

「無話可說，只看你的手段了！」

江厚生雙肩聳動，厲聲道：「我要剝你的皮，抽你的筋，熬出一身的油……」

沙成山道：「狠話我聽得多了！」

江厚生回頭吼道：「取弓箭來！」

沙成山一把揪住張長江，道：「姓江的，我是死定了，但張長江必需死在我前面，你用箭射，的確高招，我就拿姓張的做擋箭牌吧！」

話聲甫落，金剛指疾點如電，反臂一把，張長江已挺直的擋在沙成山前面！

不料，張長江雖然身不能動，却淡淡的道：「莊主，別以屬下爲念，你就成全我吧！」

江厚生怔怔的道：「長江，你……」

張長江道：「非如此不能除掉姓沙的，爲千秋大業，屬下願做第一個壯烈殉難之人！」

江厚生猛然一怔，道：「你且稍等！」

沙成山聞得張長江口中說出「千秋大業」四字，心中一震，難道……

突見江厚生回身走去，所有的人也都立刻走，沙成山不由得皺起眉，不知江厚生又在玩甚麼花招！

不料江厚生一去不再來，直到很長一段時間，才見一個勁裝大漢雙手托着個大木盤，裡面放的盡是熱氣騰騰的食物！

沙成山與張長江對望一眼！

大漢已把吃的放在地上，道：「總管，莊主說，你盡管放心的吃，一切由莊主做主！」

未動，張長江對沙成山道：「沙成山，我可以吃嗎？」

沙成山淡淡的道：「請便！」

張長江眞快，立刻把盤子拉進柵內，也不再多說，撕着肉餅大菜便一輪猛吃！

沙成山冷冷的靠牆坐，雙目烱烱，一動不動！

張長江舉着一張肉餅，道：「沙成山，你不吃？」

沙成山挫着牙，道：「我當然要吃，你放心的自己先享用吧！」

張長江冷冷笑道：「要吃，何不一起來！」

沙成山冷酷的宛似厲鬼，他重重的道：「你不夠資格同我一起吃！」

張長江怒目閃現凶芒，旋即推出木盤，道：「拿走，姓沙的準備做個餓死鬼了！」

不料就在他的話聲甫落，沙成山突然一指戳來，張長江「哼吔」一聲，木然的全身再難稍動分毫！

張長江忿怒的叱道：「沙成山，你想幹甚麼？」

鐵柵外面的大漢也是一驚，道：「姓沙的，你還想怎麼樣？」

沙成山重重的道：「你吃飽了，是嗎？」

張長江道：「當然吃飽了！」

「那好，現在該我吃了！」

柵外面的大漢怒道：「要吃拿去！」

沙成山搖搖頭，道：「老子不屑於，拿走！」

張長江心中一涼，道：「沙成山，你想吃甚麼？」

不料沙成山右腕一抖，一道冷芒如電，「咻」的一聲繞過張長江的臀部！

張長江突覺屁股一涼，一塊巴掌大的人肉已被沙成山接在手上！

好淒厲的一聲狂叫：「啊！」

鮮血染紅了張長江的那條青緞褲，然而他連手也抬不起來！

沙成山抖着手上一塊人肉，沉聲對柵外的大漢道：「回去告訴江厚生，沙成山十天半月尚不至於餓肚子，叫他免爲我操心了！」

大漢見沙成山果然張口吃着從張長江屁股上切下來的人肉，眼都直了，他啞着聲音叱道：「好傢伙，你眞是厲鬼投胎，惡魔化身，連人肉你也敢吃！」

淡淡的，沙成山嚼着人肉，道：「這個世界上有兩種吃人肉的人，喂，你二位可想知道？」

張長江已破口大罵，道：「沙成山，我操你十八代老祖先，你乾脆殺了老子吧！」

沙成山笑起來，道：「我祇吃鮮肉，腐肉不吃！」他突然走近柵門，又道：「朋友，你想知道是那兩種人？」

大漢怒目而視，緊閉嘴巴！

沙成山嚥下肉，笑笑道：「一種，就是無形的，他們吃人肉連叫人看都看不到，像貴莊主與秦百年之流！」

張長江怒罵，道：「放屁！」

沙成山一笑，又道：「另外一種就是窮過頭的人，他們吃人肉是有形的，像是落難的我，便祇有吃人肉混日子的了！」

大漢聞言，回頭便走！

大漢邊走邊罵，道：「他娘的老皮，姓沙的簡直就是個瘋狗操！」

一掌拍在張長江肩頭上，祇聽得他吭吔一聲歪倒在地，沙成山望着一地鮮血，道：「躺下來，便不會流那麼多血了！」

張長江忙伸手取出刀傷藥敷在傷口，那動作立刻符合沙成山的想法——張長江絕不會想死！

十分平淡的，沙成山道：「張大總管，你該不會想到自己的老婆孩子了吧？」

憤怒的逼視着沙成山，張長江道：「沙成山，你會死得很慘，我的兒！」

沙成山道：「我說過，想要我的命，必須付出加一倍的代價，張大總管，你慢慢的就會得到證實！」

沙成山已感到相當疲倦，他須要休息，有吃有喝之外，總得要休息片刻，養養精神！

是的，人不是鐵打的，便眞是鐵打的，久了也會生上一層銹！

便在這時候，洞中一聲沉悶弦聲，沙成山根本不回頭，左手反臂，一把便握住一支箭！

遠處的黑影已出現，不錯，江厚生來了！

沙成山舉着手中箭，沉聲道：「江大莊主，你是名副其實的暗箭傷人了。」

「可惜被你發現得早！」

「我不能不提高警覺，龍潭之中有毒龍，虎穴之內有惡虎，我能不小心嗎？」

江厚生走近鐵柵，看張長江

爬在地上直喘氣，屁股上果眞被割掉一塊肉，不由得發瘋也似的狂吼道：「好個歹毒的沙成山，王八蛋呀，你果然令人恨你入骨，連人肉你也嚥得下去！」

笑笑，沙成山道：「我不能餓死吧？」

江厚生憤怒的罵道：「狗東西，東西不吃你吃人肉，張長江的肉該你吃的？」

「當然！」沙成山道：「是姓張的把沙某誘進來，我當然有權利吃他的肉！」

江厚生咬咬牙，道：「沙成山，我饒不了你！」

淡淡一哂，沙成山道：「你出招，我接着，大不了鳥朝上，挺屍而已！」

江厚生重重的道：「沙成山，你在逼我下狠心了！」

沙成山道：「你大概決心要張大總管陪我一起死了！」

張長江猛的一瞪眼，道：「沙成山，你這個王八蛋！」

沙成山冷笑，道：「怎麼了？剛才視死如歸，現在又不想死了？要說你的決心變得也太快了！」

江厚生低沉的對張長江道：「長江，你跟了我三十年，到了這時候還不以命殉職！」

張長江驚異的望着江厚生！

沙成山心中一陣嘀咕……

江厚生已取出一包毒粉，道：「長江，你死之後我會厚葬，你的老婆孩子我會加厚供養！」

張長江臉色泛青的望着江厚生，道：「屬下該死，但我仍有制住姓沙的方法！」

搖搖頭，江厚生道：「不用了，姓沙的能割你的肉，他的鬼名堂一定還有，怕你是鬥不過他了！」

江厚生打開紙包，冷笑道：「沙成山，任你天大的本事，也將受不了這包毒粉的蝕身，你將死得極其慘烈！」

突然，沙成山似自言自語的道：「我死並不足惜，祇怕秦紅也完蛋了！」

江厚生全身一震，忙又收起一包化骨毒粉，他貼着鐵柵怒喝道：「你說甚麼？」

沙成山淡淡然的道：「江大莊主，你很想知道？」

江厚生挫着鋼牙，道：「快說！」

沙成山儼儼的靠着洞壁坐下來，道：「江大莊主，你如果想知道，就得心平氣和的聽我說，沙成山十分討厭你的張牙舞爪！」

江厚生氣得直跺脚！

張長江已暴喝道：「沙成山，秦姑娘怎麼樣了？」

沙成山道：「秦姑娘很好，祇是行動上有些不自由罷了！」

江厚生咬唇見血的道：「沙成山，你唬人？」

沙成山道：「如果我說，秦紅已落入我手中，如果我死在此地，她便也休想活命，你信嗎？」

張長江猛的叫道：「莊主，他騙人！」

沙成山道：「騙不騙人太容易證明了，你們可以派快馬直上獅頭山，問問秦百年不就明白了？」

江厚生憤怒的戟指沙成山，道：「沙成山，你果然是個奸詐之徒，嗜血的殺手！」

沙成山坦然的道：「不幸我所面對的敵人更奸詐，更險惡，也可以說，我是被人逼的！」

張長江道：「莊主，快派人前去獅頭山問問，我看八成姓沙的是唬你！」

張長江的話甫落，沙成山一脚踢在他的傷口上！

「啊！」

沙成山已沉聲怒叱，道：「你娘的，把老子騙進洞裏，這時候你還想出歪點子？我不叫你痛苦一陣子，你還以爲我是吃齋唸阿彌陀佛的人了！」

江厚生戟指沙成山吼道：「我叫你這王八蛋狠吧，早晚我會剝下你這張人皮！」

沙成山道：「至少這時候你還不敢！」

江厚生回頭高聲道：「馬上派人連夜趕往獅頭山，問清楚秦姑娘我那姪女是否安好無恙，快去快回！」

外面立刻有了動靜！

沙成山一怔，心中立刻明白，原來這裏相距洞口並不太遠，連外面的動靜也聽得很清楚！

當初張長江進洞之後一路彎曲急走，最後把沙成山誘進這裏來！

江厚生低聲對痛得齜牙咧嘴的張長江，道：「忍着點，且慢動手，看看是否紅兒眞的被這王八蛋擄爲人質！」

張長江道：「莊主，屬下已迫不及待了！」

江厚生怒視沙成山，道：「狗東西，如果你敢騙我，看我怎麼折騰你！」

沙成山淡淡的道：「祇有豬頭

方不相信我的話，江厚生，你難道是豬？」

怒揭二莊陰謀

江厚生猛的一跺脚，回身便走！

後面，沙成山哈哈的大笑起來……

張長江咬牙道：「沙成山，你也有了老婆孩子，是嗎？」

沙成山一怔，但遂之點頭，道：「我是個十分正常的大男人，有老婆孩子也是極爲正常的事，有甚麼值得你大驚小怪的？」

嘿嘿一聲冷笑，張長江道：「造孽啊，姓沙的！」

猛一瞪眼，沙成山道：「你說甚麼？」

張長江道：「我如果是你，就打消有老婆的念頭，何況你竟然有了孩子，這不是造孽是甚麼？」

沙成山當然知道張長江話中含義！

是的，一個江湖殺手，一旦背上拖家帶眷的包袱，便祇有帶給這人的痛苦！

咬咬牙，沙成山道：「我說過，誰替我製造痛苦，我就加倍的奉還，比如你大總管！」

張長江冷笑道：「看吧，你的老婆將爲你的嗜殺而爲你流血，你的兒子，更將爲你的狂妄而爲你喪命，沙成山，如果你眞的有機會再走出這山洞，你必定會看到張大爺所說的話變成了眞實！」

突然，沙成山一把揪住張長江，重重的道：「說，你剛才突然冒出的那句話，是甚麼意思，快說！」

睜着一雙血紅的眼睛，張長江道：「我剛才說了甚麼令你吃驚的話？」

沙成山這才知道自己太過突然，便冷笑一聲，道：「你剛才曾對江厚生提到的甚麼『千秋大業』，這句話指的是甚麼意思？」

張長江也是一驚，立刻加以否認，道：「沙成山，你的耳朵有毛病？老子甚麼時候說過這句話了？」

沙成山冷哼一聲，道：「少來，你以爲我耳朵有毛病？告訴你，我聽得十分細心，說！這『千秋大業』四字有何所指？」

張長江低下頭，又閉起眼，道：「隨你吧，我絕對否認曾說過這句話！」

猛的一個嘴巴，沙成山叱道：「你說不說？」

張長江猛的一瞪眼，道：「無可奉告！」

沙成山又見張長江口角溢血，便冷冷的道：「你不說我說，龍騰虎躍二山莊將有野心了，是吧？」

張長江抬起頭來，道：「甚麼野心？」

沙成山道：「無非是想稱霸武林，進而變成武林盟主，大總管，你以爲我猜得對嗎？」

猛搖搖頭，張長江道：「眞是胡說八道！」

哈哈一笑，沙成山道：「龍騰山莊本將在上次面臨瓦解，中途卻突然出現秦百年，他的那種僞臉孔，沙某看得出來，在他的後面，必定隱藏着甚麼，是嗎？」

張長江全身一震，道：「瞎猜！」

沙成山道：「是嗎？怎不見江厚生的大兒子？還有秦百年的兒子呢？把這些連想在一起，沙某敢說，龍騰虎躍二莊必有陰謀，祇爲尚未成熟，對嗎？」

張長江怒叱道：「沙成山，你休得瞎胡猜，且爲你的生死而操心吧，我說兒！」

沙成山忽然嘿嘿大笑起來……

張長江冷冷的心中思忖，姓沙的絕對不能放他出去，否則大計劃便將被他宣揚出去了！

便在這時候，外面傳來人聲，道：「人尚未走，虎躍山莊的人已找來了！」

又有人應道：「果然不假，他們是來找秦姑娘的！」

於是……張長江怔住了！

於是……沙成山跟着便也笑起來了！

沙成山冷笑着對着驚異的張長江道：「張總管，如果你知道我是如何把秦紅擄到手，你一定會大感意外，當然也更不會相信我的話！」

張長江的大腮幫子都氣大了，他挫着牙，道：「媽的，你丟了老婆孩子，一定失心瘋，你懷疑到龍騰與虎躍二莊的人幹的，半道上遇到我們秦姑娘，正好擄爲人質，小子，你以爲我猜不到？」

猛搖着頭，沙成山道：「說了也好叫你這位目空一切的大總管知道，是秦紅自己找上我的！」

「哦呸！」張長江重重的吐了一口吐沫，破口大罵，道：「小狗操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副德性，虎躍山莊的千金小姐會自



沙成山被困室內，閉目不動。

動的找上你，我操！」

淡淡的，沙成山道：「別罵了，我就知道你不會相信，然而這又是事實，大總管，我有理由叫你相信！」

張長江一瞪眼，道：「甚麼理由？」

沙成山坐下來，地上撿了一根稻草放在口中嚼着，懶散的嘆口氣，道：「唉，我沙成山福薄命淺，有時候喝酒不知其味，吃肉不知其香，遼天地裏我睡過，糞坑邊沿我躺過，就拿現在來說，生死難料，還被囚在這洞中，大總管，你說說看，我的命苦不苦？」

張長江重重的道：「你苦，媽的，你一邊哭去！」

沙成山一聲苦笑，道：「還好，沙某還有點骨氣，有道是：氣死不告狀，餓死不當鬼，再苦我也是一把把苦淚往肚子裏吞，從不怨嘆當可憐蟲！」

張長江怒道：「沙成山，今日老子才發現，你不但出刀狠毒，便嘴巴也是一等一的，佩服！」

沙成山笑笑，道：「你可要沙某告訴你，秦紅是怎麼專程找上我的？」

張長江咬牙斜視沙成山道：「老子仍然不相信是秦姑娘找上你的——她找你這號狠角色做甚麼？沒得再勒索她們十萬兩銀子？」

猛一瞪眼，沙成山道：「別提那十萬兩銀子，那是我幾次死去活來賺的，秦百年不是呆子，誰敢勒索他的銀子？」

張長江冷哼一聲，道：「江湖上大概祇有你這潑皮無賴漢敢找上門去索銀子！」

沙成山道：「大總管，你倒是聽不聽秦紅爲甚麼找我這碼子事？」

「你說！」

沙成山道：「如今的獅頭山下虎躍山莊上來了貴客，大總管，你一定不知道來了甚麼樣的貴客！」

張長江怒叱道：「要就快說，賣的甚麼關子？」

沙成山道：「是，是，我不賣關子！」

他一頓接道：「虎躍山莊上來的貴客是遼北黑龍堡堡主『鐵臂熊』哈克剛與他的寶貝兒子哈玉！」

一怔，張長江道：「姓哈的一定是爲他兒子求親去了！」

「不錯，你算說對了！」沙成

山點着頭，又道：「祇可惜秦紅看不上哈玉，所以秦紅跑了！」

張長江冷哼，道：「跑去找你？」

「不錯！」

「你憑那一點値得秦姑娘找你？」

「我說過，我一無所有，除了她爹付我十萬兩銀子外，我是甚麼也拿不出手！」

張長江冷冷的道：「何況你還有了老婆孩子！」

沙成山道：「所以我有自知之明，不存妄想貪念！」

張長江重重的道：「你便借機會擄秦姑娘爲人質？」

沙成山坦然的道：「不錯，爲了丘蘭兒母子二人，我不得不把秦紅對我的感情擱在一邊！」

「嗯！」張長江道：「老子有點相信了，沙成山，你走狗運，張長江認了！」

笑笑，沙成山道：「你的意思是放我走？」

「不錯！」張長江指着鐵柵，道：「打開鐵柵放你走人！」

沙成山不爲所動的道：「不會如此容易吧？」

「當然！」張長江道：「你必須說出囚禁秦姑娘的地方，我們派人去查探之後，如果確實，立刻放人！」

冷冷一笑，沙成山道：「甚麼立刻放人？沙某看立刻殺人才正確！」

張長江道：「沙成山，其中內函當然複雜，如果你能進一步加以證實，我們會找來第三者爲證人，祇要找到秦姑娘，便立刻放你走人！」

沙成山淡淡的一笑！

笑是他鬆弛身心的唯一辦法！

然後，他緩緩的閉起眼睛！

因爲他需要休息，靜下心來好生休息一下，便在他閉目養神中，他腦海中空白一片！

沙成山並不擔心張長江會突襲自己，他相信張長江不敢輕舉妄動，但是，一副笑意却一直掛在他那瘦削的臉上，那光景給人一種啓示——假睡！

此刻，半個時辰過去了！

半個時辰對沙成山這種高手而言，足夠了！

於是，洞外面走進人來了！

沙成山仍然閉目而坐，張長江却跌爬在另一邊！

脚步聲令張長江仰起頭來看，祇見「飛龍」江厚生帶着兩個壯漢走來！

這兩個人張長江當然認識，正是「洞庭雙煞」——「水蟒」石大魁與「地虎」汪爲仁！

這二人曾經因得知沙成山的下落而與江厚生一起前往方家集找沙成山，不料沙成山却早一步的與方小雲一齊自山洞下面泉水中走掉，如今二人正是自獅頭山趕來鳳凰嶺上，向江厚生報告——秦姑娘走失的消息！

現在，江厚生率領着「洞庭雙煞」來到洞室鐵柵外，江厚生見沙成山閉目不動，立刻以手示意張長江不許開口，緩緩自身邊取出一支飛刀！

「我偉大的莊主，殺了我秦紅就完了！」沙成山說完，雙目突然厲芒逼人的站起身來！

江厚生叱道：「好狡猾的畜牲！」

沙成山毫不示弱的回道：「好陰毒的老狗！」

江厚生怒叱道：「大膽！」

笑笑，沙成山道：「你有初一，我有十五，江大莊主，別以爲你們是武林世家，如果桀傲狂妄，沙成山一樣的不賣賬！」

江厚生收起飛刀，沉聲道：「沙成山，你這個潑皮，快說，你把秦紅怎麼樣了？」

沙成山伸出右手屈指算，淡淡的道：「如果我不盡快趕去，怕眞的要餓死了！」

猛一瞪眼，江厚生吼道：「你說甚麼？」

沙成山無奈何的道：「秦姑娘落在我手中，沙某又落在你江大莊主手上，此情此景，如果你想救秦紅的命，大莊主，你應該怎麼辦？」

江厚生憤怒的戟指沙成山，道：「畜牲，原來你是有備而來！可惡！」

沙成山嘆口氣，道：「原指望以秦紅換回丘蘭兒母子二人，唉，想不到她母子竟然不在此地！」

仰天一聲梟笑，江厚生道：「沙成山，江大爺尚不屑於先擄來丘蘭兒母子，我要的是你項上人頭！」

沙成山道：「怕你要失望了！」

江厚生道：「我會等，等到機會來的時候，沙成山，你就會領略到江大爺的手段了！」

沙成山冷笑一聲，道：「祇怕你大莊主很難有此一天，眞要有那麼一天，我偉大的莊主，沙成

山會自己動手,你要甚麼,我便割下甚麼奉送!」

雙手緊抓鐵柵,江厚生沉重的吼道:「快說,你把秦紅囚在甚麼地方?」

沙成山搖搖頭,道:「大莊主,你拿沙某當驢?我會在這種情況之下說出來嗎?」

江厚生叱道:「要在甚麼情況之下你才肯說?」

沙成山道:「打開鐵門,送我出去,離開鳳凰嶺,三日內秦紅自然會回獅頭山!」

江厚生怒道:「你以爲我會相信你的鬼話?」

沙成山道:「你非相信不可!」

一邊,張長江道:「莊主,絕不能輕易放這王八蛋出去,千萬不能!」

沙成山道:「放不放人,悉聽尊便,我也懶得再費唇舌!」他說完又靠牆坐下來,閉目養神,臉含笑意!

江厚生叱道:「沙成山,站起來!」

沙成山不爲所動的仍然閉着雙目!

外面,「洞庭雙煞」「水蟒」石大魁咬牙,道:「莊主,以屬下意思,我們先廢去姓沙的一身武功,然後押他上路去找秦姑娘!」

「地虎」汪爲仁也同意的道:「這是最好的方法!」

沙成山仍然閉着雙目,却淡淡的道:「我如果是你二位的主子,就先給你們一頓生活吃,甚麼餿主意不好出,單單想出這種下下策的狗屁主意!」

汪爲仁怒罵道:「王八蛋,你說甚麼?」

沙成山道:「如果想廢去我的武功,第一個死的便是這位大總管,第二個當然是秦紅,因爲我是沙成山,沙成山永遠不受人威脅,二位,你們可要我再說一遍?」

江厚生挫着鋼牙,道:「沙成山,本莊主如果放你走,你拿甚麼做保證放秦紅歸來?」

哈哈笑着睜開眼,緩緩的走近江厚生,沙成山道:「好,從大提綱談到了細節,沙成山替秦紅慶幸,她有個這麼愛護她的舅舅,我眞爲她高興!」

江厚生怒叱一聲,道:「快說,廢話少說!」

沙成山道:「我的保證很簡單——沙成山三個字!」

江厚生怒罵道:「憑你這畜牲的名字?」

「足夠了,至少沙成山在江湖中尚不失信於人!」

猛的一跺脚,江厚生道:「好,我放你走,你幾時能把秦紅放走?」

沙成山道:「快馬加鞭一天半!」

張長江皺起眉頭,道:「快馬加鞭一天半?這又是甚麼地方?」

沙成山立刻警覺的又道:「這還是要連夜趕,方才趕得到!」

江厚生眨着獅目道:「五百里外……」

沙成山道:「別猜了,你們一輩子也猜不到!」

江厚生冷沉的道:「沙成山,你給我證明,秦紅是怎麼落入你手的?」

沙成山道:「秦紅親口說的,她不喜歡嫁到遼北『黑龍堡』,更不喜歡哈克剛的兒子哈玉,所以她離開了獅頭山下的『虎躍山莊』,大莊主,對是不對!」

「水蟒」抖着大腮幫子怪叫道:「莊主,這王八蛋說對了,我們從『虎躍山莊』回來的時候,果然見到遼北『黑龍堡』的人!」

江厚生沉聲對沙成山道:「我放你,沙成山,你甚麼時候把秦紅送來?」

沙成山道:「如果秦紅願意來此地,三天的時間便足夠了!」

咬着牙,江厚生道:「秦紅這孩子,不想嫁人就直言,何必離家出走,少勇一直很喜歡她,然而……」

友情不再變勁敵

江少勇是江厚生的大兒子,然而,江厚生沒有再往下面說,沙成山頓感迷惘,自從上回發生的事情到今天,沒有看到過江少勇,更沒有見到秦百年的兒子秦楚,好像這兩個人突然間消失一般!

就在這時候,突見江厚生轉到石屋一側,他雙臂貫力,口中冷沉的:「起!」

「喳喳」之聲傳來,鐵柵已緩緩升起來!

鐵柵才升起一半,張長江急叫道:「莊主,不可以!」

張長江話聲未落,沙成山雙肩微晃,人已站在鐵柵外面,他雙肩鬆動的笑起來……

汪爲仁忙衝向石屋裏架起張長江走出來!

沙成山「吁」了一口氣,道:「

江莊主,沙成山一定在兩天之內把秦姑娘送到府上!」

他一頓又道:「當然,我也會勸勸秦姑娘,能嫁給她表哥江少勇,豈不是親上加親一家人?」

江厚生冷酷的叱道:「少攀交情,沙成山,且等着下次見面了!」

沙成山道:「等我找到丘蘭兒母子之後,大莊主,你劃出道來我接着就是了。」

江厚生戟指洞口,吼道:「快滾,我不要這時候再看到你。」

抱拳一禮,沙成山回頭就走。

張長江急急的叫道:「莊主,不能放走他,他……他……」

江厚生重重的道:「他甚麼?不放可以嗎?」

張長江急得搖頭,道:「莊主,不如殺了他,我們盡出莊中人馬去找。」

江厚生道:「紅兒落在他手中,先救人再殺他。」

張長江見莊主往洞外面走,忙又道:「莊主,我們的對話露了口風,被沙成山聽去了,祇怕這個王八蛋又會替我們宣揚出去……」

猛的回過身來,江厚生的赤膛臉泛青的道:「你說甚麼?張總管!」

張長江道:「姓沙的從我們對話中似乎知道『大計劃』是甚麼了?」

一掌打來,江厚生沉重的道:「你是怎麼幹的?這是甚麼大事,怎不早說?」

是甚麼「大計劃」?江厚生竟然對他這位忠實屬下狠狠的打了一掌?

張長江口角出血,他急急的道:「現在兜攔還來得及。」

江厚生咬咬牙,道:「不,且等他送來紅兒之後,我們設伏狙擊這小子。」

江厚生等四人走出山洞,遠處塵土揚起,一匹烏騅馬揚起一溜黃土,那麼疾快的往前馳去。

張長江自言自語,道:「但願這個王八蛋快點來!」

後邊,壯碩的「地虎」汪爲仁驚異的道:「你們看姓沙的繞上去往東面的官道了。」

江厚生道:「那條道通往項城。」

石大魁道:「上次我二人陪莊主找上方家集的時候,就是經由項城往北的。」

江厚生一怔,旋即迭足怪吼道:「你們想想,沙成山這王八蛋,會不會把紅兒囚藏在方家集?」

張長江點點頭,道:「有可能,因爲他老婆孩子就是在方家集失踪的。」

一拳擊在左掌上,江厚生連連跺脚,道:「也許他把紅兒囚禁在方寬厚家後山洞內了。」

汪爲仁掄着雙拳,道:「對對,怎麼我們就想不起來?他媽的!」

後悔莫迭的江厚生突然沉下臉來,道:「也好,我相信姓沙的一定是把紅兒囚在那裡了。」

他一頓,又道:「張總管!」

張長江立刻忍住痛,道:「屬下在!」

江厚生道:「快,我們張網捉活的。」

張長江咬着牙,道:「屬下立刻去調派人手上路。」

一行便迅速的往龍騰山莊內走去。

從沙成山的去路,江厚生果然判斷出秦紅被囚的地方就在那條飛瀑後面的山洞之中。

是的,秦紅已在洞中躭了兩天半,她眞的沒有離開一步,自己就坐在棉被上,等着沙成山的到來了。

* * *

柳仙兒這回對戈二成眞是另眼相待!

從苗疆的飛雁堡百毒門開始,柳仙兒眞像個十分賢淑的妻子,對戈二成照顧得無微不至。

這光景可把「大漠紅鷹」戈二成弄得「忘了我是誰」!

戈二成率領的「沙漠七虎」見柳仙兒對戈二成如此恩愛,一個個的虬髯直抖——笑得直哆嗦!

戈二成笑對「沙漠七虎」老大拜峯高,道:「老拜,你說說看誰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拜峯高當然明白戈二成的意思。

他重重的在馬上搔着大鬍子,道:「戈爺,除了『閻王坡』下的主人戈爺之外,還會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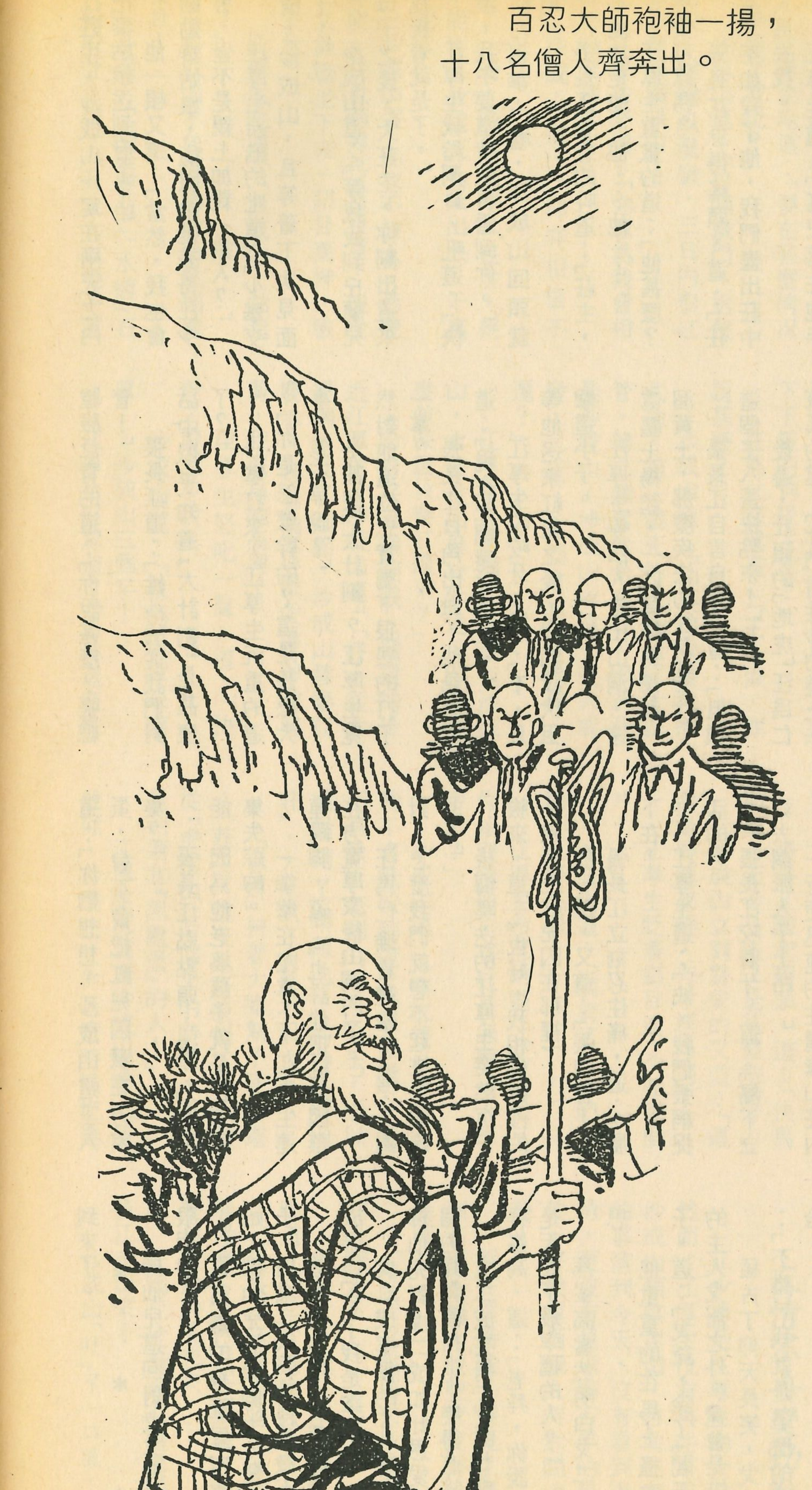
猛古丁仰天長笑,戈二成道:「不錯,我就是這麼的感覺,哈……」

馬上面,柳仙兒也笑道:「快樂也是由自己製造的,我說二成呀,我早就爲你的眞誠與摯着而動了心,這往後的日子裡我希望你能快樂……」

（未完・三十）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百忍大師袍袖一揚，
十八名僧人齊奔出。

上文提要：三眼金童帶着南振岳與艾如瑗前行，遇到臉蒙黑布的黑衣人，此際南振岳的師父出現擋住「閉目僵屍」……一批又一批的人趕往貴州，欲找黑風婆算賬，此際，南振岳的師傅已改變糟老頭形貌，變成紫臉老者，他趕赴梵淨山找神尼，目的是找她出面遏止即將爆發的武林浩劫……

紫臉老者抬目道：「佛心慈悲，神尼忍令武林中人慘遭劫殺？」

緇衣老尼白眉微攢，問道：「老檀樾一再提起浩劫兩字，究竟這場浩劫，何所由來？」

紫臉老者心想：「妳也忍不住了。」一面很快接口道：「這場浩劫，如果沒能在事前加以防範，一旦爆發，實爲武林中前所未有的殺劫。」

緇衣老尼問道：「這是些甚麼人在興風作浪？」

紫臉老者見她漸漸入彀，忙道：「神尼昔年總聽到過桃花女吧？」

緇衣老尼手撥念珠，低喧佛號道：「阿彌陀佛，這妖女又在弄甚麼花樣？」

紫臉老者道：「光是桃花女，老朽也不用驚擾神尼了。」

緇衣老尼道：「那還有誰？」

紫臉老者道：「桃花女，潛伏古桃花源，自號太陰宮主，昔年羣邪中和她沆瀣一氣的人，已有天山一魔，千毒谷谷主及鬼嫗閻婆等人……」

緇衣老尼沒有作聲。

紫臉老者繼道：「目前九大門派之中，已有多人落在他們魔掌之中，身受『秘魔煉魂』之厄……」

緇衣老尼道：「除了這些人外，貧尼實在想不起還有甚麼人來？」

紫臉老者呵呵一笑道：「豈止神尼想不起來，老朽若非親身遇上，眞也不敢相信。」

緇衣老尼目露奇光道：「老檀樾不用再繞圈子了，此人到底是誰？」

紫臉老者道：「閉目僵屍！」

「閉目僵屍？」

緇衣老尼也似乎身軀微微一震，點頭道：「此人還在人世？那倒確實不易對付，據聞昔年通天教教主陰古虛和他在陰山激戰一個晝夜，才傷了他雙目。」

紫臉老者大笑道：「老朽自問不是此人對手，但據老朽推測，古桃花源之中，只怕還隱匿着比他更厲害的人物……」

緇衣老尼神目乍睜，霍然道：「是誰？」

紫臉老者搖頭道：「詳細情形如何，老朽目前也無法說得出來，只是桃花女已有數十年潛伏不出，此次……」

話聲未落，只聽嶺下突然傳來一聲虎吼！

緇衣老尼攢攢眉道：「又是甚麼人找上靈山來？」

「轟！轟！」

虎吼之聲，接連暴嘯！

黃衣少女驚奇的道：「師傅，黃衣少女道：「師傅，我出去瞧瞧。」

還沒轉身，只聽一個蒼勁的聲音從崖下傳來：「洪山道士求見神尼！」

緇衣老尼道：「洪山道士是誰？」

紫臉老者微微笑道：「洪山道士就是老朽。」

緇衣老尼微感驚詫道：「那麼此人爲何也稱洪山道士？」

紫臉老者道：「二十年來，老朽遯迹洪山，即以洪山道士自稱，近來外人皆知洪山道士即是老朽！天山一魔就以此冒名頂替，混充老朽起來。」

緇衣老尼目光一閃道：「他是天山一魔？找貧尼何來？」

紫臉老者笑道：「想是以老朽名義，替桃花女作說客來的。」

這時黃衣少女已經翩然出去，凝聲道：「家師不見外客。」

天山一魔哈哈一笑道：「姑娘只管替貧道通報，神尼縱然不見外客，但貧道和尊師三十年前，曾在南屏山有過一面之緣，想來還不至拒人於千里之外。」

此人內力非凡，雖在峯下，聲音甚是響亮，那裡還要人通報？

紫臉老者皺皺眉，忖道：「這魔頭對自己行動，眞還瞭如指掌！」

緇衣老尼低喧佛號道：「這些魔頭，眞是膽大妄爲，居然敢對貧尼也使起詐來！」

紫臉老者只是捋鬚微笑，說道：「神尼何不讓他上來，聽聽他如何說法？」

緇衣老尼沉吟了一下，抬頭

道：「徒兒，就說爲師有請。」

她這句話，也是故意把話聲直傳下去。

黃衣少女接口道：「家師有請！」

「哈哈，貧道驚擾了！」

天山一魔一聲敞笑，人已隨着笑聲，飛上崖頂！

來得眞快！

老魔頭想是存心賣弄，表示他神功卓越，是貨眞價實的托塔天王；但那裡知道就憑一點，已顯得火氣十足，不脫魔頭本色！

試想紫臉老者，方才來得何等從容？

兩人這一比，正邪之分，也就在此！

轉眼工夫，黃衣少女已領着一個頭戴道帽，身穿道袍，腰背微弓，頦下留着一把山羊鬍子的人，從山門進來！

此人當然就是天山一魔了。

他步入大殿，目光一瞥，瞧到佛堂上除了緇衣老尼，還有一個紫臉青袍老者，似乎微微一怔！

托塔天王精擅易容之術，江湖上能夠見過他眞面目的人實在不多，老魔頭自然當面不識。

他慌忙趨前幾步，朝緇衣老尼稽道首：「貧道冒昧登臨，有擾神尼淸修！」

緇衣老尼還了一禮，淡淡說道：「貧尼已有多年不履紅塵，道友是誰？恕貧尼眼拙了。」

天山一魔哈哈一笑道：「歲月不饒人，三十年時光，轉眼過去，逝者如斯，貧道又換了一身道裝，神尼自然認不出來了。」

他說到這裡，微微一頓，又道：「但神尼總還記得三十年前，勾漏雙兇竊取神尼三粒牟尼珠，連傷天門三老，貧道適時經過南屏，截住勾漏雙兇，後來神尼也趕來了，曾蒙神尼見邀，有暇可到小靈山來，哈哈，貧道……」

他侃侃而談，對昔年之事，居然如數家珍！

黃衣少女暗暗「哦」了一聲，心想：「難怪師傅平日對托塔天王十分推崇，原來他還幫過師傅的！」

紫臉老者同樣聽得一怔，暗想：「自己當年除了天門三老，別無旁人，這魔頭怎會知得如此詳細？哦，是了，他準是從勾漏雙兇那裡聽來的了。」

緇衣老尼沒待他說完，低垂的雙目突然神光湛湛，抬目沉聲道：「聽道友說來，你是王大俠了？」

她語氣不善，臉上也微含不悅！

天山一魔神色不變，陰笑道：「豈敢，貧道二十年來，不用俗家姓氏久矣！」

他說到這裡，忽然朝紫臉老者打量一眼，稽首道：「這位老施主，能在小靈山作客，定非常人，不知如何稱呼？」

紫臉老者拱拱手微笑道：「老朽姓洪，就住在山下，蒙神尼不棄，時常來討教些佛典禪理。」

天山一魔笑道：「老施主神光內蘊，分明是位世外高人，貧道幸會之至，老施主如不嫌棄，貧道就住在桃花源中，歡迎老施主一遊。」

紫臉老者頷首道：「老朽久慕桃花源之名，有暇自當前去觀光！」

天山一魔喜形於色道：「洪老施主光臨，只要提起貧道，自然有人引路。」

紫臉老者道：「老朽記住了。」

黃衣少女端了一盅香茗上來，說道：「道長請用茶。」

天山一魔沒待她放下，慌忙接過，笑道：「姑娘太客氣了，哈哈，這位想是神尼高足了，名師出高徒，小小年紀，造詣已是不凡。」

緇衣老尼緩緩抬手道：「道友遠來，請坐下好說。」

大家在佛堂上分賓主落坐。

緇衣老尼道：「道友不遠千里而來，必有見教，貧尼洗耳恭聽。」

天山一魔陪笑道：「不敢，貧道趨登寶山，實是受了桃花源成宮主央托，拜謁神尼而來……」

緇衣老尼不待他說下去，寒着臉，問道：「成宮主是誰？」

天山一魔連忙接口道：「成宮主乃是貧道多年好友，也就是通天教教主陰前輩的高弟，近在桃花源創立太陰宮，繼承陰山道統……」

說到這裡，微微一頓，迅速瞥了緇衣老尼一眼，他似乎是在察看老尼的神色，然後接道：「成宮主素慕神尼盛名，特挽貧道前來，想請神尼擔任一個名義，這是成宮主的聘函，恭敬神尼過目。」

他迅速從袖中掏出一份泥金聘函，遞到緇衣老尼面前。

緇衣老尼見他送到面前，不

得不接，目光一瞥，立即把聘函依然退了回去，微哂道：「貧尼已有多年不問塵事，『太陰宮最高護法』名義，貧尼愧不敢當，道友替貧尼婉謝了吧！」

天山一魔手推着聘書，笑道：「成宮主敦聘神尼，完全是爲了表示對神尼尊崇之意，還望神尼給貧道一個薄臉才好。」

緇衣老尼微慍道：「貧尼要不是看在托塔天王四個字上，道友休想上得小靈山，貧尼不欲多說，道友請吧！」

她這話已明明說出天山一魔並不是托塔天王來的！

天山一魔神色一凜，勉强笑道：「貧道也有二十年沒在江湖走動了，實因受人之托，不得不冒昧前來，神尼世外高人，既然堅持不受，貧道自當遵命回覆。」

他一直等到把話說完，才徐徐的從緇衣老尼手上接過聘函，納入袖中，一面起身說道：「有擾神尼淸修，貧道告辭了。」

緇衣老尼臉色微沉，徐徐抬目道：「道友替貧尼轉告成宮主，善惡只在一念，不悔不悟，永淪苦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天山一魔臉色又是一變，匆匆說道：「貧道自當轉告。」話聲才落，人已急急朝庵外走去。

他自然知道，自己行藏已被神尼識破，是以走得極爲慌張，身形一閃，便自消失不見！

「阿彌陀佛！」

緇衣老尼目送他走出門，才低喧一聲佛號，皺皺眉道：「這些魔頭果然可惡！」

紫臉老者微笑道：「他敢在神尼面前故弄玄虛，膽子眞也不小！」

緇衣老尼目光一抬，奇道：「老檀樾也看出來了？」

紫臉老者大笑道：「他把聘函一再推讓，遲遲不肯收回，顯然其中有弊！」

緇衣老尼微微嘆息道：「老檀樾見多識廣，貧尼自愧勿如！」

微微一頓，接着又道：「貧尼若非悟徹觀心神通，發現他心懷叵測，豈非已蒙其害？」

黃衣少女吃了一驚，柳眉挑動，急急問道：「師傅，這老賊敢暗算妳老人家，妳怎不早說？」

緇衣老尼藹然道：「出家之人，最戒嗔念，爲師豈會中他暗算？」

說到這裡，緩緩伸出右手，一面說道：「他們知道爲師數十年修行，功力深厚，聘函上塗的劇毒，如果沒有十分把握，只怕毒不死貧尼！」

黃衣少女擧目瞧去，這一瞬工夫，只見師傅方才接過聘書的五個指頭第一節上，業已色黑如墨，不由粉臉失色道：「師傅，這是甚麼劇毒，竟有這般厲害？」

緇衣老尼屈指輕輕一彈，從指頭彈出一縷肉眼幾乎無法瞧得見的灰色輕煙，直向山門外電射飛去！

一面朝紫臉老者微微笑道：「老檀樾，這大概是千毒谷谷主的無形之毒吧！」

紫臉老者點點頭道：「不錯，千毒谷谷主的無形之毒，能使中毒之人一無所覺。」

他口中說着，但眼看緇衣老尼居然能把手指上的劇毒輕輕彈去，心頭不由暗暗一驚，忖道：「這一手功夫，分明是佛門失傳已久的無上神功，『拈花指』了！」

「啊……」他突然好像想起了甚麼，轉頭朝黃衣少女說道：「姑娘快運氣試試，可有甚麼不對？」

黃衣少女睜大雙目，驚奇的道：「王大俠是說晚輩也可能中了他暗算了？」

紫臉老者道：「老朽也是猜測罷了，這魔頭既然存心而來，說不定對姑娘也會下手。」

黃衣少女似乎不信，那知略一運氣，一由驚「咦」了聲，含怒道：「師傅，這魔頭果然連弟子身上也下了毒呢！」

她皓腕一伸，右手纖纖玉指，五隻指甲悉成深灰！

紫臉老者道：「姑娘想是在端茶時，被他做了手脚，他從那裡學來的烏蒙『借物傳毒』？」

這下，連緇衣老尼也不禁勃然變色，慍道：「他居然連貧尼的徒弟都不肯放過！」

黃衣少女不再說話，也像她師傅一般，屈指向空輕彈，但她終究功力尙淺，連彈了三次，才把指上劇毒彈去！

這可把紫臉老者瞧得更是驚凜不止！

神尼一身成就，爲近百年來空門第一奇人，修練佛家無上神功的「拈花指」原也不足爲奇，但黃衣少女最多不過十八九歲，居然也練成了「拈花指」！

「阿彌陀佛，我佛保祐！」

緇衣老尼忽然低喧一聲佛號，緩緩起身，走到觀音大士神龕前面跪了下去，默默祝告了一陣，才行站起，朝紫臉老者合十

爲禮，凝重的道：「老檀樾俠骨仁心，爲了武林浩劫，不遠千里而來，但貧尼昔年曾在佛前許下宏願，不再涉足紅塵，不問江湖是非……」

紫臉老者張口欲言，但又忍了下去。

緇衣老尼接着又道：「只是貧尼細思老檀樾切責之言，深含至理，貧尼身爲佛門弟子，我佛慈悲，自不能視武林衆生，同淪魔……」

紫臉老者聽到這裡，不禁合掌道：「神尼上體佛心，只此一念，功德無量。」

緇衣老尼指了指黃衣少女道：「小徒葉蘊如，自幼由貧尼扶養長大，目前算已可代貧尼做些瑣碎事情，貧尼意欲命小徒下山，聽候老檀樾差遣，不過須待三日之後，始能成行，不知老檀樾意下如何？」

紫臉老者知道她即命門下弟子下山，自然有她足夠的把握，她說的須待三日之後，想必在臨行之前另有傳授，自己此行，總算不虛。

想到這裡，不覺大喜過望，忙道：「名師出高徒，神尼門下，自然不凡，差遣兩字，老朽如何敢當？」

衆豪圍殲黑風婆

時間快近亥時三刻！

斗轉星移，殘月朦朧！

七星關前，那座氣勢雄峻的野馬山，巍然矗立在夜色之中，黑越越的更顯得高與天齊！

這時從七星關前一片深林南首，緩緩走出一個手執禪杖的黃衣老僧。

他才一在林前出現，左手袍袖輕輕向空一揚！

這一揚，林前立時迅疾奔出十八名灰衲僧人，一個個手執禪杖，躬身施禮。

黃衣老僧並沒有說話，當先朝一條山徑上奔去，十八名灰衲僧人悄無聲息的跟在他身後如飛而去，瞬息間便已隱沒不見。

就在黃衣老僧出現的同時，深林北面，也有一個青袍黑髯道人，率同八名藍袍道人，一陣風似的朝另一條小徑上疾奔而去。

深林西首，也出現了一個身穿紅火道袍，背負長劍的老道人和一個藍袍黑髯的道人，同樣率着四名灰衣道人，急急朝野馬山馳去。

深林中還繼續有人走出，那是一個身材高大，白髮如銀的紫臉老人，和一個銀髯飄胸，手持龍頭拐的老人。

兩人身後，緊跟着三名老人，步出深林。

紫臉老人看看天色，說道：「快子時了，宋壇主，咱們也可以走了。」

跟在銀髯老人身後的三人中，有人應了聲「是」，匆匆走出，一揮手，登時又有四名勁裝漢子從林中奔出。

這時，另有三名背負兵刃的彪形大漢也從林中閃出，奔到紫臉老人身前，躬身肅立。

紫臉老人朝銀髯老人拱拱手道：「兄弟和宋壇主要先走了。」

銀髯老人道：「張兄請！」

紫臉老人偕同宋壇主和三個彪形大漢，四名勁裝漢子，匆匆朝西首山徑上而去。

銀髯老人迴目道：「尉遲兄、萬兄，事不宜遲，咱們也該走了！」

話聲一落，當先朝前走去。

兩名老者亦步亦趨的跟在他身後，同時由林中奔出八名勁裝漢子，却緊跟在兩名老者身後，步履輕快，簇擁而去。

片刻工夫，他們奔近野馬山東麓！

突然，從山脚一片樹林中，閃出一名勁裝佩劍漢子，恭立路旁，躬身道：「屬下侯俊彥，參見幫主。」

銀髯老人點點頭問道：「侯副壇主免禮，這一帶可有甚麼人經過嗎？」

勁裝漢子道：「沒有，那老妖婆祇有師徒兩人，仍在山上，這一帶並沒她的羽黨。」

銀髯老人雙目寒光閃動，沉聲道：「好！」

接着回頭道：「尉遲兄、萬兄，跟老夫上山，同來的八名香主，可暫由侯副壇主率領，扼守野馬口，斷截老妖婆去路。」

身後兩名老者和勁裝漢子同聲應「是」。

銀髯老人又道：「此山一共祇有三條下山路徑，西、南兩處，已由少林、武當兩派列陣以待，野馬口這一路，地勢最爲險峻，副壇主千萬小心，不可讓老妖婆突圍跑了。」

勁裝漢子躬身道：「屬下遵命。」

銀髯老人一擺手，便自率同兩名老者，逕自朝山上走去。

野馬山四週依然沉寂如死，除了夜風呼嘯，聽不到一絲人聲！

但在東、西、南三條上山小徑上，此刻却已佈滿了重重殺氣，少林「十八羅漢陣」，和武當的「五行劍陣」都已搬了出來。

東首野馬口，有龍門幫不少高手憑險扼守。

就是北首山背後，無路可循的斷崖巉岩之間，也有衡山和長白兩派掌門人，親率門下弟子緣壁而上，分別埋伏。

整個野馬山好像覆下一層天羅地網，準備甕中捉鱉。

到底山頂上是誰呢？

黑風婆師徒！

各大門派的人，公推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爲首，連日追踪，黑風婆狡黠如狐，她的蹤迹時隱時現，今晚才算得到確息，師徒兩人就在野馬山頂上憩脚。

星月朦朧，山風習習。

五六條人影，已悄無聲息地分由不同方向掩近山頂！

驀地……一聲凄厲而又陰惻惻的桀桀冷笑，從山頂上響起！

這聲音如幽靈鬼魅一般，震蕩！迴響！緊扣心弦！

一個白髮披散的黑衣老嫗，突然從山頂一塊大石旁站起，黑夜之中，一雙綠瑩瑩的眼光凝掃四週，嘿然冷聲道：「各位都趕來了，很好！」

神情充滿狂傲，好似根本沒把這些人放在眼裏！

黑風婆！果然是黑風婆！

她身邊靜靜站着的正是她門人：那個姓龍的青衫少年！

黑風婆尖厲的喝聲，大家並沒有理會。

那是因爲今晚這一圍攻形勢，必須人手會合齊全了，才能動手，否則祇要有一方還沒趕到，豈不就露了一處空隙？

黑風婆看四週沒有人答應，又是一聲嘿嘿冷笑，尖喝道：「你們既有膽量敢一路跟着老婆子下來，却沒有膽子回答老婆子的話？」

四週還是沒人答應。

黑風婆怒極而笑，笑聲凄厲得有如鬼哭，雙手掠着她滿頭白髮，尖聲叫道：「少林百忍和尚來了沒有？原來堂堂少林寺羅漢堂的住持，也祇是一些見不得場面的人！」

這話還眞有效！

一聲蒼勁的佛號：「阿彌陀佛，老衲百忍在此！」

樹蔭中，緩緩走出一位長眉的黃衣老僧，一手拄着禪杖，單掌施禮，面東而立。

「嘿……」黑風婆冷笑聲後，又喚道：「武當玉靈子呢？」

「貧道早已來了多時！」

一聲朗笑，南首很快現出一個青袍黑髯，手仗長劍的道人，正是武當玉靈子！

黑風婆冷哂道：「小道士，你倒也換了一把寶劍了，武當派入門之初，由師傅傳劍，終身勿替，這把可是你師父傳給你的？」

(玉靈子的長劍，被黑風婆削斷，事詳前面)

玉靈子臉上一紅，怒喝道：「老妖婆，今晚要妳試試貧道劍鋒，利也不利？」

黑風婆不屑地回頭過去，續喚道：「長白張廣才，不是也來了嗎？」

「不錯！」

一個高大身形，隨着話聲，在山後一處斷崖上突然出現！沉聲道：「黑風婆，咱們已經有三十年不見了，妳想不到老夫也會來了吧？」

黑風婆桀桀怪笑道：「老婆子對你們瞭若指掌，不然，怎會單單提到了你？」

這話聽得大家悚然一驚！

這次的行動，大家嚴守機密，這妖老婆如何會知道的？莫非又和上次仰天坪一樣，她故施狡計，有意把大家引來的？

「哈哈！」

山頂東首，突然響起一聲龍吟般長笑，來的正是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

祇見他銀髯飄胸，一手拄着一支鵝卵般粗的龍頭拐，左邊是南壇壇主霹靂掌尉遲烱，右邊是西壇壇主禿龍萬三勝，緩步走出！

就在東海龍王現身之際，東北首山頂上，同時刷的一聲，躍上一個藍袍仗劍的道人，那是衡山三靈的靈光道人！

好了，現在，山頂四週，五個方向，全都現出人來了，正把黑風婆師徒兩人圍在當中。

東海龍王寒星般目光朝黑風婆投來，大笑道：「黑風婆，妳該瞧瞧四週形勢吧！」

黑風婆冷聲道：「公孫敖，你認爲老婆子已經落入你們重重包圍之中了麼？」

東海龍王道：「難道不是？」

黑風婆神情略震，緊接着點點頭道：「很好，很好！」

其聲極盡陰側，另透詭譎！

武當玉靈子朗朗笑道：「黑風婆，妳沒想到重出江湖，就會濺血於此？」

黑風婆陰笑道：「濺血於此的未必是我老婆子，嘿嘿，就是當年你師父在日，老婆子也沒把他放在眼裏。」

玉靈子倏然跨出二步，修眉挑動，長劍一揚，喝道：「老妖婆，來來，貧道先領教你幾手高招。」

百忍大師同時跟出一步，道：「玉靈道友且慢，老衲有話問她。」

說完，又跨前了一步，單掌施禮道：「老菩薩擄去多人，究竟把他們弄到那裏去了？」

黑風婆桀桀怪笑道：「老婆子原無重出江湖之意，祇是你們九大門派欺人太甚，派人上門尋釁，老婆子一怒之下，就統統把他們捉了起來，要放他們，也不是難事，祇要你們掌門人親上老婆子住的龍峒峯謝罪，自可把他們一個個領回去。」

東海龍王大笑道：「黑風婆，妳這是自欺欺人之談，妳如無重出江湖的野心，何用派宮姨娘、申幹臣到龍門幫臥底，妄想一舉顛覆本幫……」

黑風婆道：「公孫敖，老婆子如果眞要取你性命，你休想活得到今天，嘿嘿，老婆子不是已經把你手下的人，全數放回去了麼？」

東海龍王身後南壇壇主霹靂掌尉遲烱雙目圓睜，大喝一聲道：「老虔婆，老夫誤中詭計，今晚正要找妳算賬！」

他鬚髮如戟，喝聲如雷，威勢極猛！

黑風婆連瞧也不瞧他一眼，雙手朝上一叉，祇聽她全身骨節暴起一陣格格連響，陰聲道：「咱們話已經說得太多了，要動手趁早，老婆子可沒有這份耐心，和你們乾耗下去！」

右手一揮，一道銀月似的寒光從袖中飛出，突然向左側的玉靈子點了過去，口中尖笑道：「看刀！」

她出手迅快無比，玉靈子在驟不及防之下，匆忙舉劍斜封，身形朝旁閃出！

百忍大師沉喝一聲道：「當心她手上是天刑刀！」

禪杖疾起，一記「恒河流沙」橫擊過去！

玉靈子縱然閃避得快，但劍尖和刀光乍接，「察」的一聲，自己劍尖又被刀鋒削了下來。

雪地神鵰張廣才站在她身後，見她直向玉靈子欺去，大喝一聲，舉手一掌，直向黑風婆後背擊去！

黑風婆一刀出手，身如魅影，斜斜一轉，右手一招「迴風拂柳」，硬向張廣才擊來掌風上劈去。

雪地神鵰張廣才想不到黑風婆竟然硬接自己的掌力，再想增加勁力，爲時已晚！

雙方掌力接實，蓬然一聲輕震，黑風婆借勢向右飄出五尺，讓開了百忍大師一杖。

東海龍王狂笑一聲，一手提着龍頭拐，左手一掌，迎着黑風婆閃出的身子劈去。

這一動上手，幾個人的包圍圈立時縮小了！

除了衡山靈光道人依然按劍不動，他身後多了四個仗劍道人。

雪地神鵰張廣才身後，也同時現出滿天飛花宋伯通，一手仗劍，一手已準備好了暗器，他身後並肩站着七個勁裝漢子，三個是長白派的弟子，四個則是北壇名下香主。

東海龍王出場之後，他身後的霹靂掌尉遲烱、禿龍萬三勝，也仍然屹立如故。

形勢極爲明顯，衡山靈光道人和他門下弟子，守住的是後山東北隅。

滿天飛花宋伯通和長白門下守住後山西北隅。

這兩處都是巉崖斷壁，黑風婆不可能從後山逃走，祇要有人扼守就是了。

正東方是霹靂掌尉遲烱和禿龍萬三勝合力扼守，山下還有嚴陣以待的龍門幫高手，守着野馬山，此處地勢險峻，黑風婆也不會選擇這一條路下山。

那麼祇有西首與南首兩路，但在那裏已有少林門下佈下的「羅漢陣」和武當門下佈下的「五行劍陣」了。

黑風婆縱然突圍，也必爲陣勢所阻，山頂上這許多高手，自可隨時馳援。

同時衡山掌門人靈均道人還沒露面，他擅長騰空撲擊，隱身在一棵大樹之上，任務是居高臨下，監視黑風婆行動。

黑風婆身子突然向左斜閃，欺近東海龍王右側，刀光如雪，閃電劈到。

玉靈子、百忍大師一齊出手，玉靈子右腕一揚，劍走弧形，斜削她右腕，百忍大師禪杖一揮，攔腰撲擊。

黑風婆一沉丹田眞氣，正向東海龍王欺去的身子突然中途滑出，她這下身法異常奇詭，同時閃避三人合擊。

東海龍王搗出的拐勢，變成向百忍大師迎撲了過去，玉靈子的長劍也斫上了東海龍王的拐身。

這般人的武功都已到了收發隨心之境，三人一眼瞧到黑風婆中途閃開，急忙各自收回劍杖。

但在這一瞬之間，黑風婆已借機朝雪地神鵰張廣才欺去，劃起一片刀光，一輪急攻，倏忽間，就接連攻出九刀。

長白一派原以掌力見長，雪地神鵰張廣才生平不用兵刄。

此刻又因對方手中是一柄無堅不摧的天刑刀，也不得不身形閃動，一連向後退了四五步，才雙掌齊攻，把黑風婆的攻勢逼住。

* * *

正好百忍大師、玉靈子及時回身，向黑風婆身後攻到，東海龍王也揮杖而上。四人圍住黑風婆展開了一場兇險絕倫的惡鬥。

黑風婆刀光流動，身如鬼魅，在杖影掌風之中，不斷遊走，除了身法奇詭，和仗着手上一柄利刄之外，兀是不肯和四人硬打硬拚。

不大工夫，五個人打了二三十個照面。

黑風婆突然提高尖嗓，桀桀怪笑道：「還有衡山的靈均老道呢！他躲在那裏去了？」

靈均道人隱身樹上，一直注意着她一舉一動，早已看出黑風婆似乎意存遊鬥，身法之奇，極似傳說中的「太陰九行步法」，和仰天坪幾個女子路數相似，眼看在場四人，最多也祇能把她圍住。

徒自拖延時間，一時無法把她制住。

自己騰空撲擊之術，對付她的身法，也許有效，倒不如趁機出手，一舉把她生擒或是擊斃。

心念急轉，立即朗笑一聲道：「貧道在此！」

身形凌空直墮，青虹如電，當頭劈落！

黑風婆陰笑一聲道：「很好！」

雙足一點，身子突然凌空而起，刀光上迎，猛向靈均道人劈下的劍上撩去。

靈均道人沒想到她會突然和自己硬拚，想起她手上天刑刀厲害，自己寶劍上次曾被她磕了一個缺口，心下一驚，立即一提眞氣，連劍帶人，硬生生懸空橫移開兩尺來遠，朝旁落去。

黑風婆帶着桀桀尖笑，身形疾落，突然旋風迴轉，倏然飄近東海龍王身前，連攻了東海龍王三招。

這三招才顯出她眞正功夫，刀光如雪，着着迅如電火，指襲東海龍王要害大穴，迫得東海龍王一連後退了三步。

黑風婆逼退東海龍王之後，天刑刀一轉，指攻玉靈子，一連又是三刀！

這三刀更是快速凌厲，刀發如電，匹練橫飛，三刀緊急的迫攻，也把玉靈子迫退到一側。

她早已相度好了地形，迫退兩人，已落到她徒兒龍學文的身邊，舉手一掌，拍在他後心，口中低喝一聲：「孩子，咱們走！」

伸手拉住龍學文臂胳，猛力一帶。

雙脚頓處，連刀帶人，化作一道銀光，猛向站在東首的霹靂掌尉遲烱、禿龍萬三勝兩人中間衝去！

這原是電光石火一般之事，龍學文方才一直站在大石邊上，一動不動，這時被師傅在後心拍了一掌，再加一拉一帶之勢，突然口中「啊」了一聲，身不由己，跟蹌的被帶出了幾步。

場中諸人驟睹黑風婆突然帶了她徒弟想逃，喝叱聲中，紛紛撲起，却被龍學文跟蹌的從橫衝出，擋得一擋，大家都遲了一步。

東海龍王那還容她師徒逃去，沒待龍學文跟踪掠起，已出手如電，一下點了他穴道，先把龍學文擒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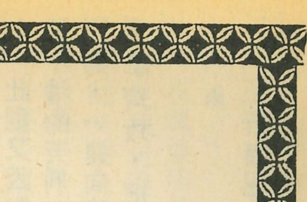
靈均道人身形電射，當先凌空飛起，追撲過去，也已遲了！

黑風婆刀光裹身，從霹靂掌尉遲烱，和禿龍萬三勝兩人身邊衝了過去，兩人及乎連出手都來不及。

但聽「蓬」兩聲巨震，兩人的掌風都擊在黑風婆身後山石之上，直震得砂石飛揚，狂飆如捲，但黑風婆一個身子已疾如流星朝山下投去！

尉遲烱、萬三勝大喝一聲，縱身朝她身後撲去！（未完・廿二）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培　邦‧圖

上文提要：龍頭手下的魚如意乃絕色才人，她開的酒館叫「醉翁之意酒館」，慕名而來的江湖豪傑不勝其數。現在就有「江南刀客」令狐膽、「十方惡神」扁化人、「天南刀恨」萬里紅、「冷面殺手」余通四人在她的酒館拚酒……「翠羽瀟湘客」皇甫歸西獲得魚如意的青睞，但欲令其以身相許，須為她做兩件事情：趕走正在喝酒的酒怪；殺汪重山……

雙方隔桌對掌，中間酒點受到氣旋擠壓而兩邊流竄不已，眼看着酒滴剛完，忽見瘦漢張口隔桌吐出一股酒箭，直往皇甫歸西面門飛射過來。

一聲大吼，比之剛才的那一聲獅子吼還震入耳膜，那股酒箭已被一股氣爆轟得開了花，散了氣。

瘦漢一彈而起，雙袖飛舞間，人已闖到了客室的門口，他忿怒的直視皇甫歸西。

「為甚麼來管閒事。」

「因為我是閒人，閒人當然管閒事。」

「你閣下的大名。」

「小名小姓，小鼻子小眼，不報也罷！」

瘦漢冷冷道：「原來你也怕報復。」

皇甫歸西道：「如果我怕報復，名字就不叫歸西，起個長壽當名字多好！」

瘦漢雙目一厲：「原來是鳳凰山莊的皇甫歸西，難怪！」

皇甫歸西道：「李前輩多指教。」

瘦漢正是酒仙李純陽，他重重的道：「好小子，我自會去找皇甫姥姥的。」

皇甫歸西木然不動，李純陽這就要走了。

忽的，門口站了一個人。

一個婀娜俏麗的黃衣女子，她，正是魚如意。

魚如意當門而立，她的手伸出來了。

「酒喝夠了，這就要走？李大爺呀，你不會吃霸王酒的吧？」

老酒仙李純陽雙目一厲，道：「酒錢？」

「是呀，我們這是小酒舖子，經不起你這麼毫無止境的喝，而且喝光了窖藏老酒，那可不是小數目呀！」

「嘿……」李純陽笑得十分奸詐，他把雙手平伸，道：「酒錢沒有，呶，有本事你把老子的雙手留下！」

魚如意不用看，她已聽到卡卡響，那當然是李純陽的十指發出來的。

李純陽功夫奇高，他能抓石成粉，兩根指頭可以捏彎一把刀子！

但魚如意却笑笑道：「李大爺開甚麼玩笑呀，誰不知道李大爺出馬為銀子，若沒銀子，天老子也搬請不動你李大爺的，是不是？」

李純陽叱道：「你知道甚麼，老子會為何人出馬？」

魚如意道：「當然為那個花銀子的人出馬，李大爺，咱們也知道，你出馬的價碼高得嚇人吶！」

李純陽道：「丫頭，我太清楚妳們三個女人了，你們都是龍頭所豢養的殺手，你們忠心不二，手段奇毒狠辣，老夫今天就是為了會一會龍頭才來，這一點你應該明白！」

魚如意却平淡的一笑，道：「我不管你要會甚麼人，付了酒賬你走人！」

李純陽道：「如果我拒付呢？」

魚如意却提高聲音，道：「皇甫大公子，如意想請你主持公道了。」

她偏頭看向燈下的皇甫歸西，又道：「天下還有這樣不要臉的人，小喝幾杯我請客，看看，酒壺空了上百隻，幾乎喝垮我的小酒館，怎麼的，欺負我一個女子呀！」

皇甫歸西道：「是有些過份了！」

李純陽猛回身，沉聲道：「連這事你也管？」

皇甫歸西道：「閒人嘛，管管閒事無所謂。」

李純陽吼道：「我讓你，並非是怕你。」

皇甫歸西道：「我不奢望你怕我，似咱們此刻的形勢，祇有憑實力了！」

「曾！」

李純陽手上多了一張銀票，他有些憤怒的拋向魚如意，道：「拿去，為龍頭訂製壽材！」

魚如意接過銀票，她看了一下搖搖頭，道：「祇有這麼一千兩呀！」

李純陽道：「你要多少？」

魚如意道：「前堂上來了萬里紅、扁化人、令狐膽與余通，似他們那種稱不上一流的角色，祇喝了一些酒，每人不是金錠就是一千兩銀子，這中間不包括服務費，而你，李大爺，你是江湖名流呀，紹興酒仙之名，江湖上是受肯定的人物，你老回回手吧！」

李純陽道：「直說吧，你要多少？」

一笑，魚如意道：「李大爺叫我這小女子說呀，那多不好意思！」

李純陽咬牙斜視皇甫歸西。

他心中想的甚麼，當然不知道，但李純陽似乎忌諱不歸山莊，如果不是山莊上有更厲害人物，他此刻就會同皇甫歸西放手一搏！

* * *

魚如意吃吃俏笑，她一邊笑一邊搬動指頭在計算。

那麼美的十指，一旦伸伸彎彎的算銀子，看起來就俗氣，就庸鄙，但魚如意此刻不在意。

「這麼好了，咱們來一個十折八扣半帶請你吃，你出個五千兩銀子吧，這中間還有服務費也一併算了。」

她此言一出，李純陽雙手抽回，半退中，左右雙腿虛空踢出，不明就裏的人還以為他站不穩。

皇甫歸西與魚如意二人知道。

小倩也吃驚，祇那麼一退間，李純陽的陰陽腿已各踢出五腿，勁風呼呼中他沉聲：「唔！」

魚如意又似泥鰍一般盤腿有致的閃躍在腿風之間。

皇甫歸西甩袖出招，半空中響起呼嚕聲，李純陽收腿出掌，掌中多了四張銀票。

「拿去，告訴龍頭省着花用，早晚我會取回的。」

魚如意接過銀票，她喜孜孜的揣入懷中。

她幾乎不再看一眼騰身躍走的李純陽。

但李純陽却在半空中留下一句話。

「色字頭上一把刀，皇甫歸西！」

「哈……」皇甫歸西笑了。

皇甫歸西祇笑了一半便不笑了。

皇甫歸西不是不笑，而是突然之間魚如意撲進他的懷中，魚如意很會這一套，她的帶着些許濕潤的雙唇，一下子吻在皇甫歸西的嘴巴上了。

魚如意發出囈語，道：「唔，真的想立刻與你共效于飛，共同築夢巫山，可又不想誤了你的行程！」

皇甫歸西移開嘴巴，道：「聽你的話，好像此刻就要我走？」

魚如意道：「鎮江距此雖說不太遠，可也得走上一天，你說是不是？」

皇甫歸西道：「你說過，期限一個月呀！」

魚如意道：「但你如果想接近武功奇高的汪重山，那可絕非容易之事，你去了便知道！」

皇甫歸西道：「江淮幫總舵在

鎮江！」

魚如意道：「是的，鎮江附近的大槐莊！」

皇甫歸西突然道：「李純陽口中的龍頭，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魚如意道：「休聽姓李的嚼舌根！」

皇甫歸西再問：「姓李的還說龍頭手下有三個厲害女子，那麼，另外兩人會是甚麼樣的人？她們是不是同妳一樣的美而高招？」

魚如意哈的一笑，道：「皇甫大公子，咱們這種混跡江湖的女子，有甚麼高招可言，刀縫中討生活，苦啊！」

她說到此，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還以手背去拭雙目，而且還抽泣！

不論她是不是眞的落淚，她已經叫皇甫歸西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皇甫歸西忽的振臂抖袖，人已越牆而去。

魚如意祇輕瞄一眼，便對小倩道：「叫他們都出來，前前後後叨拾清楚，明日還要開張吶！」

小倩已拍着手掌，道：「出來吧，該誰的工作誰就做，我不囉嗦你們！」

隨之，就見七個男子五個女子一齊走出來了。

這些男女關起門來沒睡覺，等着出來幹活了。

這些人也似乎見慣了這種場面，一個個臉上笑瞇瞇的幾乎笑出來。

這些人均有一身功夫，如果把他們當成普通人，那可就看走眼了！

＊　＊　＊

旭日東升，空氣清新，再加上鳥語花香，這表明今天是個好天。

好天氣的時候，人們的心情總是會特別的愉快。

可是有個人就不愉快，這個人推開客棧的大窗，望到對街的那家賭坊，他就暗自咬牙。

一個人如果輸了十萬兩銀子，這個人是快活不起來的。

這個人雙目犀利的看向對面賭坊門口高掛的招牌，招牌上雕刻着十分醒目的大字：「散財童子賭坊！」

南京城都知道這家賭坊。

南京城的人們更知道主持這家賭坊的主人，是一位堪稱國色天香的女子。

這個女子叫冷伊人！

桃花艷麗，祇不過桃花開在冷颼颼的早春裏才更顯得美艷可愛。

冷伊人却是活動在賭場中，她的美就更令人愛慕不已！

老人山莊的「快樂公子」東方長壽便是被冷伊人的美艷吸住了，他豪賭三天，把各地收到的賬款十萬兩銀子輸在賭坊中了。

十萬兩銀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冷伊人一副冷傲的架子，她好像不把東方長壽看在眼中。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老人山莊的「快樂公子」是難忍這口氣的。

東方長壽吩咐身邊的大管事快馬趕回老人山莊取銀子，他要冷伊人非得另眼待他不可。

這兩天，東方長壽帶着幾分憔悴的樣子，大公子的模樣一下子變得蒼老許多，他想着幾場豪賭輸在甚麼地方，而他，也是賭中高手。

街頭上奔來一個人，那個人頂着大太陽，抹着汗水帶喘息，看上去他很累，看上去他已跑了很久！

這個人奔到高陞客棧外抬起頭，窗前有人影一閃不見了，但這個人却站在那裏沒動。

不旋踵間，窗前的人走出來了，而且是急匆匆的走出來了。

「怎麼去了這麼久？」

「大公子，是夫人，她生氣了。」

東方長壽叱道：「女人就是這樣令人討厭，有時候男人又少不了她們。」

那人就是大管事丁二，老人山莊的第一高手。

東方長壽接過一個皮包，他把頭一抬，雙目看向對街的「散財童子賭坊」，臉上立刻有了生氣。

生氣勃勃就是他此刻的樣子。

而賭者的模樣也如此，當他們手中有了銀子，那是令他們意氣風發的，神采奕奕的，但如果是兩手空空，而且是空空如也，這個人就沮喪了！

丁二沒來之前，東方長壽就十分沮喪！

＊　＊　＊

丁二伸手拉住東方長壽，道：「大公子，必得認出輸銀子的關鍵在甚麼地方！」

東方長壽道：「當然，明知上當，怎麼甘心！」

二人併肩走過街對面，「散財童子賭坊」的大門內傳來一陣哄叫

聲，這是前院賭牌九的人在哄叫。

東方長壽不賭這些，他轉過邊廊，走到二院，二道院中是押寶的，寶倌的吼叫此起彼落，兩邊廂還眞的到了不少人。

東方長壽連看也不看，直往第三進院中走。

丁二在他身後，低聲道：「大公子，萬一發現弄假，屬下該如何做？出刀？還是……」

東方長壽道：「這種地方，最好文明，祇要對方的手段被拆穿，那個美得不能再美的女人就脫不了關係！」

就在這時候，三道大院中傳來一聲燕語：「東方大公子賞光了！」

「東方大公子大駕到了！」聲音傳到正廳上，珠簾掀起，走出一位玉人來。

這女人果然標緻得宛如月裏嫦娥，她花嬌柳禪，色艷桃李，玉手纖纖的伸過來。

「唷，東方大公子又來了，歡迎，歡迎！」

呵呵一笑，東方長壽伸手拉住女子的玉手，頓覺如握軟玉，心中一緊。

「冷姑娘，祇有見了妳，才會忘了輸銀子的痛苦，哈……」

「東方大公子眞會說笑，嘻……」

＊　＊　＊

「散財童子賭坊」的這道大院中，祇有正屋才有一張大檀木賭桌！

第三道大院中參與賭的人均非泛泛，來到這兒的人那不祇是賭，也是人生最大享受。

這兒沒有喧嘩吼叫，每個人均有一間小房可供休息，當然「散財童子賭坊」中的十二金釵全部在這道大院中侍候來賭的爺們。

這十二金釵也是百中選一的美人兒，她們的人不但美，而且女人的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

賭累了沒關係，小房間可以去休息，手一抬，招來一位順眼的美女，關上房門，她爲你捏捏腿，揉揉背，摟摟抱抱哄你睡，祇是那最後一道防線是不會被攻破的。

當然，如果有人想對她們來一個霸王硬上弓，那就休怪她們翻臉不認人，搞不好還會敲你一大筆遮羞費，無他，因爲她們都有一身好功夫！

男人們有時候就是賤骨頭，這十二金釵越是如此，上門的人越是多！

而此刻，加上東方長壽與丁二，這間正屋內已有了十八人！

十八個圍在方桌四週的人都是大豪，這兒沒有籌碼，押在桌面上的，不是金條便是銀票。

這兒賭的是對對殺輪流抓！

這是甚麼賭法？

那正是桌上放了一個巴掌大小的小圓碟，純金打造的小圓筒中放了四顆骰子，不講甚麼大小，祇看是單是雙！

四粒骰子比之兩粒骰子更不易玩假，再由四週的人輪流當莊搖出來，看上去永遠也難以玩詐！

祇不過這兒有個規定，祇看點數爲輸贏。

押單押雙那就隨意了。

這時候，十二金釵在外圍，她們身上散發出來的香味，令人回頭冲她們微微笑。

現在，東方長壽過來了。

冷伊人關懷得宛如東方長壽的小夫人：「大公子，要不要先叫她們之中的人鬆散一下節骨，吃些點心再……」

東方長壽一笑，道：「不了，賭，才是最要緊的。」

他自腰上取下小袋子，拿出兩張銀票來。

再看看桌面上，隔一家就是一個粗壯的怒漢，這人雙目十分凌厲，手上抓了一把銀票，重重的放在桌邊，立刻雙手抓了盤子，他舉高又放下的嘩啦嘩啦搖起來。

當他快放下盤子的時候，忽的把盤子猛一送，那個純金打造的小長圓筒發出叮的一聲響！

「押，押！」

大桌上分清了楚河與漢界，那也是單與雙的界限。

祇見有人押單，當然也會有人押雙。

東方長壽取出一張銀票，他重重的押在單上了。

別看祇一張銀票，那是一千兩。

賭桌上這樣的銀票十幾張，賭桌上不曾看到銀錠，那太寒酸了。

能夠走進第三道院受到熱烈招待的賭者，如果口袋中沒有千兩以上的銀子，那是會受人歧視的。

十二金釵是不會輕易的招待普通賭客。

一般人也不會貿然的走入第三道大院來。

賭場你虞我詐

看起來這兒絕對不玩假，實際上是賭都有詐。

東方長壽也知道賭場有詐，他就是看不清楚這兒的賭是怎麼詐的。

首先，一張檀木厚厚的大方桌，那是不會出詐的，東方長壽曾細細的以掌上功夫試探着方桌，甚至桌腿與地面，毫無疑狀。

再看四週的人，大家看上去均是賭客，當然，最重要的乃是莊家，這兒每人打通關，大家輪流搖寶盒。

那個純金的小碟盤，在那高燈低亮下更覺得金光耀眼生輝，還有那純金的小圓筒，筒上方刻了「散財童子」四個正楷小字。

再細看那四四方方的骰子共四粒，盡是銀子打造的。

這時候正面有個紅臉大漢，他的身邊兩個跟班保鏢漢子，這兩人直瞪眼，他們一動也不動的看着桌邊每個人。

認眞說來，參與賭的人祇有五人，如今東方長壽來了，那也祇有六人輪流搖骰子，當堂倌。

六個人都是有銀子的人，每個人取在手上的銀子都是大張銀票。

彷彿銀號中出的大銀票是專門爲這些大豪發行的。

紅臉大漢雙目盯着東方長壽，他嘿嘿笑，道：「是你呀，東方大公子。」

東方長壽眉心一緊，他未開口，紅臉大漢已接道：「你必已忘了我秦老大，七年了，七年前我到過老人山莊，嘿嘿，我也領教過令尊的絕學。」

說着，他大手抓起寶盒，又道：「東方大公子，你敢不敢同我秦老大單挑？」

東方長壽回頭看看大管事丁二，他低聲問道：「七年前，你曾見過這人嗎？」

丁二道：「回大公子的話，這人乃龍馬隊當家，江湖人稱過山虎秦老大，七年前老爺子曾教訓過這人……祇……」

「嘿……」秦老大冷笑，道：「秦某人正想找機會再會會那東方大笑，不料在這裡遇上你，怎麼樣，你幹是不幹？」

「幹！」

這聲音聽得好美，細細的，

魚如意領着大漢，接過那女子一袋銀子。

甜甜的，軟香吐蘭的擠來一個人。

那當然是女人，而且也是此地掌舵的女人冷伊人。

冷伊人吃吃地笑，對東方長壽道：「東方公子，我替你接下了。」

「你……」

一笑，冷伊人道：「怕輸銀子嗎？我有，銀子輸了沒關係，人不能輸。」

「咚」的一聲，寶盒重重的放在桌面上，秦老大半抬頭的斜視東方長壽，道：「是你先出寶？抑或由我先搖？」

口氣不善，咄咄逼人，不給東方長壽有考慮的機會。

當然，這也帶着幾分目中無人的意味。

東方長壽冷冷一笑，道：「你出寶吧！」

秦老大雙手托起寶盒，嘩啦嘩啦搖了三下，忽的放在桌中央，道：「押吧，是單也是雙。」

方桌四邊，大伙都瞪眼，大伙也看着東方長壽的雙手，他的雙手抓着一把銀票。

不料東方長壽對丁二道：「取碎銀子一塊。」

丁二立刻自袋中取出一塊碎銀子交在東方長壽手上。

冷冷的，古井不波的，東方長壽把那塊碎銀子放在單的一邊，他直視着秦老大。

「哈……」

四週的人全笑了，這種場面，這樣的人物，東方長壽實在夠幽默。

當然，過份的幽默是會令人難以接受的。

秦老大回頭對他的兩個殺手露齒一笑，道：「瞧見沒有，老人山莊的人就是這麼目中無人。」

東方長壽道：「掀寶！」

秦老大大怒，開口咒罵：「掀你媽個頭，你敢戲弄你家秦大爺！」

東方長壽不慍不火的道：「你也祇配這一點銀子。」

他看看門外，又道：「如果七年前你曾在那老人山莊丟過人，呶，門外再去說，這地方是賭。」

秦老大忽的掀開寶盒，祇見四粒骰子四個二，那是雙，他抓起那塊碎銀子在手上，嘿然一聲，拇食二指捏得緊，祇見那碎銀子變了形，慢慢的往外延展開來。

就聽那位開綢緞莊的蕭樂天與開金子舖的金老八，齊聲叫起好來。

秦老大得意的道：「你搖寶吧！」

東方長壽淡淡的道：「一張桌子，怎好祇有我二家玩，別人怎麼辦？」

不料「南京地頭蛇」錢上天、鹽幫二當家、「江上飛龍」耿少華二人立刻齊聲道：「沒關係，咱們一旁觀戰。」

這就叫隔岸觀火，江湖上這樣的人最是多。

秦老大嘿然，道：「怕了就滾出去。」

東方長壽咬咬肖牙，道：「好，我搖寶。」

祇見他抓起寶盒抖手搖，忽然寶盒一個斜面切拱間，寶盒放下了。

東方長壽小心的把手離開來。

「嘩！」

秦老大的一隻袋子放在「單」上面，他嘿嘿笑，道：「全部下了！」

東方長壽一怔，道：「那是一隻袋子。」

秦老大道：「袋子裡面是十萬兩銀子。」

東方長壽心中一緊，他如果輸了，他就得立刻退走，因爲他祇有十萬兩銀子。

就在東方長壽稍有遲疑中，站在他附近的冷伊人却忽的一掌拍在桌子上。

這是突如其來的一掌，便是所有的人也一怔。

冷伊人道：「如果你拒絕，我擔待了。」

東方長壽暗自咬牙，他也耳聰目明的聽到一個細聲自那寶盒中傳出來。

祇因爲寶盒距離他近，如果不細細分辨是不會聽出來的，還以爲那是震動得寶盒彈起的聲音。

東方長壽看看正自得意的秦老大，他搖搖頭但立刻解釋，道：「秦大當家的，龍馬隊近千人馬，長年奔波，賺錢不易，你得爲他們想，而不是任你在此地揮霍。」

他在秦老大怒視中，又是一笑，道：「剛才在下對你的寶出的注碼，實在是替你着想，你可千萬要爲大伙兒弟們着想。」

秦老大忽的一掌大吼：「放屁，快開寶！」

他這一掌來得自然，誰也以爲是他發火拍的一掌。

東方長壽雙目一厲，冷笑道：「你以爲我東方長壽會被你這十萬兩銀子打倒？」

「叭」的一聲，冷伊人忽又一掌打在桌面上，她衝着東方長壽怒叱：「那就開寶呀！」

東方長壽單掌按在寶盒上，他對所有的人道：「咱們是寶盒之中四個寶，四個寶不重要，重要的是點數，幾個點數顯出來，就是單或雙，寶寶重叠算上面，各位可同意我的意見？」

大伙聽得直點頭。

冷伊人道：「四個寶叠一起，也祇能算最上面的那個寶的點數了。」

東方長壽一聲「好」，忽的金光一現開了寶。

「嘩，呀！」

祇見金碟之上三個骰子是重叠，最上面是一個點，另一骰子在下方，也是一個大紅點。

秦老大全身一震，喃喃的道：「不可能！」

兩個大紅點乃是雙，東方長壽伸手取過那隻袋子，他看也不看的便交在丁二的手上了。

秦老大喘息有聲，立刻怒目看向冷伊人。

冷伊人淡淡一笑，她對東方長壽道：「恭喜你了！」

東方長壽一笑，道：「謝謝！」

別人以爲這聲謝是客氣，但秦老大可火了。

「他娘的，你是不是看上小白臉了，暗中出手助他？」

冷伊人道：「哎呀，秦當家的呀，你這是甚麼話呀，我希望你們都是贏家呀！」

秦老大咒罵：「老子們都贏，你們喝西北風。」

他抓過金碟仔細看，又道：「娘的，上重下輕，最易彈跳，你那兩巴掌，叫老子損失十萬兩銀子。」

冷伊人道：「你不也拍了一掌嗎？」

秦老大十分肯定的道：「他寶中乃是四個重叠，一個紅點在上面，他却把紅點震落，成了兩個紅點。」

冷伊人道：「你却又把紅點再震落，成了下方兩個紅點，另外兩粒骰子重叠。」

她吃吃一笑，又道：「那叫强渡關山，第三個在上面的是五個點。」

秦老大驚怒的道：「你有本事把落地的其中一個大紅一點再震到上面去，而且還是不偏不倚的一點在上，這，太不可能了吧！」

冷伊人忽的一聲媚笑，道：「各位爺們，但憑本事玩賭，運氣之上，休得學了三兩下怪招就來我這散財童子賭坊中坑人使橫，我不歡迎。」

秦老大一聽，道：「不帶玩詐，這話是妳老板說的。」

冷伊人道：「不錯。」

秦老大忽的一笑，道：「各位，咱們大伙不用輪流出寶了，由老板娘主台出寶，咱們下注多愉快。」

「江上飛龍」耿少華已撫掌道：「好呀！」

錢上天也大方的拍掌叫好。

冷伊人看向蕭樂天點頭，道：「但見美人笑，銀子也不要。」

金老八笑呵呵的道：「我早已開過條件了，你怎麼至今未回音。」

他忽然冒出這句話，別人聽不懂，但冷伊人聽得懂。

冷伊人也不忌諱她是女子，笑笑。

她笑得自然，自然得令人忍不住多看她一眼。

「金大老板呀，一百萬兩銀子我怕拿不動呀！」

金老八道：「我派人用大車送。」

冷伊人道：「你叫我陪你睡覺一個月，我怎麼敢答應呀！」

大伙幾乎忘了賭，一個個都想聽下去。

金老八也笑了，這正是他表現財富的機會，忍不住的又笑了，幾乎用一隻圓滾滾白嫩嫩的手去摸冷伊人。

「有甚麼不敢答應的？」

冷伊人道：「萬一一個月未到，你已累得骨瘦如柴，爬不起來，甚至偃旗倒槍，死在我的肚皮上，我不是幹了殺人不用刀的缺德事嗎？所以我不敢！」

蕭樂天已哈哈笑了。

金老八不死心的道：「冷老板，你知道南京城中不少人對你怎麼說嗎？」

冷伊人雙目一亮，道：「他們嚼甚麼舌根呀！」

金老八道：「不少人以同樣口胳，說，祇要能和冷老板睡一夜，天亮拉去砍頭也幹了。」

「哈……」大伙忍不住笑了。

東方長壽不笑，他也不看身邊的冷伊人。

冷伊人更未笑，她斜目媚視金老八。

金老八幾乎是侃侃而談，又道：「想一想，你如果答應我的要求，我祇不過花了區區一百萬兩銀子，在我而言，小意思呀！」

「嘩！」

冷伊人拉過一張圓櫈子，她端坐在上面，立刻有個小老頭走出來，小老頭的背上掛了個搭子，裡面當然裝的是銀子。

另有個姑娘眞俐落，挽挽袖子把一隻銀棒握手上。

冷伊人舉着寶盒上下搖，她搖了七次才把寶盒放在桌子上。

桌上分單雙，中間有界綫。

「下吧，各位爺們。」

東方長壽已贏了十萬兩銀子，這時候他愉快的自丁二手上接過那隻袋子，更愉快的把手往那隻袋子裡去抓銀票，他的臉上一片冷傲。

猛古丁，東方長壽發出一聲「啊」。

他急忙把手拔出來，祇見他的兩根指頭上有血滲出來。

秦老大已哈哈笑了。

東方長壽雙目一厲，疾點曲池，抖着左手往下垂，立刻間，傷口處往下滴出烏血來。

秦老大道：「眞是對不起呀，倒忘了告訴東方大公子了，咱們的袋中有機關，放有牛毛毒針在那些銀票中，爲的是防那宵小之輩，暗中把手去摸走銀票。」

冷伊人道：「快拿解藥！」

東方長壽額上冒汗，烏血漸漸變紅色，但秦老大却笑笑，道：「祇要殘留百份之一，大公子也休想活過對時，秦某人絕非危言聳聽。」

他頓了一下，又道：「當然，如果大公子以絕世內功，把毒完全逼出來，更好不過。」

東方長壽仍不開口。

丁二急得搓着手，道：「有甚麼條件，你拿解藥？」

秦老大道：「我的歸我的，如此而已。」

秦老大的袋子仍然提在東方長壽的右手上，秦老大就是無法拿過來。

秦老大又道：「銀子與人命是很難等量的，祇有豬才會把銀子看得比命更重要，各位，對不對？」

「咻！」

冷伊人取過身邊那女子手上的銀棒，挑了東方長壽手上的袋子。

「拿解藥！」

秦老大看着銀棒上的袋子，他冷冷一笑，道：「冷老板能擔當做主，需知我不勉强。」

冷伊人道：「我不要我的賭坊出人命，尤其是老人山莊的大公子，我怕脫不了關係。」

秦老大自袋中摸出個瓷瓶，一粒紅丸抛向東方長壽。

丁二接過來，他對大公子道：「快服下！」

冷伊人對身邊的女子，道：「取一碗酒來。」

女子急忙走出正廳，很快的取來一碗高粱酒，冷伊人對丁二，道：「把解藥拿來，放入酒中。」

抖開袋子，果然那些銀票中夾了十多支細如牛毛的烏色毒針。

冷伊人取過一支細針，也一樣的去沾碗中的酒，祇見那毒針漸漸的泛了白色。

「哈……」

秦老大笑得十分得意，他對大伙道：「果然老人山莊的人，果然起對了名字叫長壽，而你，東方大公子呀，你上一輩子必做了不少好事，所以才能逢凶化吉，遇難得救，看來你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會有神庇護你，便是無神也會有鬼助你！」

東方長壽連酒也一起喝下去了。

他並不心痛那十萬兩得而復失的銀子。

淡淡的，他微笑道：「你說對了，天地悠悠，神鬼處處，他們都是我的護身。」

他嘴角微牽，雙目斜視，雖然看不見他自己的模樣，但他自己也一定認爲自己夠陰的。

四週的人漸漸由吃驚中清醒過來，想不到秦老大的袋中銀票之間藏了毒針，而且是要命的毒針。

冷伊人便在此時嘴角嗡動。

東方長壽聽得心中吃驚。

東方長壽想不到冷伊人俱有高深的內功，她會蟻語。

冷伊人說些甚麼？

大家無人注意，便是發覺冷伊人雙唇微動，也以爲那是她的自然抖動。

每個人都有抖動自己雙唇的毛病。

就在東方長壽好像忽然遇到厲鬼似的驚看着她的時候，冷伊人已指着桌上，道：「押注呀，各位忘了我這兒是賭坊了！」

於是，祇見一張張千兩銀票往桌上堆去，這中間，秦老大最

是愉快不過！

這中間，有三個錦衣大漢，他三人自始至終從沒說過一句話。

三個人也似乎是一夥的，但又不見他們彼此開口打招呼，此刻出手更不落人後。

冷伊人微微一笑，道：「開寶了！」

「錚」的一聲，金碟上四粒骰子四個點——一二三四！

四個點數是十點，當然是押雙的贏。

押雙的祇有東方長壽一個人。

冷伊人還對東方長壽直道謝。

爲甚麼道謝？

冷伊人是寶倌，她主持開寶有名堂。

「東方大公子，謝謝你知我心意，我每當寶倌，這第一寶就是十全圓滿，如果大家都押單，我便統吃也不愉快，就如同出刀就是血腥，有傷天干的！」

這一寶她贏了七千兩，祇賠東方長壽一千兩，但她的幾句話聽得別人不愉快，輸了銀子還被損了一番，任何人也不會高興。

但冷伊人說得很誠，也很自然，便是不高興，也祇好放在心中。

賭技高超吃四方

冷伊人再把寶盒擧在手上了。

這種賭單雙，比之賭牌九還厲害，是輸是贏轉眼間。

冷伊人又見嘴唇嗡動，東方長壽微微笑。

「押，押！」

冷伊人照慣例的俏聲叫。

不料金老八接道：「壓呀，你幹嗎？」

「哈……」

他說完自己笑了，千兩銀票押在單上了。

大半的人把銀票押在單上，無他，在機率上講，出了一次雙，應該有一次單。

東方長壽的銀票一千兩，却押在雙上了。

冷伊人伸出一手，她把手輕巧的掀開寶盒。

大伙低頭看去，祇見是四個兩點，八點當然是雙數。

東方長壽哈哈笑了。

別的人不笑，別的人看着冷伊人。

這一寶冷伊人身邊的女子，把銀棒在單上撥出一千兩在雙的一方。

東方長壽哈哈笑開了。

他的心中對冷伊人大爲佩服，雙目一亮，兩千兩銀票準備押了。

冷伊人雙手端正的擧着金碟，四隻骰子在寶盒中嘩嘩啦啦的響。

「噹」的一聲，寶盒放下了。

冷伊人又叫了：「押，押！」

金老八有些苦笑，「冷老闆，這一回你叫我壓你那兒呀！」

冷伊人笑笑，道：「想押那兒押那兒，輸死你個王八蛋！」

金老八不怒反笑，道：「厲害！」

「彭」的一聲，五千兩銀票押單上。

「娘的，就不信這個邪，你還會是雙嗎？」

大伙也有同樣的想法，都把票子押在單上了。

東方長壽不押單，他把銀子兩千兩全部押在雙上去。

冷伊人微微笑，她輕巧的去掀寶。

「嘩」的一聲，都楞了，怎麼又是三個二一個四，這個數目也叫十全大補！

冷伊人哈哈笑了。

「今天贏得眞不少。」

她身邊的小老頭，袋子已裝得脹鼓鼓的，那女子幫着把銀票往袋子裏塞。

蕭樂天見東方長壽又贏，他對身邊的金老八道：「人們說，人走桃花運，賭場必失意，這位大公子怎麼不一樣，他……」

金老八道：「有點歪嘴屁眼——邪(斜)門……」

那冷伊人一邊搖寶盒，一邊嘴巴在嗡動，東方長壽聽得直微笑。

這光景已被耿少華與錢上天二人注意到了。

他二人對望一眼了開口，四隻大眼珠子盯宰了東方長壽看，就好像要看穿他的心。

冷伊人的寶盒又放在桌上了，無花招，動作看上去很實在，誰也看不出她弄詐。

但賭的人均明白有詐，但詐在甚麼地方？

誰也無法看出來。

無法被看出來的詐，那才是高明的詐賭。

於是，冷伊人又微微一笑，道：「押，押！」

金老八早火了，三把輸了他近萬兩銀子。

金老八一把銀票押上去：「壓在你這美人精！」

想想看，美人就夠叫男人迷了，美人成了精，男人當然神不守舍了！

東方長壽忽的把他所有的銀子押到雙上面去，他押得幾乎哈哈笑。

先是，秦老大沉聲道：「你瘋了？」

東方長壽道：「我十分清醒。」

錢上天道：「已經連出三次雙了，你以爲她仍是雙？你憑甚麼？」

東方長壽道：「直覺的判斷！」

耿少華道：「不可能！」

東方長壽道：「江湖上有許多不可能發生的事，不都也發生了？」

他看看三個大漢，微微一笑道：「肚臍眼有時候也會放屁，哈……」

肚臍眼放屁，不可能的事。

祇不過大伙似乎意志動搖了。

大伙把大把銀票跟着押上雙的這一邊。

冷伊人有些不愉快的道：「沒人下單呀，你們……你們這是中邪了！」

她說得很委婉，却也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

以她這麼絕色美女，一旦露出無奈的可憐樣子，那又是另一種媚態！

冷伊人就去掀寶了，東方長壽急叫：「等等！」

祇見他臉色寒寒的沉聲，道：「也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他把一把十六萬兩銀票，用雙手撥，全部撥到單的上面來。

「你們押雙我押單。」

不料冷伊人要掀寶蓋了，金老八忽的也叫了。

「不行，這一寶我跟定東方大公子！」

他把十萬兩銀票也撥到單上了。

隨之，蕭樂天一笑，道：「你有福氣我沾光，輸贏就看這一寶了！」

有個大漢把三人押的全部推到單上來了。

秦老大看看錢上天，耿少華也點了頭。

於是，三人也跟上了。

三人把所有的銀子押在單上面，冷伊人已對東方長壽，道：「你會害死我的。」

她出手，一閃之間寶開了。

開出的寶是四個大紅點。

「雙……」

「哈……」

冷伊人笑了，身邊的女子忙收銀票，東方長壽頓足大怒：「你們害我輸光了，我連老本也輸光了！」

秦老大火了。

「他娘的，押好了雙，你爲甚麼再換單！」

「對，你爲甚麼換單呀！」

東方長壽怪笑一聲，道：「怪了，是你們要跟我，而且口口聲聲跟定我了！」

他指着幾人，又道：「你們之中有掃把星，他不該發財的，拖了我也損失不小！」

錢上天叱道：「誰是掃把星？」

忽見三個不太開口的大漢齊瞪眼，一人大吼：「去，叫你們龍頭出來！」

找龍頭呀，他們三人又是誰？

(未完・二)

徵稿啓事

「武俠世界」將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俾使能與時代同步。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作家讀者惠稿支持。

㈠凡武俠、偵探、奇情小說，都在歡迎之列。

㈡字數分九萬字；三萬字；一萬字三種，一經選刊，稿費從優。

㈢故事內容精彩，本刊會考慮以單行本編印發行。

武俠世界編輯部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 小徐帶着于靖盈盈到賭場找「飛狐」卓俊賭，小徐用盈盈下注，更建議他摸「無量壽佛」四人的一樣「東西」……三小潛到「雷莊」，發現雷天鳴有分桃斷袖之癖，便利用「烏龍睡雪」這道菜賺了他與清雲道長二人共七萬兩銀票，否則便揭他倆各自的瘡疤……清雲迷暈三小，欲宮小徐時反受制……

「道士為甚麼會玩女人？原因同一道理。」

盈盈道：「這個空門中人太離譜了。」

小徐道：「所以我以為，要改造他必須徹底。」

盈盈道：「怎麼徹底改造？」

「閹割！」

「你就沒有個好主意！」

「不信問小于，對這種人應不應該操刀一割。」

小于道：「應是應該，但一不小心就無救，你會割？」

「嘿！武林名醫門下高足不會割這個，眞是笑話。」

小于道：「你眞會割嗎？人命關天哪！」

小徐道：「這種人就是死了，也祇是小造孽而已！」

「話不是那麼說的，我們祇能糾正一些壞人，但不能殺人。」

小徐道：「看我的吧！」

大約一個時辰之後，清雲變成了閹人。

小徐把切下的東西交給小和尚，道：「這東西採來交給他用藥水泡起來，作為記念，他每次拿出來看看，也值得驕傲，證明他以前也有過……」

盈盈連連搖頭，這小子的鬼畫符太多了。

弄好上了藥，因為清雲喝了「痲佛散」，還未醒來。

「痲佛散」是華佗發明的，已有數千年歷史。動大手術時用以痲醉，即今日之痲醉劑。

小于對小和尚道：「妳是女人？」

「是……是的少俠。」

「怎麼會在這兒當和尚？」

「是清雲叫我這麼作的。」

「以前妳在幹甚麼？」

「以前我祇是一家勾欄鴇母的小清倌（即買來的小女孩，養大後賣淫的），被清雲買了來的。」

「買來後把妳放在小廟內假扮和尚。」

「是的，一切由他負擔，我也作了他們的女人。」

「祇有妳一個人在這小廟中？」

「還有一個作飯的和尚，他是清雲的人。」

小于對小徐道：「去把那個作飯的抓來。」

小徐走後，小于道：「祇有兩個人？」

「還有一個女人不住在這兒，祇是有時來此燒燒香，然後陪陪

他們，聽說這女人叫桂花！」

小于連連搖頭，簡直太不像話了。

小于取出一千兩銀票，道：「這是一千兩，妳拿去，立刻離開這裏，回到原籍過正常人的生活。」

「少俠，你眞是世上最好的人。」

「快走吧！他現在是不能追妳的。」

小和尚跪下拜了三拜，含淚而去。

小徐回來攤攤手，說是沒有找到那個作飯的。

盈盈道：「如果這個小和尚遇上那個作飯的，祇怕不妙。」

小于道：「不會有那麼巧吧！走，我們送她一程。」

三小立刻離開了小廟。

小徐道：「小于，現在你不會再責備我花梢太多了吧？」

「的確。」

「你們看看，武林中都出現了些甚麼？他們作了些甚麼事？」

小于道：「所以你也要不斷地玩花梢？」

「對！這叫着以牙還牙，對付這些人，不能姑息。」

不久他們遇上了小和尚，小于道：「我想問姑娘一句話，妳剛才稱『他們』如何如何？難道除了清雲，還有別人來此胡作非為嗎？」

「是的，有時另一人和清雲同來，有時那人自己來。」

「他們都和妳有……」

小和尚低下頭去又點點頭。

小于道：「知不知道那人的名字？」

「他說他叫李大成，但我不信。」

「為甚麼不信？」

「因為他們二人私下裏，清雲叫那人老陳，或者老秦，可見他不姓李，似乎怕暴露身份。」

「姓秦或者姓陳？」小于道：「八成也是武林中人。」

小徐道：「而且還不是藉藉無名之輩。」

盈盈道：「希望也能把此人揪出來。」

* * *

三小自一家善堂走了出來。

他們弄來的銀兩除了留一小部份自用外，全部捐出。

小于道：「這樣心情就輕鬆多了……」

這工夫隱隱聽到後街上人聲喧囂。

原來是在一個曬穀場上搭了個棚子，人山人海集在台前。

一問之下，說是這位武林大豪要為女兒拋繡球招親。

小徐道：「來得眞巧！」

盈盈道：「你小徐一表人才，可以碰碰運氣！」

小徐道：「說不定長得很醜！」

小于道：「可能，要不，憑武林大豪的身份，為何要以這方式為女兒找婆家，年輕人一定趨之若鶩。」

小于道：「既然來了，就看看吧！」

不一會，在衆人鼓噪之下，後台走出五人，一邊一個使女扶着一位美艷的盛裝少女，後面有一對中年夫婦。

一看這一對中年人，就極為派頭，眼神也十分銳利逼人。

「奇怪，人不醜，父母又有名望，為甚麼……」

小徐在嘟嚷，這工夫男主人走到台口，抱拳道：「各位鄉親，白某祇此一女，愛若掌珠，但算命先生為她算命，若不以此法選婿，祇怕活不了三年。」

台下一陣驚嘆聲。

「所以白某才公開拋繡球招親，不論是不是同鄉，外地人亦可，但必須在三十五歲以下，而且沒有顯著之惡行者。」

三十五歲以上的人，識趣的紛紛退出老遠。

「還有一點，也和此次拋繡球有關，一旦中選，必須由白家招贅，如男方家貧，白家願安養男方的雙親，直到天年。」

「這條件還眞不錯。」小徐躍躍欲試。

盈盈道：「小徐，你似乎很適合。」

「是啊！我的父母都去世了！又沒有超過三十五歲。人品嘛，不敢說氣死潘安，藐倒宋玉，也算美男子一個。」

「如果你不是蒜頭鼻子，走路沒有八字脚，還眞是個小白臉。」

小徐道：「蒜頭鼻子就是財富，妳懂不懂？」

這工夫一個丫頭自後台抱出一個繡球。

不，應該說是一個花圈。

丟花圈可是第一次聽說過。

聽人議論，此人叫白又新，果然是一位名人。

要說是武林大豪，也許誇大了些。

此人和雷天鳴的地位差不

多，甚至稍高些。

白又新綽號「掌仙」，曾經差點被推選爲盟主。

白又新道：「這不是繡球，却和繡球的道理一樣，不准用手去搶，因爲這樣會造成爭搶而打架。」

的確，一旦爭搶，說不定會弄出人命的。

白又新道：「祇准以頭去迎花圈，要套在頭上才算數。現在請台下各位準備了……」

台下數百人，一個個伸長了脖子，眼睛盯上花圈。

此刻，花圈已在白姑娘白如意手中了。

白姑娘的目光向台下一掃，立刻就丟了下來。

花圈不太大，但套中一個人却是綽綽有餘。

數百人伸長脖子去接花圈。

由於丟出的花圈並不很平，斜斜地飛旋，一下子撞在一個人的前額上又彈了出去，這年輕人當然大爲失望。

因爲一旦彈出，他的希望就破滅了。

那知這一彈竟向三小這邊飛旋而來，而且很快速。

巧的是，正是飛向小于的頭頂。

小于無意招親，就不願被套中。

他急中生智，一拉小徐，佔着他的位置，「刷」地一聲，套在小徐頭上。

台下的人都回頭望來。

因爲三小是站在最後邊的。

有人看清了小徐的人，道：「姥姥不親，舅舅不愛地，可就是傻人有傻福。這叫着一傢伙戳在錢串上了。」

但台上立刻有人大聲道：「套中的不是此人！」

說話的是白姑娘的父親白又新。

於是台下又是一陣騷動。

因爲未被套中的人當然希望再來一次。

小徐道：「這就不公平了！花圈套在我的頭上，命中註定你女兒要作我的老婆，爲甚麼賴皮？」

白又新道：「小女的花圈在另一位額上彈出，飛向三位，如果那位少俠不閃開而把你拉近，移上部位，那花圈早就圈在那位少俠脖子上了！」

盈盈道：「沒有這回事，套中了不能反悔。」

小于看出，剛才白如意故意在另一年輕人頭上一彈，就是一種上乘暗器手法，目標却是小于的頭。

白如意轉了個彎子，希望使人以爲不是故意要套某人，祇不過是因緣際會，巧合而已。

所以白如意一急之下，道：「不是他，是這位身後之人！」

盈盈當然不承認，因爲這和她的權益抵觸，她大聲道：「不，不是他，他是我的未婚夫……」

白又新冷冷地道：「已經訂了親的人怎可參加？」

盈盈道：「我們不是有意參加，祇是經過此處，看看熱鬧，想不到我們這位朋友就雀屏中選了。」

「胡說！」白又新道：「剛才那位少俠不拉他，花圈一定會套在那位少俠的頭上，而不是這一個……」

小徐大聲道：「各位評評理，這是不是食言？」

有人大聲道：「但大俠以爲不算數，可以另拋一次！」

此言一出，台下的人無不同意。

白又新道：「這是大事，豈可兒戲？」

夫人道：「既是大事，拋一次即可，不可以拋兩次的。」

盈盈道：「他們既然不講理，咱們走吧！」

小徐道：「這不是煮熟的鴨子又飛了？」

小于道：「你就留下來，我們迴避一下，他們總會有個交代的！」

小于和盈盈立刻矮下身子自人叢中溜了。

白又新派人追趕，自然沒有追上。

小徐擠出人叢，居然上了台，抱拳道：「各位鄉親，朋友，在下路過此處，駐足而觀，巧逢花圈飛來而被圈中，這正是姻緣前定……」

「不！」白又新大聲道：「各位都看到了，是另一年輕人拉他，使他套中的，那一位已訂了親，那不要緊，可以退親。」

小徐道：「岳丈，爲人不可勢利眼，我也不是藉藉無名之輩，家師胡不愈，乃是武林著名的大夫。」

白又新微微一震，道：「胡大俠果然是一代國手，不過……」

「不過甚麼？」

「小女拋繡球招親，是爲了今後的休咎安危，明明應套中另一

三小看見三個持劍少女走進來。

位，如果小女嫁你，就違背了天意！」

小徐大聲道：「如不承認，在下豈不是被人耍了。」

白夫人低聲道：「少俠，我們會表示一點意思的，五千兩致謝，務請把貴友找來，以便完婚！」

小徐大聲道：「我祇要人不要錢，今生今世，我不會再娶別人。在場諸位都可以作我的證人！」

白又新眞是坐立不安。

他的掌上明珠容貌出衆，武功高强。

有多少年輕人夢寐以求，而不可得。明明可以順理成章的事却居然有人不要。這張老臉往那裏放？

白又新道：「今日之盛會已結束，各位請回吧！」

小徐道：「白姑娘，妳怎麼說？」

「套中的是你的朋友，不是你……」

小徐道：「人家訂了親，你們偏偏要，我沒有訂親，而且已經中選，你們却一味地推辭不要，這算甚麼？」

白又新厲聲道：「你再糾纏，我對你就不客氣！」

小徐對台下道：「看到沒有？世上還有這麼不講理的人！」

白夫人道：「少俠請到舍下去待茶吧！這裏不是說話之處！」

小徐道：「在人多的地方你們都不講理，到了府上，豈不倚仗人多，把我拿下，臭揍我一頓怎麼辦？」

白夫人道：「不會的。」

小徐道：「除非你們當衆聲明我是入選的人，不然的話，我不會到你們府上去。」

白如意道：「這位少俠貴姓？」

小徐道：「我叫徐鼎。」

白如意道：「那位少俠貴姓？」

「他叫于靖。」

就在這時，台下忽然拔起一條身影，以絕頂輕功落在台上，台下爆起一陣掌聲，來人居然是大力鬼王金聲。

此人一上台，白又新正要打招呼，金聲在他耳邊說了一陣話。

白又新臉色一變，道：「金兒，此事非同兒戲，小女的終身大事，不能朝令夕改，這一次算是定了。」

金聲道：「小弟祇是對兄打個招呼，一切由兄決定。」

白又新道：「多謝白兄關切，在下不在乎！」

金聲道：「既然如此，小弟告退。」

白又新道：「既然來了，就請先到舍下一叙，小弟一會就回去。」

金聲說了些甚麼？小徐自然不知道。

祇不過以他的聰明，猜也能猜出個六七分來。

他八成說三小殺了「四獠」，且切下那話兒到雷天鳴的雷莊去胡來，且敲詐之事，可能如此。

奇的事，這件事非同不可，白又新居然不在乎。

似乎非結這門親不可，眞是死心眼。

小徐討厭金聲，哼了一聲，就要下台。

金聲大聲道：「這小子走了，你就找不到姓于的了。」

張臂一攔，小徐祇好回頭。

白又新夫婦又攔住了後路。

小徐自側面作勢一竄，却猛然向白如意撲去。

他以為白如意一身盛裝，嬌滴滴的一定好對付。

那知白如意開了個門戶，小徐一看就不好破解。

此刻他非走不可，他以為白、金很近，都是一丘之貉。

其實不是，白又新正派多了。

正因為他正派，才不能讓女兒的終身大事當兒戲。

小徐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向白如意攻上。

白如意以為，小徐既是小于的朋友，也不便得罪，祇招架而不還手，但小徐突然又攻向金聲。

金聲未防，但他身手了得，即使小徐施襲還是不成。

加之其餘的人在一邊監視，小徐不久被擒。

第一次被人點了穴道，提着在街上走動。

後面很多人跟着走，有人還說他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甚至還有小孩子向他擲小石頭。

小徐心頭直發狠。

他也不便怪小于，小于是一番好意，小徐的確也希望能中選。像白如意這麼美，那個小伙子不想。

返回白府，先把他關了起來。

白又新接待金聲，肅客入廳，而且還叫廚房弄了幾個菜，二人就對酌起來。白又新道：「金兄，在台上小弟無禮，你別見怪！」

金聲道：「白兄別誤會，小弟知道你的心情。」

白又新道：「他們到底為何事得罪了雷天鳴？」

金聲道：「可能『無量壽佛』是他們殺的。」

「這……」白又新道：「金兄，小弟不信。」

金聲道：「白兄，最初我也不信。」

「怎能證明是他們殺的？」

「白兄，說來極為可笑，他們居然閹了他們四人。」

「閹了『無量壽佛』？」

「是的，不過是殺了人之後才閹的。」

白又新喟然道：「金兄是否以為他們四人太不像話了？」

「當然，魚肉鄉里，草菅人命，搶擄婦女……」

白又新道：「看來三個年輕人幹得並不過份。」

金聲道：「還有更絕的事，可就太離譜了。」

「甚麼事？」

金聲說了三小在雷莊有關「烏龍睡雪」名菜的事。

白又新忽然大笑起來。

這是本能的笑，幾乎誰都會如此的。

祇不過金聲是當事者，他當時挾起一根咬了一下。

那東西既不硬，却又咬不動，終生難忘。

所以金聲訕訕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白又新道：「雷天鳴事後怎麼說？」

「本來雷兄也不喜歡『四獠』的醜行，但三小戲弄他，使他當場受窘，且敲了五萬兩銀子，試想他如何忍得下？」

「敲了五萬兩，三小能脫身？」

金聲說了當時的情形，白又新茫然道：「怪事。」

金聲道：「依小弟猜想，八成雷兄有把柄在三小手中。」

他又說了當時一少女冒充使女端菜的事。

金聲又道：「那少女可能就是剛才三人中的少女。」

「你說清雲道人也在場？」

「是的，他也被敲了兩萬。」

白又新道：「據傳清雲道人也

有行為不檢的事。」

金聲道：「祇限於傳聞而已。」

白又新道：「你說那小子是大俠于勉之子？」

「不錯，他叫于靖。」

「聽說『雪娘子』還健在？」

「當然，清雲道人這一次還見過他，而且還見過『神槍無影』蕭乾。」

白又新道：「林雪樓殺了『無量壽佛』，還是年輕人殺的？」

「聽清雲說是林、蕭二人，但又從他的話聽出了像是三個年輕人，白兄你是知道，四人的師門很護犢。」

「你是說『白頭翁』羅烈？」

「正是，其實他們還有個師伯，乃是『武夷聖母』上官紫，這些人都不好惹，也不大夠場面。」

白又新道：「這個自不必說。」

「白兄非找小于不可嗎？」

「至少我要找到他問問，是不是眞的和他丫頭訂了婚。」

金聲道：「白兄，你這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怎麼說？」

「那小子惹了太多的紕漏，為甚麼非他不可？」

白又新道：「我知道金兄的意思，我會考慮。」

此刻小于和盈盈已混了進來。

他們打聽了很久，才知道關押小徐的地方。

這是一個單獨的院落，牆高門厚，還有人把守，這工夫看守的二人見門口有個妞兒向他們招手。

這是白宅的一流護院，其中一人走過來道：「妳是剛來的？我怎不認識妳？」

盈盈道：「我才來了兩天，你當然不認識。」

「甚麼事？」

盈盈道：「你過來我告訴你。」

這漢子出了院門來到門旁，盈盈低聲在他耳邊道：「姑娘的意思，把他宰掉算了。」

語音未畢，已點了此人的穴道。

盈盈把他拖到花木之後，就進了院子，道：「那一位被白姑娘叫去問話，怎麼樣，這小子老不老實？」

這漢子道：「還好！妳是剛來的？」

「是啊！」

這漢子色迷迷地道：「妳叫甚麼名字？」

「春梅。」

「我叫李昆，交個朋友如何？」

「我才不是那種人哩！」盈盈抽冷子戳出一指，萬沒料到這漢子機伶，被他閃開，知她是奸細。

同時也猜到另一伙伴八成就是這樣栽在此女手中。

他大叫道：「妳是奸細來救人的是不是？」

此人撤下長刀，盈盈也抽出軟鞭，就幹了起來。

才打了七八招，就有人聽到聲音趕來。

這漢子道：「快去找人來，順便找找李昆是不是被她『做』了。」

一對一不是盈盈的敵手呢。

於是又來了四五個，其中一人道：「李昆被點了穴道。可別讓她跑了，我去告訴白爺。」

盈盈很焦急，小于為甚麼還不來。

就在這時，小于穿窗而入，立刻就去擰禁閉室門上的大鎖，。擰了一下未擰開，三個攻了上去。

小于一手擰鎖，另一手拒敵。

這些人都是護院，身手不高，撲上就被擊退。

盈盈最初接了三個，此刻又多了一個。

而這時又撲進五個，盈盈一下子就被逼退，到了小于身邊，小于一手擰鎖不成，要兩手才行。

而盈盈此刻却已招架不住了。

小徐在鐵栅內大急，忽然心中一動，大叫道：「白大俠來了，白大俠總會講理的。」

眾護院還眞以為白又新來了，一齊退下。

祇不過他們並未看到白又新。

小于就趁這機會，吐氣開聲，雙手一合一擰，「克察」一聲，鎖斷了，立刻拉開了鐵栓，小徐竄出。

這時眾護院又撲上來，足有十四五人之多。

三個人每人平均要對付五個。

小于施出「雪飄爪」，當者披靡，小徐尚可應付，盈盈很快就招架不住了，小于祇好幫她。

就在這時，白又新和金聲出

現了。

小于一看不妙，叫他們二人先走。

祇不過門窗都被堵住了，二人被擋了回來。

白又新和金聲並未立刻出手，他們在觀察。

他們都想看看「雪飄爪」的威力。

昔年此技風靡江湖，見者却不多。

凡是能見到此絕技的人，當然都是極有身份的人。

小于本不想炫露，但他不施展此功夫就無法保護他們二人。

一旦施展，這些護院怎麼成？

金聲出了手。

金聲前幾天吃過小于的虧，那是輕敵之故。

這一次出手，仍以雄渾的內力為主出招，其餘的圍住了兩小。

小于畢竟是初出茅廬，經驗差，火候也不夠。

他一邊動手，還要注意徐鼎及盈盈。

他們二人招呼十一二個，正陷入苦戰。

在這情況之下，小于就吃虧了。

應付金聲這等高手，怎能分神？小于被逼退了五六步，但小于以為，不擊敗此人就無法脫身。

小于祇好暫時聚精匯神，心無旁騖，全力對付金聲。

金聲立感壓力大增。

又過了七八招，小于一式「雪地鴻爪」，擊中了金聲的左肩。

金聲以「大力鬼王」蜚聲武林，敗在一個毛頭小子手中，這個人可丟大了。正要再上，白又新道：「且慢！」

金聲收手，白又新道：「金兄不輕敵，絕不會失招。」

這麼說不過是使金聲臉上好看些罷了。

事實上，「雪飄爪」的確為當今數一數二的絕學。

金聲敗在這一招上並不委屈。

有所謂，技高一著壓死人，在電光石火的動作之下稍一疏失，又何止失招，且可能有生命之危呢。

白又新道：「你叫于靖？」

「正是。」

「你為何中了花圈不認賬？」

「不是不認賬，而是一旦中了圈後患無窮。」

「你是指訂了婚的事？」

「對，就是蕭盈盈姑娘。」

「她是『神槍無影』蕭乾之女？」

「是的。」

「但你訂了親就不該到台下來，既到台下，中了花圈就要認，那祇好和蕭乾退親，大丈夫做事要有擔當。」

小于道：「我們路過此處，不知數百人圍在台前幹甚麼，祇是停下來觀望一下，沒有想到立刻拋出花圈。」

白又新道：「為了小女的名節，你要接受，但我們可以讓一步，蕭家的丫頭作為你的二房。」

盈盈大聲道：「你的女兒作他的二房，我也不會答應的。」

白又新大聲道：「怎麼樣？」

小于道：「白大俠，小徐是胡大俠門下高足，令嬡許配給他，也算是門當戶對，而且皆大歡喜。」

白又新道：「小子，老夫可要動手了。」

小于道：「前輩動手就是以大欺小，晚輩死也不服。」

「你小子死不承認，也等於藐視白某！」白又新出了手，此人綽號「掌仙」，非同小可。

蒙面高人施援手

小于固然身負絕學，但對於「掌仙」可就不成了，三十招後，節節敗退，在四十一招上被踢了一腳，也被掃了一掌，祇是並未正中，却也退了三步。

「怎麼樣？小子。」

「我不喜歡訂城下之盟，你的女兒又不是嫁不出去。」

「好！白某還是把你拏下比較好說話些！」

他正要出手，忽然，門外有人道：「就算他勉強要了，以後夫妻之間如何能恩愛和睦相處？一旦衝突，可能就會說這婚姻是勉强撮合的了。」

眾人向門外望去，一個蒙面人站在門外。

此人身材頗高，肥瘦適中，身背長劍，一雙電目炯炯逼人，而對這麼多的高手，夷然不懼。

白又新道：「尊駕何人？」

蒙面人道：「在下和這三人當然有點關連。」

白又新道：「不知尊駕是那一個的長輩？」

蒙面人道：「不必多問，請即放人。」

要說蒙面人是盈盈之父蕭乾，蕭沒有這麼高。

要說來人是名醫胡不愈，胡也沒有這麼壯。

胡不愈也不會蒙面出現，大可明着要人。

因為武林中人，不討好胡不愈的人不多。

那麼這人是和小于有關連？

這是個男人，自不是雪娘子林雪樓。

難道是昔年轟動武林的「雷霆三劍」于勉，又有人稱之為「南天一劍」。

昔年很少有人能接下他三劍的。

所謂三劍，自然是指三招，而且是較精粹的三招。

可是于勉已經死了，而且在很多人的目擊下死去的。

甚至于妻林雪樓在現場親眼看他死的。

這是甚麼人？而且來人的口氣很衝。

武林中敢對白又新如此說話的却太少了。

白又新冷笑道：「尊駕連姓名都不敢告人，也想帶走人？」

來人道：「不錯。」

「你憑甚麼？」

來人道：「就憑和這三人中一人的親密關係就夠了。」

白又新道：「太狂了吧！」

來人道：「我倒以為，以自己的女兒丟花圈招親，霸王硬上弓，却未免太不近人情了，眞叫人想不通。」

白又新正要出手，金聲道：「白兄，我試試看。」

蒙面人道：「你行嗎？」

「少賣狂！金某不會被你唬住的！」撤下了沉重的吳剛斧。

蒙面人居然並未撤下長劍。

金聲道：「怎麼？不敢動手？」

蒙面人道：「這不是在等你動手嗎？」

金聲道：「徒手？」

蒙面人攤攤手，道：「試試看！」

金聲立刻揮斧撲上，現在是在院中打鬥。

兩人才交換了三招，白又新就不由心頭一凜。

以「大力鬼王」金聲的神力，加上六十多斤的巨斧，居然不能震退來人半步，白又新相信自己比金聲高明，但差距也並不大。

金聲以他的特强膂力來壓制對方，結果証明無用。

三小在一邊觀看，也不由大為欽佩。

這是甚麼人？居然有此身手，才十來招，就把金聲逼得連連後退，巨斧居然施展不開。

巨斧不是施展不開，而是祇能自保。

對方在第二招上就搶回先機，一直採取攻勢。

小于不斷地想，此人說和三人之一有關係，他是誰？

或者是小徐的甚麼人？這小子沒有說實話？

因為小徐曾說過，他父母雙亡，自幼投靠胡不愈的。

金聲沒有搪過五十五招，被掃了一腿。

雖未倒下，却栽出三步。

金聲眞是流年不利，居然也曾栽在小于手中。

「金兄，請退下。」白又新道：「這位朋友身懷絕技，是誠心來找場的，白某祇怕也不成，但又不能不接着。」

蒙面人道：「客氣！祇要把人交出就成了。」

白又新道：「如不能弄清尊駕是誰，而馬馬虎虎把人交給你，萬一三小的長輩向在下要人怎麼辦？」

蒙面人道：「要人的祇有在下，不會有別人了。」

「不然，據白某所知，于少俠為大俠于勉和林雪樓女俠之子，徐鼎乃胡不愈大俠之徒，而這位姑娘却又是蕭乾蕭大俠之女。」

蒙面人道：「白大俠非插手不可，十分不智。」

「在下祇知是非，不計利害！」

「那就請出手吧！」蒙面人道：「如果在下能在七十招內勝白大俠一招半式，帶走三小如何？」

「這是原則問題。」白又新道：「不亮出身份，要自白家大門內帶走這三個人，除非白某橫屍就地。」

「言重了！」蒙面人忽然撤出了長劍。

由此可見，他對白又新就不敢托大了。

或者是對白又新的一份尊敬。

祇不過這麼一來，就把金聲貶低了。

兩劍交擊，白又新的虎口發熱，心頭一沉。

無論如何，想不出武林中有這麼一個使劍的頂尖高手。

七八招之後，不論他如何賣

馮嘉（奇俠司馬洛故事）

作品介紹

血戰金山

考古學博士龐得利買到二枚金幣，知道它們是西班牙人在很多年前到處攻打搶掠時鑄成的金幣，具有古董價值，數量有一萬枚之多。他想查出發現金幣的地方，於是找司馬洛和他合作，但司馬洛正在辦一件重要事情，沒有多餘的時間，遂介紹廖阿毛與他合作。

不久，阿毛從高空的飛機上跌下斃命，龐得利博士也跟着失踪。

兩名大漢在寓所內襲擊司馬洛，最後反被司馬洛綑綁，他們是在七美人俱樂部與巴路士邂逅，由巴路士主使他們來擄走司馬洛的。司馬洛到七美人俱樂部查探，受到主管的襲擊。事件越來越複雜，司馬洛此次任務步步兇險。

力，也不論他使用甚麼招式，都相信他也過不了五十五招，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他在武林中以「掌仙」而享有盛名。

劍上的造詣並不比掌法差些，爲了女兒卻要栽個大的。

一時之間，熱血翻騰，心情極爲紊亂。

高手過招，情緒如此不穩當然危險。

對方似也看出，他的精神不能集中，卻未趁他之危。

即使未趁他之危，他還是攻少守多。

小于低聲道：「小徐，能不能看出此人是誰？」

「我怎麼能看出來？」

「我以爲可能是你的長輩或胡前輩的友輩。」

小徐搖頭道：「不可能，會不會是盈盈的親人？」

「我老爹皮包骨頭也沒有這麼高，其他親人根本沒有。」

小徐道：「他說和我們三人之一有關連，那可能和你有關連了。」

小于搖頭道：「我想不出來。」

小徐道：「我常聽家師談起令尊于大俠。」

「怎麼樣？」

「家師說令尊的『雷霆劍法』舉世無匹。」

「是不是形容過份了些？」

小徐道：「不過家師也說過，當今世上能與令尊頡頏的人，祇有令堂的『雪飄爪』，盟主的『蟄龍劍法』和另一個失蹤人物的刀法，當然，這祇是傳說，因爲他們沒有比過。」

這工夫已過了五十招，白又新被逼得繞院一週。

就在這時，小于立刻低喝一聲「走！」

他領先躍上牆頭。

由於此刻所有的人都在注意現場，要攔阻已經不及了。

而此刻又一聲大震，白又新被震退五步，長劍差點脫手，蒙面人已越牆而出，有如天馬行空。

部下要追，白又新道：「不必追了！」

稍後金聲辭去，白又新進入內宅，夫人和女兒詢問詳情，白又新喟嘆道：「祇怪自己學藝不精。」

夫人道：「老爺子又何必自餒，勝敗乃兵家常事。」（未完・四）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插　圖：可飛　培邦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